滿庭芳

決鬥者

# 宮本武藏

（上）

# 宮本武藏

決鬥者

（上）

滿庭芳

系列叢書

決鬥者

宮本武藏

（上）

張豐榮譯

滿庭芳

決鬥者

宮本武藏

# 目錄

譯者序

**決鬥者宮本武藏（少年篇）** …… 一

非命夫婦 …… 三

棄姥小屋 …… 一四

精　氣 …… 二五

毒　酒 …… 三六

澤　庵 …… 四六

夢遊劍 …… 五六

修練蟲 …… 六六

岩　石 …… 七六

姊與弟 …… 八六

告示牌……九六
首次比武……一〇六
人販子……一一五
慶長五年夏天……一二五
伏見城……一三五
首級化妝……一四五
海盜……一五五
神龍……一六六
別離……一七五

**決鬥者宮本武藏（青年篇）……一八五**

陀螺……一八七
佐佐木小次郎……一九七
崖下……二〇六
妓女……二一六
夫婦……二二七
吉岡家的人們……二三七
綁架……二四七
飯粒……二五八
憎惡胸懷……二六七
殘黨……二七八
殺生關白遺孤……二八八
小姐……二九七
同居……三〇七
假正宗……三一七
小鳥……三二七
傳心月叟庵……三三七
不義回想……三四六
埋伏……三五五
小金原……三六五
敵衆我寡……三七五
寶藏院衆徒……三八五
志願充當侍從……三九五

伊賀谷……四〇四
柳生宗矩……四一四
醜女化粧……四二四
哭泣的俘虜……四三四
借宿……四四四
湖賊……四五四
哭泣……四六四
豐國廟……四七四
發起人……四八四
忍者復仇……四九四
殘障小屋……五〇四
佛像……五一四
一乘寺下松……五二四
富田勢源……五三四
婦女短劍……五四四
鳥部野比武……五五三
隱居者……五六三
小石解圍……五七三
黎明前……五八三
阿修羅……五九三
死亡的黑暗……六〇三
生死之客……六一四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六二四

# 譯者序

「宮本武藏」這部書，是日本最著名的歷史俠情小說，但是，看這本書可以由許多不同的角度來欣賞，歷史的價值反而只是爲了鋪陳小說所不可少的時代背景，而俠情也許只是讀者在初看這本書時，所獲得的一點浮淺印象而已。

所謂「時勢造英雄」，宮本武藏所生長的時代，正是介於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兩大霸權爭逐的時代，也許只有像這樣的背景，才能使衆多的人們，拋開人道、宗教、公義、理念等種種因素，而接納宮本武藏——一個表現赤裸人性的亂世英雄。

我們不難理解原作者想藉這樣一個超凡的人物，以及他週遭的陪襯人物，所想表現的宗旨。當然，所謂「宗旨」也非定論，只是藉著這些人所交織的愛、恨、離、亂、迷、悟，讓讀者們一一去領略生命多層面的意境。

此外，更需要在此提出一個中心的理念，亦即作者數度在行文中，或明喻、或暗示，並由兩位人物——澤庵和尚闡述其理，而由宮本武藏力行實踐的「劍禪合一」的道理。這個層次的領悟，可謂「如人飲水」，有待讀者仔細去玩味了。

另外一個重點，便是我們中國人最諱莫若深的話題──「性」，在這本書中，不僅與其他或高深、或嚴整、或平實、或莞薾的主題相提並論，並且是連貫全書的重要環結之一。我們驚訝於日本民族可以用如此坦然、率眞的態度，面對這個「人之大慾」；並且巧妙地串連、鋪敍，從這裡我們又可看出日本民族對「性愛」所持的態度與觀念，與其指摘其爲放任，毋寧說是一種率性而爲的舉動，就這一點來說，他們的態度就比矯柔做作之輩來得可愛多了。

宮本武藏除了是個「以決鬥爲存活之意義」的劍客以外，在雕刻佛像方面更有其獨到之處。作者成功的塑造兼具「殺手與慈悲之手」雙重性格的宮本武藏，像這樣──外在世界猙獰冷酷、內心世界則優美平和──具有衝突性的人格，無疑是作者藉以對這個有情、無情世界所作的忠實評價與最尖銳的評擊。

中國與日本在文化上有不可分隔的關係，在這部書中，處處可以發現日本社會受中國思想薰染的痕跡；尤其在儒學、孫子兵法方面更見深鉅。但是，如衆所周知的，日本不止是一個擅於翻版的民族，且是一個勇於創新的國家。因此，儘管有人說宮本武藏是日本的關雲長，但是「決鬥者宮本武藏」與「三國演義」絕對是大異其趣。

不過，我們却意外的發現中、日文學在寫作的情愫上，有個十分雷同之處，那便是在主要人物之外，再創造一個影子人物。讀者最熟悉的「紅樓夢」中，有「賈寶玉」、「甄寶玉」，在「決鬥者宮本武藏」中，也有無二齋與無三四（即宮本武藏）。這種寫作的趣味，大概是東方文學最耐人尋味的一環吧！

一九八三、六月譯者序於台北

# 決鬪者宮本武藏（少年篇）

# 決鬥者宮本武藏（少年篇）



# 非命夫婦

## 一

一陣痛苦的叫聲響起，一個男子停下脚步，揉搓著右脚的膝蓋。

這是一條開在斜坡上的小徑，坡度並不很大，路面也相當平坦，沒有崎嶇的石塊。

這個男子慢慢的移動脚步，雖然並沒有踢到任何東西，但他的膝蓋却突然引發一陣劇烈的疼痛。

在他的後面四、五步之處，他的妻子正揹著一個三歲的孩子尾隨在後，聽到這聲叫喊，妻子立刻吃驚地奔向前。

「又痛了嗎？」

「嗯！我以爲已經不痛了，現在却又痛起來了。」

丈夫一蹲下來，妻子也把背上的孩子放下來，開始替丈夫揉搓膝蓋。

他們三人是美作國吉野郡宮本村的人氏，丈夫新免武仁，是個浪人武士，妻子叫佐久，孩子

叫做辯之助。他們現在正前往播州佐用村，也就是佐久的娘家，必須越過兩座山才能到達。

新免武仁撥開垂到臉頰上的頭髮，眼睛注視著爲他揉搓膝蓋的妻子，內心不禁爲妻子的辛勞而感動。

新免武仁是領有五千石的新免伊賀守的親族。

新免伊賀守是宮本村的族長，但並不是宮本村的領導者。在宮本村附近的竹山另築城池的平田將監，才是宮本村眞正的統治者，他代理新免伊賀守，擔任領導的職位。

新免武仁與平田將監因某些細故而不和，新免武仁也因此而成了一個浪人。

雖然新免武仁一家的生計都必須依賴耕作，但他却把田裡的事都交給妻子去作，自己則專心一意的修鍊劍術。

因爲新免武仁有個野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晉昇爲武將，替國家君主効命沙場。

新免武仁天賦聰明，尤其擅長刀劍槍術。

但他的練劍生涯曾經中斷過一陣子，這是因爲三年前，他右脚的膝蓋突然引起陣痛，而使他臥病了一個多月。

新免武仁的脚傷痊癒之後，體力却大不如昔，無法像從前那樣，在深山裡待上二十天，甚至一個月，從事捕獵野獸，砍伐巨樹等等劇烈的活動。

因此，這三年來，他更是將一切工作委任妻子，自己則成了一個不事生計的浪人武士。

現在，他們走在往佐久娘家的路上，雖然這段路程並不很遠，只需越過兩座山頭，但是因爲新免仁武的膝部舊病復發，不但使他痛苦難當，也使得他對未來感到絕望。他禁不住在內心呢喃著：「難道我就此變成一個依賴妻子養活的廢人嗎？」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正向他們大跨步地走近。

這個人停在距他們大約十步左右的前方，新免武仁不得不抬起頭來。這時候——「啊！」

新免武仁幾乎忘了膝蓋的疼痛，而發出一聲驚呼。

凛然地站在他們前面的，正是住在播州石海村的平田無二齋，他和新免武仁同是浪人。

新免武仁和平田無二齋是宿敵。

七年前，他們曾經在新免伊賀守面前，以眞劍較量了一番。

無二齋的臉頰到上唇之間，有一道明顯的刀痕，這便是那場比武的結果。

而武仁的左手臂則被削掉一塊肉。

## 二

「新免，你是怎麼啦？」

平田無二齋以揶揄的語氣問道。

這裡是個人跡罕至的地方，身爲武士的新免武仁，却在光天化日下，蹲在地上任由妻子替他

揉搓膝蓋，這幅光景的確羞於見人。

新免武仁想替自己辯白：是因爲膝痛無法走路的緣故，但這麼作卻又顯得太不大方。

更何況對方正是他的宿敵——平田無二齋。

對新免武仁而言，實在無地自處，因爲這幕絕對不能讓他人窺見的景像，卻被宿敵看見了。

武仁推開妻子，站了起來。

「平田無二齋，你是要到宮本村找我的嗎？」武仁問道。

無二齋莞爾一笑，說道：「是的……」

七年以前，無二齋曾經滿臉鮮血，眼露凶光地對武仁說：「一旦我可以單槍匹馬擊敗你，我必定會到宮本村找你。」

今天，無二齋果眞單槍匹馬前往宮本村，卻因武仁不在而折回。而在歸途中，卻目睹到武仁的狼狽狀。

「現在，我接受你的挑戰。」新免武仁說道。

佐久禁不住發出哀號，但身爲武士之妻，卻不能以丈夫有病爲理由，而拒絕和對方比賽。

「新免，你當眞要接受我的挑戰嗎？」

無二齋盛氣凌人地說道。

武仁先拔出佩劍，然後命令地說道：「佐久，到一旁去！」

佐久慌忙抱起孩子，氣喘吁吁地退到斜坡下。

無二齋慢慢地抽出刀身筆直的三尺長劍，並將劍鞘拋到遠處。

武仁把劍高舉齊眉，無二齋則將拳頭貼在額前，高舉手中的長劍。

無二齋所站的位置，是在斜坡的上方。

他們相距僅十步左右。

他們兩人對立了一會，都沒有出手或移動身體。

武仁與無二齋都沒有眨眼，退到斜坡下的佐久和她懷中的孩子，也都目不轉睛地注視這緊張的一幕。

突然，無二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前進擊。

接著，他把手中的三尺長劍高舉，然後劈向斜前方。

這時候，武仁彎曲著疼痛的膝蓋，右肩下垂，把眼前的劍微微舉起。

無二齋向前推近三步，便停下腳步。

在接下來的一剎那，響起一陣淒厲的嘶吼聲和踏地聲。

對方的長劍凌厲的橫斬過來，武仁理所當然地以爲對方是要攻擊他的頸部，因此，他把受傷的右膝著地，然後彎身擊出一劍。

沒想到，這是無二齋聲東擊西的招術。

他佯裝跳起，其實是將雙脚微微淩空躍起，然後把雙脚拉成直線，使武仁的劍在他左右分開的跨下，撲了一個空。接著，他以長劍——刀身距手把約二吋的地方，攻擊武仁的頸部。

比劍時，通常是以距劍端兩吋的地方攻擊敵人，只要將心氣和力量都集中在該處，便很容易制敵。

如果使用劍的中央部位，則必須先側身躲開對方的攻擊，然後橫砍對方的身體。至於使用劍的根部制敵，這在劍術中尚無人使用過。

無二齋却練成這種使用劍根的絕招。

比劍時，只要有一方把劍刺向對方身體的某個部位，便可以結束了，但此時的情況却不是如此。

無二齋以鋸木般的姿態，使出渾身的力氣，朝武仁的頸部砍下來。

而對這幅殘忍的光景，佐久的眼前一陣漆黑，當場便昏倒了。

## 三

佐久之所以醒來，是因爲她的下體被一陣冷風侵襲。

她的裙襬已經被掀起，內衣也被撕裂了，下體完全暴露在外，情況比文字所能描述的更淒慘。

佐久的面前，是無二齋那張長滿髭鬚的臉孔。佐久大吃一驚，掙扎著想要起身。

「別害羞了，新免的妻子，這就是敗者之妻的下場，你還是認命了吧！」

無二齋冷冷地說道。

佐久的四肢都被壓得動彈不得。現在，她只能不停地搖頭和哭喊。

「殺了我吧！」

佐久大聲地叫喊道。

「我不僅不殺你，還要娶你爲妻！」

「啊！」

佐久被一個沉重的身體壓住，她的身體不由得劇烈地顫抖起來。

在距離自己家園不遠的野外，她遭逢丈夫被殺，自己身遭侮辱，有如置身於活地獄一般，佐久眞希望自己立刻發瘋。

如果不是爲了孩子安危的話，佐久一定會立即咬舌自盡。

佐久的視線不停地向四周搜尋。希望三歲的孩子能夠來解救她。

但她的孩子却不知在那裡。

「辯之助……」

佐久高聲叫喊她的孩子。

在距佐久視線之內不遠處，辯之助呆呆地站立著，聽到母親的哀號，他驚醒過來，跑向前去。

他跑向倒在血泊中的父親身旁。

辯之助從父親僵握的手中取下長劍。

但是，對三歲的孩童來說，這支劍實在太重了。

辯之助於是拋棄長劍，再從父親腰間拔出短劍。

他的雙手握緊短劍，瞪視著無二齋的背部，並逐漸靠近。

「辯之助！」

佐久仍然不停呼喚孩子的名字。

她的下半身完全在無二齋的控制之下。

佐久的視線被無二齋的龐大身軀遮住，而看不到辯之助。此時，辯之助却無聲地朝他們接近。

這時候，無二齋正一心一意地蹂躪佐久。

終於——

辯之助來到無二齋的身後。

在他那小小的身軀裡，正沸騰著憤怒與憎恨，他把刀刃對準無二齋的背後，然後用力向前刺去。

但不湊巧的，這時佐久的一隻脚掙脫出來，於是更加劇烈地反抗著。

辯之助被佐久的脚踢了一下，身體蹣跚地向前傾去。

無二齋便在這個空檔，抬起上半身，辯之助的短刀依然向前刺去。

刀口正好落在佐久的喉嚨上，再加上辯之助全身的體重，這把刀便結結實實地揷入佐久的喉嚨裡。

鮮血猶如泉水般噴了出來，辯之助幾乎嚇得昏了過去。

一陣重響，辯之助被丟進一間木屋裡。辯之助這才睜開眼睛。

這是一間汚穢、黑暗的房子。

辯之助躺在地上，圓睜著眼睛，仰頭看著將他帶到這裡的男子。

這個殺了父親、蹂躪母親的男子，走到火爐邊，盤膝坐下來，然後排好木材，點起火來，並掀開吊鍋的蓋子，開始攪動著。

辯之助渾身都動彈不得。

他只能目不轉睛地注視這個可怕的男子。

無二齋根本不理會這個孩子的視線，只是慢慢攪動鍋中的東西。不久，他舀了一碗芋粥，然

後才回視辯之助。

「起來吧！過來！快點吃！」

「……」

「肚子餓了吧！快吃！」

「……」

無二齋看辯之助毫無反應，便自顧自地吃了起來。

吃了五、六碗之後，無二齋又催促道：「別逞強了！快吃。」

這時候，辯之助已經站起身，但却動也不動地站着。

「小鬼，我平田無二齋只是和你父親作了一場尋常的比劍，我運氣好，贏了你父親。你給我好好記住，我之所以殺掉你父親，只是劍術略勝一籌罷了。……你目睹了我殺你父親的情景，一定很恨我吧？大概還想爲父報仇吧？不過，憑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孩，想殺我還早得很呢！想報仇必須等到你長大。我會在這屋子裡把你撫養長大，也會教你劍術……，你必須片刻不忘我是你的仇人，用心的練劍，使自己變得強壯。等你火候夠了，隨時都可以侵襲我。也可以趁隙殺我，不論我在上廁所或睡覺的時候。……任何時候都可以，只要你有機會下手。你繼承你父親的血統。必然也具有他的天份。俗語說：『虎父虎子』，希望你可以成爲一個名震天下的武士。」

無二齋說完，把木碗推過去。

「快吃吧！別逞強不接受敵人的恩惠。你必須切記，要報仇，就要快點長大。」

辯之助總算移動脚步，走到火爐邊。

無二齋注視著這個開始吃粥的孩子。

「盡量吃吧！快點長大，然後來找我報仇吧！」

屋子裡慢慢昏暗下來。

這是天正十二年早春所發生的事情。

# 棄姥小屋

## 一

惡鬼——

雙眼暴突，張口叱嘴，一步步地逼近過來。

頸部不斷噴出鮮血，這張惡鬼的臉孔，擴大到兩倍、三倍……，以至於充滿了整個視界。

「哇！」

辯之助發出恐怖驚懼的叫聲。

當他醒來之時，才發覺自己不知何時已經坐了起來。

他全身戰慄，汗水淋漓，口乾舌燥，胸口還不斷悸動著。

辯之助緩緩將視線轉移到睡在火爐另一面的無二齋。

背對著辯之助的無二齋却毫無動靜。

辯之助無力地用雙手抱住垂掛的鐵瓶。



爐子裡還有餘火，所以瓶子裡的水還是熱的。

辯之助大口喝了幾口，發覺無二齋的視線正投射在自己身上。

當他轉過眼睛時，無二齋的眼睛也正注視著他。

「又夢見你父親了嗎？」

無二齋以沙啞的聲音問道。

「嗯！」

辯之助點點頭。

「催你趕快報仇嗎？」

「不是！」

辯之助搖搖頭。

自從被帶到這裡以來，已經過了七個年頭。

在夢中出現父親淒慘的形相，大概是一年前才開始。

父親只是以惡鬼的形象向他逼近，却不說一句話。

辯之助經常在自己的哀號聲中驚醒過來，以前還會掉到地爐裡，而像今天晚上這種情形，更是發生過不知多少次。

但是辯之助一點也不害怕作這種惡夢，他只是在心裡想著：『又夢見了！』

最奇怪的是，驚醒之後，雖然會憶起父母慘死的景象，但他心裡却不再感到悸動。

儘管那光景，有如昨天才發生那般鮮明，然而辯之助的感情却已經死去了。

他並沒有忘掉撫養他的無二齋是殺父辱母的仇人，但內心却不再產生憎恨的心情。

辯之助將無二齋視為仇人，並對他表現出反抗意識的，只有在五歲那年，無二齋丟給他一把木劍，正要教他劍術的時候。

「不要！」

辯之助搖搖頭。

「學劍術是要有人教導的呀！」

「不要！」

「只有成為武士，你才能找我報仇！」

「我要自己練習！」

辯之助瞪視著無二齋說道。

他的臉上流露出一般孩子所沒有的表情。

「隨便你吧！」

自從那次以後，無二齋便不再提起教他劍術這件事。

而辯之助從那天開始，便自己製作木劍，黎明就起床，對著樹木搏鬥，成了每天必定的課程。

他的練習並不曾因風雪或豪雨而間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除了這件事以外，辯之助從來不曾反抗無二齋。只要是無二齋所吩咐的，他必定遵循不二。

然而，他們之間依舊存在一種奇妙的關係。

無二齋與辯之助之間，除了日常必要的對話之外，從來不會多說一句話。

所以，即使他們面對面坐在爐邊，也只是一片靜默而已。

## 二

辯之助的個性是在痛苦、沉默的世界中鍛鍊而成的。

七歲的時候，辯之助在山裡面，撿到一隻後腳被獵人射傷的小猴子。

辯之助並沒有要求無二齋收養這隻小猴子，無二齋也沒有表示不滿或反對。

自從家裡多了一隻小猴子之後，不知不覺又過了二個月。辯之助並不特別寵愛這隻小猴，但小猴却亦步亦趨地跟著他。

只要是辯之助的命令，小猴子都百依百順。

每天辯之助都起個大早，用木劍和大樹搏鬪，小猴子便乖巧地坐在一旁，片刻都不離開。

用餐的時候，小猴便蹲在辯之助身旁，吃辯之助給牠的食物，且從來不會任意抓取任何東西

。

猴子雖然是隨地便溺的動物，但經過辯之助的訓練之後，小猴子却懂得在屋後某個固定的地方便溺。

有一天傍晚——

一個沉默如昔的晚餐時間。爐裡的火花突然迸散出來，打中小猴子的臉，這一來，原本乖巧的小猴，痛得大聲叫喊，並四處竄動。

就在這一瞬間——

無二齋突地站起來，摑打小猴，然後將牠抓起來，丟進滾沸的鍋中——正在煮芋粥的鍋子。

小猴不斷地掙扎，但這動作也只是很短的時間而已。

儘管小猴已經不再動彈，無二齋仍然不甘罷休地摑打小猴的頸部，甚至將牠的頭壓進芋粥裡。

目睹這一幕，辯之助不發一言，只是睜大眼睛，凝視這幕悲慘的光景。

無二齋若無其事的舀出這浸著小猴屍體的芋粥，開始進食。

然而辯之助却無法下嚥。

無二齋並沒有替自己殘忍的舉動作任何辯解，甚至也沒有問辯之助：「你恨我嗎？」

從這個晚上開始，他們倆人又恢復以往的生活型態。

「辯，明天我要到京都，你也一起去。」

無二齋丟下這句話，就轉過身去。

辯之助的視線茫然地投向火焰中，然後站起來走到屋外。

大地覆蓋著月亮的銀光，樹木的姿態也顯得更爲生動。

辯之助左手拿著木劍，在半無意識之下，走向平日練劍的地方。

雖然夜已經深了，但距黎明還有一段時間。

不久前，這裡曾經發生火燒山，所以從辯之助現在所走的小徑，可以毫無遮蔽地望見四方的草地。

他的練劍場所，是火燒山之後，所殘餘的一片松林。這裡的松樹都是赤松，空間相當寬敞，練劍的時候，也絲毫不會覺得有所妨礙。

森林中有一座小屋，這是村子裡的人專爲拋棄患了痲瘋病的母親而蓋的。

現在，則變成辯之助替無二齋將獵得的狐狸、小鹿剝皮的場所。

對一個未成年的少年來說，剝獸皮是一件相當厭煩的工作，但這是無二齋唯一的副業。動物的皮可以用來交換米、鹽、灯油、布料及紙張等日用品，所以辯之助只好無奈的作這些事情。

當辯之助走近小屋的時候，發現裡面透著微弱的光線。

一定有人在那小屋裡。

雖然這棟小屋並非無二齋所有，任何人都可以進去，但村裡的人對這小屋都有禁忌，甚至沒有人願意去這小屋。

辯之助躡手躡腳地走上前去。

由於小屋的牆是用粗的圓木搭建的，所以到處都留有空隙。

辯之助看到在他剝好曬乾的鹿皮上，有一對下半身裸露的男女。

女的正敞開下肢，抱住男人的腰部，瘋狂地咬著男人的臉頰和耳朵。

垂落在鹿皮上的長髮，不停地左右蠕動著。

男人則靜止不動。

就在辯之助偷窺之際，他的腦海裡突然浮現七年前一幕悲慘的光景。

在野外的斜坡上，受到無二齋凌辱的母親的樣子，與現在所見這個女人的姿態完全一樣。

辯之助內心突然激起一陣衝動。

## 三

辯之助不聲不響地潛進小屋。

這對男女並沒有察覺他的浸入，身體仍然重疊在一起。

女人的呼吸變得更為急促，而男人則開始慢慢的移動腰部。

就在這一瞬間。

「啊！」

女人發出淫浪聲的同時，辯之助一個劍步向前。

辯之助高舉木劍，將五年來苦練的工夫，一舉擊在男人的腦袋上。

「呀！」

男人發出一聲慘叫，然後擡起頭，上上下下振動了兩、三下。

辯之助在這用力一擊之後，仍然不甘罷休地邊喝叫著，一邊連連擊打男子的頭部。

男人的頭蓋破碎了，腦漿迸散出來，辯之助這才停止揮動木劍。

這時候，躺在男人身體下面的女人，也連連發出哀號，但辯之助並沒有聽到。

當辯之助住手之後，這個女人一付倔強的表情，推開男人的屍體，跳了起來。

「你…你這個小鬼！」

「……？」

她以憤怒、憎恨的表情瞪著辯之助。

辯之助感到有點迷惑，向後退了一步。

「你…你殺了我的心上人……，你這個小鬼，你怎麼跟我交待！」

「……」

辯之助的用心想解救這個女人。他以爲女人咬著男人的耳朵，是一種反抗的行爲。

當他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之時，眞是左右爲難，不知該如何是好。

「你把我也殺了吧！你殺了我吧！」

女人裸露著身體，大聲呼叫著。

辯之助又向後退了一步。

「你不肯殺我嗎？既然他已經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殺了我吧！動手呀！……」

女人又向前逼近了幾步，辯之助張惶失措地向後退了幾步。

「哇！」

女人痛哭失聲，匐伏在地上，扭動著身體，開始痛哭起來。

辯之助逃到屋外。

他的內心裡，對自己所作的行爲，並沒有悔恨。

只是感到有點迷惑。

就在他奔跑逃走的時候，內心還想著，他們也太粗心了，居然沒有察覺我的進入。

辯之助走下溪谷，把裸露的身體浸到冷冽的溪水中，這時天空已經逐漸泛白。

辯之助不停的洗臉。

因爲那個男子的腦漿，濺到他的臉上。

儘管已經洗了好幾次，他還是感覺腦漿還沾在臉上。

辯之助剝下平滑的岩苔，一個勁兒往臉上抹。

不久——

辯之助步履蹣跚的回到家裡。此時，無二齋已經起床，正在煮粥。

辯之助默默走到廚房，從角落裡拿出梅乾。

當辯之助回到火爐邊時，門口出現一個像幽靈一般的人影。

原來是剛才那個女人。

女人動作顢頇地走進屋裡，指著辯之助，說道：「這個小鬼，殺死了我的心上人。」

無二齋依然面無表情地觀望著。

「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呢？」

女人喃喃地說道。

無二齋把視線投向辯之助：「眞的嗎？」

「嗯！……」辯之助承認了。

「爲什麼殺他呢？」

「因爲他們睡在棄姥小屋裡……」

無二齋又把視線轉向那個女人。

「你們要怎麼對我交待……，你們如何還我公道？」

無二齋根本不予理會。

這時，女人又得寸進尺地走向前。

就在這時候，無二齋從爐火中拔出一根火筷。

接下來的一刹那，火筷已經貫穿女人的喉嚨。

女人的身體向後仰，倒落在地上。

「辯！背她到小屋去，把她跟那個男人一起埋掉。」

無二齋冷冷地下著命令。



# 精氣

## 一

這廿多天以來，春天的強風，像龍捲風一樣，在沒有下雨的街道上，捲起滿街的塵土。

當黃色的龍捲風吹起，行人總是慌慌張張地躲到松林或田野中，但這時却有兩個人，毫不畏懼的向前行走。

他們便是平田無二齋和辯之助。

由於無二齋毫無畏懼地在龍捲風之中行走，辯之助也只好無奈地移動瘦小的身軀。一走出龍捲風的範圍，辯之助便頻頻地吐口水。

在松林的對面，是綿延無盡的大海。

如果沒有強風吹襲，這一幅海潮澎湃的景象，實在是最生動的春天景色。

然而，即使沒有風，無二齋對這種自然美景，也絲毫不感到興趣。這時，辯之助已經饑腸轆轆了。

現在已經過了正午有半刻以上的時間了。

辯之助耐心地等待無二齋提議吃午飯的事情，但是無二齋一味地大步向前走，毫無停下來的意思。

辯之助注視著前方，一個騎著馬，被十數名隨從前呼後擁的武士，心裡想著：『這些人大概吃過午飯了吧！』

這位武士是領城浪人，隨從不僅持著有三支長矛，而且插有太陽旗幟，以展示他的威名。

領城浪人是戰國末期最吃香的人物，最初，他們只是傭兵的身份，在屢次建功之後，如果拒絕担任護衛，便會聲名大噪，假如能獲得某大諸侯的賞識，更可以領轄一個城池。

這種浪人必須對自己相當具有信心。

這和後世的浪人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迎面而來的浪人，蓄著八字鬍，擡頭挺胸的樣子，有如天下唯我獨尊一般。

這個威武的浪人，正駕馬走在街道中央，即將和一個落魄的劍客和他的養子擦肩而過。

就在這時候，那匹黑色的駿馬突然像受到驚駭一般，發出嘶鳴，並擡起前脚。

如果是一般武士的話，遇到這種情況，也許會跌個四脚朝天。

領城浪人好不容易穩住身子，並大聲喝住無二齋。

無二齋一臉冷漠地擡起頭來。

「你可知道我是龍堂寺又兵衛景正？你想和我較量嗎？」領城的浪人知道他的座騎所以揚起前脚，正是因爲懾於無二齋無言的氣勢。

「我才不管你叫什麼武名。」無二齋嘲諷地答道。「我們都是浪人，只因爲外表的差異，你就要我讓路，這種狂傲的態度，我才看不順眼。」

「住口！看來你對自己的劍法頗爲自負。……，現在，讓我們找個地方，好好分個高下吧！」

龍堂寺又兵衛瞪著無二齋。

無二齋冷冷一笑。「地點由你選擇，不過時間必須在半刻以後。」

「半刻以後？」

「打仗的時候，要看時機是否成熟，比劍的時候，也必須是身心沾滿劍氣之際，你是戰場上的武士，由你選擇地點；我是比劍的武者，由我指定時間。」

龍堂寺又兵衛笑天著，似乎看不起無二齋這種虛張聲勢的作法。

最後終於決定戰鬭的場地。

## 二

對辯之助而言，他最感興趣的是無二齋如何在半刻之內，使自己的身體充滿劍氣。

無二齋帶著辯之助，穿過海邊的松林，來到海岸邊。

海上波濤洶湧。襲捲到岸上的潮峯，打在臉頰上，令人感到一陣陣刺痛。

遠方的島影在強風吹拂下，似乎搖擺不定。無二齋和辯之助所站的地方，也被風吹得塵土飛揚，使人無法張開眼睛。

在視界所及之處，看不到半點人影。

無二齋倏地坐在沙地上，面向大海，睜大眼睛，默默不語。

辯之助心想：無二齋大概是想將大海的廣闊與浩瀚，盡納入胸膺之中吧！

經過一段長久的沉默之後，無二齋發出一陣呻吟聲。

辯之助以爲無二齋已經領悟出如何克敵制勝的方法。

其實並非如此。

「辯！」

無二齋兩眼仍然直視著海洋，口裡叫著辯之助的名字。

「是！」

「依照我的命令去做吧！」

「……」

無二齋解下褲鈕，拉下褲子，露出下體。

他在辯之助面前露出男人的私處。

「辯！含著它，用力吸！」無二齋命令道，而他的視線依然投向大海。

辯之助猶豫著。

對辯之助而言，這是一個排尿的器官，要他用嘴含住這個東西，並且用力吸，使他感到莫名的屈辱。

無二齋又重新命令著：「快點吸！」

他伸出手，揪住辯之助的頭髮。

辯之助被逼迫著湊近他的下體。

一陣惡臭刺激他的鼻孔。

辯之助緊閉著眼睛。

無二齋硬將辯之助拉過來，讓他含住自己的私處。

對十歲的少年來說，無二齋的私處實在太大，幾乎塞滿他整個口腔。

無二齋用手指壓住私處，慢慢地揉搓。

辯之助痛苦得幾次想要掙脫開來，但他的頭髮被緊緊揪住，根本動彈不得。

無二齋搓弄的速度逐漸加快。

瞬息間，無二齋發出一聲淒厲的呻吟聲。

就在這一剎那，辯之助的口中充滿一種溫暖的液體。

辯之助實在無法忍受了，他忘記頭髮的疼痛，一個甩頭，將嘴巴從無二齋的私處移開。

無二齋推開辯之助。

辯之助不斷將液體和著唾液，吐到沙地上。

假如這東西不慎流到胃裡的話，一定會進胃裡的東西都一併吐出來。

過了一會，辯之助用袖子抹抹嘴巴，吁了一口氣，然後望著無二齋。

無二齋正仰臥在地上，閉著眼睛，一動也不動。

辯之助又將視線移向自己吐出來的東西。

從男人私處所噴出來的，並不是尿液，而是如同濁酒一般的白色液體，灑落在沙地上，不一會就乾了。

辯之助總算了解到，原來無二齋是想將鬱積在體內的毒素排除掉。

他心裡想著：『排出這些東西，心氣才能平靜下來吧！』

這時候，辯之助再度感到一陣強烈的飢餓感。

「肚子餓死了！」

他囁嚅著以無二齋可以聽見的聲音說道。

無二齋就像死去一般，身體一動也不動。

辯之助決定自己先吃，於是他解開背上的包袱。

當他正想剝開筍皮，拿出飯糰的時候，無二齋突然大聲喝道：「不要讓我聞到食物的味道。」

辯之助急忙跑到逆風的地方，躲得遠遠的。

## 三

決鬥的地點是在海岸對面的一片草地。

記號則是一株高大的棕樹。

在這片寬廣的草地上，只有這棵棕樹巍峨佇立著。

比鬥的時間已經到了，領城浪人龍堂寺又兵衞也已經到達了。

然而，無二齋却還仰臥在沙地上。

又兵衞的隨從跑過來，從松林中大聲呼喊著：「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

但無二齋仍然沒有起身的意思。

倒是辯之助已經急急忙忙的起身了。

過了一會，無二齋才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之後，又若有所思地朝大海走去。

在辯之助的注視下，無二齋縱身跳入洶湧的波浪中。

然後以浸淫的身體，筆直地走向草地。

辯之助緊隨在後，他實在不明白無二齋爲什麼要將身體弄濕。

他們穿過松林，走過街道，來到草地之後，無二齋大聲叫道：「辯！」

「我在這裡！」

「這是一場眞正的比鬪，你好好看著。……我要你了解，什麼叫做勝利。」

「是！」

當無二齋走近大棕樹的時候，龍堂寺又兵衞明顯地露出不耐煩的態度。

當無二齋走到約五公尺前方的時候，又兵衞從侍從手裡接過一支長矛。

「注意了！」他說著向前移動脚步。

無二齋冷冷地一笑。

「何必急著找死呢？」

「你先別說大話，激怒對手也是劍術的招式嗎？」又兵衞大聲叫道。

「從你的聲音，可以知道你已經方寸大亂了。」

無二齋面無表情說道。

「住口！你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可見已經知道必敗了。」

「是嗎？」

「你接我這一招吧！」



又兵衞擺出架勢。

這枝曾經在戰場上，爲主人殺敵立功的長槍，就像領城浪人一隻手臂一般，靈活地運作起來。

無二齋以純熟的動作，拔出背上的三尺長劍，單手握住劍柄，使劍身筆直朝前。

又兵衞一步步逼近，無二齋則以聞風不動的姿勢等待著。

辯之助屏息靜氣地觀看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的比鬪場面。

又兵衞緊握著長矛的尾端，以使長矛充分發揮它的長處。

他的背後站著一位持著另一支長矛的侍從。

這是爲了預備當主人的長矛被截斷之時，可以隨時補上。戰場上的這種訓練，可說是相當澈底的。

又兵衞把矛頭逼近到六尺左右，仍然沒有停下脚步，一直朝著無二齋的胸膛刺過去。

無二齋揮動筆直的長劍。

長矛的前端被斬成兩段。

接下來的一刹那，又兵衞已經迅速地從侍從手中，接到備用的長矛。

他再次發出駭人的喊叫聲，全力向前刺擊。

這時候，無二齋那支曾經斬斷長矛的劍，只輕輕向上一閃，然後劍頭向下，牢牢地揷在地面

上。

而第二支長矛也遭到相同的命運。

右兵衛迅速地跳開。

無二齋依舊是凜然不移的架勢。

另一位侍從拿著另一枝長矛，迅速奔馳過來。

無二齋任由又兵衛去取第三枝長矛。

這時候，又兵衛不敢再貿然前進了。

無二齋這才開始採取攻勢。

當無二齋移動腳步之時，他的步伐顯得漫不經心。

而這邊的右兵衛，又露出不耐煩的表情。

距離慢慢的縮短。

又兵衛心裡必定還懼怕第三度斷矛，但他也只能瞪視著無二齋一步步向前逼近。

又兵衛再度刺出一槍。

無二齋的身體凌空躍起。

無二齋有如小鳥一般，輕盈地立定在又兵衛的長矛之前。

辯之助注視著無二齋面露冷笑的樣子。



在辯之助眼中，龍堂寺右兵衛的頭顱被斬下的光景，可以稱得上雄壯、明快。

# 毒酒

## 一

「辯！不要東張西望！」

無二齋停下脚步，回頭大聲地叱喝。

這是在京城的街道上。

辯之助有生以來，第一次來到繁華的首都，對這裏的光景，充滿新鮮、好奇的感覺，脚步也不覺遠落在無二齋之後。

豪華的巨利山門，彎沿綿長的白牆，還有寬濶整齊的街道。

這邊可以看到背對著東山，高聳入雲的五重塔；那邊則有直上雲霄的伽藍寺。

唐車靜悄悄地在街道上行走。

頭包袈裟，肩扛大刀的僧兵，脚下蹬著木屐，咔咔作響地列隊走過。貴族的仕女，穿著華麗的衣服，以仕女笠遮住臉部，快步走過。

甚至連販夫走卒的外表，看起來都高人一等。

幾乎每走十步，就會遇見一個以盛裝來誇示威儀的武士。

整個天下，在豐臣秀吉的獨裁下，偃兵息鼓，使聚樂所在的京都，達到空前的盛大繁榮。

但聚樂第的主人，却懷有野心，要佔領朝鮮，攻打明朝，並將大本營設在肥前名護屋。

辯之助遭到無二齋喝叱，急忙跟上，以縮短距離。

無二齋目中無人地大搖大擺地走著。

他那污穢的外表，可說相當惹人注目。

無二齋選擇烏丸通客棧落脚，這間客棧的外觀陳舊、簡陋，與他的外表十分相稱。

客棧的老板與無二齋是舊識，他們寒暄敍舊之後，客棧老板詢及無二齋上京的目的。

「我要在昌山公御前，和吉岡憲法比武。」無二齋答道。

無二齋所說的昌山，就是指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

足利義昭是十五代大將軍，在天正元年，爲了抵抗織田信長，而在宇治的槙島城舉兵討伐，但出師不利，而向織田信長投降，而成爲室町幕府時代末期的代表人物。

被織田信長逐出京都的義昭，流亡在邊境地帶，但他始終不忘有朝一日，再返京都，重掌政權。

因此，義昭在邊界仍不斷招攬英雄志士，並且答應他們，一旦復業功成，便微召他們爲隨身

護衛。

平田無二齋也曾經見過義昭，並且擊敗過義昭的隨身護衛。義昭並答應他，日後如果恢復將軍之職，一定會任用他擔任要職。

義昭所痛恨的故人——織田信長，在天正十年六月二日在本能寺被人暗殺，但政權卻沒有因此回到義昭手中。

掌握政權的是羽柴秀吉。

但是，義昭卻算計錯誤，向柴田勝家靠攏，而與秀吉為敵。所以落得相當狼狽。

秀吉原諒義昭的所作所為，並讓他重返京都。

其實秀吉是有其企圖的。他是想將自己的出身貴族化，而取代織田信長，步上獨裁者之路。

秀吉想要隱瞞自己的父親是織田信長屬下的砲兵木下彌右門，而佯稱自己出身貴族門第。

秀吉曾經命令隨侍左右的說書人大村由己，撰寫「秀吉事記」，其中曾經寫道：「秀吉之母是荻中納言之女，在服侍禁中時，懷孕生下秀吉。」

也就是說，荻中納言的女兒，受天皇寵幸，而生下秀吉。

秀吉居然能夠捏造這種不實，且顯而易見的謊言，足見秀吉想當征夷大將軍的野心。

秀吉召回足利義昭，希望成為義昭的養子，而達成他的野心。

但是，義昭回到京都之後，卻一腳踢開秀吉的要求，表現出室町幕府最後一代將軍的氣魄。

幸好秀吉的度量還不至於狹窄到將義昭殺掉。最後，秀吉成為近衛前關白前久的養子，而被任命為關白。

於是，義昭出家，自號昌山，由秀吉供養一萬石的施捨金，現在住在山城槙島。

義昭居住在曾經是反抗織田信長根據地的槙島城，這位年近六十的老人，從此過著無為的生活。

## 二

足利昌山為了解悶，派了許多劍客與吉岡憲法比武。

在京都今出川的吉岡道場上，至今還懸掛著「扶桑第一、將軍家指南、室町劍術所」的招牌。

所謂「將軍」當然是指足利將軍。

到了第四代的足利義持，有一位名叫「吉岡直元」的人，充當將軍家的兵法指南，就此掛出前述那個招牌，雖然歷經數次戰火，但這個招牌卻不曾毀損。

吉岡家曾經出現過直元、直光、直賢等天資穎異的人物，即使到了將軍家指南已成了有名無實的現在，其門徒仍然超過千人以上。

當主是直賢。

所謂憲法，是每一代當主的名號。

除憲法之外，又可稱爲劍峰、憲房、建法等等。爲了表示遵守法令的誠意，又訂下誠實作爲家訓。

因此，吉岡一家直到現在，對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仍遵循君臣之禮。

義昭以吉岡憲法視爲兵法指南，每個月都要指定一、兩位武藝高強的劍客，與憲法比武，並以此觀賞爲樂。

「辯！你現在就到今出川的吉岡道場走一趟。」

用完晚餐之後，無二齋說道。

「是！」辯之助說完，注視著無二齋。

「我聽說憲法是一位嗜好杯中物的人……，你潛入廚房，把這個摻進憲法的酒中……」

他拿出一個竹製的藥筒。

「偷偷摻進去，別讓任何人發現。」

「……」

辯之助接過藥筒，但却沒有立即行動。

「快去！」

「這是毒藥吧？……」

辯之助低頭喃喃地說道。

「今天晚上他喝下去的話，明天早上就會四肢無力。」

「我認爲這種方法太卑鄙了！」

「住口！比武的最終目的就是勝利，爲了得勝，就必須不擇手段。比約定的時間晚到，使對方感到急燥，這也是一種手段；從他背後偷襲一刀，這也是手段。在比賽之前，削弱對方的體力，也是劍術的手段。對一個武士來說，在重要的比武前夕，必須戒酒、禁色；如果憲法認爲和我比武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應該會遵守這兩種戒律。假如他輕視我平田無二齋，而仍然和平常一樣飲酒作樂，那麼就算酒中下毒，這也只能怪他自己粗心大意。快去！」

「……」

辯之助把藥筒藏在懷裏，默默地站起來。

正當要走出房間的時候，辯之助回顧問道：「假如我被發現了呢？」

「你就告訴他們，說我指示你這是劍術的手段之一。」

無二齋冷冷地回答道。

他的態度完全沒有顧慮到萬一辯之助被逮到的話，將會遭到何種懲罰。

# 三

今出川的道場，規模有如巨刹一般宏偉。

由於沒有門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

辯之助提著紅色的酒桶。這是客棧老板竊聽到無二齋與辯之助的談話，而想出的主意。

「對一個小孩來說，潛入厨房在酒裏摻毒，實在不容易做到。」說完，客棧老板將一桶已經摻毒的酒交給辯之助。

辯之助站在大門外。

「有人在嗎？」

出來應門的徒弟，一看到這個衣衫襤褸，像乞丐似的少年，不禁皺起眉頭。

「有什麼事？」

「我是平田無二齋派來的，他明天要和貴府的主人在昌山公御前比武。」

辯之助依照客棧老板敎他的話，一字不漏地覆誦著。

「喔！敵人居然也會送禮，這可眞有趣。你在這裏等一下。」

門徒收下酒桶，走了進去。

辯之助在門外等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剛才那位門徒再度出來，對他說：「進來吧！」

辯之助被帶到道場中。

「在這裏等。」

他讓辯之助坐在寬廣的道場中央。

雖然這裏放置了許多燭台，但角落裏仍然十分黑暗。不過，這個道場相當大，可以容納一百個以上的人在這裏練劍。

辯之助注視著投射在明亮地板上自己的影子，靜靜等待着。

台上出現一位身著白衣的老人，身邊還帶着一位比辯之助大三、四歲的少年。

「我就是吉岡憲法，你是平田無二齋的徒弟嗎？」

辯之助想答以不是，但又煩於說明實際的關係，所以就點頭稱：「是。」

「無二齋派你送來的酒中有毒。」憲法說道：「你知道嗎？」

「知道。」

「你知道？難道你不覺得師父這種行徑很卑鄙嗎？」

「無二齋說，假如被發現了，就說這是劍術的手段之一。」

「喔！劍術的手段。果然不錯。」憲法苦笑著說道。「不過，本道場的家法規定，凡是惹禍的人，決不能活著走出去。你帶毒酒來，所以，我不能讓你活着回去。」

「……」

「無二齋大概早就料到這一點，看來，他根本不關心你的生死，他眞是一個殘酷的劍客。你覺悟了嗎？」

「是！」辯之助點點頭。

「你可眞勇敢。但是，小鬼，我不會親手殺死你，你曾經跟你師父學過劍術嗎？」

「……」辯之助保持沉默。

他並沒有接受無二齋的教導，只是從五歲開始，便獨自對著大樹練習武藝，沒有一日間斷。

但這件事又得費一番唇舌說明，所以辯之助仍然沉默不語。

憲法並不知道辯之助的沉默，具有特殊的意義。

「這是我的長子清十郎，你們倆較量一下吧，只要你能夠四肢齊全地離開這裏，就算很幸運了。」

這是辯之助有生以來第一次獲得比賽武藝的機會。

清十郎向父親作個揖，然後走下來，從牆上取下兩把木刀，走到辯之助前面。

「你選擇一把吧！」

辯之助選了較短的那一把。

雖然辯之助的體格強壯，不像十歲的男孩，但是清十郎比他更健壯，雖然只有十四歲，體格看起來却像個高大的青年。

辯之助的身高只到清十郎的胸膛而已。

清十郎大叫一聲，把木劍高舉齊眉。

他的架勢虎虎生威，幾乎無懈可擊，顯然並不遜於他的父親。

相較之下，辯之助的架勢顯得十分笨拙。

由於搏大樹不須擺架勢，所以辯之助仍像往常練習一般，以扛木刀的姿勢，向對方挑戰。

儘管如此，清十郎絲毫沒有表現出輕蔑的態度，一步步向他逼近。

到了劍可觸身的距離，清十郎略略停頓了一下，隨即擊出一劍。

辯之助很迅速地抵擋住對方的攻勢。

但是辯之助沒有料到對方的木刀，再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擊而來。

清十郎的第二劍是刺擊。

辯之助的胸膛挨了重重一擊，身體向後一倒，便昏了過去。

當他清醒過來之時，發覺自己像一塊破布似的，被丟棄在門外了。

他用手壓住疼痛的胸口，蹣跚地站了起來，仰望著在日光照射下，閃閃發亮的招牌，全身燃燒著熊熊如焰火般的鬪志，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看吧！總有一天，我要摘下這塊招牌。』

# 澤　庵

## 一

當旭日東昇的時候，沿著鴨江的街道上，有大小兩道人影，長長匍匐在地面上，沉默地向前走著。

街道上還看不到其他的行人。

矮小的人影保持三步的間隔，緊跟在大人影的後面。六尺高的巨大身影，邁著大步向前走，爲了不致於落後，小人影必須加快步伐，他的表情嚴肅，鼻頭還冒著汗水。

小身影的胸部痛得很厲害，昨天他在吉崗道場上，被清十郎重重一擊，腫起一個拳頭大的傷口，昨天的晚餐和今晨的早餐，都因此而無法進食。

客棧老板曾經替他敷黑藥膏，但不見效果。

辯之助回到客棧之後，只向無二齋報告毒酒事發，但並沒有提及胸部被刺傷而昏厥的事情。

無二齋對於辯之助可以全身而返，絲毫沒有表現出詫異的樣子。



在用晚餐的時候，辯之助拿起碗筷，却又放了下來，無二齋看了，便問道：「爲什麼不吃呢？」

辯之助默默地敞開胸前的衣服，露出腫大的患部。

「……」

無二齋只看了看，並沒有說話。

吃過晚飯後，無二齋把客棧老板叫過來。

「幫這個小鬼敷點藥吧！」

上床就寢之後，辯之助開始發燒。

辯之助忍受著發燒及胸口的痛楚，而在昏暗中，想像吉崗清十郎握劍的架勢，並狠狠地瞪著他。

很幸運的是，在發燒的時候，並沒有出現父親宛如惡鬼一般的形像。

黎明當他醒來之時，發覺燒已經退了。

客棧老板勸他多躺一天，但是辯之助看到無二齋起身，也跟著下床。無二齋也絲毫沒有叫他多休息的意思。

無二齋大搖大擺地走著，絲毫沒有考慮到辯之助的病情，甚至沒有回頭看他一眼。

對一個十歲的少年來說，每走一步就更增一分痛苦，以及兩餐都沒有進食的情況，實在必須

付出相當大的忍耐力，但辯之助絲毫沒有怨尤，仍然緊隨在無二齋之後，亦步亦趨。

無二齋停下脚步。

辯之助也停下脚步。就在這時候，他感到一陣暈眩。

「辯！」

「在！」

「去那艘船上，把槳拿過來。」

無二齋指著停靠在蘆葦叢中的平底小船，命令說道。

為了消除暈眩的感覺，辯之助以手臂揉揉眼皮，然後走下斜坡。

途中，他踏到被露水潤濕的草地，雙脚一滑，便滑落到岸邊。

船槳相當重，辯之助把槳挾在腋下，接著又換扛在肩上，使勁地爬上斜坡。無二齋對辯之助吃力的模樣，根本視若無睹，還脫下褲子，撒了一泡尿。

把槳拖到路上之後，辯之助氣喘吁吁的，一屁股坐了下來。

無二齋拿起船槳，揮舞起下，然後拿出短刀，開始削起槳來。

無二齋邊走邊削，大約走了廿步遠的時候，辯之助才好不容易站起身，跟上前去。

## 二

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所隱居的槇島城，是在現今的宇治市槇島町。

宇治川和巨涼池環繞槇島町的兩側，宇治川的支流由南到北滙入巨涼池，而形成一個水洲。

（巨涼池現在已經埋入地層，找不到遺跡了。）

這裡曾經是著名的風景區，尤其以紅葉著稱。昔日後嵯峨市便時常臨幸前太政大臣進衞兼經的槇島小莊，在那裡吟詩作樂。

義昭將軍也在此建築城堡，他確信這裡的地勢固若金湯，但是和織田信長交戰之後，却一敗塗地。不僅喪失了城堡的據地，連爭逐天下的機會也喪失了。

被戰火焚毀的城址，如今只剩一座小山，在松林中還可見些許斷壁殘垣。

無二齋走抵山下時，已經把槳削成了三尺長的木刀。

「你在這裡等我。」

無二齋命令辯之助在一片空地上等候。」

「我是為了看這場比武，才跟你來的。」

無二齋仰首斷然說道：「你不能看。」

「我要看！」辯之助嚷道。

無二齋曾經讓辯之助觀看他和領城浪人龍堂寺又兵衞在明石沙灘的比鬪，爲什麽這次却不讓他觀看他和吉岡憲法這場重要的比武呢？

無二齋並沒有說明理由，只是丢下一句話。

「我死了之後，你把這支劍帶回故鄉，供奉在你父親墓前。

直到數年之後，辯之助才明瞭，原來無二齋不讓他觀看比武的理由，是因爲他沒有必勝的決心。他不願讓辯之助看到自己慘敗的景況。

辯之助無奈地目送無二齋消失在樹林裡的背影，然後走到巨涼池畔，坐在柳樹根上。

雖然是無風的明媚春光，但是垂落在辯之助面前的柳條却顯得憂鬱。

辯之助感到腹飢難忍，大概是因爲胸口的疼痛已經逐漸減輕的緣故吧！

他試著張開嘴巴，作個深呼吸，但避免觸及患部。

『眞該帶便當來。』

辯之助眺望著一條小船朝岸邊划近的情景，一邊在心中忖道：船上大概有便當吧！

划船的人是一個頭戴大斗笠的僧人。

那艘小船停靠在辯之助眼前的河岸邊。

僧人提起釣竿和魚簍，大呼一聲便跳上岸。

身爲出家人還釣魚，這在當時是違犯戒律的。

但這個僧人却不以爲意，也沒有發現身邊有一位少年。當他扛起釣竿，正要上路的時候，有一條鯽魚從魚簍中跳出來。

辯之助立即伸手拾起，丢回魚簍中。

僧人那張從斗笠下露出來的臉龐，綻放著笑容。

「這是一樁介乎幸與不幸之間的事情，這隻魚如果是從船上跳進水裡，就可以活命了；但是跳到陸地上，便喪失求生的機會了。」

「師父，你馬上要吃這條魚嗎？」辯之助問道。

「我不吃魚，庵裡有十七隻貓在等著呢！」

「可以給我幾條魚吃嗎？」

僧人把辯之助當做流浪兒，所以就允許他一同到庵裡去。

辯之助搖頭說道：「不好。」

「爲什麽呢？」

「因爲我的養父現在正跟吉岡憲法，在前將軍御前比武，我要在這裡等比賽結果。」

「喔！你的養父是劍客嗎？」

「是的。」

「他叫什麽名字呢？」

「平田無二齋。」

「我聽過這個名字。愚僧也是播州人。我知道平田家的每一代當主，都叫做無二齋。我小時候聽說過，前一代的平田無二齋是陶晴賢的食客。在被毛利元就攻破城堡時，他親手殺了廿多人，然後切腹自殺。這麼說，你是平田無二齋的養子，那就更應該跟我走了。」

「不會很遠吧！」

「哈！哈！哈！草庵就在舊城，我就是帶著十七隻貓，作了昌山公食客的澤庵和尚。」

## 三

這半年之中，在昌山公御前和吉岡憲法比武失敗，而丟了性命的，共有三位劍客。爲了埋葬並超渡這些死者，才招來澤庵和尚充當食客。辯之助聽了澤庵這番說辭，便跟著他去了。

「你也打算成爲劍客嗎？」澤庵問道。

「是的，我要成爲全日本第一劍客。」辯之助答道。

一陣陣烤魚的香味傳出來，辯之助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氣。

不知什麼時候，他在屋簷下昏沉沉地睡著了。

當澤庵叫醒他時，辯之助宛如從某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一般。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悠閒地躺在太陽下睡覺。



澤庵已經在爐邊擺好飯菜。

在大木碗裡盛滿香噴噴的麥飯。

辯之助狼吞虎嚥地吃著。

澤庵看著他吃飯的模樣，問道：「你剛才說無二齋與你父親比劍時，你母親也去逝了，是嗎？」

「是的，當我拿父親的短劍想殺無二齋時，却誤刺了我的母親。」辯之助口中塞滿鯽魚肉，一邊回答。

澤庵對於辯之助可以用稀鬆平常的語氣，敍述這段悲慘的往事，感到不可思議，而皺起了眉頭。

「當你回想起那件事的時候，不會感到傷心嗎？」

辯之助搖搖頭。

「一點也不傷心嗎？」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辯之助回答之後，把視線轉向澤庵。「師父，難道我非得爲父報仇嗎？」

「看來你似乎並不憎恨無二齋。」

「是的……」

「殺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不過，你居然被仇人撫養長大，這可眞是奇妙！」

「你可眞勇敢。」澤庵笑道。「既然你是被平田無二齋看中的，必定是相當有天份的。」

「並不是他看中我，無二齋和我父親比劍，殺死了我父親，母親也在當時死了，我成了孤兒，所以他才把我帶回家。」

「什麽？你竟然是被仇人養大的？」

「是的，當時我才三歲，無二齋叫我快點長大，好替父親報仇。」

「這些使刀弄劍的武士，可眞是大膽。……那麽，你沒有想過要找無二齋報仇嗎？」

辯之助沒有回答。

爬上緩坡之後，眼前便有一道高牆。澤庵的草庵就蓋在石牆下。

不論是草庵的門口，或在土窩、屋簷下，都蹲著貓，貓一看到澤庵回來，有的發出叫聲，有的則直起背伸個懶腰。

有三隻靠過來，在澤庵的衣襬下摩娑著臉頰。

「別著急，今天早上，每一隻都有一條大魚可吃。」

澤庵繞到厨房去。

辯之助坐在屋簷下，豎耳傾聽。

澤庵曾說過，石牆上面的廣場，就是比武的場地，但現在却悄然無聲。

他有一股衝動，想去看個究竟，但辯之助還是忍了下來。

澤庵一邊啜飲茶，一邊仰望沾滿塵埃的天花板。

沉默了一陣子之後，澤庵說道：「當報仇的時機到來時，你就可以報仇；如果你不能報仇的話，那就不要報仇，這便是愚僧對你的忠告。」

「……」辯之助默不作聲，只是注視着澤庵。

澤庵把視線轉向辯之助。

「無二齋的感覺如何呢？說不定他私底下十分疼愛你呢！」

辯之助搖搖頭。

他作夢也沒想過無二齋會疼愛他。

因爲無二齋竟然要他送毒酒給吉崗憲法，可見他根本不在乎辯之助的安危。

辯之助心想，這位和尚可眞是一位大好人。

就在這時候，突然鼓聲大作。

「比賽結束了，不知道是誰得勝。我去看看，但顧不須要我唸經超渡才好。」說完，澤庵站起身來。

這位澤庵師父，不過廿七歲而已。

# 夢遊劍

## 一

足利昌山的府邸，四周有石造的圍牆，左右兩側都是斜坡。

爲了防範敵人由斜坡攻入，所以建築形勢曲折的長方形圍牆，才不致由外面窺探到城牆裡面。

當澤庵走往比賽場之前，辯之助便靠在石牆上等候著。

突然，辯之助的視線被一條由牆上緩緩匐匍而下的蛇所吸引。

這條蛇爬到辯之助面前，想鑽進石牆裡。

辯之助伸出雙手，抓住蛇尾。

他使勁全力，想把蛇從石牆的隙縫裡拉出來，但蛇雖然只鑽進三寸左右，却很意外的拉不動。

辯之助仍不死心，用盡全身力量想把蛇拉出來，但蛇身仍然一點一點地鑽進隙縫中。

「畜生！」

辯之助忍住胸口的疼痛，拼命的使力，但仍然比不過蛇的力量。

最後，辯之助所抓住的蛇尾，連同蛇身都一起沒入縫裡，這時的辯之助全身汗水淋漓。

終於他死心地鬆開雙手，却看見無二齋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在牆邊。

辯之助心想：『勝利了！』他鬆了口氣，奔向無二齋。

無二齋的臉色蒼白，但他大跨步走路的姿態，依然故我。

無二齋只是瞄了辯之助一眼，一句話也不說，便走下斜坡。

辯之助跟隨在他後面，當他看見無二齋的右手不斷地流血，且滴落到地上時，他不禁大叫一聲：「血！」

無二齋仍然沉默不語。

澤庵走在辯之助後面，說道：「無二齋大人，讓愚僧爲你敷傷，請往右轉。」

不久之後，無二齋坐在爐邊，露出右手，右手腕的上半截已經腫了三倍大，而且變得青紫，看來一定是骨折了。

澤庵拿了一個小壺，以竹刀在患部上塗滿了黑藥膏，一邊呢喃說道：「說不定這隻手已經廢了。」

無二齋仍然保持沉默。

澤庵敷好藥之後，說道：「吉崗憲法第一次被打敗，不過，你的右手却殘廢了，而憲法却安然無恙，雖然你得勝了，不過，吃虧較大的還是你。」

無二齋與吉崗憲法在比武時，曾彼此對峙不動達一刻鐘之久。」

首先出擊的是無二齋。

這次出擊，無二齋使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手法。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用木槳削成的木刀，單手刺入憲法的胯間。

就在這一刹那，憲法擊中了無二齋的右手。這是順情勢所當然的一擊。無二齋雖然犧牲了右手，但却擊中了憲法的要害。

正當憲法打碎無二齋的右手骨之時，他向前傾倒，昏了過去，無二齋却仍屹立不動。

很顯然的，這場勝利應屬無二齋。

然而無二齋雖然獲勝，他的右手却永遠殘廢了。

誠如澤庵所說，無二齋為了求勝，而選擇這種戰法，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

「你實在不虧是一名劍客，為了得勝，簡直是不擇手段。」

「難道你認為我錯了？」無二齋到現在才開口說話，並瞪視著澤庵。

「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無法斷言誰是誰非……，但是身為劍客，而喪失了右手，這種損失太大了。」

「只要得勝就夠了！」無二齋大聲地回答道。

## 二

「只要得勝就好？說的也是，這不愧是男子漢的作風，對了，無二齋大人，有關這個小孩，……」澤庵說道：「是否能讓愚僧代為收養？」

「不行！」無二齋斬釘截鐵地加以拒絕。「這個小鬼還有使命在身！」

「什麼使命呢？」

「他的使命就是為父報仇，並且成為扶桑第一劍客！」

「這麼說，你是存心要這個小孩報仇囉？」

「我不希望他輕而易舉地報仇，……我確信他如果可以報仇的話，必定能成為扶桑第一劍客。所以我必須把他留在身邊。」

澤庵恍然大悟地聳聳肩。

就在這時候，有一隻貓從門口跑進來。

嘴裡銜著一條蛇。

辯之助看了看，察覺到這條蛇就是自己剛才無法從石縫中拉出來的蛇。

自己無法獲得的東西，竟然讓一隻貓得到，辯之助感到十分屈辱。

無二齋帶著辯之助，沿著宇治川的街道向西行。

無二齋與辯之助之間都沒有對話。

辯之助在無二齋後面保持三步的間隔。

無二齋雖然手腕受傷，却不因此而顯出疲態。

走到渡船頭，無二齋才開始說話。

「那裡有三個武士在等渡船，上船之後，我會殺掉他們，你就去搜他們身上的錢。」

辯之助狐疑地仰著臉，注視無二齋的側面。

這三位武士並排坐在長椅上，在春天暖和的陽光下，意態悠閒地等船。

辯之助想不通無二齋爲什麼要殺這三個人？

他沒有想到無二齋會爲了搶錢而殺人。

渡船已經離開對岸，慢慢划向這一邊。

無二齋與辯之助遠離三位武士，佇立在岸邊等待著。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位旅行商人在候船。

渡船已經到達岸邊。

無二齋與辯之助先搭上船。

三位武士挾著無二齋，選定座位坐下來。

辯之助坐在船頭，他睜大眼睛，屏息地等待事情的演變。

無二齋表情冷靜地注視著水面。

三位武士也不理會無二齋，顯得漫不經心的樣子。

渡船來到河中央，船頭的長篙正忙碌地划動著。

這時候，其中一位武士像是要排遣寂寥似的，站起來，高舉雙手。

就在接下來的一刹那，這位武士抽出長劍，朝無二齋的腦蓋骨砍下來。

辯之助看見另外兩名武士，也配合這個舉動，迅即亮出長劍。

就在同時，無二齋的頭低得比船舷還要低。

發動突擊的武士的劍，不偏不倚的擊中無二齋剛才頭部所在的位置。

無二齋施出腰斬的快擊，接著抽劍轉向另外兩名武士。他的劍法快得使人無法看清劍身發出的閃光。

其中一名武士的右手都被斬斷，另一名的臉部則被反斬。

無二齋只用左手，就解決了三個人。

當這三位武士都倒下之時，無二齋已經把沾滿血腥的劍浸到水裡。

辯之助茫然地呆立在原處。

「辯，」無二齋面無表情地命令著：「去把錢都拿來！」

那位旅行商人聽到這句話，全身都顫慄起來，他惟恐自己將是下一個受害者嚇聽得一躍跳入水裡。

辯之助先搜那位被腰斬的武士。

他把錢包交給無二齋之後，又走向那個右手被斬的武士。

這位武士癱軟地把脖子擱在船舷上，却瞪大眼睛，逼視著辯之助。

「對不起！」

辯之助想把手伸進他懷中的時候，這位武士把僅剩的左手伸過來，想阻止辯之助。

這時候，無二齋揮動剛從水中提起的長劍，將他的左手連根斬下。

## 三

當辯之助把三個武士的錢包都搜刮之後，無二齋冷酷地命令道：「把他們推到河裡去。」

船伕癱軟似地趴在船尾，表情呆滯，船則隨波逐流。

對一位十歲的少年而言，這幾位練過武藝的人的屍體，實在過於沉重。

好不容易把三具屍體都丟到河裡去，辯之助這下又得替船伕把槳。

直到登岸之後，辯之助才問起那些人的來歷。

「吉岡的門人！」無二齋丟下這句話。



接下來，仍然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無二齋與辯之助又開始他們沉默的旅程。

當天晚上，他們就在路邊一間破舊的阿彌陀堂棲身。

無二齋沒有吃辯之助用水濕潤過的乾糧，便昏沉沉地睡著了。

但是，有一件事辯之助並沒有察覺，那就是無二齋的身體正像熊熊烈火般地發燒。

辯之助填飽肚子之後，在睡魔的驅使下，把頭靠在牆板上，不久也就睡著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辯之助被一陣淒厲的叫聲驚醒。

辯之助以爲是自己又夢見惡鬼形象的父親，而發出的驚叫聲，所以又躺了下來。

但事實上，這是從無二齋口中發出來的。

辯之助以前從沒有見過無二齋作夢，而發出呻吟的樣子。

眞有趣，他居然也會作夢。

辯之助十分感性地，藉著由破窗透進來的月光，觀察無二齋的睡態。

接下來的一剎那，讓辯之助大吃一驚。

無二齋用手一把抓起放在頭前的劍，一面發出怪叫，把劍斬向空中。

因發高燒而引發的怪異動作，還不止如此。

無二齋搖搖晃晃地站起身，宛如幽鬼一般，步履蹣跚地向前走了三、四步。

「找我嗎？來呀！」

他大叫一聲，一面揮舞手中的長劍。

辯之助東閃西躲，避開長劍。

拿著長劍亂揮的無二齋，搖晃著腦袋，視線瘋狂地瞪著阿彌陀佛像。

「你在那裡？……別跑！」

無二齋的劍高舉，向前逼近，然後揮劍砍下阿彌陀佛的頭。

阿彌陀佛像的頭，滾到辯之助腳下。

「下一個，輪到誰了？」

無二齋蹣跚地走向辯之助。

「是你嗎？」

辯之助被他那付窮凶極惡的模樣嚇壞了，在慌亂中拾起阿彌陀佛像的頭，向他擲過去。

無二齋想把飛過來的頭像砍成兩段，但却沒有砍中，而被佛像的頭結結實實的擊中胸膛。

然後他發出一聲令人不寒而慄的叫聲，身體倒了下來，這一倒地，就再也爬不起來了，像一具屍體般，動也不動。

辯之助深恐無二齋會再度醒覺，所以他沒有妄動，繼續注視無二齋的睡態。

不知不覺的，睡蟲不斷侵襲過來，辯之助於是偷偷地從無二齋手中拿下長劍，收進劍鞘裡，然後插在無頭的阿彌陀佛像中，這才躺下來。

當辯之助醒來的時候，朝陽已經射進寺內。

叫醒辯之助的，正是無二齋。

「喂！起來吧！」

辯之助被無二齋叫醒之後，一骨碌跳了起來，仰視著無二齋。

眼前的無二齋和平日完全沒有兩樣。

昨夜的狂亂，簡直就像自己經歷一場惡夢，所發生的錯覺一般。

辯之助跑到道路對面的小河洗臉，當他回來的時候，無二齋已經走在通往播州捷徑的棧道上，距他有百步之遠。

# 修練蟲

## 一

巨大的結草蟲高掛在樹木的枝椏上。

有個人把自己模擬成結草蟲，先綁住自己的雙脚，身體上裹著草席，然後倒吊起來。

這個人就是辯之助。

從京都回來之後，匆匆又過了一年。

無二齋與辯之助的生活型態還是一如往昔。

所不同的是，無二齋坐在爐邊的時間愈來愈多了。

在前往京都之前，無二齋從沒有整天坐在爐邊，一付無所是事的樣子。

用完早餐離家之後，不是傍晚才回來，就是到隔天早上才回來。而當辯之助前往棄姥小屋的時候，裡面已經堆滿了狐狸或鹿的屍體了。

沒有上山捕捉野獸的日子，無二齋就在庭院裡練習木刀。



自從右手殘廢之後，無二齋把大部份的時間，都耗坐在爐邊。

而相反的，辯之助獨自搏大樹的練習，却日益精進。

辯之助模擬結草蟲的想法，是到今天才想出來的。

這天早上，他來到練習場的時候，突然看到以枝葉或小枝作成蓑衣的結草蟲，倒掛在枝頭上，其幼蟲則只露出頭部，蠶食樹葉。

看到這幅光景，辯之助突然興起模擬結草蟲的想法。

結草蟲是一種很奇妙的昆蟲，雄的在蓑中羽化之後才出來，雌的則不羽化，一生都住在蓑中。

辯之助模擬結草蟲，把自己吊起來，離地面數尺之距，然後緩緩擺動身體。

把倒吊的身體一面擺動，一面增加振幅，如此一來，身體便會結結實實地碰撞在大樹上。

辯之助是想把自己的身體當作鐘擺，使自己的身體可以在空中扭擺，而不致於碰到樹幹。

在吉岡道場，辯之助雖然躲開清十郎的一擊，但却沒有想到被架開的劍，會迅即展開第二擊。他認爲這種錯失，就是因爲自己只面對不動的樹木練習擊劍。

辯之助經過反省之後，認爲今後應該以豬、鹿這種會逃亡也會攻擊的野獸作爲練習對象，回家之後，便把這個主意告訴無二齋。

「只要你不怕死，儘管去作吧！」這是無二齋的回答。

有一天，辯之助獨自進入深山裡，遇到一群山犬。

辯之助掉落到數丈深的斷崖，幸好被岩壁上樹枝勾住，才免於被這群山犬吞噬的厄運。

情況正如無二齋所說的。

辯之助練習的對象，仍然只限於不動的樹木。

既然樹木不會對他攻擊，只有把自己的身體置於最不自由的狀態，來加以練習。

要把身體當作鐘擺，往樹幹撞擊，而在千鈞一髮之際，才躲過被碰撞的情勢，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用草蓆裹住的瘦小軀體，碰撞在樹幹上的疼痛，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但辯之助並不想停止這種練習。

終於在十餘次之後，成功地閃過樹幹。

此時，辯之助不禁興奮地喊道：「我做到了！」

## 二

傍晚，辯之助回到家，就像一團破布似地倒在火爐邊。

額頭、臉頰和手臂上，到處都是撞傷。如果把衣服脫掉的話，身體上的傷痕一定更多。

無二齋漫不經心地瞄了辯之助一眼，然後還是和往常一樣，不說一句話。

辯之助甚至沒有力氣坐起來喝芋粥。

但是，當無二齋喝令他站起來時，他才慢吞吞地站起身來。

光是走到廚房去拿梅乾，就讓他感到頭暈目眩，而且氣喘得就如同胸口要迸裂開來一般。

爲了喝一碗芋粥，他必須使盡全身的力量。

辯之助在心裡咕噥著：明天恐怕起不來了。然後就陷入了昏死狀態。

黎明時，當他醒覺的時候，只感到渾身一陣劇烈的疼痛。

雖然他咬緊牙關，還是迸出一、兩聲呻吟。

儘管如此，辯之助還是對自己說：「今天還要照常練習！」

在辯之助起身之前，無二齋已經先起身了。

並且也作好了早餐。

無二齋默默地目送辯之助出門。

當天模擬結草蟲的練習，有兩次幾乎使辯之助昏倒過去，但他仍不屈服地繼續練習。

最後，他終於可以熟練地閃開樹幹。

正當辯之助興高采烈地想大聲歡呼之際，自己的身體却結結實實地撞在另一側的樹幹上，而且擊中頭部，這一次他眞的不省人事了。

當他醒來時，發覺自己躺在地上。

一定是有人把他倒吊的身體放到地上。

辯之助直覺地想到，一定是無二齋所爲。

如果是樵夫或一般人的話，一定會留在他身邊，直到他恢復意識，因爲其他人一定會感到納悶，爲什麼他要從事如此殘酷的練習。

正因爲是無二齋，才會不發一言地把自己卸到地面上之後，便逕自回家了。

辯之助托著木刀，蹣跚地走回家。

無二齋一付若無其事的態度，一邊削著木片。

無二齋一定是在爐邊坐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才開始削木片。

看來他似乎想彫一尊佛像，但是手法却非常笨拙，好不容易削出了雛型，無二齋又將它破壞，丢到爐中，使自己的努力化成泡影，就這樣反反覆覆地做著。

只用左手削木片，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看在辯之助眼裡，不禁下意識地爲他感到著急。

這一次已經削成相當清晰的形相。

辯之助沉默地注視著他的手勢。

無二齋不發一言，儘管是他把辯之助放到地上，却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辯之助的身體已經不像前一天那麼疼痛，雖然撞擊到樹幹的次數增多，但是他也學會了如何減輕撞擊的疼痛。

雖然最後一次，竟然撞到頭部而昏了過去，他却自信明天一定會作得更好！

第二天早上，當辯之助正要出門時，無二齋才開口：「只扭動頭，還是會撞到樹幹，扭動腰部，才是竅門。」

辯之助點點頭，便走出門。

這一天，辯之助只撞了兩次樹幹。

藉著扭動腰部的竅門，很奇妙的，居然都可以躲過樹幹。

回到爐邊之後，辯之助談起今天的練習進行得如何順利。

就在這時候，擱在無二齋兩膝之間已經成形的佛像，却被無二齋削掉了半個頭。

無二齋以銳利的目光看著辯之助。

辯之助無奈地聳聳肩。

無二齋再度地削壞的佛像丢入爐火中。

辯之助感到疑惑：這隻手刄三名武士的左手，爲什麼削佛像却如此的笨拙呢？

如果是自己的話，即使單用左手，也一定可以削出一座巧妙的佛像。

又過了廿多天。

辯之助模擬結草蟲的練習，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他可以故意將身體撞向樹幹，然後在千鈞一髮之際，輕易地閃過。

不僅如此，他甚至可以使倒吊的身體，扭成水平狀，而用腳去踢樹幹。

此外，他還可使身體像蝦子一般，閃過樹幹。

## 三

無二齋似乎暗地裡觀察著辯之助進步的情況。

當辯之助可以純熟地在空中彈跳之後，有一天晚上，無二齋對他說道：「明天開始練習別的。」說完，他把短刀丟給辯之助。

「練習什麼呢？」

「和以前一樣，把縛住雙腳的身子綁在樹枝上，所不同的是，這次要從樹枝上跳下來。」

「……」

「在跳下之際，以小刀砍下樹枝。……看看你能砍斷幾枝。」

「好！」辯之助挺起胸膛說道。

無二齋命令他作的這種練習，比模擬結草蟲閃躲樹幹的練習還要困難。

第一天，辯之助一枝樹枝也沒有砍斷，只是胡亂地揮動短刀而已。

第五天，好不容易在躍下的當兒，砍斷一根樹枝。

第十天，在砍下第二根之時，短刀就無用武之地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好不容易達到砍掉三根樹枝的成績。

這種技術，必須配合躍下的速度，然後揮動短刀，接連斬斷樹枝。換言之，在斬斷第一枝樹枝，必須留意速度，而在斬斷第二根樹枝前，必須使自己有揮動短刀再次出擊的空間和時間。

在斬斷樹枝之際，必須同時揮起短刀，斬斷第二根樹枝——其間的速度必須比身體落下的速度還要快。

對十一歲的辯之助來說，即使從再高的樹上跳下來，也不能斬斷三根以上的樹枝。

經過三個月之後，當北風開始吹襲，辯之助興冲冲的跑回家，大聲地叫道：「我今天砍了四根樹枝。」

無二齋沒有回答。

他的膝蓋上仍然夾著一塊木頭。

自從上次把佛像頭削掉一半以來，無二齋還沒有完成過一件作品。

辯之助對自己砍掉四根樹枝，感到無比的興奮，不禁口快地說溜了嘴：「我已經可以砍斷四根樹枝，你的佛像何時才能完成呢？」

瞬間，無二齋的左手停止不動了。

好不容易似的，他抬起頭，注視著辯之助。

接下來的一剎那，無二齋把小刀對準辯之助投過去。

辯之助身體不動，只是微微撇過臉。

小刀擦過辯之助耳邊，深深地揷進他背後的柱子裡。

辯之助面有得色地微微一笑。

「辯……」無二齋的表情十分恐怖。「你居然敢嘲笑我無二齋嗎？」他大聲咆哮之後，又拔出置於身後的七首，丟了過來。

辯之助把頭一縮，七首從他頭頂飛越而過。

無二齋拔出長劍，朝他走過來。

「辯！來吧！你現在就爲你的父母報仇吧！」

辯之助仰頭看著震怒的無二齋，他直覺地感到：無二齋大概是發瘋了。

無二齋的視線並沒有專注於辯之助，而是游移不定。

「辯！來呀！」

他的步伐，正像夢遊者一樣搖搖晃晃。

辯之助拔出斬斷四根樹枝的短刀，但他並沒有決心一戰的意志。

他後退到門口。

「辯，你沒有勇氣爲父報仇嗎？還是你怕我無二齋？」

無二齋向前逼近，辯之助一步步退到門口。



「辯！你已經有資格殺我了，來呀！……來呀！」

無二齋跨出門口，揮舞著長劍。

辯之助距無二齋有十步之遠，怔怔地注視瘋狂的無二齋。

# 岩石

## 一

這一天，辯之助忙著挑回在溪邊洗淨的蘿蔔，然後一根根吊在屋簷下。

在昏暗的爐邊，無二齋像鬼魂似地，蹲著一動也不動。

辯之助被他投小刀、七首，又揮舞長劍追趕他，已經一個多月了。

無二齋自此不曾跨出大門一步。

他的舉動也愈來愈怪異，總是默默吃著辯之助送來的食物，而且也不再以削木頭來打發時間了。甚至當爐火熄滅了，也忘了添加木材。整天都處於一種渺茫、虛脫的狀態。

晚餐之後，無二齋慢慢蠕動著身體，本以為他是要站起來作什麼事，沒想到他却在爐邊撒了一泡尿。

如果提醒他這麼作是污穢的行為，又怕會引起他作更瘋狂的舉動，所以辯之助只有任由他為所欲為。

有一次，辯之助甚至看見無二齋把燒紅的炭火，置於右手掌的掌心，辯之助不禁皺著眉頭加以制止。

無二齋的右手不僅不能動，甚至無法拿東西。

或許無二齋突發異想，想藉著炭火的刺激，使手指恢復正常的功能。

辯之助看到無二齋的手已經燒灼得發出臭味，他無法再坐視不管，便以火箝挾起木炭，丟到一旁。

無二齋並沒有因為辯之助的干涉而生氣，只是用呆滯的眼神，注視著燒焦的手掌。

但是，與發了瘋似的無二齋住在一起，並沒有令辯之助感到恐懼，他依然故我地晒蘿蔔，一邊悠閒地哼唱在京都所聽來的流行歌曲。

「小朋友！」

突然從他背後傳來一個聲音，辯之助轉頭一看，是一位穿著深紅色衣服的高大武士。

這間屋子，除了一般人之外，從來沒有武士來拜訪過。

「平田無二齋大人住這裡嗎？」這位衣著華麗的武士問道。

「嗯！」辯之助點點頭。

「我是德川家康大人的近侍武士，名字別所內藏助，請你代我通報一聲好嗎？」武士說道。

辯之助指著屋內：「他就在裡面，你自己進去吧！」

「好的！」別所內藏助昂首濶步地走進去。

儘管訪客已經自動報了姓名，但無二齋只是瞥了一眼，身體却一動也不動，也不回答他。

「打擾您了。」

別所內藏助隔著爐火坐下來，說道：「在下奉主人德川家康之命，特來拜訪閣下。主人家康前次上京時，曾經拜訪前將軍昌山公。談到天下大事時，也曾談及劍法之事。昌山公表示他以觀賞吉岡憲法和各家各派的高手比武爲樂趣，去年春天，憲法與您比武的結果，首嚐敗績。……主人家康聽了之後，對您印象十分深，經常對我們說起，希望見識見識您的本領……。主人家康在伏見城築城完畢之後，將遷往江戶，他希望在離開之前，可以見識您的武功。以上是在下拜訪您的理由，懇請你答應。」

武士說完，又恭恭敬敬地作了個揖。

## 二

無二齋的眼神依舊呆滯地注視著爐火。

「尊意如何呢？請您答應！」別所內藏助再度催促著。

舉凡劍客，無人不知德川家康是個酷愛劍術的人。

因此，能夠獲得德川家康賞識的劍客，是一樁莫大的榮幸。

別所內藏助滿以爲平田無二齋也會滿口應承，但是，無二齋的態度却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內藏助再度催促著，這是第三次了。

無二齋終於慢慢抬起頭來。

但是，無二齋的視線並不是投向等候他回答的內藏助。

「辯！」他大聲叫道。

辯之助出現在走廊下。

「什麼事？」

「我替你取了一個名字。」無二齋說道。

「名字？」

「是的，我叫無二齋，所以你就叫無三四，如何？從今天起，你就叫無三四。」

「……」辯之助感到很迷惑，不斷眨著眼睛。

無二齋聽說德川家康要延攬他，才想到要替辯之助取劍名。

這一來，別所內藏助的臉色也大大改變了。他大聲地說道：「平田大人，莫非您的回答是……

……」

無二齋的視線再次回到爐火中。

「誠如你現在看到的，我的右手已經殘廢了，……我的意思是要讓我的養子——新免無三四

，與你一起上京。」

「你是說那個小鬼？別胡說了，他不過是個十二、三歲，乳臭未乾的小子！」

內藏助像是遭受羞辱一般，大聲地咆哮著。這時候，無二齋首次以冷峻的視線，看著這位訪客。

「他的確只有十一歲，不過，他的本領已經勝過我平田無二齋。」

「我此次專程來訪，不是來和你開玩笑的！」

「如果閣下不相信的話，不妨親自試試他的本領。」

「不必了！」

「不必？」無二齋的眼睛放射出令人震顫的光芒，內藏助不禁打了個冷顫。

「你說不必嗎？」

「不！我並沒有惡意，不管他是否具有超人一等的天賦，我也不能帶個年僅十一歲的小孩，到我主人面前。」

「所以，我才要你親自試試他的本領。」

「我是個身經百戰，立過汗馬功勞的武士呀！」

「看來，你是害怕會敗在這個十一歲的小孩手上。」

內藏助氣憤填膺。「總而言之，你是拒絕接受我主人的招聘了？」

「請讓新免無三四跟你一起去。」

「這一點，恕難遵命！」內藏助加以拒絕。

這時候，無二齋拿起背後的長劍，慢慢地站起來。

「……」內藏助投以訝異的眼光。

無二齋慢慢走到屋簷外。

「辯！拿短刀來！」

「做什麼？」

「替你父母報仇，只有這樣，這位德川的近侍武士才會相信你。」

「………」

「辯！別再猶豫了！快拿短刀來！」

無二齋的態度十分堅決，不像上次追趕辯之助那般地像夢遊者似地瘋狂。

辯之助取了短刀之後，無二齋對內藏助說道：「我曾經殺了這個小孩的父親新免武仁，又玷辱了他的母親，現在他要報仇，如果他能戰勝我的話，希望你將他推薦給德川大人，以他來代替我，您意下如何？」

「我答應。」

內藏助雖然首肯，但是，他認為一個十一歲的少年，絕對不可能贏平田無二齋。

無二齋也看穿了內藏助的想法。

「我絕對不會讓閣下看到一齣牽強做作的報仇戲劇，這是正式的比武，如果他不能報仇，我就會殺了他。」無二齋說完，丟掉劍鞘，舉起長劍，擺出架勢。

## 三

無二齋與辯之助之間的決鬪，始終是前者進後者退。

目擊這場決鬪的別所內藏助，不得不跟著他們移動步伐。

辯之助始終保持五步的距離，一直向後退。

無二齋也並沒有命令他不要後退。

辯之助不斷地後退，而無二齋那宛如幽靈般瘦削的身軀，則不斷向前逼近。

經過梯田的小徑，通過一座附近散佈著長滿青苔的墓碑的古廟，接著又走過桑田的斜坡，決鬪的場所轉移到辯之助習武六年的赤松林。

辯之助不知不覺地把無二齋引誘到這裡。

儘管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辯之助仍然沒有勇氣襲擊無二齋。

於是，他停下了腳步。

無二齋也停下來，他們之間仍然保持著五步的距離。

時間不斷地流逝。

佇立在遠處觀望的別所內藏助，已經顯得有些不耐煩。

突然，無二齋向前跨出一步。

而辯之助並沒有後退。

無二齋的身體倏地一躍而起。

內藏助只看到無二齋那支長劍所發出的閃耀光芒，以及大樹被砍斷的剎那，而少年已不知何時，以矯側的身手閃進森林裡。這一切景象宛如是夢中的境界。

辯之助逃到棄姥小屋附近。

無二齋一路追趕過來，一面揮刀砍斷了十幾根赤松，但他的呼吸絲毫不顯得急促。

到了這裡，他們兩人又保持五步的間隔，辯之助又繼續向後退。

小屋的後面，是一段陡峭的斜坡，坡上草木不生。

辯之助在斜坡上，以跳躍的動作向後退守。

斜坡的中央處，有一塊巨大的岩石。

本來這塊岩石並不在這裡，而是數年前一場暴風雨中，被洪水衝擊到此處。

這塊岩石正好被一棵傾倒的樹木絆住，而停留在現在所見的位置。

當辯之助跳到岩石上時，無二齋第一次發出叱喝般的命令：「辯！不許再後退。」

「……」

辯之助俯看著不斷逼近的無二齋。

「辯！過來！」站在岩石下方的無二齋大叫道。

接下來的一瞬間，辯之助那輕巧的身軀，脚踢岩石，而後凌空躍起。

無二齋對著凌空跳起的辯之助，用力揮出一劍，瞬間，岩石就像掙扎的巨獸般晃動起來。

由於岩石只是被一棵腐朽的樹木支撐住，所以辯之助順勢一踢，岩石便開始繼續它數年前沿著斜坡滾落下去的命運。

「啊——」

無二齋終於發出一聲似人的哀號。

他的哀號在空中迴響，無二齋的身體已經隱沒在岩石下。

接下來，這位曠世的劍客，被一塊無情的岩石碾過，而岩石仍繼續發出隆隆的聲響往斜坡下滾落，直到碰撞到棄姥小屋才停下來。

小屋被撞得微微傾斜。

辯之助站立在斜坡的一隅。

辯之助清楚地看到岩石壓過無二齋，滾落到斜坡下的情景。辯之助眼見曾經叱咤一時的無二齋，如今只是一具不堪一擊的肉體，他不禁茫然地呆立著。

過了一會兒，辯之助慢慢移動脚步，走近無二齋，注視他那仰躺的頭部。

他的眼睛睜得很大，却已經喪失了炯炯的光芒。

辯之助聳聳肩，閉上眼睛，囁嚅著說道：「我的名字叫無三四。」

# 姊與弟

## 一

春意正濃。

成爲無三四的辯之助，翻山越嶺，走過兩旁花朵盛開的山間小徑。

花朵爲滿山遍野染上生動的色彩，但無三四的眼睛，並沒有流連於觸目皆是的美景，只是筆直地向前邁進。

所謂步行，是要將敏銳的眼光投向正前方，然後腳步重重地往前踏行。這種走法，是無三四無意當中，從無二齋那裡學來的。

無三四的肩上還扛著無二齋的三尺長劍。

除此之外，他沒有攜帶任何東西。

他把無二齋的屍體埋在平田家的院子裡，把屋內打掃乾淨，之後便向這座居住了八年的屋子告別了。當時，除了這支長劍之外，他沒有帶走任何一樣無二齋的遺物。

無三四從來沒有考慮到，此後將依什麼爲生。由於根本沒有顧慮到這件事，所以也絲毫沒有不安的感覺。

他只想到，既然無二齋死了，自己應該離開平田家，所以就順理成章地離開了。

無三四決定先到生父的家鄉。

只要再越過鎌坡峰，就是美作國了。

在山頂上，無三四遇見一位樵夫模樣的人。於是向他詢問吉野郡宮本村的去路。

「朝這條路直走就到了。」對方回答他。

道路蜿蜒在竹林掩藹的丘陵上，忽上忽下，不久，無三四的眼下呈現出一個小盆地。

眼前所見是一片梯形的田園，和二、三十石的小聚落。

「想起來了！」無三四看見聳立在村子當中的大樹時自言自語地說道。

在無三四的記憶中，就有那棵大樹。三歲以前所居住的家，就在那裡。

這棵大樹長著陀羅葉。

無三四快步地跑下臺地的斜坡。

穿過桑田中的小徑之後，來到寬廣的晒穀場。

這棟房子的樣式大而堅固，簡直不是平田家所可比擬的。

無三四站在庭院中，大聲叫道：「有人在嗎？」

在高聳的屋簷下，走出一個人影。

是一個女人。

對方正用梳子梳著長長的黑髮，一邊說道：「你是誰？」

「我叫辯之助！」辯之助抬頭挺胸地說道。

「辯之助？」

對方停止梳頭髮，怔怔地看著辯之助，然後以高而尖銳的聲音叫道：「不行！你不可以進來！」

「爲什麼不能進去？」

「你還裝傻……，你被殺父辱母的仇人撫養長大，簡直是個沒出息的人，居然還敢回來，眞是不知羞恥，到別地方去吧！」年輕的女人瞪視著他。

「那麼，你又是誰呢？」無三四問道。

「我是你的姊姊！」

這位年輕女人，約莫二十四、五歲。

無三四從來沒聽過自己還有個姊姊。

「我有姊姊嗎？」

「是的，我就是你的姊姊。你出生的時候，我被寄養在媽媽的娘家。你居然不知道還有我這個姊姊，守住這個家。你是仇人所養大的不知廉恥的人。滾吧！到別地方去吧！」

無三四非但沒有離開，反而更走近家門。

「你別過來！」

姊姊於幸站在屋簷下頓脚、叱喝著。

## 二

無三四抬頭看著姊姊，說道：「我已經報仇了。」

「什麼？是眞的嗎？」

「嗯！是眞的！」

「如果你爲了進入家門而欺騙我的話，我絕不會原諒你！像平田無二齋那種人，怎麼可能被你殺死呢？」

「無二齋是被岩石壓死的。」

「岩石？」

無三四說出當時與無二齋決一死戰的情況。

「是嗎？雖然你不是親手殺死敵人……，不過，父母的仇總算報了。好吧！我允許你進來。」

於幸答應讓無三四進入屋裡。

無三四繞到後院，於幸命他脫掉衣服，赤身站在井邊。

無三四被從頭澆了三盆冷水。

於幸帶領無三四到祖先靈位前。告以報仇的經過。然後才和顏悅色地坐下來，對無三四說：

「從現在起，你就是新免家的主人了。」

「我只是順路回來看看而已。」

當無三四說出自己無意久居家鄉的意思時，於幸重重地搖著頭。

「報過父母親的仇之後，你就是這個家的主人，有義務保護家門。」

「我想還是像從前一樣，由姊姊來守住這個家吧！」

無三四回答之後，再度巡視這間破落的房子，心想：我才不願守住這個房子！

對一個十一歲的少年來說，成爲一家之主可說沒有任何意義。

於幸追問無三四，既然不想待在家裡，到底是想做什麼樣的人？

「我要當日本第一劍客。」無三四回答道。

「住在家裡，就不能練劍嗎？」

「一個人練習，進步很有限，我已經厭煩這種方式了。現在，我要出去和一流的劍客比賽，來加強自己的實力。」

「你才十一歲呀！等十五歲之後再出去修練也不遲呀！」

無三四默不作聲。

於幸一直央求他至少在家裡待上三年。

最後，無三四索幸充耳不聞。

於幸從十四歲開始到現在，一直守著這個家。

既然報完仇的弟弟已經回來了，她也不禁開始厭煩這種單調的生活了。

她回想這八年來，自己像個男人一般支撐這個家，指揮三個住在後院的長工，現在她一想到可以把家長的位置讓給弟弟，內心不禁湧起一陣喜悅的感覺。

當天晚上——

自姊姊房間傳來的聲音，吵醒了無三四。

「……我說不要就是不要！」於幸尖叫的聲音清晰地傳來。

可以想見，剛才談話雙方都壓低了聲音，而於幸因激動的關係，才不自覺地尖叫出聲。

無三四豎起耳朵傾聽著。

「你仔細聽著，從今天晚上開始，我就不是這個家的主人，而是我的弟弟辯之助。所以，我不能再隨心所欲了……。今晚過後，你就不能再偷偷到這裡來了。」

對方聽了於幸的話，也壓低聲音回了一些話。

接下來，是於幸扯高嗓門嚷道：「我已經不是一家之主了，要我說幾遍，你們才會了解呢？雖然你們得到我的身體，却沒有得到我的心。你們當中沒有一個是我喜歡的……，你們別想使用暴力，或想威脅我。當初我是說浪人子弟爲了爭奪女人，整天滋事打架，所以才答應讓你們來。……既然有開始就有結束，今晚是最後一次，今後，別再當我是慈母觀音了。」

但接下來的一瞬間，却傳來於幸的哀號聲。

一定是對方不肯聽勸，而襲擊於幸。

## 三

無三四抓起長劍，奔向走廊。

於幸繼續哭叫著。

「姊姊！」無三四大聲喊著，一脚踢開大門，在昏黃的燈光下，他看見被男人壓住的於幸，露出白晰的下體。

無三四的腦海裡，浮現了在棄姥小屋媾合的男女的姿態。

「姊姊，你說該如何處置這傢伙？」無三四問道。

於幸還來不及回答，那個男子已經跳起來，並且拔出長劍。

無三四也敏捷地拔出長劍。

「辯之助！不要！」當於幸大叫時，那個男人已經拔刀出鞘。

「小鬼！還不快滾！」

這個年僅十七、八歲的浪人子弟，看對方是個小孩，更是氣焰囂張地叱起來。

無三四筆直地伸出三尺長劍，保持靜止的姿勢。

「辯之助，快離開，我會叫他走的。」於幸央求地說道。

但無三四並沒有退怯，依然擺出架勢，說道：「你眞想幹嗎？」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是說，你要是不能殺掉我，就走不出這間屋子！」

「混蛋！」青年十分不屑地口出穢言。「像你這種小鬼，實在混蛋！」

「好吧！你不妨試試看吧！」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趁你還沒受傷之前，快閃開吧！」

雖然無三四看起已經有十四、五歲的樣子，但手持這把三尺長劍，還是十分不相稱，身體也略嫌瘦小一點。所以這個青年想先打掉他的長劍，然後把他趕出去。

就在這時候，他眼見這個小鬼依然不識好歹，慢慢地舉起長劍，青年忍不住怒火中燒，罵道：「不知好歹！」說著也把劍舉到頭頂。

「辯之助！」於幸聲嘶力竭：「你搞錯了！快走吧！讓權藏離開這裡！」

但是於幸的話還沒說完，無三四已經發動攻勢。

青年也想藉機打掉他的長劍，於是發出喊叫聲，隨即擊出一劍。

就在同時——

無三四一脚蹬地，凌空躍起。

在躍起的同時，把劍尖朝對方的肩膀刺下去。

這不是一種尋常的招式，而是辯之助自從練習從樹上跳下來，斬斷樹枝以來，第一次發揮他的本領。

「這是怎麼回事？」於幸慌慌張張地走到廊下，驚訝地說道：「你才十一歲，居然會殺人……」

青年的左肩被砍了一刀，發出淒厲的慘叫，隨即踉蹌了幾步，便跌跌撞撞地跑出庭院。

無三四默默地轉身回到自己的房間。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內心有一股莫名的興奮。

無三四迅速鑽進被窩裡，把整個頭蒙住，內心裡吶喊著：「我是一個強者，即使面對一個強壯的大人，我也不會輸給他！」

用早餐時，姊弟倆相對而坐，但彼此都保持沉默。

無三四並沒有問那個跑出庭院的青年，究竟生死如何？而姊姊也不問起。

當無三四放下筷子時，於幸戰戰兢兢地抬起頭，問道：「你跟平田無二齋學過劍法嗎？」

「沒有，我自己學會的。」

「自己學會的？……」

「是的！」

「以你的年齡來說，根本不可能自己學會這麼高明的劍法。」

「………」

「……我想你的將來一定很可怕！」

「………」

「你殺了人，難道一點感覺也沒有嗎？」

「我一點也不在乎！」

「不在乎？是眞的嗎？」

「你太囉嗦了！」無三四顯得不耐煩了。「從今以後，我要進行一連串的比武，不是勝，就是敗。勝利的話，我就繼續下一次的比武，輸的話，我的命也就完了。你了解了嗎？姊姊。」

# 告示牌

## 一

「辯之助——」

遠遠傳來姊姊的呼叫聲。

無三四沒有理會。

和他們家隔著一座竹林，有一條溪流流進村子裡。

一棵傾倒的朴樹，橫跨在河岸與河流中央的一塊岩石。無三四站在岩石上，注視著晚秋的陽光，照射著清冽的河水。

這一年，強烈颱風兩度侵襲美作國。毀壞民屋；洪水所帶來的石子與泥沙也把田園給埋沒了。

現在無三四所站的溪流附近，一片荒涼的景色。

但是，河水恢復平靜之後，成群的鮠魚反而不知如何渡過那濁流的漩渦，正忙碌地在河水裡



游著。

無三四手拿短矛，刺中鮠魚。

自從回到家鄉這兩年以來，這是無三四每天例行的工作。

放在岸邊的竹簍子裡，已經有廿幾條魚。

鮠魚的影子，快速地掠過水面，但無三四的短矛，從來不會落空。

雖然剛開始揷魚的時候，屢有失誤；但無三四累積從樹稍躍下，斬斷樹枝的經驗，不到一個月便領會了揷魚的要領。

這是因爲他的眼力和腰力都受過相當的訓練。

眼睛，短矛的尖端，還有水中的魚影，這三者之間就彷彿有一條看不見的線連繫者，而在刺出短矛的一剎那，腰部扭動的動作也相當重要。當無三四領略到這些訣竅之後，就幾乎從來沒有失誤過。

於幸出現在竹林裡，一邊向他走近。

「啊！你又在這裡！」

於幸沒有看過無三四揷鮠魚的動作，所以她停下來，默默站在一旁觀看。

無三四緩緩舉起右手的短矛。

把矛頭置於眼睛與鮠魚所連接的直線上，然後慢慢地延長這條線。

鮠魚不停地改變位置。當然，視綫也必須跟著移動，而短矛的尖端也隨時變換位置。

瞬間——

短矛的尖端刺向水面。

於幸看到無三四從水中舉起的矛尖，已經揷住一條蹦跳不已的鮠魚，她不禁吁了一口氣。

等到鮠魚丟進竹簍之後，於幸叫道：「辯之助——」她又慌忙改口說道：「無三四，無想寺的師父有事情找你。」

每次，於幸叫他辯之助的話，無三四絕對不加以回答。

無三四似乎知道無想寺師父的來意，所以立刻動身回家。

再過兩個月就是十四歲的無三四，與提著竹簍在後面跟隨的姐姐，身高幾乎相同。

「師父說你作了一件不得了的事，這究竟怎麼回事呢？」於幸問道。

無三四並沒有回答。

無想寺是座落在村子外的丘陵上，無三四曾到那裡學過漢學。

住持觀道已經年逾古稀，却是個帶有腥味的和尚，他從村裡的貧戶，帶走一位十七、八歲的婢女，似乎晚上還得服侍他睡覺。

根據道觀的看法，無三四不是個好學生。

觀道先教導無三四讀「論語」。他一再說明所謂的「克己復禮爲仁」的涵意，但無三四却毫無反應，使觀道十分洩氣。當他正在解釋子罕篇的「勇者無懼」時，無三四却滿不在乎地說道：

「孔子所說的，都是些稀鬆平常的事！」

觀道不禁勃然大怒。

## 二

觀道坐在廊下等候著，他的頭正像頂上掛著已經剝了皮，等候晒乾的柿子。

雖然他白髯飄飄，風貌高超，却不停抖動雙腿，或眨著眼睛，這種不穩定的態度，適足以反映他那庸俗不堪的人格。

無三四一進入庭院，觀道立刻大聲問道：「你到底有何居心，竟然在一流劍客的告示牌上開玩笑。」

大約五天前，無想寺來了一位新當流的劍客，名叫有馬喜兵衞。

有馬喜兵衞是德川家庭禮聘的教頭——有馬豐前守時貞的族人，在京畿一帶相當有名氣。

喜兵衞在無想寺座落的那片丘陵下，豎立了一面告示牌：

「歡迎比武

扶桑第一　有馬喜兵衞」

無三四到無想寺上課結束後，在歸途中看到這面告示牌，於是用習字筆把「扶桑第一」四個

字塗掉，又在旁邊寫著：

「明天，勝利屬於我！

新免武藏」

無三四之所以署名「武藏」，是因爲這個名字聽起來更響亮。（註：無三四與武藏的讀音相同）

有馬喜兵衞對於這種無禮、大膽的挑戰，十分震怒。

「扶桑第一」本來是京都今出川吉岡道場上招牌的用語，將這四個字塗掉，顯然是看過吉岡道場這面招牌的人所寫。對方似乎是在嘲笑著說：「扶桑第一是吉岡憲法，而不是你。」

「新免武藏是誰呢？」有馬喜兵衞向觀道查詢。

觀道知道是他門下的孺子新免家的棄兒辯之助所學，因爲他自稱是無三四。

「他不過是個十三歲的小孩。」

觀道費盡唇舌解釋著，使喜兵衞相信這不過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頑童的惡作劇，希望他不要追究。這時候，喜兵衞苦笑著說道：「跟一個小鬼，還有什麼好比武的呢？」

但是嘲弄告示牌的罪過却不可原諒，所以有馬喜兵衞提出要那個頑童前來當面謝罪的要求。

觀道不得已，只好來到新免家

「你怎麼不回答呢？你到底安著什麼心，竟敢嘲弄一流劍客的告示牌？」觀道瞪著無三四說



道。

「我不是開玩笑！」無三四答道。

「難道你眞的想比武？」觀道驚訝地看著無三四。

「我是認眞的！」

「放肆！於幸小姐，你聽見了嗎？有馬喜兵衞是新當流的高手，在京都、大阪一帶，是家喻戶曉的劍客。他居然想跟他比武，簡直是神經有問題。」

觀道以極不屑的口吻道：「有馬喜兵衞十分生氣，他認爲即使是小孩子惡作劇，也是不可原諒的。所以，他提出一個方法，就是在丘陵下的草地搭個擂台，四周用竹籬笆圍起來，然後招來鄉村父老，要無三四當衆賠罪。」

「你願意去道歉嗎？」於幸問道。

「不！」無三四搖搖頭。

於幸只好對觀道說：「他不願意道歉。」

「不去道歉的話，挨頓打就慘了！」觀道狠狠地瞪著無三四。

「我就是要向他挑戰，所以才那麼寫，師父不必爲我操心。」

「簡直胡說八道，你眞是個愈來愈讓人討厭的小孩。」

觀道交待於幸今晚要好好勸導無三四，明天早上帶他到比武場。吩咐完之後，就從走廊走下

去。

他走過庭院時，才突然想起什麼似的，仰起頭看著垂掛的柿乾，說道：「今年由於颱風的關係，柿乾也比較少，於幸，無想寺的份先預約十串。」

三

晚餐的時候，於幸一邊準備飯菜，一邊問道：「你眞的想跟有馬喜兵衞比武嗎？」

「是的！」

無三四嘴裡塞滿了飯，邊回答，邊點頭。

在於幸的眼裡，無三四不過是個十三歲的少年而已。

「你還是個孩子，明天早上，即使在比武場向有馬喜兵衞賠罪，也不是什麼羞恥的事……」

「姊姊！」無三四以尖銳的視綫看著於幸。「我已經不是小孩了！」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已經替父母報了仇，那天晚上還殺了那個侵襲姊姊的男人，刺鮑魚更是從來沒有失手。現在，我是新免家的主人，姊姊沒有權利阻止我去比武。」無三四斬釘截鐵的說道。

「學大人作事是好事，不過，萬一比賽失敗，丟了性命的話，新免家的香火不是就此斷絕了嗎？」

「那時候，姊姊再生個強壯的男孩，不就可以了嗎？」

「我……」於幸低下頭。「我不會生小孩。」

「會不會生，只要選個強壯的男人試試看，不就知道了。」

「不要開姊姊玩笑！」於幸的表情不悅。

於幸似乎還想說什麼，但無三四的態度一付滿不在乎的樣子，兩人便默默地吃完晚餐。

當天夜晚，於幸上床之後，一直輾轉難以成眠。

當她左右反側之際，不禁想起自己曾經奉獻過身體的男人。

於幸已經奉獻過十三個男人。

而且都是不滿廿歲的年輕人。

第一個男人，是應一位自小就十分疼愛她的老太婆所要求的。

這個浪人武士的家庭，只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十七歲的年輕人。老太婆的兒子——也就是年輕人的父親，在一次戰役中捐軀了。

有一天晚上，老太婆請於幸到她家裡。當時那個年輕人正準備前往宇喜多家的徵召，要到戰場上出征。

「……如果我的孫子像他父親那樣，戰死沙場的話，這個家的香煙就從此斷絕了。所以，我想借你的身體，替這個家傳宗接代。希望你答應我這個請求。」老太婆雙手合十地央求著。

那個十七歲的孫子，看起來弱不禁風。

如果上戰場打仗的話，可說是凶多吉少。

於是基於感謝這個曾經代替母職，對她呵護有加的老太婆的心理，而答應了她的請求。

這個名叫又八郎的青年，完全不諳男女之事，只是懾懦地顫抖著，還是個處女的於幸，只好試著誘導他。

黎明之時，又八郎才好不容易完成大事，而筋疲力盡地倒在床上。

於幸回想當時那一幕。

她依稀記得當時壓在她身上的又八郎，頗爲可愛。

從那次以後，每當浪人武士的子弟們，應諸侯的徵召要上戰場之前，都會悄悄的潛進新免家，擁抱於幸的身體。

又八郎沒有回來，於幸也沒有懷孕，而這種奇妙的習慣，却成了約定似的。

大約四年以前，浪人武士的子弟們，即使不赴戰場，也會偷偷地跑來和於幸媾歡。

於幸奉獻過七名青年之後，她也無法拒絕那些因激情難遣而尋求發洩的青年了。

不！應該說，於幸已經食髓知味，知道被男人擁抱的樂趣了。

於幸之所以藉辯之助回來的機會，而拒絕那些青年上門，主要是因爲她已經覺悟到，必須保住新免家的體面。





這兩年獨守空閨的滋味，實在頗爲痛苦，她已經不止兩三次擁抱著被褥，自我發洩。

於幸明知道沒有男人擁抱的日子，實在過得毫無意義，但又必須忍耐，這對於幸而言，實在是別人所無法了解的痛苦。

於幸自言自語地說道：總算忍耐兩年了。

就在這時候，一連躡手躡脚的聲音朝她走近。

——男人來了。

於幸突然感到緊張。

「姊姊……」。

意外的，呼喚她的竟是無三四的聲音。

# 首次比武

「姊姊……」

於幸沒有回答，所以無三四再次呼喚。

瞬間，於幸直覺地了解到，無三四所以在這夜深之時，偷偷潛來的目的。

——辯之助自覺明日的比武，或許會敗，說不定丟了性命也未定。如果不知道女人肌膚的滋味而就此長逝，實在是件終生遺憾的事，所以，姑且藉姊姊的身體，來了解所謂的女人。

於幸一意地揣測無三四的用心。

在德川期之後，儒教才眞正能夠束縛人類的本能。

在當時，父親與女兒，母親與兒子，以及兄弟姊妹之間的媾合，並不被認爲是一種卑劣的行爲。

但是，於幸却突然不想迎接弟弟上床。

她歎了一口氣。屏息靜氣地等候。這時候，無三四三度呼喚著：「姊姊！」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脚步聲却逐漸遠去。



於幸鬆了一口氣，在黑暗中睜開眼睛。

——我的身體已經奉獻過十三個男人，以這種身體，去讓辯之助了解女人，實在不算什麼，如果我還是純潔之身，一定心甘情願地奉獻給弟弟……。

於幸在心中自忖著。

——卽使比武失敗，丟了性命，尙且不知道女人的滋味，反倒是一件痛快的事。

這時候，後院傳來聲響。

於幸豎耳傾聽，發覺那是水聲。

——辯之助沖冷水，來趨除情慾。

於幸不自覺發出微笑。

但過了三分之一刻之後，於幸就不再平靜了。

無三四沖了冷水之後，便繞到晒穀場，開始揮舞長劍。於幸聽到那激昂的聲響，衿持就在一瞬間崩散了。

這確確實實從男人的體內所散發的陽剛之氣。

劃破寂靜的夜空，傳來男人聲嘶力竭的喊吶聲，使於幸的四肢產生難以名狀的悸動。

於幸掀開被褥，本著難以壓抑的興奮，巍巍顫顫地站了起來。

於幸悄悄地走到屋簷下，注視著在月光下揮舞長劍，且全身赤裸的無三四。

在月光輝映下的裸體姿態，宛如另一種使人怦然心動的生物一般，在於幸眼中，顯得更美麗。

正當注視的時候，於幸的心正如轆轤般地跳動著。

於幸像夢遊患者似的，走下庭院，搖搖晃晃地走近無三四。

「無三四——」

就在她喚出名字時，於幸的內心復歸於平靜，她感覺自己變成另一個女人——一個毫不相干的女人。

無三四停止舞劍，回頭注視姊姊。

於幸脫下睡衣，攤在地上，然後慢慢地躺下來。

姊姊這種舉動，讓無三四大感驚訝。

無三四還無法了解姊姊的心情：她的姐姐避免和十三個男人媾合過的床上與弟弟擁抱，而選擇了這塊大自然的土地。

於幸閉上眼睛，靜靜地等待無三四。

無三四口中還吐著炙熱的氣息。

在這位十三歲少年的心中，激起了強烈的困惑。

不久，他說道：「姊姊，夠了！」無三四丟下這句話，一個劍步跨上走廊，大搖大擺地走了

於幸睜開眼睛，保持著原來的姿勢。

下弦月隱藏在雲層裡。

於幸仰望天空，眼裡盈溢著淚水。

「你這個傻瓜！」她呢喃說著。

## 二

第二天早上，當太陽初昇，於幸和無三四便離開家。

兩人沉默地走在路上。這是從早餐時便已展開的局面。

無想寺下方的丘陵草地上，已經圍起竹籬笆，四周聚集了數十位圍觀的群眾。

無想寺的住持觀道站在籬笆的出入口，當於幸和無三四走近之時，他立刻向於幸問道：「他聽勸了吧！」

於幸低頭不語。

觀道舔舔舌頭，直接問無三四。

「道歉吧！只要你道歉，他就會原諒你。你才十三歲，道歉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聽話，道歉吧！」

無三四閉口不語。

觀道有點不耐煩，又舔了舔舌頭，把手伸向無三四隨身攜帶的樫木所作的木刀：「把刀子給我。」

意外的，無三四順從地把木刀交給觀道。

有馬喜兵衞走下丘陵。

他是個四十開外，高鼻樑、鼻翼寬大、脖子粗短的男人。

最特別的是他那寬厚的胸膛。

「哦！你就是新免武藏嗎？」喜兵衞冷笑著：「快！快向我道歉吧！」

觀道用手指戳戳無三四的背，催促著。

喜兵衞對於無三四依舊挺胸抬頭，兩眼直視前方的態度，和身體動也不動的架勢，開始感到憤怒。

「長得還不錯，殺了你未免可惜；不過，你再像這樣高傲不馴，就只能活到今天。」

觀道氣急敗壞，把手壓在無三四頭上，想勉強他低頭：「還不快點道歉！」

這時候，無三四迅速搶奪剛才交給觀道的木刀，立即朝喜兵衞砍去。

喜兵衞身體一閃，躲過這一擊，然後跳起來叫道：「小鬼！你想找死！」

無三四一言不發，再度出擊。

喜兵衞用佩劍的劍柄把木刀架開。

「我今天絕不饒你！」

怒吼一聲之後，隨即拔劍出鞘。

無三四向右跑了五步，高舉著木刀。

喜兵衞背向竹籬笆，舉劍與視綫齊平。

圍觀的人群開始騷動，觀道和於幸則在一旁揑了一把冷汗。

每個人都認爲，這簡直不是一場公平的比武。

因爲一流的劍客拿的是眞劍，與持木刀的少年對立，要殺掉少年，簡直是易如反掌。

但無三四的態度也顯得不同凡響，不過，爲了成爲一流劍客，而罔顧生死安危，又顯得太過年少氣盛。

觀衆們的表情都流露出這種看法。

其中有個人大叫道：「等一等！」接著，又朝喜兵衞喊著相同的話。

於幸像突然驚醒一般，央求觀道說：「師父，請您設法制止吧！」

「不用擔心，有馬殿下砍斷無三四的木刀之後，就會停手。」觀道回答。

事實上，正如觀道所言，當無三四出擊之後，喜兵衞用劍輕輕一擊，就把木刀劈成兩段。

但比武沒有就此結束。

無三四跑向竹籬笆，像猴子般靈活地跳躍著，然後腳下一蹬，便凌空躍起。

喜兵衞被無三四的身手，看得目瞪口呆。

而當無三四在空中翻了觔斗，閃動短劍之時，喜兵衞才如夢大醒般地，想要擺開攻擊的架勢。

但是已經太遲了，短刀刺入頸部，喜兵衞踉蹌了幾步。

然後無三四又矯健地凌空而降，大喝一聲，喜兵衞的臉已經被劈成兩半。

## 三

從這一天開始，於幸就不再是無三四的姊姊，而變成服侍主人的女婢。

姊弟之間不再談話，於幸對無三四總是心存畏懼。

無三四本來就是個沉默寡言的少年，現在於幸亦是如此，他們甚至避免長久對坐。

家裡的氣氛愈來愈冷漠，連偶爾造訪的人也察覺得到異樣的空氣。

於幸常常感到無法忍受，但却又無可奈何。

仔細想想，他們姊弟之間，實在欠缺培養骨肉親情的時間。

無三四在十一歲返回家門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個姊姊，而於幸則一直痛恨著被殺了父母仇人所養育長大的弟弟。

自從兩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屋簷下，不過是短短兩年的歲月，根本不可能產生骨肉親情。

無三四與有馬喜兵衞比武的前夕，潛入姊姊的寢室，而於幸也有意將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弟弟，這都可以用以佐證他們之間根本沒有骨肉親情。

於幸親眼目睹無三四砍殺有馬喜兵衞的兇相，不禁戰慄地說道：「眞可怕！」自此以後，於幸再也揮不掉這種恐怖的意識。

不！畏懼無三四的人，不止是於幸而已。

宮本村的村民都畏懼無三四。

每當在街上遇見無三四，村人們都會驚惶逃開。和無三四年齡相彷彿的少年，只要遠遠看見無三四的身影，就會嚇得拔腿就跑。

沒有一個人會和無三四親切交談。

「失踪的權藏大概也是遭到無三四的毒手！」人們都竊竊私語著。

那天晚上，偷偷潛入於幸房裡求歡的權藏，當夜就失踪了。必定是於幸把他的屍體悄悄埋藏在某個地方了。

本來村子裡的人都沒有想到權藏是被無三四所殺，而以為他是到京都去了。自從目擊到無三四與有馬喜兵衞的比武之後，大家才開始產生懷疑。

新免家是宮本村的村長，所以即使知道權藏是被無三四所殺，也不敢公然興師問罪。

畏懼，敬而遠之，是村人們對待無三四唯一的態度。

儘管大家的態度如此，但無三四絲毫不以爲意，也不覺得痛苦。

不僅是於幸和村人們如此，連無想寺也對他避之猶恐不及。但無三四依然若無其事地繼續上漢學的課。

無三四到無想寺上課是固定時間的，而在這段時間裡，必定看不到其他少年們的踪影。

觀道也感到十分棘手，雖然臉上表現出不想教他的意思，但無三四視若無睹，依然按時前往上課。

有一天，觀道小心翼翼地表達自己有意停課的心意。

「如果不想成爲學者，目前的程度已經綽綽有餘了！」

無三四並沒有回答他。

又有一天。

「看來，你似乎是想成爲日本第一劍客，既然如此，你應該出外去修練劍術……」

觀道這般如此地鼓勵著，但是當無三四看了他一眼，觀道不自覺得背部起了一陣涼意。

幾天之後，無三四向觀道表示，希望召集所有村人，到無想寺的本堂。

「有什麼事嗎？」

觀道露出訝異的表情，但無三四只說道：「你只要召集他們就夠了。」並沒有說明目的。

既然是新免家的當主如此吩咐，觀道也無法加以拒絕。

# 人販子

## 一

這一天早晨。

聚集在無想寺本堂的宮本村村民，共有六十七人。

無三四讓大夥等候了半個時辰才露面。

他並沒有換上體面的服裝，仍舊一付蓬頭垢面，指甲積存汚垢，打著赤脚的模樣。

住持觀道本想責備他何以讓衆人久等，但無三四不給他說話的機會，一逕走到佛堂的正面，然後面對衆人。

他先以銳利的目光巡視一週，然後開宗明義先說明自己的身份。

「我是宮本村之長新免家的當主武藏。」

六十七位村民都鴉雀無聲，專注地聽無三四說話。

「我以宮本村之長，新免家當主的身份，首次與各位談話。……首先，不承認我是本村之長

的人，可以提出異議，當場和我比武。」

「……」沒有一個人說話。

「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得違背以下我所宣佈的事情。……先父新免武仁把田園及山林租給你們，不收受貢物。而是你們可以交多少成物就收多少。姊姊於幸也一直遵循先父的規矩。自從我當了當主之後，也不會對你們有任何要求。你們都蒙受了新免家的寬大恩惠。」

無三四的語氣鏗鏘，眼光凌厲。

「我想說的是，你們都忘了要尊敬新免家，反而看不起我這個未滿十五歲的當主，自從我殺了有馬喜兵衞之後，你們的態度簡直不可理喻！你們這些不知禮節的東西，難道你們忘了猴子也有首領，螞蟻也有國王嗎？」

無三四的表情似乎是說：如果有人反對，就會當場被他用短劍殺死。所以衆人懾於他的威嚴而低頭不敢吭聲。

「從今以後，絕不許你們再藐視新免家。明年開始，每收成一石米，必須繳十枚銅錢。」無三四宣佈道。

觀道護著村人，自言自語地說道：「十枚銅錢未免太多了吧！……」

「住口！」無三四喝止道。

「對老師怎麼可以說這種無禮的話……」

「我一生當中都沒有老師，你只是教宮本村之長認得幾個漢字而已，……姦汚婢女的野和尚，竟敢自稱是老師！再多嘴，我絕不饒你！」

無三四責備觀道過後，再度面向村民。

「最近，我想出鄉到各地遊歷，一方面磨練劍法。我不希望到處借貸路費，像個窮人的樣子。你們繳納的稅金，可以作爲我的盤纏，所以，每個人都必須繳錢，不得有誤。……不過，我保證一定會成爲日本第一劍客，由於盤纏取自各位，所以比武時，我會自稱宮本武藏，以使得宮本村的大名揚名天下。」

沒有一個村民敢表示意見。

無三四挺起胸膛，繼續說道：「每年我都會回來一趟，如果有人膽敢鄙視新免家，或延遲納稅的話，則格殺毋論。你們千萬不可違背我的命令！」他加重語氣地說道。

這位年僅十三歲的少年，在衆人眼中，却是個威嚴不可一世的村長。

## 二

明天就是新年了。即將十四歲的無三四用完午餐後，對於幸說道：「姊姊，我要出發了！」

「啊！」於幸吃驚地注視著弟弟的臉。「今天是除夕，明天是難得的新年，難道不能等明天再出發嗎？」

「就是因爲今天是除夕，所以才選今天出發；我還沒有成年，元旦出發，場面會顯得過於盛大。等我外出之時，再過新年。」

他這麼說，於幸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於幸急忙替他準備衣物，糧食及路費。

無三四只是輕輕點個頭，就離家了。

於幸站在門口，目送無三四的背影。

無三四大步走過晒穀場，然後越過桑田，一路上頭也不回地往前走。

於幸佇立在原地，注視著無三四愈來愈小的身影，消失在桑田的彼端。

她一直等待著那個背影回過頭，向她揮揮手，但她的期待却落空了。

「無情的人！」於幸咕噥著說。

她一面咕噥著，眼眶一陣紅熱，淚珠就落下來了。

雖然是除夕，但村莊的景緻沒什麼改變。

村人只有在元旦休息一天，往後仍是一天天忙碌的日子。

在無三四走到大街之前，他遇見一位正在捆木柴的人，還有一位揮鋤的人。

他們是集合在無想寺本堂的六十七人之一。

他們愼重其事地對無三四行禮如儀。

無三四對他們輕輕點個頭，就走過去了。

無三四當初回到家鄉的時候，無二齋的三尺長劍扛在肩上，顯得長而重，現在揹起來，却不那麼長了。

這足以證明兩年來，無三四長高了不少，體格也像個翩翩少年了。

他走過殺死有馬喜兵衞的空地時，好像根本不曾發生過這件事，看都不看一眼。

走過數條街之後，就是驛站街，街上呈現著熱鬧的除夕氣氛。

人群中有幾位曾經看過無三四與有馬喜兵衞比武，一看到無三四回來了，都投以好奇的眼光，還彼此交頭接耳，窃窃私語。

無三四視若無睹地走過他們面前。

驛站過去便是阿彌陀堂。

堂前坐著一位十歲左右的少女。無三四的視綫被她吸引住了。

那是一副熟悉的面孔。

這位少女經常在河邊看無三四用短矛揷魚。她的家一定就在附近。

無三四曾經命令她去撿拾枯枝，然後在岸邊烤鮠魚給她吃。

當時，無三四根本沒有詢問她的名字。

事實上，他們之間根本沒有交談。

無三四只是命令她：「去撿枯枝！」

等到魚烤好之後，他又命令道：「吃吧！」

這位少女，鼻樑高挺，唇形美麗，下巴尖細，但她的臉上却蒙有一種寂寥的表情。

除了姊姊於幸之外，停留在無三四腦海裡的女性，就數這位少女了。

他停下脚步，看著少女，問道：「你要到那裡去？」

「我要上京。」少女答道。

「一個人嗎？」

「不是……」少女搖搖頭，便低頭不語。

無三四看她這個樣子，便了解到她爲什麼要上京。

「你被賣到京城嗎？」

「是的。」少女點點頭。

在當時那個時代，人販子經常到窮鄉僻壤，物色美麗的少女；這種行業並不令人討厭。

「你家的女兒可以賣到好價錢！」

「眞的嗎？」

這種談話時常可聞。

眼前這位少女便具有可賣好價錢的條件。

今年，侵襲美作國的颱風，大概將少女的家園塡上石頭和泥巴了。

## 三

一個從眼神便可看出是人販子的高大男人，急促地走回來，催促少女說道：「快點！天快黑了！」

「等等！」無三四對人販子叫道：「你用多少錢買到這個女孩？」

人販子表情怪異地瞥了一眼無三四。「多少錢，關你什麼事？」

「我問你花了多少錢。」

人販子有點不耐煩，不過還是說了個數目。

那筆錢是無三四所有盤纏的十倍。

「你想買嗎？」人販子似笑非笑地說道。

「……」

「你們一定是青梅竹馬，如今要分手了，心裡很難過吧！你的心情，我很了解。我年輕的時候，鄰家女孩被賣掉了，我差點瘋狂了。當時的痛苦，才使我幹上這個買賣。……很遺憾，你還是死心吧！」

人販子拉著少女的手，打算上路。

「等一等！」無三四又叫住他們。

人販子用力揮揮手，繼續上路。

「站住！」無三四大叫道。

人販子用力推開少女，以凶惡的表情轉向無三四。冷笑著說道：「小鬼，如果你想動粗搶回去的話，那你就看錯人了。」

「你沒說這句話之前，我還不想搶，不過，你這句話可把我惹惱了。」

「把你惹惱了？小鬼，你可眞會動腦筋，……難道你不高興就想搶人嗎？」

「不錯！」

「開玩笑，你敢，就搶搶看吧！」

「我要你的命！」

「眞是笑話！」

人販子把拿在左手的拐杖，移到腋下，那是一把拐杖刀。

看來，這個人作這種買賣，也經歷過不少這種場面。

人販子擺出頗有一回事的架勢。

無三四只是赤手空拳，兩眼逼視著對方。

在人販子眼中，這個少年所表現出來的鎭定態度，實在令他憎惡。

他出其不意地拔刀，刺向無三四。

無三四蹲下身子。

接下來，人販子發出男子漢罕有的慘叫。

無三四鑽進他的胯下，抓住他的睪丸。

人販子疼痛難當，不斷地扭動上身。

但無三四沒有就此罷休。

他跨坐在仰面向上的對手身上，迅速拔出短刀，割下人販子的陰莖和睪丸。

人販子發出吹笛般的怪叫，隨即昏了過去。

無三四用人販子的衣袖擦拭沾滿血跡的雙手，才回頭看呆立在一旁的少女。

「回家去吧！」

「……」

少女目光呆滯地看著無三四，沒有說話。

無三四大步離開現場。

走了十步左右，無三四回頭。

少女也啓步跟上來。

「不許跟上來！」無三四叱喝著。

少女低下頭。

無三四再度跨出步伐。

又走了十步遠，無三四再度回頭。

少女還呆立在原處。

天色暗下來，暮色籠罩著少女纖細的身影。

# 慶長五年夏天

## 一

一個浪人轉過身子，呻吟似地抱怨著。

「好熱呀！」

雖然在此之前，並沒有人抱怨暑熱難當，但是，這家旅館的二樓，的確相當悶熱。

這間客棧座落在大阪城的入口處，正對豐臣秀吉遠征朝鮮時，所闢建的環海街道。雖然有海上的潮風吹進窗內，但潮風本身就帶著一股熱氣。

儘管如此，這家客棧却呈現著開業以來，未曾有過的熱鬧現象。

在去年年初，這裡寬敞的二樓，只住了三、四名旅客。

去年二月十九日，舉行過豐臣秀吉的葬禮之後，京都，大阪的情勢大爲改觀。

單憑一支矛打天下，便成爲一國或一城之主的戰國時代似乎來臨了。肩扛盔甲的浪人，從四面八方湧入城市，每家客棧都是人滿爲患。

現在，這家客棧二樓，有十七、八位浪人群集在此，顯得格外擁擠。

每個浪人都是長年浪跡在外，身上累積著難以名狀的臭氣，混合著暑氣，更使室內充斥著令人窒息的氣息。

再加上無數的蚊蠅到處亂飛，說得誇張點，簡直是以人爲餌，每隻手都以慢動作疲倦地追打蚊蠅。

其中却有一個人，無論蚊蠅如何叮咬，仍然穩若泰山，身體動也不動。

這個人長髮披肩，上身穿一件褪色的粗布衣，下身則圍一件到處是破洞的鹿皮裙袴。兩手抱著一把三尺長劍，眼睛閉起來，背靠牆壁，身體一動也不動。

從袖子裡可以窺見他那健壯的手腕，曬得黝黑發亮的臉孔，還留有幾分稚氣，鬍鬚也只有稀疏幾根。

他的前面蹲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和一位年邁的父親，這個少年以好奇的眼光，注視這個近似流浪漢的年輕人。

不論多少隻蒼蠅爬在臉上，也不管蚊子在他手臂上吸了多少血，仍然全無感覺似地，保持不動的姿勢。少年無法不被這種異常的舉動所吸引。

當少年看見蚊子因爲吸飽了血，而掉落到青年的膝蓋上，不禁嘖嘖稱奇。

這時候，不斷乾咳的少年的父親，發現了兒子視線所在的目標，於是也朝著那個青年望去。

「打擾你了……」

青年睜開眼睛，直視對他說話的那位年邁的浪人。

「我看你必定不是個普通的浪人，大概曾經在深山裡苦練過劍術吧！」

「馬馬虎虎！」青年承認道。

「我是太捨流丸目藏人先生的門下，名叫青木城左衞門，這是小犬城之助。……不知你尊姓大名？」

「宮本武藏！」

「看來，你還不滿二十歲吧！……」

「十八歲。」

「哦！才十八歲嗎？你是幾歲開始學劍的呢？」

「五歲。」

「五歲……城之助，你聽到了嗎？如果我也從五歲開始教你就好了。去年初，才讓你拿木刀，似乎太晚了。」

這位青木城左衞門，無論外表或言談舉止，都予人好感。

「剛才，你任憑蚊蠅叮咬，還能保持平心靜氣，這大概也是你平日修鍊的課目之一吧！」

「或許是我過慣了露宿荒野的緣故吧！」武藏答道。

「城之助，如果你不能像這位大哥一樣苦練，就不能成爲一流的劍客。卽使痛也不覺得痛，癢也不覺得癢，這麼鍛鍊下來，才能達到劍法的最高境界。你應該以這位大哥作榜樣，任憑蚊蠅咬咬看。」

「是的！」誠之助點之頭。

## 二

「你也是爲了參加明天早上的比武，才投宿這裡嗎？」青木城左衞門問道。

距這家客棧條街遠的一塊空地上，已經架起竹籬笆，張貼著告示牌。告示牌上寫著：

「招聘一流劍客啓示：

一、獲勝錄用者，任命爲步兵大將，統領騎兵十名，步兵二十名。

二、武器不加限制。

慶長五年六月廿日

石田治部少輔家中」

看到這張告示牌的人，大多心裡有數。

就在數天前，德川家康從大阪出發，征討會津的上杉景勝。

今年正月，德川家康進入大阪城本堡，和豐臣秀賴一起接受各地諸侯的賀禮，這件事已經衆所周知。

自從去年三月，前田利家駕崩以來，家康很顯然表現出天下唯我獨尊的態度。

對天下形勢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和德川家康抗衡的，只有石田三成而已。

去年秋天，撤退到會津的上杉景勝，一定已經私下和石田三成締結盟約了。

——戰爭卽將爆發了。

到底德川家康會勝，還是三成會勝呢？

總而言之，這場戰爭可能會打個五年或十年吧！

天下一定會再次回到豐臣秀吉統一天下前的形勢。

現在，石田三成趁著德川家康離開大阪的機會，決心起兵反抗，所以才公然招募武功高強的武士。

對於主人家已經被滅，或被主人驅出家門，以及目前仍然無官無職的人來說，這眞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是的，我要參加比武。」武藏回答青木城左衞門的問題。

「我也要參加，不過，這得看運氣如何了！」

「……」

「要是我有個三長兩短的話，我可憐的孩子就要變成孤兒了。……明天早上的比武，對我這

年逾五十的人來說，是最後的機會了。萬一失敗，想冒昧請求你照顧我的兒子。」

「……」

武藏似聽非聽的冷眼看著城之助。而城之助却還怔怔注視著盯咬武藏耳朵的蚊子。

城左衛門還絮絮吁吁說個不停，直到武藏呼叫城之助，他才停止說話。

「願意跟我練劍嗎？」

「願意！」城之助一臉喜悅地，趕忙起身回答。

「也讓我看看你們練習吧！」

城左衛門站起身來，武藏却冷冷地加以拒絕。

「這一點，恕難遵辦。」

城左衛門不了解武藏何以會拒絕，却只好訕訕地坐下來。

武藏帶著城之助，先出客棧，走向擺著盔甲，刀、矛的路邊攤。

上面也擺了五、六把木刀。

武藏挑了一把刀傷累累的枇杷木刀，大約有三尺長。

武藏把木刀交給城之助之後，穿過松林，走到海邊。

兩人面對面，距離約五、六步，武藏催促著說道：「砍過來！」

城之助一臉嚴肅的模樣，高舉木刀，吶喊一聲，朝武藏奔過去。

城之助發覺武藏並沒有閃躲的意思。

突然，他感覺自己的身體輕飄飄地浮在空中，但在下一個瞬間，却已經被重重的摔在沙灘上。

當他愁眉苦臉地爬起來時，才知道木刀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握在武藏手中了。

「撿起那塊石頭，頂在頭上。」武藏命令道。

城之助順從地拿起石頭。

武藏緩緩舉起本刀。

這無言的氣勢，使城之助感到戰慄不已。

頭上的石頭被劈成兩半。當武藏的刀子劈下之時，城之助駭得閉上眼睛，過後却忘了睜開眼睛。

城之助過了好一會，才敢睜開眼睛，却發覺武藏全身赤裸。

他似乎忘了身邊還有城之助，一個人走向大海，兩脚慢慢浸到海浪中。

## 三

武藏一直游到城之助無法看見的海域，才又折回，費時一個多時辰。

抵達海灘之後的武藏，在太陽照射之下，映出一個長長的身影，而海風的熱度已經稍微減弱。

慶長五年夏天

城之助蹲在武藏脫下的衣服邊等候著。

「你父親明天參加比武，必敗無疑。」武藏在穿過樹林之前說道。

「我說會輸就會輸。」

「不比賽，怎麼會知道呢？」

「不必比賽，也看得出來，明天，你不要去看父親比武。」

「……」

城之助痛恨這個客棧中最骯髒的客人，他一言不發地跑開了。

武藏也沒有回客棧去。

第二天，比武場上一個上午就進行了十五場比賽。

青木城左衞門的出場序是第八號。

對手是美濃浪人秋山九十郎，這個人是個大鬍子，鬍鬚幾乎遮蓋了半個臉。他的肩膀相當寬闊。

他擅長要長矛。

城左衞門頭纏白巾，裝束和平常沒有兩樣。腰際揷著一般的佩劍。

秋山九十郎則打赤膊，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的肩膀、臂上，胸部和背部，都留有刀槍的傷痕。

秋山九十郎像是展示他的傷痕似的，挺出胸膛，高舉長矛，作出各種怪形怪狀。

城左衞門平舉長劍，九十郎則把長矛扛在肩上，矛尖向後，矛尾向前。

這是在暗示對方，他將不採刺擊的戰術，而是要用棒擊的戰陣打法。

比武一開始，城左衞門就不斷後退。

城左衞門根本無法招架發出奇怪吼聲的九十郎的攻勢，更談不上趁隙反擊，只是一味地向後退。

最後城左衞門被逼到距竹籬笆僅一步之距的地方。

這時候，九十郎才以矛尖對準城左衞門的胸膛。

城左衞門滿頭大汗，氣喘吁吁。

九十郎深吸了一口氣，大吼一聲。

城左衞門被逼著出劍，架開對方的刺擊，但對方其實只是虛撓一招，根本沒有刺過來。

城左衞門的劍落空了，防衞也頓時鬆懈了，九十郎便在這時候，放出一矛，貫穿了城左衞門的胸膛。

九十郎又轉動長矛，拔出矛尖。

已經身負重傷的城左衞門，勉強出劍，砍斷了對手的長矛。

慶長五年夏天

「可惡！」九十郎拔出佩劍，斜斜砍下去，正中城左衞門的臉，再一轉身，便砍下他的首級。

「父親！」城之助痛心疾首地吶喊著。

這時候，有人慢慢步入比武場內。

這個人便是武藏。

# 伏見城

## 一

秋山九十郎皺著眉頭，望著慢慢走近的武藏，一邊彎身撿起被砍斷的長矛的矛尖。

「幹什麼？」九十郎凶惡地問道。

「你用長矛刺穿青木城左衞門的胸膛，這場比賽就該結束了，而你却又砍下他的頭。」

「是又怎樣？」

「你贏得太卑鄙了。」

「什麼？」

「你在比武的時候，就看出青木城左衞門是個不堪一擊的老人，既知如此，你只要打掉他的劍，比武就算結束了。所以，你是卑鄙的劍客。」武藏以嘶啞的聲音，責備九十郎。

九十郎的鬢角暴出青筋。

被一個不滿廿歲，活像個乞丐似的青年當衆責罵，九十郎不禁惱羞成怒。

九十郎叱喝一聲，高擧長劍。

但這時候，裁判席上的石田家家臣急忙喊道：「比賽結束了，退下！」

武藏立刻回答道：「這不是比武，而是報仇。」他又大叫道：「城之助，進來。」

城之助跑進比武場，武藏把長矛交給他。

「別害怕！勇敢的向他刺過去。」

武藏說完，也快速地繞到九十郎背後。

如此一來，九十郎不得不加倍提高警覺。九十郎轉動身體，想把武藏置於視線之內，但却無法如願。因爲當九十郎移動身體時，武藏和城之助也跟著移動，三人的位置始終在一條直線上。

九十郎除了要防備城之助之外，還得對武藏提高警覺。

突然，九十郎一個體身，朝武藏狠命一擊。

武藏避開了。

城之助找到一個空隙，也拚命殺上前去。

九十郎趁著武藏向外圍退避的間隙，面向衝刺而來的城之助。

就在這時候，武藏凌空跳起達數尺之高，然後踢中九十郎的背部。

城之助立刻朝著向前傾倒的九十郎，使盡全身力氣，將矛尖刺進九十郎的胸口。

九十郎慘叫一聲，立即穿膛而死。

城之助無法將矛尖拔出來，形成獨力支撑九十郎巨大身軀的姿勢。

武藏抓住九十郎的脖子，將他推倒在地，城之助的雙手放開矛柄，順勢便跌坐了下來。

在這天的比武中，武藏排第十六號出場，但因爲任意尋仇，而被取消了資格。

本來應該是比武的時刻，武藏却沿著鴨川的街道，朝京城前進。

城之助跟在他後面。

並不是武藏願意帶他來，而是城之助自己跟來的。

爲了跟上武藏的脚步，城之助經常要小跑步。

他們行走在干后熾熱的艷陽下，城之助全身都汗濕了。

突然，武藏停下來，回頭注視著城之助。

城之助邊用袖子擦拭汗水，一邊仰視武藏。

武藏看了城之助一會，又轉身繼續往前走。

「別跟我來！」他大聲叱喝的當時，突然發現在城之助身上，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

他十分懷念當時與無二齋一同上京的情況。

——那時候，他是處在無二齋的保護下，而現在這個小鬼，身遭喪父之痛，走投無路，才跟他來的。

武藏狠不下心來趕他走。

但是，他又想到，一旦進京之後，就必須分手了。因爲武藏此行的目的，是要到吉岡道場，擊敗當主淸十郎，並且取下那塊大招牌。

## 二

來到可望見伏見城的地方，武藏看到街上人群擁擠。

走近一看，才發現那裡設了一道木柵，顯示此路已經禁止通行了。

仔細一看，可以從伏見城走出來，却不能夠走進去。

大約有一百多人被擋在木柵前面，而且大部份都是武士，武藏心想，難道就此打消進京的念頭嗎？

這時候，從伏見城走出一位雲遊四方的和尚，當他走過武藏身邊時，突然迸出一聲驚呼。

「你不是曾經跟著無二齋的小孩嗎？好像叫做辯之助……難道當年那個少年就是你嗎？」

武藏立刻認出對方就是澤庵。澤庵的面貌和八年前幾乎完全一樣。

但是武藏絲毫沒有顯出親暱的樣子，只是默默地低下頭。

「你長得這麼強壯，大概已經修鍊了一身高強武藝了，……無二齋近來如何呢？」

「已經去逝了！」

「是你殺了他的嗎？」澤庵好奇地問。

武藏輕描淡寫地說明無二齋死去的情形。

澤庵邊听邊點頭，說道：「這倒像典型的無二齋死法……，你這次上京，是想成爲日本第一劍客嗎？」

「我打算去摘下吉岡道場那面招牌。」

「不錯，做爲一名劍客，的確需要具備膽識，不過這件事恐怕要等到戰爭結束才能進行了。」

「戰爭快開始了吧？」

「說不定明天就開始打了，在戰場上，即使比武獲勝，也無法獲得世人的認可，不如等到天下太平之後，再進行吧，反正既是以吉岡場爲敵，就必須以生命作爲賭注，所以，必須從長計議，選擇取下招牌的好時機。換言之，就是讓你揚名全日本的好時機。」

「但是戰爭一旦發生，說不定會延續五年，甚至十年。」

「不！……」澤庵搖搖頭。「這種決定天下大勢的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反倒是小戰役會持續很久，至於主力軍的決戰，一天就可以結束了。」

「……？」武藏懷疑澤庵的猜測是否可信。

「你和吉岡的比武，不如等到那個時候。」

「……」

「對了，對你來說，這場戰爭，倒是個大好機會。」

「……？」

「你不如把自己苦練的成果，在戰場上立下汗馬功勞。不論多麼強大的人，都有可堪借鏡的敵人。」

「一個無名小卒，頂多只能當個步兵吧！」

「步兵有什麼不好呢？又沒有規定步兵不能殺大將軍。運氣好的話，說不定取個大將軍的首級，立下大功勞。我認爲與吉岡比武還不及這個有價值。」澤庵說完，笑了笑。

武藏並不認爲這是澤庵在取笑他。

「請告訴我應該投效那一方？」

「這個嘛！到底應該選擇東軍還是西軍，那一方比較好呢？」

「以您的判斷，那一方會獲勝呢？」

「這個嘛，愚僧很難立下判斷，不過，以取得總大將首級這點看來，比較值得一取的，大概是德川內府吧！」

「……」

「只要取得德川內府的首級，就會替西軍帶來勝利。而且石田治部少輔說不定會提拔你，成爲統領數萬石的諸侯。」

「假如受雇德川府，取得石田三成的首級呢？」

「德川內府不會承認一個步兵所立的功勞。」

「好！我懂了！」武藏決定之後，又對澤庵央求道：「請師父收留這個小孩吧！」

澤庵看著城之助，問道：「你在那裡撿來的？」

武藏一五一十的說出前因後果。

澤庵很快答應了。

武藏立刻與澤庵告別，然後大步走向大阪城。

澤庵目送他的背影離去，不禁搖搖頭。

「愚僧實在不明瞭，究竟是我善於煽動呢？還是這個年輕人個性太狂熱了呢？」

## 三

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爭奪天下的戰爭，在這一年七月十九日揭開序幕。

合同宇喜多中納言秀家，島津兵庫頭義弘，小早川中納言秀秋及鍋島信濃守勝發等大將，分別率領各路兵馬，進攻德川家康得力助手鳥居元忠所防守的伏見城。

伏見城是豐臣秀吉最後修建的城池。

乍看之下，雖然不是地勢險要的平地城，但是，西軍屢次進攻之後，才知道此城不易攻陷。

東南有河、東北有谷，形勢頗爲有利，而濠溝及城壁則都事先考慮到預防槍砲射擊的因素。

此外，鳥居元中手下一千八百餘名守兵，都出身三河，對德川家康都是忠心耿耿。

十九日黃昏展開的槍戰，在二十日，二十一日更形劇烈，守城的士兵都毫不屈服地應戰。

圍攻的一方雖然多次逼近城下，但屢次都被擊退。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都過去了，戰況仍然毫無進展。

到了二十五日，宇喜多秀家諸將都趕來，重新開會部署。除了南邊之外，所有的攻口都由大將親自率領督戰。

此外，小西行長，長曾我部盛親、毛利元康、吉川康家、毛利勝永，安國寺惠瓊，也都從大阪趕來，聯合圍攻。

到了廿六日，總兵數已經超過四萬。

守將鳥居元忠，在毫無援軍之下，又面臨大軍夾攻的局勢，不得已，必須在投降或全軍覆滅這兩者當中，選擇其一。

元忠選擇了後者，下令全城守軍準備成仁。

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四萬圍兵進行總攻擊，伏見城依舊固若金湯。

二十九日，石田三成親由佐和山趕來，督勵諸將。

三十日的猛烈攻擊多達四次，而城內的守備依然不動搖。

雙方始終進行槍戰。

有一次，島津的軍隊由西北邊的極樂橋突圍而入，並展開肉搏戰，但守城的士兵奮刀抵禦，並將之擊退，甚至不惜破壞極樂橋。

城外的大軍始終無法渡過城濠，攀上城牆。

到了三十日晚上，圍軍不得不暫時停火，喘一口氣。

石田三成集合諸將，在佈陣東方的宇喜多秀家營內召開會議。

營帳四周，火光熒熒，士兵們沉默地等待會議結束。

武藏就是其中之一。

武藏不是步兵，而是士級，手下有三名步兵，當他得悉新免伊賀守率領一百七十名族人，加入宇喜多軍，身爲族人的武藏也因此投效新免隊。

武藏在這場戰爭中，還沒有用到三尺長劍。

槍戰對武藏而言，可說英雄無用武之地。

武藏雖然配發一枝槍，但他交給一名步兵，自己則靜候時機。

他想，只有潛入城內，他才有表現的機會。

『我要取下鳥居元忠的首級。』

但在時機來臨之前，他只有耐心等待了。

武藏盤腿而坐，仰望聳立於夜空中的伏見城天守閣，心裡咕濃著：打仗眞是無聊。

武藏回想這十天來的槍戰，簡直令人難以忍受。自己從五歲開始，苦心修鍊劍術，而現在却和昨天還拿鋤頭的步兵屬下沒有兩樣。

如果不幸挨了一顆子彈，糊里糊塗的死去，如果眞是如此，當初又何必習劍呢？武藏實在不想死得這麼不值得。

# 首級化妝

## 一

伏見城在八月一日被攻陷，但却是因爲自身內訌所致。

城內除本堡之外，還有西堡、三之堡、松堡、名古屋堡和治部少輔堡。

其中防守名古屋堡和松堡的是甲賀作左衞門、岩間光春、深尾淸十節，他們都是出身甲賀的忍者。最初，他們只是甲賀的武士，因擅長忍術，而獲得家康重用，成爲地方官。伏見城的攻守戰一展開，他們迅即趕來馳援，瞞過圍軍的耳目，進入城內，協助鳥居元忠。

換言之，伏見城中的守軍，還有其它軍隊夾雜其中。

西軍在久攻不下，苦思之餘，才想出這個挑撥離間的計謀。

石田三城，在諸將會議中提出此案，經過一番討論之後，終於決定採用這兵不厭詐的方法。

甲賀的忍者赴外地爲官之後，多半將妻子留在家鄉。於是西軍便俘擄他們的妻子，並雇一名甲賀的忍者，潛入城內，脅迫造反。

「假如你們不肯當內應，你們的妻子都將在城門前被處死。」

這種威脅果然有效。

所有的甲賀忍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便都同意造反，在八月一日黎明前，縱火焚燒松堡和名古屋堡，因而破壞了一大片城牆。

長束正家，小早川秀秋的軍隊破牆而入。

半夜裡逐漸增強的風勢，更助長了圍軍的攻擊，伏見城內一片火海。

就在守城士兵忙於抵禦破牆而入的圍軍時，鍋島勝茂的大軍燒毀伏見城大門，像浪潮般湧入城內。

當旭日東昇之際，圍軍已經佔領松堡、名古屋堡，然後暫時停止攻擊，向鳥居元忠勸降。

元忠悍然拒絕。

圍軍再度發動攻擊，在巳時（上午十時）島津義弘的軍隊攻入治部少輔堡。

半刻後，天守閣起火。

守軍的將領和士兵，隨著岡哨一一失陷，而陸續陣亡。

鳥居元忠的心腹勸他自殺，但未獲採納。元忠親率二百名士兵，衝出本堡。

主將及其直隸軍隊的戰鬪是一場激烈的戰鬪。與元忠正面相遇的是小早川秀秋的軍隊。但是，一轉眼就被殺得潰不成軍。

宮本武藏不知何時脫離了宇喜多軍，混在小早川軍隊中。當他聽見有人大叫：「那是鳥居元忠！殺呀！」他立刻朝元忠猛衝。

他的進攻方式，不論看在敵人或友軍眼中，都顯得很怪異。

跳躍的動作比奔跑的動作多，而每當跳躍起來，就踢掉敵人的刀槍，擊中敵人的臉部。

武藏沒有殺死敵方的一兵一卒。

因爲他一意只殺主將鳥居元忠，對於那些阻礙他的敵兵，只要踢掉武器，攻擊臉部，使其仆倒就夠了。

在距離元忠十步之遠的時候，武藏被元忠手下包圍了十圈之衆，這一來，只有揮舞三尺長劍才能解圍了。

再當長劍發出鏗鏘之聲，就有敵兵的腦袋落地。

不論武藏如何廝殺，十層的重圍却不見崩潰。敵兵似是爲了保護元忠，而無條件奉獻自己的腦袋。四面八方的敵兵不斷朝他滙集而來。

層層的包圍，不禁使武藏開始緊張起來。

就在此時，後方突然槍聲大作，武藏險些挨了友軍的子彈。

武藏匐匍在地上，眼看重圍一層層潰散，不禁破口大罵：「混帳！」

## 二

率領槍砲隊前來解圍的是雜賀重朝。

雜賀重朝跳過伏在地上的武藏的身體，大喊道：「鳥居元忠殿下，找個地方死得其所吧！」

武藏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但是，他對雜賀重朝越過自己的身體，感到莫名的憤怒。

他站起來，越過重朝，追趕元忠。

重朝大叫之時，元忠曾回頭看，在退向本堡之時，他的部下再度圍成人牆，擋住武藏的攻勢。

武藏又砍了十顆以上的人頭，但終就無法趕上元忠。

此後，不到四分之一時辰，城內已經充滿了圍軍。

除了本堡之外，其餘各堡都已經被佔領了。

死守本堡的守軍，以十人至二十人編成一個小隊，猛力反攻，但是有退無進，戰況的慘烈達到最高峰。

當兩百守軍陣亡殆盡之時，接下來是一片奇妙的靜寂。

武藏直覺感覺到：時機到了。

他快速地奔向主堡，但是登上石階的中段時，背後傳來一聲喝叱。

「傻瓜！」隨即又飛來一根長矛。

武藏蹲下身體，長矛不偏不倚從頭頂掠過。

「怎麼回事？」

雜賀重朝就站在那裡。

「笨蛋，你沒看見嗎？」

武藏擡頭看看石階上面。

壇上已經擺好白木的祭台，臺下擺著白木的盆。上面放著勝栗、昆布、鮑魚的菜餚，還有一些盃、盤、土器。

武藏也聽說過，這是出陣、凱陣時的三獻儀式的道具，但是，面臨城陷，却擺出這些東西，武藏實在無法了解。

台後是一張舖著鹿皮的床几，旁邊還插著旗幟，旗上的圖案正是德川家康的家徽。

武藏停留在石階中間。

沒有一名守兵出來迎擊。

過了沒多久，本堡裡面傳來三響戰鼓聲。

戰鼓聲響過之後，雜賀重朝登上石階，催促著武藏說道：「跟我來！」

主堡內一片死寂。

到處都是切腹自殺的守軍，屍體狼藉。

重朝直闖正門。

走進正門，又有一段石階，石階的盡頭，有二塊布幔屏障著。

揭開布幔，正是氣絕身亡的鳥居元忠。

重朝命令武藏：「剁下首級。」

「……」

武藏被命砍下切腹主將的首級，心裡十分不快，他心裡正懊惱著：都是因爲這個叫重朝的部將阻擾，才使他無法親自取鳥忠的首級。

「剁下首級！」重朝再次以尖銳的聲音命令著。

武藏十分不情願地拉起元忠的屍體，使其背靠窗帘，然後隨隨便便砍了一刀。

腦袋凌空飛起，掉落在重朝的腳邊。

「連砍頭的規矩都不懂，眞是個野武士。」重朝不悅地叱喝道。

所謂砍頭的規矩，是必須由頸後方砍下去，留下一層皮。換句話說，被砍的人，腦袋正好落在膝蓋的夾縫處，就像用膝蓋抱住自己的頭。

## 三

但是，雜賀重朝對於武藏方才追逐元忠的勇猛，十分欣賞。

「就讓你押首級到大阪吧！」

武藏沒有答話。

這時有個中年婦女走上來，手中抱著黑色水桶和一個黑色匣子。走到重朝面前，頷首說道：

「請允許我替首級化妝。」

「戰爭結束之後，便有檢驗首級的儀式。由於必須運送到遠地送檢，又因季節的關係，經常容易腐爛，所以才產生替首級化妝的慣例。

這個女人就是專門作這種事。

爲敵人的首級化妝，是爲了不使臨檢產生不快的感覺。

這名婦女在這城陷之際，趁著己方主將的首級還未送經大阪，便先行替他化妝，這大概是這名婦女的最後一件任務吧！

出生在戰國時代的婦女，往往必須生活在這種令人不快的惡劣習俗中。

如果戰爭繼續打下去的話，運到城內的敵人首級將更爲增加，而化妝首級便是城內婦女的工作之一。

開始腐爛的首級，傷痕累累的首級，都必須洗淨、梳頭、結髮髻和化妝，女人們都必須默默作著這些令人作嘔的工作。

「好！」重朝允許道。

「謝謝您。」

女人把元忠的首級放在自己的膝蓋上，她的臉和元忠的首級一樣蒼白，正像戴著面具似的毫無表情。

她把白布在黑色水桶中浸濕，然後開始清洗首級。

元忠的臉上有劍傷。

洗完臉之後，女人用沾濕的梳子替元忠梳頭髮，她的技術顯得相當笨拙。

重朝、武藏及其它幾名士兵，都默默看著這項作業。

女人把頭髮梳好，高高盤起，打結，然後綁上白紙，最後用梳子在天蓋上輕敲四下。

它代表死，這是超渡的儀式。

接著，女人打開匣子，把化妝工具一一擺好。

武藏邊看，一邊在心裡咒罵著：眞是無聊的習俗。

他一想到自己如果是一名武將，打了敗仗，被敵人砍下腦袋，還被女人放在膝蓋上這般擺佈，光是想像，就覺得怒不可遏。

『死掉的人，只要往洞裡面一丟，不就夠了嗎？這種臨檢首級的無聊習慣，只是讓死人蒙羞罷了。』

元忠那張已經變色的首級，被塗上白粉，刷了頰紅它再點上胭脂，顯得神采奕奕的樣子。武藏看了這一幕，突然想大聲吼叫，好發洩心中的怒氣。於是他轉身離開。

「你要去那裡？」重朝責問道。

「我拒絕押送首級。」武藏說道。

「我是要褒揚你的功勞。」

「我又沒有斬下鳥居元忠殿下的首級。」

「不過，你的功勞也足以大大表揚了。」

「既然不是我立下的功勞，我不願接受表揚。」

武藏輕輕行個禮，便快步走下石梯。

「粗野的人！」重朝憤憤地罵道。

伏見城完全陷落之後，到了未刻（下午二時），武藏脫離宇喜多軍，新免伊賀守隊，獨自走向通往京都的路上。

從五歲那年的正月開始，便獨自習藝至今，本想在戰場上充份得以發揮，而現在才覺悟到這是一種愚昧的想法。

——攻城之際，如果我一馬當先衝鋒陷陣的話，早已挨了子彈，未戰先死了呢！

武藏不止一次看到名氣響亮的武士，却和一般兵卒沒有兩樣地挨了子彈死去。

對武藏來說，這是最沒有價值的死法。

而且，在城內的殘殺場面之下，他想以單槍匹馬之勢奪取敵軍主將的首級，却被雜賀重朝以戰陣的規矩，加以阻撓，使其無法達成目的，這更是荒唐可笑。

——戰爭就是廝殺，這有什麼規矩呢！

就此，武藏再也不願參與作戰了。

# 海盜

## 一

果然如澤庵所言，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逐鹿天下的決戰，只費時半天就結束了。

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辰時（上午八時），井伊直政軍和宇喜多爲家勢在霧雨朦朧之下開戰，到了未時（下午二時），東軍獲得勝利。

這一天——

武藏身在伊予國外海的一個島嶼。

這是一個小島，海邊只有廿多間漁夫的茅屋。

武藏從攝津划小船出發，經讚岐海，自然漂流到這個小島上，已經有十多天了。

武藏並不受漁夫們歡迎，起居都在山腰的山神廟裡。

當武藏乘小船來到沿海時，島上立刻開始鳴鑼，不止是男人，連女人和小孩都帶著武器從茅屋裡奔出來。

武藏自我介紹說，他是美作國的浪人武士宮本武藏。目前正在遊歷各地，藉以磨鍊劍術，但漁夫們不予理會，強迫他必須立即離開。

武藏默默地走下沙灘。

大約有三個人，揮舞著木棒向他襲來，武藏沒有採取反擊，只一揮手就將三根木棒截成兩段。這手技倆，使得漁夫們默認他可以逗留在島上。

當然，漁夫們拒絕跟武藏說話，也不供應他食物。

由於武藏自己帶了相當多的乾糧，所以只要到山上捉鳥，到海裡捕魚，就可以綽有餘裕的過日子。

這天早上，武藏站在海岸邊的一塊巨大岩石上，伸出釣竿，垂下釣魚線。

但不知怎的，等了將近半個時辰，仍然沒有魚上鈎。

他察覺到背後有人，回頭一看，有一張臉迅速躲到岩石背後。

武藏走了過去。

岩石背後是個嚇得瑟瑟縮縮的十五、六歲的少女。

「請告訴我，那裡可以釣到魚。」武藏央求地說道。

少女仰頭注視著武藏，說道：「請救救我，我會被人抓走的……」

「……？」

「那些海盜要抓我，……請救救我！」少女合掌說道。

這是一個眉清目秀，皮膚白晰，天真可愛的少女。

「海盜會來嗎？」

「是的，今天就要來。」

「爲什麼要抓你呢？」

「因爲今年輪到我了。」

「這麼說，海盜每年都要從這個島上帶走一個少女嗎？」

「不是每年，是每三年……」

少女承受著武藏銳利的視線，突然淚水涔涔。爲了要忍住嗚咽，肩膀劇烈地起伏著。

「我帶你回家去！」武藏說完，少女立刻搖頭拒絕。

「他們如果知道我來找你，會生氣的。」

看來這是漁夫們和海盜妥協的結果，藉此來維護島上的和平。

「海盜派多少人來接你？」

「通常他們會把船停在海上，然後四、五個人乘船上岸。」

「你知道船上有多少人嗎？」

「聽說有一、兩百人。」

「……」

武藏的眼睛注視著天空，思索了一會，便催促少女出來。

## 二

這個海邊的小村落，引起了一場騷動。

因爲他們察覺到，要交給海盜的貢物——阿幸失蹤了。

海盜們中午就要來了。

假如阿幸躲到山上去了，就必須在中午之前把她找回來。

「如果阿幸上吊了，那該怎麼辦？」

有人這麼說，使得大家臉色都變白了。

這個島上，除了阿幸之外，沒有其它合適的少女，因爲其它女孩的年齡都在十歲以下。

「大家分頭去找！快呀！」

在島長的命令之下，所有的人都朝山上奔去。

島長自己因爲得了中風，不靠拐杖則無法走路，所以他獨自留在家中。

他瞇著眼睛，眺望美麗的海洋，嘆口氣說道：「這眞是因果報應。」

每三年交出一個少女，這二十多年來，已經有七個女孩落入海盜手中，這些少女們的命運如何呢？即使有消息傳出來，也不會傳到島民們耳中。

所知道的只是她們被帶到海盜的巢穴去了。

可以想見的是，她們必定是過著一妻多夫的生活，而且，過了幾年之後，可能被轉賣到其它地方。

島長的視線裡，有個人緩緩走來，背對著陽光，站在庭院當中。

島長認得出那是強行登到島上的年輕浪人，不禁皺起眉頭。

「海盜來要人了嗎？」武藏說道。

「這不關你的事！」

「如果那個少女不來求我，我就不管這件事。」

武藏這麼一說，島長總算鬆了口氣，然後慌忙問道：

「這麼說，阿幸是躲在山神廟裡了？」

「只要你們肯協助我，我可以收拾那些海盜。」武藏說道。

「胡……胡說！別說傻話了！」島長激動地揮動那隻可以自由活動的手。

他的表情明顯表示悔不當初的樣子，眞不該默許這個浪人留在島上。他拒絕地說道：「如果把那些海盜惹惱的話，島上的人都會遭殃。貢獻一個少女，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出這主意，只會增加麻煩而已！」

「我有個好主意！」武藏說話時而無表情。

「不可能，不可能有好主意的！」

「有的！」

「沒有！沒有！雖然我不知道你的武藝有多高強，但你的對手是海盜，絕對不可能贏的！如果你自認武藝高強的話，還是到別的地方去吧！」

「我決心要作的事，就不會改變！」

「你簡直是瘟神！」島長苦苦說道。

## 三

正午——

停泊在海上的黑船，放下小船，朝著小島前進。

小船上有四個人。

小船到達岸邊之後，站在船首的人，大聲叫道：「怎麼沒有人出來迎接？」

眼前只有一片白沙和馬尾松，沒有半個人影。

這些海盜還記得，三年前他們來的時候，全體島民都出來迎接他們。

「怎麼回事，半個人影都沒有，也沒有人送禮物。」

這四個人提著竹簍，走過沙灘，朝松林走去。

武藏站在松林裡，等候他們。

「怎麼回事？」四個人的眼睛都亮了起來。

武藏不發一言，只是垂著兩手，等他們逐步走近。

「你是誰？」

來者以凶狠的語氣問道，武藏的回答是以疾風一般的速度，拔刀砍出去。

站在後面的三個人大叫一聲，分散開來，並拔出刀來。

武藏把刀尖對準其中一個人。

這時候，背後有個人朝他揮刀砍來，其實，這是武藏的計謀。

武藏沒有回頭，向一邊滑開，從後面襲來的海盜揮出的刀子，正好腰斬了從正面衝來的海盜。

在那一記腰斬還沒有揮成一個弧線時，武藏已經把他的腦袋砍的兩半了。

剩下的一個想逃走。

武藏單手拿著沾滿血跡的三尺長劍，表情從容地一步步逼近。

「你想一個人逃走嗎？」

「廢話！」

海盜回過頭來。

武藏則等待著。

「看劍！」

武藏輕輕鬆鬆便躲過這一刀。

雙方錯身而過，海盜還來不及回頭的剎那，武藏已經單手砍下他的首級。

在遠處屏息等待的島民都雀躍不已。

## 四

不久，小船駛離岸邊。

船裡面有四男一女。

他們穿的衣服都是從剛才喪命的四名海盜身上剝下來的。其中一個是武藏，女的也不是阿幸，而是一個年輕漁夫喬裝的。

此外，還有七個人游泳，跟在船的周圍，他們都携帶著厚刀刄。

武藏蹲踞在船首，定定地注視著漸行漸近的黑色海盜船。

不知道船上有多少人，但是根據島長的推測，大約有五、六十個人。

漁夫們都不諳戰鬪，如果武藏設計的計謀被識破的話，武藏就只有單獨對付全部的海盜。



如此一來，可以說完全沒有生還的機會，儘管如此，武藏那張年輕的面孔還是堅定不移。

幸好，沒有人在船舷上張望。

船艙裡傳來歌聲和擊掌聲，想必他們正在進行歡宴。

小船行抵海盜船的船側。

游泳而來的七個人很快地散開，潛到水裡。雖然這些漁夫都不諳戰鬥，但他們用厚刀刄在船底鑿底鑿洞，仍可勝任愉快。

海盜船上垂掛著攻城用的繩梯，武藏率先攀登上去。

爬到船舷後，他先探頭窺看甲板，沒有半個人影。

武藏向船上的四個人打暗號，船上立刻擺出事先準備好的狼煙道具，用打火石點燃。

黑煙冉冉上升後，武藏又在船艙的出入口附近，散佈鐵製的菱刺。

看到狼煙的信號，島上的隱蔽處立刻划出六艘漁船，就在同時，船艙內引起了騷動。

海盜們已經發覺船底被鑿穿了。

武藏隔著菱刺，面對船艙的出入口。

第一個海盜探出頭來，一看到武藏，立刻怪聲怪叫地衝了出來。

武藏單手殺掉這個脚踩到菱刺，步履蹎蹎巍巍的海盜。

接著又跳出兩個人，也都踩到鐵刺，身體東歪西倒。

武藏又迅速地殺了這兩個人。

這時候，海水已經從船底大量湧入，船身也開始向右傾斜。

一個看起來像是頭目的海盜，從出入口探出頭來，惡狠狠地吼道：「怎麼回事？」

「我要把你們殺個寸草不留。」武藏冷冷地答道。

「等……等等！」

首領邊說，邊揮動一隻手。

「太遲了！納命吧！」

「等一等，有話好說！」

「好吧！你出來，咱們一對一！」

「臭小子！」

他知道地上有菱刺，所以先用長矛撥開，然後跳出來。

武藏捧著劍，對抗長矛。

首領揮動著矛尖，想伺機出擊。

他的手下則陸續跳出船艙。

首領突然怪叫一聲，發動刺擊。

武藏砍斷長矛，接著斜揮過去，砍中他的臉部。

首領已經被殺，手下的嘍囉顧不得戰鬥，紛紛跳海求生。

就在這時候，六艘漁船全力前進，運載島上全體漁夫，朝著海盜船前進。

漁夫的手上都拿著漁叉。

# 神龍

## 一

爲數七十多名的海盜，還有那艘黑船，都被一網打盡，成了海底的藻屑，島民們爲此空前的勝利，狂歡了一整夜。

就連十多歲的小孩也醉倒了。

島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反抗海盜，更不要說和他們兵刃相見了。

沒想到首次出師，就大勝歸來，且是以不及海盜半數的人員，輕輕鬆鬆贏得這一仗。

島長家的喜宴上，呈現一片狂歡的景象。

「次郎，你用魚叉殺了幾個人？」

「五個人，不！是六個人！」

「太好了！你的獎品是可以抱我的老婆，……喂！老婆，給次郎抱抱看，次郎，不要客氣，這是我親口允許的。」



這個廿多歲的年輕人，稍稍後退，讓三、四個男人圍攏過來，把次郎抬到已經有三個孩子的女人身上，取樂一番。

已經喝得七、八分醉意的女人，大聲嚷道：「哈，哈！哈！……是他允許的，讓大家看看次郎怎麼和女人接近……」女人說著，抬起雙脚，夾住青年的腰。

這種類似牲畜般的行爲立刻在席間展開，漁夫們還在一旁唱歌，跳舞作樂。

還聽到有人說：「我的老婆和你的老婆交換吧！」而且說完就付諸行動。

沒有一個女人拒絕這種行爲。

其中有個年近五十的女人，抓住一個才十五、六歲光景的少年。

「來！讓你也嚐嚐女人的滋味！」然後讓他吸吮自己的乳房，並單手伸到他的胯間。

很奇妙的是，這場勝利的最大功臣武藏，却只是呆呆地坐在上座。

武藏只是被供奉在上座而已。

武藏滴酒不沾，或許只有他一個人保持清醒，所以沒有女人來貢獻肉體。

即使是最大的功臣，但武藏的身份依然是個外地人。

但是武藏並沒有因這種疏離而感到痛苦，因爲他絲毫沒有溶入這種淫穢、雜亂場面的念頭。

也沒有希望島民報恩的心情。

他只是默默地冷眼旁觀十多對男女所進行的交歡。

武藏的眼前是一個極力撥開鄰家老婆雙腿的男人，然後把臉埋進她的下體。

一旁則是個五、六歲的男孩，茫然呆立地看著沉溺在慾海中，不斷發出呻吟的母親。

武藏目睹這種光景，並不覺得卑鄙或羞恥，但是也不會引起性機能的興奮。

過了一會，他想該回山神廟去了，所以便站起身來。

他走出庭院，也沒有人加以挽留。

走向斜坡時，發覺背後有人追來。

武藏回過頭，原來是阿幸。

阿幸說是島長命令她跟來的。

這時，武藏才想起島長並沒有出席今天的宴會，看來是勞心使他的病情加重了。

「……」

武藏以堅毅的表情看著阿幸，但不置可否，一逕登上斜坡。

二

回到廟裡一看，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佈置了寢具、餐具、食器和燭台，這大概是阿幸遵照島長的囑咐安排的吧！

阿幸雙手合十，低頭說道：「感謝你消滅海盜。」

武藏這才發現到，這是第一次從島上居民口中說出感謝他的話。

把海盜船鑿洞弄沉，消滅所有的海盜，凱旋回到島上之後，只有武藏被置於狂歡之外。等候在海邊的老弱婦孺也不理會武藏。

武藏迅速離開衆人，逕自回到山神廟，自到阿幸來邀請，也才到島長家參加宴會。

當武藏到達時，島民幾乎都爛醉如泥了，誰也沒有注意到坐在上座的武藏。

「今天我是來服侍您的。」阿幸說道。

「我不須要服侍！」武藏回答。

「請允許我服侍您。」阿幸以央求的眼神說道。

「不要！」武藏斬釘截鐵的答道。

「如果我沒有服侍您，島長會罵我的。」

「你告訴他，是我自己不要的。」

此時，阿幸的眼淚奪眶而出。

「是我自願服侍您的。」

「……」

「請求您，讓我服侍您吧！」

「這是報恩嗎？」

「服侍您根本談不上報恩……，只希望您讓我盡一點心意。」

阿幸誠懇的態度完全不同於島上漁民那種無禮的態度，武藏沒有辦法再加以拒絕。

當天晚上，阿幸和武藏躺在床上，燭台的燈火熄滅之後，不久，阿幸柔聲地說道：「你可以抱我嗎？……」

但是，武藏不知是否睡著了，他沒有回答阿幸。

阿幸在黑暗中睜著眼睛，等候了一個時辰以上，但武藏既沒有轉身，也沒有聽見鼾聲。

十八歲的武藏並不是沒有慾情，但他忍耐著。

黎明的微光從破爛的窗戶照射進來時，武藏突然翻身起床。

他的臉色十分難看，似乎是強忍慾望的關係。

武藏以冷峻的目光看著枕邊人，阿幸正睡得香甜。

他的睡臉十分安詳，天眞無邪。

就在凝視之際，武藏的心情恢復了平靜。

當阿幸醒來的時候，發覺武藏已經不在床上。

羹芋粥的時候，武藏回來了，手裡還提著山雞。

阿幸看著食量頗大的武藏，喃喃說道：「如果您是島長，那就好了……。」

「……」

「請您留在這個島上好嗎？」阿幸問道。

「我明天就走。」武藏以毫無感情的語氣說道。

「什麼？明天就走？」阿幸驚訝得提高了音量。

「是的！明天就走！」

「爲什麼？是不是因爲大家冷落你，使你不愉快？」

「不是，我留在這個島上也沒用。」

「……」阿幸低下頭。

雖然武藏看到阿幸臉頰上滾落的淚水，仍然一句話也不說。

---

## 三

阿幸以著漁家女的常識，預言今天晚上會有暴風雨，到了中午，就忙著作些預防措施。

武藏仰望天空和海面，心裏頗不以爲然。

風只是比往常大一點罷了。

但是，不到一個時辰，武藏終於承認阿幸所言不差。

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間就被鉛色的厚重雲朵遮蓋，海水也變了顏色。

波浪雖然不很高，但海嘯却明顯的增大。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可怕的景象。」阿幸從破窗往外看，一面說著。

島長被一名漁夫背著上山，已經是強風伴著暴雨。

島長渾身濕透，氣喘吁吁地在武藏面前坐下來，說道：「龍神生氣了！」

「……」

武藏不了解半身不遂的島長，有何急事特地趕到山上來，不過，他只是默默注視著島長。

「我們必須讓龍神息怒。」島長說完，轉頭看著阿幸。「阿幸，有個不怎麼高明的方法，可以平息龍神的怒氣，……請你聽從我們的話。」

聽了這句話，武藏才恍然大悟。

阿幸當場哭倒在地。

武藏看著跟隨島長一起來的五名漁夫，那冷如石頭的表情。

「阿幸，這是無可奈何的，你還是覺悟吧！」島長低著頭說。

阿幸伏在地上，激動地搖著頭。

武藏開口說道：「你們好像是認爲擊沉了海盜，才冒犯了龍神，簡直是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島長和漁夫都瞪著武藏看。

「就算不消滅海盜，四、五年後也會發生一次像這樣的暴風雨。」

「這不是普通的暴風雨，如果任它發展下去，我們的茅屋都會被海浪沖倒，以前也從沒有發生過這種暴風雨。」

「你們眞的認爲，把她丟到海裡，暴風雨就會平息嗎？」武藏冷笑著說道。

「當初如果乖乖把阿幸交給海盜，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外面的狂風暴雨，的確大得足以讓島民們悔不當初。

風聲雖然時作時歇，但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想像到，一旦入夜之後，將會發展成更可怕的景象。

「我拒絕你們拿阿幸當祭品！」武藏斷然地說道。

「你是外地人，沒有權利管這件事！」

「你們已經把阿幸給我了，現在阿幸屬於我，我不允許你們任意將阿幸丟到海裡！」

「如果不把阿幸送給龍神，暴風雨就不會停息，請你體諒我們的苦心。」島長央求著。

這時，阿幸站起來。

「我已經決定了，帶我到龍神那裡去吧！」

「你總算想通了！……阿幸，這才是好孩子！」島長雙手合十，站在他身後的漁夫也合掌。

「等一等！」武藏阻止道：「我代替阿幸去當祭品。」

「……」在場的人都驚訝地看著武藏。

「把海賊打落海底的是我宮本武藏，……如果龍神在海底發怒的話，應該由我去說明經過的

情形，與其以阿幸作祭品，倒不如我去比較合理。」

「……」

「如果你們非要用阿幸作祭品，我就跟你們拚到底！」說完，武藏站起身來。

島長回頭看著漁夫們，並且告訴他們武藏的建議，沒有人表示反對。

島上有一個向外海突出的小海岬，是島民最忌諱的地方。從海邊看過去，就像是天狗頭的形狀，島民們從來不敢靠近那個地方。

在風雨交加的馬尾松林裡面，島民們提心吊膽的聚在一起，遙看著武藏從漆黑的天狗鼻頭，跳進波濤洶湧的海浪中。

# 別離

## 一

簡直就像一塊破布。

臉頰、頸部、胸、腹、手腕、脚，全身無處不見傷痕，眞可謂遍體鱗傷。

雖然到處都是擦傷，但臉頰及手腕的傷口，裂開如番石榴那麼大。

只有肩部和腰部還留有扯碎的布。

胸膛就像風箱一樣，劇烈地上下起伏著。

阿幸專注地凝視著這張睡臉。

投射進來的朝陽，照在他那張悽慘的臉上。

昨晚，武藏離開山神廟之後，阿幸就開始向山神祈禱，一直到今天早上，她沒有打瞌睡，也沒有改變合掌祈禱的姿態。

門突然發出巨響，有人撞了進來，阿幸回頭一看，原來是衣不蔽體的武藏。

武藏跳進風狂雨暴的大海中，然後從大浪裡游泳登上陸地，沒有藉助他人的攙扶，獨立回到山神廟。

阿幸只能歸功這是山神的庇護。

武藏從天狗岩跳到海中，正是颱風最強烈的時候，島上居民沒有一個人認爲他還能夠生還。

雖然阿幸不斷地祈禱，但她也只能期望奇蹟出現。

這個奇蹟果然出現了。

武藏只是受了擦傷和裂傷，四肢都無恙，眼睛也沒瞎，內臟也無損地回來了。

武藏昏厥正表示他的體力都用盡了，只餘喘息的力氣而已。

阿幸纖細的手腕，根本無法將他移到床上。

阿幸所能作的，只是替數不清的傷痕敷藥而已。然後，屏息憂心地注視他那張睡臉。

阿幸內心一直畏懼著萬一喘息停止了，就表示他已經斷氣了。

時間已經過了一個時辰。

「假如……」阿幸用手掌撫摸武藏那上下起伏的健壯胸膛。「假如……武藏……」

阿幸拚命呼叫著，此時，緊閉的眼皮輕輕顫動了幾下。

「武藏……，請用粥！」

盛在木碗裡，擱在床邊的粥早已經冷了。

武藏睜開眼皮，兩眼充血。他喃喃說道：「我贏了……」

阿幸支起武藏的身體。

武藏吐出大量的海水，之後，便恢復了意識。

他用兩支手指插入口腔深處，吐光海水之後，又躺下來，兩眼瞪著空中。

不一會，他自己起身，喝阿幸替他溫熱的芋粥。

這時，有一名漁夫到廟裡來，準備帶阿幸回去。當他發現武藏還活著，十分驚訝，一面大喊，一面跑回山下。

不久——

島長被人揹著，再度上山。

「由於你的協助，才平息龍神的震怒，實在太謝謝你了。」島長感謝得匐伏在地上。

島上所有的居民都齊集在此，沒有一個人缺席。

海邊的二十幾間茅屋都完好無損，只有一艘船被海浪捲走。

昨夜的颱風宛如一場惡夢，今天早上却是晴空萬里。

武藏注視著島長，說道：「海底根本沒有龍神。」

「不！是你救了我們，這是實實在在的，我們的子子孫孫都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

島長回頭看著所有的島民，催促著說道：「快感謝大恩人。」

六十多位男女老幼都合掌，開始唸佛。

「安靜！」武藏大喝一聲。

全體島民都安靜下來。

「對不起，我並不是爲了救你們，才跳進海裡，只是不忍心你們用這個女孩當祭品，才自願代替她的。你們不要錯認是我救了你們。……因爲這是給我一個考驗體力和運氣的好機會，所以我才跟暴風雨挑戰，最後證明我勝利了……你們懂了嗎？如果懂的話，就馬上給我滾開！」

## 二

「阿幸……」武藏叫道。

熄燈上床之後，已經過了半個時辰以上。

「來了！」

儘管阿幸一夜沒睡，現在仍舊無睡意。」

「當你決定到龍神那裡去，難道一點也不害怕嗎？」武藏問道。

「我只是覺得無可奈何。」

「你是說你死心了？」

「是的！」



「但是你不是害怕落到海盜手中，才來向我求救的嗎？」

「因爲那時候我還不想死。」

「交給海盜，他們不會殺死你，而跳到海裡，那才是死路一條呢！」

「……」

「我實在不了解一個人爲什麼會決心赴死。」

「……」

「你才十六歲，爲什麼會決意赴死呢？」

「……」

「當我從天狗岩跳下去的時候，完全沒有想死的念頭，我反而自信一定可以生還。……我想，即使我老了，也不會決心要死的念頭。」

「……」

「或許你比我還勇敢吧！」

「不！不是的，全日本沒有比武藏更勇敢的人。那時，我是出於無可奈何的心情，所以也就死心了。」

「眞的是因爲無可奈何才死心的嗎？」武藏的語氣十分強硬，似乎是懷疑阿幸在說謊。

阿幸沉默了一會，低聲說道：「其實……」

「其實什麼？」

「其實我憎恨島長爺爺，及所有的人。」

「哦？」

「那時候，島長說過一句話，如果乖乖把阿幸交給海盜，就不會有這種事……。當我聽見這句話，我眞恨不得殺死島長。……由於你的協助，才消滅了海盜，那時候，大家莫不狂歡達旦，雀躍不已。可是等到暴風雨一來，他們又認爲是殲滅海盜，才觸怒了龍神，而後悔莫及。當我想到這種卑鄙、膽怯的人，却是一島之長，我眞爲自己生在這個島上，而感到羞恥。……當時，我知道你是個無比勇敢的武士，所以我也覺悟死不足惜。我要你看看我死得多麼光榮。」

「……」

「如果你不能生還，我一樣會從天狗岩投海自殺。」

「……」

「武藏！」阿幸在黑暗中摸索到武藏的手。

武藏任阿幸握他的手，却一動也不動。

阿幸所具有的微妙的女人心理，令武藏感到迷惑。

對武藏來說，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得知女人的戀情。阿幸因憎恨島長，而燃起對他的戀情。



——這就是所謂的女人嗎？

女人一旦愛上男人，就可以決心赴死嗎？

——即使我愛上女人，也絕不會爲了她去送死。

武藏忘了全身的疼痛，自言自語地說道。

## 三

十天後，武藏離開了那個島。

就在前一個晚上，武藏擁抱著阿幸。

那是十分自然的結合，雙方都沒有說話，只是互相觸摸對方的手。武藏把身體挨近，將阿幸擁入懷裡。

當武藏的陽具挿入阿幸體內的瞬間，她發出輕輕的呻吟，忍受著疼痛。

武藏放射之後，離開阿幸的身體，便低聲說道：「對不起！」

他還道歉明天將丟下阿幸，離開這個島。

武藏乘著當初漂流到這裡的那艘小船，取道天狗岩的下方，離開這個小島。

送行的只有阿幸一個人。

阿幸佇立在颱風之夜，武藏跳下大海前所站立的天狗岩的鼻端。

希望她在那裡送行的是武藏。

「不過，你絕對不能跳下去。」武藏再三叮嚀著。

武藏仰望阿幸佇立在高處的身影，慢慢地划動船槳。

武藏在進行一個賭博。

用完最後一餐早餐之後，武藏對阿幸說道：「我不能約定何時再回到這個島嶼，或許我們不會再相見……，不過，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娶妻，只有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然後，武藏要求她獨自站在天狗岩的鼻子上爲他送行。

阿幸沒有哭泣。

只是合掌深深鞠躬，說道：「祝你一帆風順。」

武藏在平靜似湖面的海上，一邊響起單調的槳聲，慢慢划向大海。

他的視綫依然停留在阿幸身上。

隨著身影逐漸縮小，武藏的內心才開始產生微痛。

他有一股衝動，想折回島上，再次擁抱阿幸。

突然這項衝動變成一種不祥的預感。

「阿幸！」武藏發出十八歲年輕人的叫聲。

「你要活下去，我會回來！」



但是他們的距離太遠，他的聲音無法傳到阿幸耳裡。

武藏繼續叫著：「你要活下去。」

但是——

「啊！……」

武藏的眼睛簡直要暴突出來。

那個小身影，已經脫離天狗岩的鼻端，迅速地落入海裡。這幕光景，武藏看得一清二楚。

有一度，他還以爲是自己的錯覺，而懷疑自己的眼睛。

但這不是錯覺。

天狗岩上已經沒有人影了。

「傻瓜！」武藏痛心不已。

「阿幸！你是個傻瓜。」

武藏已經淚眼模糊。

他任憑淚水滴落到臉上，仍然繼續划槳。

武藏賭輸了。

阿幸果然跳下海裡。

一股難以名狀的悔恨，啃噬著武藏的心。

「阿幸，你眞傻，你死了，又有什麼用呢？我不是叫你活下去嗎？……傻瓜！你是個傻瓜！」

武藏本來期待著阿幸的身影，會變成一個小點。

但這只是武藏單方面的期待。

阿幸還是無法忍受她所奉獻身心的男人，離她遠去。

或許，在用早餐時，當武藏向她告別時，阿幸就已決心要死。

而由武藏來決定阿幸死的地點。

——難道說？

武藏的腦海裡掠過一種可怕的想法。

——當我告訴阿幸在那裡爲我送行，阿幸却解釋爲我要求她從那裡跳海。

武藏急忙揮開這種想法，然後瘋狂地划船，這是他此刻唯一能作的事。

（少年篇　完）

# 決鬪者宮本武藏（青年篇）

# 決鬥者宮本武藏（青年篇）



## 陀螺

### 一

一個陀螺發出尖銳的響聲，騰上五月的晴空。

騰上天空之後，便融入晴朗的天空，於是消失了踪影，只留下響聲，不久，又落了下來。

陀螺就像活生生的東西，停留在大跨步走在沿鴨江街道的主人肩上，而且不停地旋轉著。停止旋轉後，傾倒在主人肩上，而沒有落下來。

任憑陀螺停在肩上，而一味昂首濶步行走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五尺左右的矮個子，但胸膛却十分寬濶，眼睛則是一般人的兩倍大，看起來，頗予人好感。

他身穿短袖上衣，麻袴，腰間佩帶一把小刀。

同行還有一個人，是個年齡不相上下的女人。不過，她比青年高約三寸，兩眼細得像一條縫，兩人走在街上，形成強烈的對比。

她的面貌端正，由於每個人欣賞角度不同，所以有人也許會覺得她漂亮。值得一提的是，她

的皮膚白晰，不亞於她頭上紮的白色頭巾。

「……只要賣了這個陀螺，就可以買個小房子，可是……」女人說道。

「別說傻話了。這個陀螺是我一生的伴侶。」

「難道一生的伴侶不是我嗎？」

「萬壽，妳在跟這個陀螺爭風吃醋嗎？」

「不是的，我只是認爲憑你淡路七助的才華，可以作出好幾個這種陀螺。剛才在店裡，有人出高價要買，你却不賣，眞敎人想不通。」

「這個陀螺我已經賦予它生命，賦予生命的陀螺，一生中只能作一、兩個而已。……我已經賣掉神樂笛、鳥皮沓、鷺足的鏡筥，難道你還不滿足嗎？」

「如果是我，一定會留下鏡筥，賣掉這個陀螺。」

「你果然在吃這個陀螺的醋。」名叫七助的青年，從肩上取下陀螺，捲上細麻繩，「來吧！讓萬壽笑一笑吧。」然後，丟向高空。

發出響聲，却在瞬間消失踪影的陀螺，遵從主人的命令，落在萬壽的頭上。

「討厭！」萬壽搖晃著頭，逃開了。

淡路七助一邊笑著，一邊用單手按住陀螺。

「萬壽，妳的欲望太多了。」

「你在胡說什麼，我只是想在京城的一個角落，擁有一間小房子，跟你過着樸實的生活而已。我的心願可說微不足道。女人的幸福和男人不一樣，只要有個小房子、溫柔的丈夫和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就足夠了……。」

「別說了！」淡路七助突然以兇惡的語氣打斷萬壽的話。我之所以離開淡路島，來到京城，是要把鳴門流劍法揚名天下。……你不是一直認爲我無用，却又執意跟我來嗎？……成家養育小孩，那是十年後的事情。別說傻話了，你只要認爲能夠在我身邊就是幸福，這就可以了。」

「……」

萬壽有點不悅地低頭看著淡路七助的側面，然後默默地爲他拿掉頭髮上的污物。

## 二

「啊！」

從街道走下蘆葦叢生的岸邊，淡路七助突然怒目圓睜，大吼一聲。

從淡路島划來的船，雖然還繫在岸邊，却有個陌生人坐在裏面。

不只是佔據小船，而且還悠哉遊哉地用小刀削槳。

「喂！」淡路七助滑下斜坡，像小鳥一般，飛躍過蘆葦，站在船頭。「你拿我的槳作什麼？」

對於對方的咆哮，這位入侵者絲毫不加理會，頭也不抬，繼續刨槳，並說道：「我在做木刀。」

「什麼！」

「經年累月浸在水中的枇杷槳，用來作木刀最好不過了，錢我已經放在你脚邊了。」

的確，在七助所站的脚邊，放著三枚丁銀。

「誰答應要賣？」七助叫道。

「我想要，我就買下來了。」

七助瞪著這個年齡和自己不相上下，蓬頭破衣的入侵者。「你是劍客嗎？」

「嗯！」

「報上名來！」

「宮本武藏！」對方邊刨槳，邊回答。

那枝槳已經刨得不能再作槳用了。

「小偷！你好大的膽量！」七助大聲叫道，然後將右手探入懷中。「看淡路七助讓你嚐嚐鳴門流劍術。」

「……」武藏這才抬起頭來，正視七助。

「你覺悟了嗎？」

「嗯！」

武藏根本不知道七助要從懷裡拿出何種兵器，就隨便地點點頭了。

當七助探入懷中的右手伸出的剎那，陀螺以流星般的速度，對準武藏的臉襲來。

武藏也迅速地用槳反擊，將它擊向空中。

但接下來的剎那，捲陀螺的麻繩，像蛇一般地飛來，捲住武藏的脖子，武藏根本沒有時間將之揮開。

脖子被緊緊纏住的武藏，注視著在空中飛舞的陀螺，回到七助肩上，但仍然繼續旋轉。

「如何？宮本武藏。」七助以左手抓麻繩，右手拿出小刀。「要投降嗎？武藏，鳴門流劍術就是運用小刀的秘法，你只要一動，就沒命了。」

「……」武藏的臉漲得通紅，簡直快噴出血一般。

「投降吧！小偷。」

「……」

武藏以下顎抵住麻繩，才免於窒息，但他還是堅持不投降。

他忍住痛苦，看著在七助肩上停止旋轉的陀螺，突然，他的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

——這個陀螺對這傢伙而言，必定是僅次於生命的重要物品。

武藏直覺如此。

突然，武藏把頭探出船舷外。

七助肩上的陀螺滾過左手臂，掉進水裡。

七助以反射性的本能，左手放掉麻繩，快速地抓住向水面掉落的陀螺。幾乎就在同時，武藏用木槳打掉七助右手的小刀。

武藏把麻繩甩開，站起來說道：「淡路七助，我們後會有期。」

「什麼意思？」七助狠狠瞪著武藏，反問道。

「要分高下，等來日再說吧！」

「爲什麼？」

「我要進行一項大比武，爲了尋找到合適得力的武器，我才擅自買下你的槳。」

「大比武？」

「我要向室町劍術所的吉岡清十郎挑戰。」

「傻瓜！」七助不屑地看著這個裝扮有如乞丐的年輕人。「吉岡道場才不會理會你這種無名小卒，只怕你連大門都進不去呢？」

「我自有對策。」

「對策？」

武藏沒有回答，只說道：「等大比武過後，再跟你分個高下。」



七助得知武藏削槳的目的之後，由於同是藉藉無名的年輕劍客，所以倍感親切。

「好的。」

## 三

七助挽留武藏用完飯再走，於是武藏留了下來。

七助對仍站在堤岸的萬壽叫道：「喂！萬壽，快去招待客人。」

「作什麼？」萬壽不奈煩地搖搖頭。她有點輕視七助把剛才對立的敵人，當成朋友般招待。

——像這種濫好人，怎麼能將鳴門流劍術揚名天下呢！

七助把「妻子」萬壽介紹給武藏。

萬壽看到武藏那魁梧的身軀，突然湧起一股不祥的預感。

——這個人一定離棄了自己的親人，犧牲了恩師、朋友也在所不惜的人。也必定是個劍法高明的武士，擁有神力所不及的高強武功。

這大概是爲人妻者關心丈夫的第六感吧！

萬壽擔心這種預感被武藏看穿，於是慌忙轉身著手準備飯菜。

七助則以無比欽敬的眼神，看著武藏問道：「你眞的要向吉岡清十郎挑戰嗎？」

「嗯！」

「你有必勝的信心嗎？」

「有！」

「勝了吉崗清十郎，你就可以揚名天下了。」

「……」

「我也是爲了闡揚鳴門流劍術，才離開淡路，不過，我作夢也沒想過要向吉崗道場挑戰。」

「……」

「以往，還沒有一個藉藉無名的劍客，向室町劍術所挑戰吧！」

「……」

武藏任憑七助說得口沫橫飛，把記憶沉浸在十年前的屈辱中。

十年前——

本來是辯之助的武藏，在無二齋的命令下，帶著毒酒到吉崗道場，當場被當主憲法看穿，而在道場與長男清十郎比武。

清十郎比辯之助大四歲，已經具有青年的體格，而且他的武藝被認爲將來必定比他父親更有成就。所以，他們之間的打鬥，簡直不能稱爲一場公平的比武。

辯之助被清十郎擊中前胸，翻倒在地，便昏迷了。

當他恢復意識之時，已經被丟到門外。



武藏忘不了那天所受的屈辱。

如火一般的鬬志，燃燒著全身。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產生這種感覺。

——看著吧！總有一天我要摘下門前那塊招牌。

他如此地自言自語著，這份執著至今仍沒有改變。

「須要幫助嗎？」

七助的提議使武藏回到了現實。

「不用了，我一個人就夠了。」武藏加以拒絕。

「吉崗道場有一千六百個門徒……，就算你運氣好，贏了清十郎，他們也不會就此放過你，門徒不會這麼輕輕鬆鬆的讓你離開當地……」

「大概是吧！」

「你好像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七助以半帶嘲謔的語氣說完之後，武藏立刻以強烈的語氣加以反駁。

「我不會死，我要得勝，還要活下去。」

武藏幾近憤怒地大吼道。

正在船尾燒魚的萬壽，嚇得回過頭。

武藏與七助相較之下，七助的體格顯得單薄多了。

——實在不想招待這個滿身妖氣的男人，眞希望他快點離開。

萬壽十分的急燥。

而七助對武藏心服口服的樣子，更令萬壽生氣。

「眞是個大傻瓜。」萬壽不自覺地細聲罵道。



# 佐佐木小次郎

## 一

劍術比武啓事：

劍雖利，但厲而不斷。我生於劍術之家，秉承家業。自小即朝暮鑽研，專心一志。知勝，尚不知敗。此次到京師，志在成爲扶桑第一劍客，挑戰以決雌雄。

時間：下月十七日拂曉。

地點：洛比蓮臺野。

此　致

吉岡清十郎

慶長八年五月十日

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

附記：此次挑戰如遭拒絕，則於當日另立告示牌，令天下共嘲其膽怯、懦弱。

這張告示牌，在黎明前就豎立在三條大橋畔。

這個告示牌頗具效果，行人都在牌前佇足，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傳遍了大街小巷。甚至有人聽到傳言，而刻意去看告示牌。

一個沒沒無名的劍客，竟然立起告示牌，要向扶桑第一室町劍術所的當主挑戰。這是前所未聞的事情。

以當時人的看法來說，告示牌是當權者下達百姓所用的。例如統一天下的戰爭展開之時，石田三成把何以討伐德川家康的理由，列舉數條，告示天下，或者在關原之役獲勝的德川家康，列舉石田三成以下諸人的罪名等等……。

劍客爲了向世人炫示其武藝，而以告示牌敬告世人，這在當地尙屬先例。過去，從沒有一位劍客想到，用告示牌向人挑戰。

戰場上的武者，只注重功名首、一番槍之類的武勳，而劍客一旦成爲藝者，，便專心一意的磨鍊武藝，而不在名利之上用心。這其中的原因，可說是因爲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大將，都不重視劍客。

重用劍客的只有德川家康。

因此，在關原之役以後的傾向是，各大諸侯都競相效法德川家康，爭先恐後地招攬劍客。

換句話說，劍客已經逐漸具有眞實的地位。

惟有「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是劍術世家，且因爲他擁有「足利將軍家指南」的背景，因而廣受世人的尊敬。

此外，又有所謂「憲法染」這項世襲的家業，手中承受天子的攝家束帶，衣冠袍染。因此，就不只是個劍術道場之主而已。

十五代的足利義昭，雖然敗給織田信長，而喪失政權，但「室町劍術所」的招牌仍然響亮，而且，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死後，天下雖然在德川家康之手，但吉岡道場依然盛名不衰，這是因爲世人對於足利家便是幕府將軍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而且對宮廷御用的「憲法染」仍然具有敬意。

無論政權如何替代，吉岡家仍然是扶桑第一的劍術所。

而現在居然有個無名劍客，在京城的中心地點，豎起告示牌，公然向這一名家的當主挑戰。

「這個人一定是瘋了！……」賣布的商人爲他嘆息，而不斷地搖頭。

「嗯！大概是想藉此沽名釣譽。明明知道吉岡家不會接受他的挑戰，還故作姿態。」衣衫襤褸的浪人也不屑地諷刺著。

在一片嘲罵聲中，有一個看起來氣勢非凡的武士，他默默地，以尖銳的眼神凝視著告示牌。

他的身高超過六尺三寸，頭髮披在肩上，髮色是紅中帶黃。

眉下的褐色眼睛，閃爍著懾人的光芒，鼻樑十分高挺。

背後揹著一把四尺長劍。

人群中有人認出這名劍客的異常打扮，而大叫出聲。這個人就是淡路的妻子萬壽。

「唉呀！」

## 二

「那個劍客是誰？」

七助循萬壽的視線望過去，不禁皺起眉頭。

但是萬壽並沒有聽到丈夫的問話，只是緊盯著這名劍客的側面。

七助用手指戳戳她的側臉，萬壽才如夢乍醒的轉過頭，並收回視線。

「什麼事？」

「你認識他嗎？」

「是的！……他……他是我家鄉越前一乘谷的嚴柳館的小開。」

萬壽是在兩年前，到母親的娘家淡路島的野野村，去投奔外祖父。她的父母相繼去逝，使她成了孤兒。

「那小子叫什麼名字？」七助一邊目送轉身大搖大擺離去的劍客，一邊問著。

「小次郎——佐佐木小次郎。」萬壽答道。

「喔？」

七助不自覺地也邁開步伐，跟在那人後面老著。

萬壽以困惑的眼神看著丈夫，却也不得不跟隨在後。

七助的視線投在佐佐木小次郎身上，口中却談著其他的事。

「武藏所說的對策，原來是豎告示牌，這眞是出人意料的作法。……對了，從豎立告示牌這一點，可以證明武藏是出乎常人的。但是，他却忘了一件事。武藏向吉崗清十郎挑戰，並非只贏他一個人就算得勝。向清十郎挑戰，就等於是與吉崗道場的一千六百人爲敵。我想，這下子他大概完了。」大聲說話的七助，突然回頭對萬壽說道：「萬壽，妳的第一個男人，就是佐佐木小次郎，對不對？」

萬壽對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大感驚訝。

七助冷眼旁觀看萬壽表情的變化，嘴角掛著一抹冷笑。「我猜對了吧？」

萬壽把臉別過去，說道：「我是被強暴的。」

「無論怎麼解釋，我看得出妳喜歡他，……而且還忘不了他。偶然邂逅，妳心裡舊情激盪，就把我忘了。」

「不！我恨死他了，更不要說忘不了他。」

「萬壽，你知道我吃醋是沒完沒了的，現在，我已經吃醋了！混帳，當妳注視他的時候，那

種表情十分不尋常，你第一次獻出身體的男人就是他，簡直太可惡了。」

「不是獻出，是被強暴的。」

「這沒有兩樣。」

「不一樣，奉獻和被強暴是兩回事……，我是被嚇昏了，才讓他奪去貞操。」

「不論是被強暴或還有其它原因，我想說的是，女人絕對忘不了第一個男人……。一想到你曾經被那傢伙抱在懷裡，我心裡就一片燥熱，你看看連我的手都是熱的。」

七助緊緊抓住萬壽的手。

「傻瓜，七助……，我們走別條路吧！」萬壽拉起七助的袖子。

「不！我要殺了那傢伙，既然知道他是妳第一個男人，怎麼可以放他去，抱過你的男人，只能有一個在這世上立足。」

「別胡說了，你忘了吧！……」

「既然知道了，怎麼忘得了呢？」

「七助，那個佐佐木小次郎曾經被名人越俊先生譽爲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他繼承了師門獨步的劍法……。」

萬壽本想勸丈夫不要作出有勇無謀的事，沒想到她的一番話却招來了反效果。

七助突然狠狠摑了萬壽一個巴掌。

「混帳！」七助的表情十分兇惡，「我要殺了那個傢伙！」他大叫一聲，向前跑過去。

萬壽發出哀號。

## 三

對七助來說，實在太幸運了。因爲當他跑到距佐佐木小次郎大約十步時，突然從暗處跳出五名武士，包圍小次郎。

若非如此，七助或許已經死在佐佐木小次郎的四尺長劍之下了。

大約過了四分之一時辰之後，七助才看到自己可能遭遇的悲慘下場。

佐佐木小次郎面不改色，徐徐轉動目光，環視包圍他的五名武士。

「你們是誰家的部下？」

「別裝蒜了，佐佐木小次郎。」

「我沒裝蒜……，我得罪過很多人，根本沒辦法一一記住。」

「難道你是承認你玩過的女人太多，無法一一記住嗎？……我家小姐六天前自殺了，我們要替她報仇。」

「小姐？」小次郎思忖了一下。「喔！你是說那個麻臉婆嗎？可不是我去追她的，而是她引誘我去抱她的。……女人就是喜歡強壯的男人，她看上我用一把刀連殺十人的好武藝，你們家的

武士都不是我的對手，由於你們不中用，所以你們家小姐才會愛上我。換句話說，害得你們小姐自殺的，就是你們這些人，現在，你們想殺我，偏偏又是些不自量力的小角色，如果，不能殺死敵人，反而自己來送死，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佐佐木小次郎侃侃而言，語氣抑揚頓挫，就像在朗讀一篇事先擬好的演講稿。

五名武士同聲說道：「廢話少說！」同時抽出刀子，大概他們早已領教過小次郎的口才。

「難道你們想把自己難看的屍體，暴露在人多雜沓的大街上嗎？」小次郎冷笑道。

「別再花言巧語，想藉機逃生了。」

「哈！哈！哈！……你們估計錯誤了，以爲我的本事只是輕輕鬆鬆殺掉你們家十個武士罷了。現在睜眼的瞎子實在太多了。我只要拔出背上那根竹竿，就可以砍掉五顆人頭。……你們別以爲五個人一起上來，就可以殺死我。我本身很喜歡打鬥，但是跟五個、十個你們這種蹩腳貨較量，實在興趣缺缺。所以，你們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就趕快退下。我既不是不想無謂殺生，也不是動了惻隱之心，你們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厲害，大概你們都是別有目的，想當那個麻臉婆的丈夫，現在歸心成了泡影，才跑來送死。眞是這樣的話，簡直是太蠢動了。最後，我再告訴你們，那個麻臉婆的皮膚，在我抱過的衆多女人當中，只屬於下級的品味。」

小次郎把話說完之後，便悠哉遊哉地走了。

五個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動刀，這眞是一幅奇妙的光景。

看來，他們是被小次郎的態度和言辭懾住了。

小次郎後面跟著那五名武士，和數百位群衆，走向河邊，七助和萬壽也夾在人群當中。

小次郎走到岸邊，回過頭以不遜的語氣說道：「你們那位想留下活口，不計殘廢的話，可以用臉色表示，我會手下留情。」

這場決鬪在一瞬間就結束了。

就在正面那人襲來的同時，小次郎拔出他所稱的竹竿——亦即他背後的長劍，一閃便有兩顆人頭落地。

小次郎高大的身軀一個反轉，立刻又腰斬了一個人。

並沒有剎那的停息，小次郎把腰斬之技化成飛燕般的神技，逆向劈斬稍遠那人的臉頰，使它斷成兩半，然後飛身向後退。

這一次的攻擊，又深深刺向從後面逼近的最後一個敵人的胸膛。

他以敵軀爲柱，把長劍和伸長的手臂及身體呈一直線，使敵人的身軀以四十度的角度倒下來。佐佐木小次郎那不爲所動的殘忍姿態，使圍觀的群衆爲之嘩然。

其中，七助那雙大眼更是睜得幾乎暴突出來。

# 崖下

一

武藏在宇治的槇島城址的「昌山庵」。

足利家最後一代將軍足利義昭，出家後，自號昌山，獲得豐臣秀吉一萬石的厚贈，而隱居在此。

昌山死後，就將這草庵讓給澤庵。

武藏來訪時，澤庵正外出雲遊，沿門托缽，只留一名少年留寺。

這個少年便是青木城之助，是武藏在關原之役發生那年，交給澤庵撫養的少年。

城之助在這裡已經過了三年，他的年齡也已十五歲，但他的身軀及骨骼完全沒有發育，不幸又罹患了小兒痲痺，右腳細得可以用手握住。

武藏看著那隻可憐的腳，臉上沒有絲毫憐憫之意，說道：「看來，你只能當和尚了。」

城之助低著頭，臉上淌著一行淸淚，答道：「師父說，一隻手、一隻腳也可以成爲劍客。」

武藏默默看著城之助那熾熱的眼神，這件事，他不置可否地說道：「我想在這裡停留一段時間。」說完，便走進客廳。

在次日的黎明前，武藏便在三條大橋畔，豎起向淸十郎挑戰的告示牌。

接下來，便只須等候吉岡道場的答覆了。

武藏在「昌山庵」脫下草鞋後，完全不作決鬪前的練習準備。

從早上一直睡到快中午才起床。下午則划小船到巨鯨池去釣鮒魚。

而今天，他從林中拾回一塊大小適中的木頭，開始用小刀削將起來。

在客廳的神龕擺著一尊乘坐六牙白象的普賢菩薩，想來昌山公隱居在此之後，便晝夜祈禱延年益壽。

武藏決定臨摹這尊菩薩，他手握小刀，削著木頭。

城之助驚訝地看著他才，問道：「你爲什麼要作這種事呢？」

「沒什麼用意。」

這便是武藏的回答。

的確，這只是一種毫無意義，消磨時間的工作而已，武藏根本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

他認爲，神佛是畏懼死亡的人們揑造出來的。

就當武藏無意識地凝望普賢菩薩的神像時，他突然憶起無二齋在爐邊無所是事地削木塊的往

事。

無二齋在和吉崗憲法比武時，被打斷了右手骨，所以，用左手刨木頭，來雕成佛像。

但是，他的手法非常笨拙，從來沒有完成過一件作品。

武藏想起這件事，所以才試著也雕刻佛像。

但是，他的腦子裡並沒有想過，用左手雕普賢菩薩，來悼慰無二齋的靈魂。

只是不知不覺的——這似乎是最正確的表現法。

在沒有樹木的白砂地庭院，出現了一條人影，正大跨步地走向簷下。武藏沒有理會，仍然繼續左手雕刻，終於有了形狀了。

「你……」

對方說話，武藏才抬頭看著訪客。

看了一眼，原來是比叡山的荒法師。

他以二重白翎的五條袈裟蒙頭，他還穿一雙五寸高的單脚木屐，這也是他獨特的打扮。

根據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在攀登陡坡時，拔去木屐的後齒。下山時，則拔下前齒，而荒法師爲了方便起見，索幸在屐底的中央裝上一齒。

「我剛才聽那小鬼說，你就是叫做宮本武藏的劍客嗎？」荒法師的目光十分銳利。

「是的。」

武藏再度把視線囘到手中，然後點點頭。

## 二

「我叫做火焰和尚，是比叡山的山風訓練出來的兇和尚，一把掃刀，天下無雙。但是論定力，還比不上這個庵裡的和尚。」

對方不問自答地報過姓名，然後逕自走進客廳。

「你在三條大橋畔豎起告示牌，向吉崗淸十郎挑戰，眞有種。……不過，一般的浪人却認爲你明知吉崗不會接受，却要沽名釣譽，到底你有多少勝算。」

「沒有自信的話，就不會來挑戰。」

「可是你現在在雕普賢菩薩，由這一點看來，一定心裡相當害怕。」火焰和尚嘲笑地說道。

「我是在消磨時間。」

「消磨時間？如果只是想消磨時間，應該有別的事可以做吧？」

「什麼事呢？」

「我的天啊！……火焰和尚扳下一根鼻毛，然後用嘴巴吹掉。「你大概是第一次到京城的鄉巴佬吧！」

「……」

「你來京都，好像還沒有作過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

「是的，重要的事。」

「你是說遊覽神社佛閣嗎？」

「胡說，那些金箔鑲的牆壁、狂犬、仁王、羅漢、千手佛，有什麼好看的呢？男人一來到京城，第一件事就是知道京城女人那柔嫩的肌膚。……怎麼樣，你還沒嚐過吧！」

「……」

「看你的表情，好像連想抱的念頭都沒有。……難道說，你是看在劍法大事上，而禁絕女色？」

「……」武藏沉默地，承受著火焰和尚銳利的目光。

「人在世的時候，如果不作想作的事，那實在是一大損失。等到年紀大了，才發覺時，已經太遲了。伊勢物語不是有這麼一句話嗎。」早知結果如此，就該爲昨日與今日思考。因爲無常的風是不擇時的，更何況像你這種以自身爲刀俎，以他人爲魚肉的劍客，明天會演變成何等局面，根本無法預料。……趁著活著的時候，就應該作想作的事情。如果你認爲抱女人，會使刀尖變鈍的話，這就可以證明你不是眞正的劍客。……我帶你到妓院去吧！」火焰和尚說著。

「爲什麼鼓勵我去抱女人呢？」武藏實在不明白這個素昧平生的人，爲什麼遊說他去狎妓。



武藏被火焰和尚的一番話說動，而離開昌山庵。

站在門口的城之助，以憂心的眼神爲他們送行。武藏和火焰和尚並肩走在一起，前者問道：

「比叡山的僧徒都像你這樣不守戒規嗎？」

「亂世死人如麻。——如果是澤庵和尚，一定會勸人不殺人以求自生，亡人以求自存。但是弱肉強食，這是生命的法則。只要看看石田三成被滅，天下即變成德川家康的掌中物，就可以知道了。……今後，你爲了要揚名立萬，不知要犧牲多少人的性命作爲代價，因爲勝者就是要踏過重重屍體，才能留名千古。我很欣賞你排除其它劍客，單獨向吉岡清十郎挑戰的勇氣。這是一件値得一拚的大事，如果你須要的話，我可以說服我的同伴，帶一、二百人爲你助陣。」

「不須要別人幫助，我要一個人對付吉岡清十郎和他的門徒。」武藏斷然地說道。

「有種……」火焰和尚大聲讚道。

走過斜坡，是一條沿山崖而行的路。

「你……」火焰和尚停下脚步。「如果你有自信勝過吉岡清十郎的話，……能否讓我見識你的本事呢？」

「……？」

「依我的看法，雖然我不知道清十郎會作何想法，不過，他的親戚及高徒們商量的結果，可能會勸他不要理會你的挑戰。……爲了避免這種結果，就必須仰仗我這三寸不爛之舌，我和吉岡

的門徒都很熟，只要我努力勸說，清十郎一定會接受你的挑戰，不過，……在此之前，我必須先看看你的本事。」

「……」

「願意嗎？」

## 三

武藏思忖了一會，說道：「如果你希望的話……」

「是的，……我非常希望。」火焰和尙炯炯的眼神，注視著武藏。「你能夠從這個山崖跳下去嗎？」

火焰和尙說完，武藏把視線轉到懸崖下面。

在丈餘的崖下，長著無數剛收割過的藤竹，宛如一枝枝尖端朝上的長矛。

「你辦得到嗎？」

「……」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脚底一定會被竹尖刺穿，我的要求是，你必須完好無損地再回到這裡。」火焰和尙冷酷地提出他的要求。

武藏向崖邊走近一步。

刹那間，武藏那高大身軀已經凌空而下，只剩下草鞋還留在山崖邊。

落到一半的時候，武藏攤開雙手，宛如翅膀一般，然後降落下來。

火焰和尙眼睜睜看著武藏輕飄飄地降落在尖銳的竹子上。

武藏靜止了半晌，解下佩刀，投給火焰和尙。

然後他以猴子般敏捷的身手，攀附著崖壁而上，火焰和尙看著武藏迅速穿上草鞋，搖頭說道：「太令人吃驚了，脚底沒有受傷嗎？」

「沒有！」武藏搖搖頭，接著跨出步伐。

武藏在脚底觸到竹尖的刹那，他以脚趾夾住竹子。

但是，只有右脚成功，左脚則被刺傷了。

武藏爲了不讓火焰和尙察覺他的左脚受傷，在攀登絕壁時，他以紅土塞住傷口，以止住血。

若是一般人，一定會痛得不停呻吟，甚至無法走路，但武藏却不露於外，也沒有跛著脚走路。

一直到九條大宮的妓院，火焰和尙才發覺武藏的脚受了傷。

在一陣媚聲的迎迓下，兩人並肩正想登上樓梯時，站在後面的鴇母突然大叫：「啊！武士大人，流血了！」

火焰和尙頭一看，武藏走過的地方，一片血跡斑斑。

——這就是狎妓嗎？

武藏興味索然地看著三名盛裝的妓女，和著弦歌起舞，他的內心如此想著。

武藏絲毫不感到興趣。

看來，火焰和尚是這裡的常客。人一到，他的身邊就有熟識的妓女陪伴，並且把手放在火焰和尚的膝蓋上。

武藏的身邊空無一人。

「我已經替你叫了一個非常適合你的妓女，長得清新脫俗。你稍待吧！」火焰和尚說完，命令他的陪妓手下的妓女跳舞。

——武藏不解這到底有何樂趣可言。

每個妓女塗脂抹粉，活像妖怪一番，看在武藏眼裡，一點也不覺得美。

而且所跳的舞，到處都有破綻，顯得相當馬虎。

看了一會之後，武藏愈覺無聊。

他毫不客氣地打個哈欠，左脚的傷也開始作痛。

武藏本以爲，一到房間，妓女就上門來，然後兩人上床。

像這樣飲酒，觀舞，實在太浪費時間。

在雛妓的殷勤勸酒下，武藏才舉杯到脣邊。

不久，有一名妓女像影子一般，來到武藏身邊，坐了下來。

# 妓女

## 一

武藏又忍受了半個時辰的無聊。

「現在，我教你跳加發舞，好嗎？」火焰和尚提議道，但武藏傻楞楞地搖搖頭。

「我想睡覺。」

這句毫不避諱的話，使火焰和尚笑著說道：「替你找個漂亮的女孩，你就急著想上床，善哉！善哉！」

說完，武藏才想到自己還沒看一眼陪侍自己的妓女。

他把視線轉向身邊的妓女，她是個眉毛、鼻子、頸部都十分纖細的女孩，雖然穿著薄如蟬翼般的衣服，却是一付不勝負荷的樣子。

假如對方的身體有濃香，或者衣著華麗的話，武藏一定早就察覺她的存在了，正因爲她的外型輕忽，所以武藏並沒有注意到她何時來到身邊。



但是，武藏一點也沒有想要擁抱她的念頭。

他默默地走到走廊。

雛妓立刻走上前去，引導他到房間裡。

經過長廊，武藏被帶到偏房，這裡大概就是妓女們的香閨。

武藏盤腿坐在床邊，打了個大呵欠。

妓女捧來一件花睡衣，請他更衣。

「我一向不穿衣服睡覺！」武藏說完，突然發覺這個妓女的臉似乎有點面熟。

「……」

被武藏盯著看，妓女不禁低下頭去。

武藏的記憶已經喚起。

這個妓女就是當年在故鄉的溪邊，和他一起吃鮑魚的少女。

就在武藏立志成爲日本第一劍客時，在離開故鄉那天，又在人販子手中將她解救出來。

但是，這個少女還是被賣掉了。

經過一陣頗長的沉默之後，武藏開口說道：「你被賣到這裡有幾年了？」

妓女低著頭，答說已經五年了。

「你還是只能當妓女而已。」

「……是！」

「被賣到這裡，就馬上接客了嗎？」

妓女搖搖頭，答說先當了兩年鶵妓。

「這麼說，接客也有三年了。」

「……」

「假設每天晚上接一個客人，也已經被上千個男人摸過你的身體了。」武藏說出這句殘酷的話。

妓女的臉頰流下一行眼淚。

武藏脫掉衣服，躺在床上。

「你叫什麼名字？」武藏詢問正在替他折疊脫下來的衣服的妓女。

對方答說叫「夕加茂」，武藏憤憤地說道：「我是說被賣之前的名字。」

妓女以驚愕的表情看著武藏，答道：「阿吉。」

「當初應該讓你住在我家，作我姊姊的乾妹妹就好了。這樣一來，你就不會被上千個男人玩弄你的身體了。」

「……」

「現在却太遲了！……眞是遺憾！我雖然到處流浪，却還記得當年在溪邊捉魚，叫你撿枯枝，一起吃魚的往事。」

「……」

「以後，我大概不會再回想那件事情了。……看到你作了妓女，眞是掃興！這是我第一次到妓院來。」

「……」

「你已經不是阿吉，而是叫做夕加茂的女人了。」

夕加茂細聲地請求原諒。

突然——

武藏一骨碌站起來，解開褲帶。

「夕加茂，含住這個。」武藏命令這位和他青梅竹馬的女人，做著以前無二齋在海邊命令辯之助所做的事情。

「吸！」

「……」夕加茂的小臉蛋悲傷地扭曲著。

「吸！你是妓女，我是嫖客，你應該遵從客人的話去做。」

「是……」

武藏躺下來之後，夕加茂靠了過去。

「當你吸的時候，我要睡覺，……這是一項考驗，我要考驗自己是否睡得着，你要含到明天早上，絕對不能放開。」

「是！」

## 二

遠處傳來報子時（零時）的敲木聲。

夕加茂把頭埋在武藏的股間，一動也不動。

含著武藏的陰莖已將近兩個小時了。

剛含了不久，陰莖突然漲大，塞滿了夕加茂的嘴巴。

雖然發生這種變化，但武藏仍然保持不動，而且不久之後，便恢復了原狀，夕加發聽見武藏強而有力的呼吸。

夕加茂繼續含著，身體一動也不動，任憑時間慢慢流逝。

武藏的鼾息聲也沒有中斷。

夕加茂毫無睡意。

——下賤。

剛含之時，她有這種感覺，但現在完全消失了，她的意識恢復平靜，只想協助武藏進行試驗

夕加茂被客人強求作這種動作，今晚還是頭一遭。

就這一點來說，武藏是最無情的一位客人。

夕加莪以爲，武藏所以如此命令她，是因爲藐視她被上千個男人擁抱過，而感覺到悲哀。

一想到武藏輕視自己，淚水不禁掉了下來。

等到擴張的陰莖恢復原狀之後，傳來武藏的鼾聲，夕加茂才了解到這是作爲一名劍客所要進行的考驗。

現在已經過了兩個時辰了，夕加茂的腦海裡，感懷地回憶起那個叫做阿吉的少女時代。

武藏以短矛刺了好幾條溪中的鮑魚，命令阿吉道：「去撿枯枝來！」

等魚烤好之後，又命令道：「吃吧！」

武藏和阿吉之間，除了這兩句話以外，沒有其它的交談。

今天，八年之後在這裡重逢，武藏又命令她含著陰莖，代替吃鮑魚。

夕加茂逐漸了解到，命令她吃鮑魚和命令她含陰莖的男人，是不折不扣的同一個人。

對於這種體認，夕加茂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

她甚至感覺到，很久以前便已預感到會有今天這麼一個夜晚。

她能爲武藏效勞，這是身爲女人的喜悅。

——我要持續到明早他醒來爲止。

夕加茂如此地告訴自己。

但，武藏的鼾聲突然停了下來。

夕加茂吃了一驚，肩膀立即被一隻手推開來。

「躲到角落去！」武藏低聲說道，並用手抓起他的三尺長劍。

夕加茂躲到角落裡，側身傾聽，她不覺得有什麼異樣。

武藏赤身站立在床上。

的確有人走近，但隨即離開了，不過，武藏感覺到對方還會再來。

——來了！

武藏在黑暗中自言自語著。

這次的腳步聲很清晰。

「宮本武藏！」來者大聲喊道：「起來分個高下吧！」

## 三

武藏並沒有立刻走出去，先問道：「想要比武，先報上名來！」

「我是吉岡道場的松本左源太，我來教訓你這狂徒，竟敢在三條大橋畔樹立告示牌。出來！」



「你的當主吉岡清十郎允許你來的嗎？」

「是否允許，不關你的事。」松本左源太仍大聲咆哮著。

在月光照射下的松本左源太的身影，比他身旁的石燈籠更大，他是吉岡道場第一巨人，臂力足以抵擋十個人。

武藏從門板後面窺探他的動靜。

「出來！宮本武藏，我要讓你知道不自量力的悲慘下場。」

「……」

武藏任憑左源太恣意的謾罵，而根本不加理會。

由於武藏一直不肯出來，左源太變得愈來愈急燥，突然，他抓起石燈籠的遮蓋，朝著門板擲過來。

一陣激烈的碰撞聲之後，接著是一聲女人的尖叫聲。

「武藏，你再不出來，我可要衝進去了！」左源太大叫一聲，抽出劍來。

這時候，從左源太的後方，傳來一個聲音：「宮本武藏在屋頂。」

左源太仰頭一看，裸身的武藏不知何時已經爬上屋頂，就在左源太回頭之際，武藏同時跳了下來。

左源太沒有想到會是這種情況，當然無法招架從空而降，展開攻擊的敵人。

就這樣，吉岡道場的右翼劍客，腦袋被劈成兩半。還來不及發出臨死前的哀號，就已經倒在地上。

武藏藉著月光，發覺在連接偏房與正房的走廊上，站著一個人。

這個人手上拿著蠟燭，在燭光下的面貌顯得相當奇怪，令人想起甲冑武士所穿戴的皮革護臉。

紅中帶黃的頭髮下，有個相當高挺的鼻樑。

「他若是你的好友，你可以來替他報仇。」武藏對那人說道。

「我不是他的好友。」對方答道：「但是，總有一天，我會和你分個高下。」

「為什麼不現在就分個高下呢？」

「你已經向吉岡清十郎挑戰，就讓你跟吉岡清十郎和他一門的人為敵。……我是越前一乘谷的鄉士佐佐木小次郎。本來也想擊敗吉岡清十郎，取下室町劍術所的招牌，而來到京城，沒想到被你捷足先登。如此一來，只有等到你們一決勝負，我再向勝者挑戰。……剛才，我已經見識過你的武藝和膽識，看來，你跟吉岡清十郎會有一場精彩的比武，你有資格向吉岡挑戰，不過，你即使勝了吉岡清十郎，也難保可以全身離開京都。因為清十郎有個本領比他高強的弟弟，叫做傳七郎，就算你又贏了傳七郎，你也會跟吉岡一門結下不解之仇，因此，你勢必要與吉岡門下數百人為敵，這麼一來，是否能保住性命，就很難預料了。……就算他們都敗在你的手下，還有你面前的我——佐佐木小次郎，到那時候，才是真正代表扶桑第一，一決雌雄的大比武。」小次郎說完之後，也不理會武藏的反應，便轉身離開了。

武藏回到房間裡，夕加茂合掌於胸前。

武藏滾到床上，說道：「來讓我抱一抱。」

夕加茂微微顫抖了一下，靠了過去，武藏輕易的將她擁入懷中。問道：「你還記得鮑魚的滋味嗎？」

「記得。」夕加茂慎重其事的點點頭。

「好吃嗎？」

「好吃！」

武藏拉開夕加茂的下肢。

「要是我作你第一個男人，那就好了。」

「……，是的。」

「但是，那時你還太小，不知道男女之事。」

「是的。」

「我有一件事拜託你。」

「好的。」

「我想拜託你，如果我死了，請你把我的屍骨撿回來，帶到家鄉那條溪流，丟進溪水中。」

夕加茂把臉埋到武藏的胸前。

# 夫婦

## 一

「對不起！」

火焰和尚匍伏在武藏前面，他的頭幾乎要縮進肩膀裡面。這時候，天才剛亮。

「小看吉岡道場，是我火焰和尚的一大失策。」

昨晚，當武藏和夕加茂離開之後，火焰和尚便立即趕往吉岡道場。

火焰和尚當著清十郎和他的門徒面前，誇讚宮本武藏這位劍客，值得扶桑第一的室町劍術所當主與之一決勝負。

而吉岡道場已經達成協議，不接受宮本武藏的挑戰。

無論火焰和尚如何搬弄三寸不爛之舌，當主清十郎依然保持沉默，毫無應戰之意。

火焰和尚就像對泥菩薩遊說一般，最後卻訕訕地離去了。

結果反而讓對方得知武藏身在妓院，而派來一位高徒前來討教。

火焰和尚率直地道歉：「對不起，實在慚愧。」

武藏面無表情地說道：「殺了他一名高徒，看來吉岡清十郎不接受也不行了。你到吉岡道場並不算白走一趟。」

「嗯，言之有理。」火焰和尚點頭同意他的說法。「今天早上，我再去一趟吉岡道場，你先回昌山庵，等我的回話。」

「不必了……」

「不！我不能坐著不管。」

火焰和尚焦躁地轉動他那龐大的身軀，走了出去。

半個時辰之後，武藏也動身離開。

夕加茂殷勤地爲武藏溫了茶粥。

但是，在分別之際，武藏沒有一句體貼的話。

昨天晚上，他抱著夕加茂時，曾說道：「假如我死了，請你把我的屍骨撿回來，帶到家鄉那條溪流，丟進溪水裡！」這句話似乎已經表白了一切。

武藏走下庭院，夕加茂在廊下合掌說道：「等候您再度光臨。」

這是妓女等待客人再度來訪的說辭，但夕加茂卻懷著萬分誠意，她渴望武藏與清十郎的比武，能夠得勝，再次回到這裡，重溫一夜夫妻的溫存。

走出妓院時，武藏注視著一個比他早幾步離開的客人，他立刻認出那就是昨晚對他口出狂言的佐佐木小次郎。

他那揹著四尺長劍的昂藏身軀，走在路上，十分受人矚目。

小次郎全身散發著一股騰騰的殺氣，如果有人不察，等到即將和他擦身而過時，必然會驚愕地讓開路。

這時候，他已經走出大門約十步之遠。

突然，有個人從松林裡跑出來，擋住小次郎的去路。

武藏暗暗吃了一驚。

那人是淡路的七助。

## 二

「看來你就是佐佐木小次郎，我是鳴門流劍法的淡路七助，想跟你較量較量。」七助報過姓名，把右手探入懷中，擺出架勢。

小次郎定定地看了一會，說道：「你的表情十分激動，不像是一般的挑戰，是否另有原因呢？」

「問你自己！」

「痛恨我的人，實在難以勝數，如果你說出原因，我還可以想得起來。」

「你曾經強暴過一個名叫萬壽的女人，不是嗎？」

「萬壽？」小次郎似乎極力去記憶，但却想不起來的樣子。

七助的表情更爲激動，大叫道：「你在故鄉巖柳館所強暴的女孩。」

「我在故鄉所強暴的女人，豈止一、兩個而已，萬壽這個女人，我實在記不得了。」

「眞是可惡！」七助全身熱血沸騰，對著站在小次郎身後的武藏說道：「武藏兄，請聽我說，這個十惡不赦的壞蛋，玷辱了我的妻子，還說他記不得了，這種人不能讓他苟活於人世。我要施展鳴門流的劍法，取他的性命。」

武藏默默地將雙手盤叉在胸前。

看來，小次郎早就察覺武藏在他身後，但他却不回頭，說道：「淡路七助，我跟你比武，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你老婆大概就躲在附近的樹林裡吧？」

「是又怎麼樣？」

「把她叫來這裡，讓她看我們比武。」

「作什麼？」

「你告訴你老婆，假如我贏你的話，再讓我抱一次。」

「你說什麼？」七助的臉漲得通紅。

「喂，萬壽，別躲在裡面，出來吧！讓我回憶回憶你的面孔。」小次郎大叫道。

武藏把視線轉移到七助跑出來的森林方向，他看到萬壽蹲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七助發出一聲難以名狀的吼聲，同時，他懷中那顆已憤怒的陀螺，也以流星般的速度，朝小次郎飛去。

小次郎輕鬆地跳到右邊，躲過這一擊。

陀螺又繞個大圈，再次襲向小次郎。

小次郎又向右跳了大約六尺遠，落在樹林邊。

陀螺第三度朝小次郎襲來，並發出尖銳的響聲，橫空而過。

剎那間，小次郎背後的竹竿閃動一線白光，陀螺被斬成兩半，落到地上。

「你……你……」

就在七助語不成聲的瞬間，小次郎那高大的身軀，轉身奔入林中。

「萬壽！」七助痛叫道。

萬壽根本沒有時間起身逃走。

小次郎推倒萬壽，挾在腋下。說道：「淡路七助，這場比武我是贏家，想必宮本武藏看得一

清二楚。按照規定，我要帶走你的老婆，明天再還你。」

七助大聲叫喊，並拔出小刀：「南無、八蟠！」

不僅是那顆如生命般珍貴的陀螺被斬成兩半，甚至連萬壽也被奪，七助簡直快要瘋狂了。

此時，武藏大喝一聲：「七助，要提得起放得下！」

「武藏兄……萬壽……」

「這場比武是你輸了，既然輸了，就應該遵守規定，這才是劍客應有的風範。」

「可……可是……」

「別丟人了，一、兩個女人算什麼，他要就給他！」

對於武藏的冷言冷語，七助簡直絕望至極，終於癱倒在地，不斷發出嗚咽的聲音。

「……萬壽是我的妻子，……我愛萬壽，萬壽也愛我。」

武藏不予理會，舉步離開。

七助盯著森林的方向，似乎有意去搶救萬壽，但是，看到武藏的背影，只能垂頭喪氣的站起來。

七助追上武藏之後，自言自語地說道：「萬壽大概不會再回到我身邊了。」

「你如果想闡揚鳴門流的劍法，最好還是沒有女人比較好。」

「我想，萬壽若是被他玷辱了，大概也活不下去了。」

「死了就算了。」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夫婦之情。」

「身爲劍客，根本就不應該娶妻。」

「唉！我眞是痛苦，難道還有什麼事比這更痛苦嗎？想到萬壽要被那個禽獸撥開雙腿，……哇！我太痛苦了，痛苦得想一死了之。」

突然，七助轉身奔向小次郎挾著萬壽離開的樹林中。

武藏略略回顧，却沒有停下脚步。

## 三

七助瘋狂地喊著妻子的名字，一邊穿過樹林。

然後，他又跑過山麓，却不見小次郎和萬壽的影子。

當七助跑到山麓之時，仍然不停呼喚著妻子，差點把喉嚨喊破了。

但是，也只聽到空谷回音而已。

如果小次郎挾著萬壽進入山裡面，那就更不可能找得到了。

「算了，若是萬壽死了，也就算了。」七助一邊詛咒著，一邊朝山上走去。

大約轉了一圈，仍然不見他們的踪影，七助再度回到山麓，垂頭喪氣地走在沿溪的堤防上。

堤防下蹲著一個人，但七助不看一眼，直到走了十步遠，才不自覺地回頭看看。

「萬壽！」

七助興奮地大喊一聲，像被反彈似的往回跑，並滑下堤防。

「萬壽！」

他把手搭在萬壽肩上，但却立刻被揮開了。

「……怎麼啦？」

七助那雙大眼睜大了兩倍。

萬壽非但沒有嗚咽著依偎過來，反而對他拒之千里，七助感到大惑不解。

七助看著萬壽的側臉，她的表情十分冷漠。

「萬壽！」

「別碰我！」

「你說什麼？」

「我已經……不把你當作丈夫了。」

「萬壽，難道別的男人抱過你，你就討厭我了嗎？」

「胡說，我是在為你的懦弱而生氣。」

「懦弱？」

「難道不是嗎？竟然眼睜睜看著妻子被人搶走，太懦弱！」

「萬壽，你是要把被強暴的責任都推到我身上嗎？」

「我沒有被強暴。」

「他不像那種會放過你的人。」

「眞的沒有！」

「騙我！」

「眞的沒有嗎？」

「說沒有就是沒有。」

「你的疑心太重了！」萬壽拘謹的把頭撇向一邊。

「如果，他眞的沒有做，讓我檢查看看如何？」

「好，請便……」

七助繞到萬壽前面蹲了下來，把手伸入裙襬裡。

萬壽一付不情願的樣子，口中嘀咕著。

七助撥開她的小腿、膝蓋和大腿，把臉湊上去。

長著黑色茂茁長毛的私處是乾燥的，一股輕微的臭味刺向鼻孔，那是萬壽常有的味道。

「怎麼樣？沒有被強暴吧！」

「嗯……」七助偷偷地把嘴唇湊上去。

「不要！」萬壽緊緊地掐住七助的脖子。



# 吉岡家的人們

## 一

吉岡清十郎端坐在起居室，桌上攤開一本唐詩選。

清十郎傾心唐宋詩人的作品，是在他父親死後不久才開始的。

起初是因爲結識了昌山庵的飄逸和尚澤庵，澤庵交給清十郎一本書，並說：「如果想要探究生死的奧秘，只在刀下求生存，這是不夠的，必須在文學方面鑽研。

這本書就是唐詩選。

清十郎很快便沉迷於唐詩，因爲在劍術方面具有天賦的清十郎，意外的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項資賦。

從此，清十郎關在起居室看書的時間，比在道場練劍的時間更多，而且已經有數百篇的創作，澤庵看了還誇讚他：「你眞是天才。」

清十郎認爲作詩比握劍更適合自己，而且這種想法與日俱增。

隣接道場的仁和寺的梵鐘已經敲過酉時，此時，清十郎才從案牘中回返自我。

他站起來準備外出，先走進房間，自己穿上外袴。

這半年多來，清十郎不在自宅用晚餐，而設有另外一個住所。

正當他穿好袴子，將扇子揷於腰際時，妻子音羽放輕腳步走進來，跪坐在紙門邊。

她並沒有將佩劍交給即將外出的丈夫，而只以淡漠的眼光看著他。

「松本左源太被那個在三條大橋畔豎告示牌的宮本武藏殺死了。」

她的表情比聲音更冷漠。

清十郎沒有回答。

「難道你還堅持不跟宮本武藏比武。」

「……」

「在左源太被殺之前，我也認爲這是個默默無名的鄉下劍客，爲了出名才出此下策，根本可以不予理會，所以我才保持沉默，可是，現在左源太被殺了，我認爲你應該重新考慮。京城之中，無人不知左源太是本道場的首席門徒，現在左源太被殺了，如果你再拒絕武藏的挑戰，別人會認爲你是個懦弱的人，爲了本道場的名譽，請你……」

音羽說到這裡，清十郎已經走到走廊上。

音羽皺起眉頭，以尖銳的聲音說道：「現在不是沉迷女色的時候了。」

清十郎依然不發一言，逕自走出大門。

結婚至今，清十郎從來不曾嚐試著去愛妻子，因爲妻子無論是容貌、舉止和氣質，沒有一樣不讓他感到厭惡。

音羽是片山伯耆守久安的女兒，清十郎的父親憲法，認爲如果要保住扶桑第一的聲名不墜，清十郎必須娶劍術之家的女兒，所以幼年時代，便和音羽訂婚。

以拔劍術而言，片山伯耆守號稱全日本第一，受到關白秀次的禮遇，獲賜五千石。

即使秀次在高野山以悲慘的下場，結束了輝煌的一生之後，伯耆守依然獲得豐臣家一千石的賞賜。慶長初年，蒙召入朝，在天皇御前表演「磯之波」的拔劍術，獲頒敍從五位，當時，就被任命爲伯耆守。

他是劍客當中，少數幾位蒙受敍位敍爵的達人之一。

他的女兒音羽，性情高傲、倔強，拔短刀的技術，在吉岡道場的衆多高徒中，無人能出其右。

關原之役以後，伯耆守雖然喪失了豐臣家的薪俸，但是却被德川家康延請，下江戶，傳授旗本武士蹲坐殺人的秘法。

音羽時常以身爲片山伯耆守久安之女，比身爲吉岡道場當主清十郎之妻，更爲榮幸。

清十郎厭惡這個傲慢的妻子，從三年以前，就另立別館，安置他心愛的女人。

## 二

每當清十郎走在本能寺後面，那條僅容一人行走的小徑時，總覺得心情舒暢無比。

清十郎打開格子門之後，叫做「杉乃」的女人已經坐在門邊迎接他了。因爲她剛才便已聽見清十郎走在小徑上的脚步聲。

杉乃是任官於禁中的下級武士的女兒。

她的性情溫柔，能歌善舞。

兩年前，在參拜清水八幡後的歸途中，遭到盜賊翦徑，母親被殺害，當時年僅十八歲的杉乃，被十幾名盜賊輪暴，杉乃悲痛欲絕，正準傳上吊自殺之時，被清十郎發現而救了她。從此以後，杉乃便一直守著這間房子。

杉乃也因此成了清十郎的妾。

清十郎並不是爲了金屋藏嬌，才買下這個房子，而是希望能夠遠離塵囂，以便專心作詩。

到目前爲止，清十郎經常和杉乃共進晚餐，直到深更半夜才休息。

清十郎連喝了兩三杯，注視著杉乃，問道：「你喜歡身份是劍客的我，還是喜歡寫作唐詩的我。」

杉乃以清澈的眸子回視著清十郎，說道：「我不曾見過你手握大刀的樣子。」

「喔……」

「一想到那種情景，我總覺得很可怕。」

「這麼說，你喜歡作唐詩的我。」

「是的，當你坐在案前，看起來十分溫文儒雅……」

「不過，我是吉岡道場的當主，必須保住劍名。」

「是的。」杉乃低下頭，低聲說道：「你實在太辛苦了。」

「有個名叫宮本武藏的劍客，在三條橋大畔豎起告示牌，要向我挑戰，這件事你大概耳聞了吧？」

「是的。」

「道場的高徒——松本左源太已經先我而去，他到妓院去向宮本武藏挑戰，結果被殺了。」

「……」

「高徒被殺，如果我還拒絕接受挑戰，世人會譏笑我的懦弱，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不太了解……，不過，假如你不願意的話，就不須要太勉強自己。……」

「這麼說，你不會認爲我很懦弱吧？」

「絕對不會的。」

「在廿歲以前，我一心一意想成爲扶桑第一劍術所名符其實的當主，而潛心修鍊劍術。我經

常告訴自己，除了劍以外，別無生存之道。……但自從認識澤庵以後，他教授我文學，我才開始認清了，人類應該學習的不是劍術，而是文學。……每當我反覆閱讀唐宋詩人所留傳下來的詩篇，每每令我感動不已。……相反的，當我拿起劍來，凝心聚氣的時候，向我襲來的却只是難以言喻的空虛。……或許我已經失去了主持吉岡道場的資格了。」

「……」

屋內響起了嬰兒的哭聲。

清十郎和正妻音羽沒有生孩子，杉乃却在去年年底生了一個男孩。

音羽知道之後，立刻醋勁大發，甚至將她強烈的嫉妬心，藉著各種方式表現出來。

杉乃走到嬰兒身邊，清十郎獨自聆聽杉乃唱著搖籃曲，心裡想著：

——我是否能夠捨棄道場和劍，而住進這個家呢？

## 三

幾乎就在同時——

音羽走進丈夫的房間，找出放著詩稿的盒子，並打開蓋子。

音羽拿出清十郎的近作。

音羽迅速的翻閱每一篇詩作，不久，便找到了她意想中的一篇。

那是一篇吟詠第一次雙手抱著骨肉的詩篇。

音羽的手不停顫抖著。

旋即她把詩撕得粉碎，就在這時侯，走廊傳來一陣粗重的脚步聲。

音羽急忙把撕成碎片得箋藏到懷裡，並且著上箱子。

「是嫂嫂嗎？」

走進來的是清十郎的弟弟傳七郎，他外出旅行一個多月，今天才剛回來。

由於他們是同父異母所生，所以容貌、個性都相差甚遠。

當時的人，稱呼個性狂暴的青年人爲「敵氣者」，傳七郎正是這種敵氣者。

「哥哥又出去了嗎？」

「到他的女人那裡去了……」

音羽以粗嘎的聲音回答。

「哥哥是怎麼搞的？怎麼會喜歡被強盜強暴過的低級武士的女兒。」傳七郎不屑地說著。

「而且還生了兒子，看起來還很得意的樣子呢！」

「眞是的，像他這種窩囊廢，眞怕會輸給那個來路不明，叫做宮本武藏的鄉巴佬。」

「清十郎根本不想和宮本武藏比武。」

「簡直胡鬧，松本左源太不是已經被殺了嗎？既然這樣，怎麼能置之不理？……嫂嫂一定很

氣憤你的丈夫沉溺於女色吧！如果你認爲有必要的話，我可以把那個女人和小孩趕得遠遠的。」

「與其這樣……」音羽淺笑著，說道：「不如由你來接掌吉岡道場。」

「不！哥哥是名正言順的當主，把哥哥趕走，會引人非議。」

「我對淸十郎已經相當灰心了，……我甚至主張他應該趁著還沒有遭受恥辱之前，儘早放下劍，出家遁世。」

「嗯……」傳七郎的眼睛盯著自己的嫂嫂。

音羽的美貌，絕不亞於島原的高等妓女。

傳七郎早已經私下貪戀嫂嫂的美色，同時，也仰慕她是拔劍術的高手。

從音羽口中聽到她憎恨丈夫的話，使傳七郎的心裡不由得引起一陣漣漪。

「既然哥哥背叛你，嫂嫂也可以不忠於他，這才是平分秋色呀！」傳七郎突然說出這些話。

音羽絲毫沒有羞怯之態，反而泰然地承受傳七郎的視線。

「嫂嫂，你願意把身體分享給我嗎？」

「……」

「條件是我把迷惑哥哥的女人和小孩，趕得遠遠的，你以爲如何？」

「……」

傳七郎不等音羽回答，便已悄悄靠近，摟住她的肩膀。

音羽沒有拒絕，並且閉上眼睛，把身邊的重量都放到傳七郎的手中。

傳七郎把嘴唇貼到音羽的唇上，激烈的吸吮著。

當傳七郎將一隻手伸入音羽的胸口時，音羽細聲呢喃道：「淸十郎眞可恨！」

「恨他吧！現在我才是你眞正的丈夫。」

「淸十郎如果被武藏殺死，那就太好了。」音羽一邊倒向榻榻米，一邊喃喃說道。

「音羽，你快要變成我的女人了。」傳七郎捲起音羽的衣襬，他的手沿著她的小腿上至於大腿。

當傳七郎的手伸至股間之時，音羽突然將兩腿緊緊夾住。

「傳七郎……，你發誓一輩子都不能拋棄我……」

「嗯！不會的，絕對不會拋棄你。」

傳七郎的手指撫摸著濃密的小丘。

音羽漸漸攤開下肢。

當傳七郎的手指探入她的體內時，音羽用雙手匝住他的頸項，一邊顫抖，一邊發出淫聲：「討厭！討厭！……」

但是，當傳七郎的身體壓著音羽的身體，彼此互相結合時，音羽那對朝向天花板的眼睛，却是冷漠而乾澀的。

對音羽而言，這次私通的行爲，只是要報復未能獲得丈夫之愛的心理而已，傳七郎根本不是音羽喜歡的男人類型。

甚至，她根本沒有引燃官能上的慾情。

傳七郎在她的身上，渾然忘我地游動著，而音羽的腦海裡却興起厭惡之感。

等傳七郎發洩之後，音羽立即將他推開，起身整理容貌。

——這是因爲我的丈夫現在正擁著另一個女人。

音羽爲了拂去胸中些許的懊惱，而低聲自語著。

# 綁架

## 一

連續三天陰雨的日子，直到今天早上才見好轉，京城的街道突然籠罩在夏日的酷熱當中，往來雜沓的行人們身上的衣服都變白了，連寒喧都離不開天氣的話題。

清十郎已經很久不曾到昌山庵拜訪澤庵，這一天，他走到巨椋池畔，身上穿著絹布的夏衣，和四周散落的松葉相互輝映，顯得十分優雅。

清十郎走訪澤庵有二個目的，其中之一，是要把他的近作與澤庵共賞。

他選了最得意的兩篇詩作，每一篇都花了他十天以上的工夫才完成。

**春愁**

楊柳池塘燕子斜，飛來飛去向誰家；
春風不管女兒嘆，吹入短牆多落花。

## 郭公

五月孤邨問郭公，前小躑躅尙殘紅，

傷心一片輕陰外，聲入蕭蕭微雨中。

對清十郎來說，澤庵的評語是他作詩最大的鼓舞。

去年秋天，他寫了一首「秋懷」，澤庵大大稱譽他說：「您眞是一個天才！」當時，清十郎在歸途中，眞可謂載欣載奔。

「爽氣生南澗，秋光遍北瀾；

鱸跳水波上，蓴老蒲沙邊。」

當清十郎寫成這篇之時，曾自認爲過於賣弄技巧。

但澤庵却讚賞不已，使清十郎信心十足。因爲，以往澤庵對他的詩，總是貶多於褒。

現在，他置於懷中的兩篇詩作，是他滙聚了許多美麗的詞藻所寫成的，連他自己都頗感自負。

他愉快地期待澤庵的評語。

接受批評之後，清十郎還有一事和澤庵相商，那就是——棄武從文。

他想從此遠離吉岡道場，和杉乃及嬰兒避居到清淨之地。如果說出這項心願，不知道澤庵的意見如何？

如果澤庵同意的話，清十郎眞恨不得明天就可付諸實現。

一邊走在平緩的坡道上，清十郎一邊在心裡忖度著：澤庵一定會讚成的。

昌山庵在烈日之下，顯得格外寧靜。

清十郎繞過庭院。

「難道澤庵出外化緣，還未歸來嗎？」

清十郎走進空無一人的客廳，內心感到十分失望。

站在廊下的清十郎，突然把視線轉移到神龕上。

在普賢菩薩像的旁邊，放著一尊一尺左右的模擬雕像。

模擬的一點也不像。

雕像的面孔，不是菩薩，而是人面。不僅如此，且是一張氣勢騰騰的慓悍形像。

這簡直可說是冒瀆了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是釋迦右方的侍像，左方的侍像則是文殊菩薩。文殊菩薩代表智慧，而普賢菩薩則代表行願。司掌慈悲，因爲有延命之德，所以又稱延命菩薩。

普賢菩薩的法相，比文殊菩薩更穩重，散發著慈悲之氣。

「這簡直像凶惡的不動明王。」清十郎自言自語說道。

這時候，他發覺隔壁房間有人，回頭一看。

原來是澤庵所收養的城之助。

清十郎雖然心中認爲不可能，但還是開口問道：「這尊佛像是你刻的嗎？」

城之助的表情僵硬，只是搖搖頭。

「到底是誰雕的？」

「……」

城之助仍然沒有回答。

## 二

清十郎走近神龕邊，拿起雕像，仔細地注視著。

從這張面貌所獲得的印象，仍然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不快。

——這一定是個業念很深的人所雕刻的，但是他爲何不乾脆模擬不動明王呢？

正當他疑惑不解之時，庭院裡閃過一條人影。

清十郎把視線轉移向庭院，在視線接觸對方的刹那，他直覺感覺到：就是這個人。

這是個蓬頭亂髮，破衣敝屣的青年，手上提著一隻四肢被綑在一起的狐狸。



銳利的眼神也非一般人所有的神態，緊閉的嘴唇，緊張的雙肩，還有提著狐狸的拳頭，踏在地面上的雙腳，還有那全身到處可見的銳氣。

「城之助！」

青年大叫著，當城之助跑來之後，他把狐狸交給城之助。

「把皮剝掉！」

說完，青年大步走進客廳。

「我是吉岡清十郎。」

清十郎報完名之後，對方依然毫無表情，只是冷冷說道：「我知道，十年前，我在貴道場，被你擊中胸部，昏迷不醒。」

「十年前？」

「我就是當年平田無二齋派我帶著毒酒，到貴道場去，被你們問罪的那個小鬼。」

「喔！」清十郎想起來了。「現在，該如何稱呼您的大名？」

「宮本武藏。」

「……」

清十郎張口結舌，說不出半個字。此刻，他只能看著武藏炯炯發亮的眼光。

「你大概不知道我住在昌山庵，還以爲我是路過這裡吧！」

「是……是的……我是來拜訪澤庵的。」

「澤庵和尙目前還在遠遊未歸，……我們能在這裡相遇，眞可說是緣份。有關比武這件事，請你務必接受。」武藏提議著說道。

清十郎沉默不語。

武藏又說道：「十年前，當我被棄在道場門外之時，我就告訴自己，一定要拆下那塊招牌，所以，請你答應我的挑戰。」

清十郎沒有回答，反而問道：「這尊佛像是你刻的嗎？」

「是的。」武藏點點頭。

清十郎沉默了一會，說道：「關於比武之事，恕難從命。」

「基於什麼理由呢？」

「我來這裡，就是要找澤庵商量棄劍之事。」

「棄劍？」聽到這難以置信的話，武藏的表情變得十分激動。「荒唐，那有這種荒唐的事情？吉岡道場的當主竟然要棄劍……，難道是你患了什麼大病嗎？」武藏咄咄逼人地問道。

清十郎回答說並沒有生病。

武藏要求他作合理的解釋。

清十郎答道：「我已經找到更有意義的事了。」接著，他取出懷中的詩箋，遞給武藏。

「楊柳池塘，燕子斜飛，飛來飛去，向誰家……，這首漢詩在說什麼呀？」

「我已經深深了解到，作詩比修鍊劍術，更符合我的個性。」

「簡直胡說！」武藏再次出言不遜。

但是他沒有立刻交還詩箋，他把清十郎的臉和詩箋比較了一番，然後再仔細默讀「春愁」、「郭公」等兩篇詩稿。

不久，武藏把詩稿還給清十郎，說道：「劍法和作詩並非背道而馳之事。」

清十郎微笑著說道：「作詩讓我感受到喜悅，而捧劍時却感到空虛，我想，像我這種人，已經沒有資格成爲劍客了。」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武藏抗議似的叫道。

「你曾經愛過女人嗎？」

「沒有……」武藏腦海裡閃過阿吉的臉龐，但他還是斬釘截鐵的搖搖頭。

「我愛上一個女人，也愛上這個女人爲我生的孩子。」

「……」

「難道你還會說，習劍和愛女人、小孩並非背道而馳的嗎？」

「……」

「請你放棄和我比武的念頭吧！」

清十郎行個注目禮，便站起身來。

武藏正想說出內心激憤不平的話，但却只是咬緊牙關。

## 三

三天後，發生了令清十郎震怒的事情。

仁和寺的梵鐘響過酉時之後，清十郎便離開了道場。

即使已經入夜，但街道上仍瀰漫著暑氣。

到河畔消暑的人們，擠滿了寬濶的京城大道。清十郎幻想著自己和杉乃還有孩子，在山裡面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

杉乃在蚊帳裡哄嬰兒睡覺，而自己則在庭院裡，仰望星空，尋找作詩的靈感。杉乃悄悄地從蚊帳裡退出來，然後替他泡一壺好茶。當自己在吟詠新作的時候，杉乃便立在身後，洗耳傾聽。

這是何等寧靜，美麗的夜晚。

人們追求的幸福，不正是如此嗎？

清十郎走過本能寺後面的小徑時，不自覺地綻露了微笑。

但是，當他打開格子門時，却不見應該出來迎接他的杉乃。

「……？」

清十郎滿腹狐疑地走上客廳，面對滿室的寂靜，不禁自言自語說道：「這是怎麼回事？」

即使杉乃有事外出，但這個時候必定會留在家中等候。

難道臨時發生了什麼事嗎？

杉乃不在家，這裡便顯得空虛難耐，清十郎的心裡也油然升起不安的感覺。

當他的視線轉向書桌時，發現桌上擺著一封信。

信封上寫著「吉岡清十郎收」，信末則署名宮本武藏。

清十郎的心裡立刻襲上一種不祥的預感，打開來一看——

「劍術比武之事，如果你仍不肯允諾，女人和嬰兒的生命將化爲烏有，他們兩人暫時住在我處，俟比武結束之後，再行奉還。」

清十郎的臉因憤怒而紫漲。

「太卑鄙了！」

模擬普賢菩薩法相，却刻成不動明王的凶惡形相，這種人的本性就是邪惡的。

「我絕不原諒你！」清十郎嘶吼著，把信都撕碎了。

清十郎返抵道場，立即召集所有門徒。

清十郎沒有和門徒們作任何商權，便立即向道場裡的七百餘人宣稱道：「我決定接受宮本武

藏的挑戰。」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妻子音羽正在小倉山麓尼庵的倉庫裡，和傳七郎偷情。

「你把杉乃那個女人，安置在那裡？」音羽把身體靠著傳七郎，任憑他的手玩弄私處。

「這一點你不用問。」傳七郎莞薾一笑。

突然，音羽的內心興起一股奇怪的嫉妒。

顯然她並不喜歡傳七郎，但是當她對他起了疑心之時，仍然感到憤憤難忍。

「傳七郎……」

「什麼事？」

「你已經佔了杉乃的身體吧！」

「呵呵呵……」

「等一等……」音羽倏地起身，一臉正經地追問道：「到底有沒有？」

「這種事有什麼大不了的？」

「不行！我不允許我的自尊受到玩弄。」

「我對你們兩個的方法完全不一樣。」

「不！如果你也霸佔了杉乃的身體，那豈不是另一個清十郎嗎？假如清十郎敗在宮本武藏手下，到那時候，你以我為正妻，以杉乃為妾，這就是你的如意算盤，不是嗎？」

「你在吃醋了嗎？……算了吧！」傳七郎粗暴地摟住音羽，單手又摸到音羽的私處。

「不要！」音羽掙扎著咬住傳七郎的耳朵。

# 飯粒

## 一

「到底怎麼回事？」

遠遊歸來的澤庵走過三條大橋時，也看到了令行人行足以觀的告示牌，他驚訝地觀看著。

告示牌多了一個。

一個是宮本武藏向清十郎挑戰，另一個是吉岡清十郎答應比武的告示牌。

武藏指定的時間是明日拂曉。

澤庵可以理解武藏挑戰的動機，但是他不了解清十郎何以答應接受挑戰。

假如宮本武藏是個聲名赫赫的劍客，那麼吉岡道場為了體面，接受挑戰還言之有理。但武藏只是個藉藉無名的武士，吉岡家即使置之不理，也絕不會有失顏面。

雖然武藏在告示牌上註明：『假如拒絕挑戰，即在當天另立告示牌，令天下恥笑其懦弱。』

但是吉岡家大可將之視為無名劍客的口出狂言。

假如室町劍術所聲明：『無法一一接受這種挑戰。』也不致遭受世人的非議。

何況，據澤庵所瞭解，清十郎並非那種禁不起激將法的血氣方剛之輩。

最近，清十郎甚至為自己的身份感到苦惱……。

但是，他接受了武藏的挑戰，這實在令澤庵費解。

澤庵決定先往吉岡道場。

「主人出去了。」

門徒如此一說，澤庵立即轉身就走，他猜得出清十郎的去處。

因為澤庵早就知道他在本能寺後面有別宅。

當澤庵打開格子門時，眼前一片漆黑。

由於屋內沒有點灯，所以澤庵心下忖度者：『難道不在這裡嗎？』但為了慎重起見，還是出聲請求領路。

裡面儘出人聲。

「請進！」

對方拒絕替他領路，澤庵只好脫掉芒鞋。

清十郎坐在客廳，沒有點灯，澤庵只見一團黑影面桌而坐。

「怎麼了？」澤庵開口問道，這時候，清十郎才回過種來，站起身把灯點亮。

「讓你看到我這頹喪的樣子。」清十郎低下頭道歉地說著。

「女人和嬰兒呢？」

澤庵問了之後，清十郎搖搖頭，低聲道出：「被宮本武藏抓走，當人質了……」

「被武藏綁架？」澤庵難以相信地瞪大眼睛。

清十郎把宮本武藏寫的信，交給澤庵，這封信已經撕成兩半。

澤庵談完之後，說道：「我實在不相信，武藏會作出這種卑鄙的事。……」

「澤庵師父是從昌小庵來的嗎？」

「不，我看到三條大橋畔的告示牌，就直接來到這裡，武藏現在住在昌山庵嗎？」

清十郎說出五六天前，走訪昌山庵與武藏邂逅的經過。

由於自己存有棄劍的念頭，所以拒絕比武，清十郎甚至對武藏告以自己目前的胸恒與情況，沒想到，武藏會使出如此卑劣的手段。

當清十郎述說之時，因墳恨難當而禁不住全身顫抖著。

「簡直令人無法相信。」澤庵重覆這句話。「武藏這個人的確比較激進，尤其對於比武之事，但是，我從他小時候就認識他，我可以斷言他不是爲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卑鄙之徒。」

「但是，這封信又怎麼說明呢？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會作出這種事。」

「……」澤庵的腦海裡閃過清十郎正妻晉羽的臉。

「但是，他畢竟有所顧忌，不便說出這個名字。」

## 二

武藏把用淡路七助的漿所削成的枇杷木刀，又削短了一寸，而且削得更細。

他打算用這把木刀和吉岡清十郎比武。

城之助在一旁屏息注意著。

只要城之助不開口說話，武藏就絕對不會先開口。

用過晚餐之後，他們之間已經維持了將近兩個時辰的緘默。

武藏默默削著木刀，城之助不發一言，只是定定地注視著。

武藏總算削好了，他平捧木刀，刀尖對準正前方，叫道：「城之助。」

「在！」

「拿一粒飯粒來。」

「好！」城之助轉身進入厨房，不久，手上拿著一顆飯粒。

「躺下來，把飯粒放在鼻尖。」

「……」城之助有點猶豫。

「不用擔心。」

城之助依言躺下來，把飯粒放在鼻尖。

武藏單膝跪地，在城之助臉的上方，平捧木刀。

城之助閉上眼睛。過去，在大阪附近的海邊，城之助曾經頭頂石頭，讓武藏以木刀劈成兩半。那時候，城之助毫髮無損。

現在，武藏又試圖要將鼻上的飯粒劈成兩半。

不用米粒，而用飯粒，大概別有用心吧！

城之助感覺到武藏迅速高舉木刀。

城之助相信武藏的劍法是一流的，但他內心仍有些微不安和畏懼。

城之助的身體緊張而且僵直。

隨著一聲悽厲的喊聲，木刀凌空而下，直抵城之助的面前。

接下來，是一片寂靜。

城之助的鼻子沒有任何異常的感覺。

城之助悄悄睜開眼睛，木刀正好落到鼻尖，便戛然而止。

武藏的表情看起來十分凶惡。

飯粒沒有裂成兩半，而是不偏不倚夾在木刀與鼻端之間。

把木刀提起，飯粒也隨之而上。



「……如果是米粒，應該可以劈成兩半……」武藏自言自語之際，澤庵不知何時已經來到廊下，面帶微笑地觀看著。

「你把飯粒當成吉岡清十郎嗎？」

此時，武藏把飯粒從刀尖取下，彈向空中，然後以單手擊斬。

但飯粒依然沒有裂成兩半，而粘在刀尖上。

「功力還是不足！」武藏自我嘲謔之後，便取下飯粒丟入口中。

澤庵坐之後，說道：「我見過吉岡清十郎。」

「……」武藏沉默以對，眼睛仍注視澤庵。

「你知道吉岡清十郎接受你的挑戰，理由何在嗎？」

「理由？我想大概是他改變心意了吧！」

「不……」澤庵搖搖頭。「吉岡清十郎有一個心愛的妾室，那個女人和替他生的孩子，被人綁架，還留下一封信，署名宮本武藏，信上說如果不答應比武，女人和嬰兒就會遭殺害……」

「胡說！」武藏大聲叫道：「不是我作的，我宮本武藏不會爲了比武，而採取這種卑鄙的手段。……難道師父也相信是我做的嗎？」

「不！我不相信，不過，這件事不管是誰從中挑撥，既然清十郎也立了接受挑戰的告示牌，

那麼，比武是再所難免。」

「……」

「吉岡清十郎可說是投錯了胎，她生爲京幾之內最負盛名的道場主人的長子，由於父親的意願，才娶了一流劍客的女兒爲妻，這麼作無非是想保住盛名不衰。但這個妻子生性高傲、無情，而且是個石女，清十郎則是個熱愛唐詩甚於劍術的人，他的文才頗高，但情勢如此，我們只能說是他投錯胎了。」

「在還沒有查出動手綁架的人之前，可以延期舉行比武。」武藏說道。

「太遲了，吉岡清十郎已經豎起告示牌，公開宣稱接受挑戰。」澤庵說完便起身準備離去，却突然又回頭說道：「明天的比武，究竟鹿死誰手，也許你和吉岡心裡都還沒有定數，不過，在適當的情況下，不妨手下留情，這應該可以作得到吧？」

「……」武藏保持沉默。

「應該是可能的！」澤庵說完，便逕自走開了。

這天晚上，澤庵寫了一封信給清十郎，派城之助送去吉岡家。

## 三

「師父……」走廊傳來門徒的聲音。「現在是寅時。」

「嗯！」清十郎一骨碌起身，昨天一晚，他幾乎都沒有入睡。

「要用飯嗎？」

「不！只要茶和梅乾就夠了。」清十郎一邊慢慢地整理行裝，一邊想著昨天深夜送來的澤庵親筆信的內容。

「宮本武藏堅決否認綁架杉乃和嬰兒，愚僧也相信這一點，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忍一時的恥辱，放棄比武，把道場讓給傳七郎，從此隱居起來。你還不到人生五十的一半，將來的時日，正可以用來修養文學之事，愚僧愛惜你的才華，才如此建議。」

這是信的內容。

清十郎也很想接受澤庵的建議。

但經過一夜深思，清十郎終於想通，既然綁架杉乃和嬰兒的人，不是宮本武藏，那麼這兩個人顯然已經不在人間了。

他大致猜到下手綁架的人是誰了。

如果杉乃和嬰兒已遭到毒手，那麼想閒居山野的夢想也就幻滅了。

所以清十郎決定依約和武藏比武。

清十郎走進道場。

預先選出的十個門徒，已經整裝待發。

清十郎默默啜一口茶，再含一粒梅乾在口中。

然後，他對門徒交待說：這是一對一的比武，即使自己敗比，也不可出手介入。

走到燈光明亮的玄關時，清十郎感覺到背後有人，於是回頭一看。

原來是妻子音羽。

「……」清十郎不發一言看著音羽。

音羽低下頭。

——不錯，下手的正是這個女人。

清十郎十分確信。

突然，他有一股衝動想殺死音羽。

爲了壓抑這股衝動，清十郎深呼吸一口氣，然後快步出玄關。

走出大門之時，他突然興起不祥的預感：也許我不能再活著踏入這個門。

清十郎並不想排除這種預感，依然大步走在黎明破曉的街道上。

比武場的蓮臺野是在紙屋川西邊的一片原野，這裡以作爲達官顯要的墓地而著稱，四周沒有民房，到處可見歷代的皇陵。

因此，即便是吟遊詩人也很少在此流連，大白晝也鮮見人影。在此活動的，只有野生動物而已。

# 憎惡胸懷

一

在煙霧瀰漫中，黎明逐漸降臨。

坐在折疊椅上的吉岡清十郎，身後十位門徒列隊護駕，在晨霧當中，他們的姿態嚴然而寧靜。

武藏所指定的時刻是拂曉時分，但距約定時刻已經過了半個時辰以上。

而且，也沒有人影從遠方煙霧中走近的跡象。

漸漸的，門徒開始焦躁起來。

其中一個自言自語說道：「會來嗎？」接著便有三個人移動腳步。

他們各自去到不同的方向，遙目觀望一回，然後回到原來的位置。

「也許是害怕了。」

「不！大概想等煙霧散了吧。」

「這麼說，他已經來到附近躲起來了。」

正當他們低聲議論之際，有個人大喊：「來了！」

衆人頓時緊張起來。

只有清十郎還正襟危坐。

煙霧裡漸漸走出一條人影。

來者佇足了一下，又立刻邁開步伐。

「師父！」

門徒叫喊清十郎，不過清十郎只是搖搖頭。

「不是武藏！」

清十郎和門徒都凝神靜氣地注視走到大約十步之遙便停下來的人。

他的儀表不凡。

如果說眉下那雙閃爍的褐色眼睛，不同凡響的話，那麼他那高挺的鼻樑，披肩的紅色長髮，還有超過六尺二寸的身軀，也一樣出類拔粹。

「我是越前一乘谷的浪人——佐佐木小次郎，今天將來實地觀看閣下與宮本武藏的比武。」

對方並不說「拜見」，而只說「實地觀看」，由此可見此人的傲慢。

「請隨意……」清十郎答道。



小次郎接著又說：「我想看看你使用的兵器。」

清十郎的身邊有個刀架，上面有一把他平日慣用的木刀。

清十郎沒有回答，小次郎也毫不客氣的伸手取下木刀。

這是一把附有刀鞘的木刀，是清十郎和音羽結婚時，片山伯耆守所贈送的。

它的刀身瘦削，外形華麗，彎度淺，長度大約兩尺三寸。當時的木刀，多半是三尺以上粗大的形狀。兩尺三寸只能算是短刀。

甚至有人使用四尺以上的長刀。伊達政宗的家臣遠藤文七郎、原田左馬介等人，在遠征朝鮮時，還肩扛六尺木刀。

有的木刀在刄部鑲上鐵環，此外還有一種叫做「振出劍」，可謂種類繁多。

慶長五年，馬庭念流的樋口定次和天流齋的村上天流齋進行比武，後者勝利，天流齋所使用的便是振出劍。所謂振出劍是木刀裡裝著眞劍，外表看來是木刀，但在比武之際，便亮出川木刀僞裝的鞘，而以眞劍制敵。

小次郎動木刀，說道：「這把赤樫刀的壽命已盡。」

清十郎仍然默不作聲。

門徒們都十分憤怒，其中一個瞪著小次郎，大聲說道：「比武之前，不可說不吉祥的話。」

「我說的是實話。」小次郎冷冷說道：「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證明給你們看。」

「大可不必！」清十郎開口說道。

小次郎把木刀放回刀架，說道：「可能的話，最好使用腰間的眞劍。」丢下這句話之後，小次郎便大步離去。

## 二

本來應該有許多看過告示牌的群衆，來觀看比武，並且連夜趕往比武場。但實際上這周圍百里內沒有一個人觀賽，因爲吉岡道場的門徒封鎖了進入蓮臺野的兩條道路，以阻擋想看熱鬧的人們。

假如武藏出現在這兩條路的其中一條的話，一定會有門徒先來通風報信。

所以大家都認爲武藏必定是選其它暗路，進入蓮臺野。

「來了！」

晨霧漸次散盡，朝陽的光芒透了出來，這時候，武藏才突然出現在清十郎及十位門徒背後的樹林裡。

門徒叫喚之後，清十郎站了起來，與武藏對面而峙。

武藏穿便服，下身未著長袴，左手提著木刀，打赤腳，腰際也沒有佩劍。

清十郎拿起小次郎預言壽命已盡的赤樫木刀。



他們相距廿餘步。

清十郎平舉木刀，刀尖對準敵方。京流的規矩是在發現敵人的瞬間，即使相距很遠，也必須立刻擺出架勢。

武藏却是漫不經心地提著用木槳削成的枇杷木刀，緩緩地走近。襤褸的衣衫，像是被雨淋過似的。

其實，昨夜武藏就來到蓮野臺，並且露宿林中，所以衣服都被露氣沾濕了。

在逼近七、八步之時，武藏停下來，說道：「吉岡，我不會爲了要與你比武，而採取卑鄙的手段。」

「我已經查明下手的人了。」清十郎答道。

「那麼，這是一次公平的比武了。」

「是的，來吧！」清十郎說完，把木刀高舉齊額。

武歳又進了兩步，這時候，清十郎突然發動攻勢。

武藏左半身傾斜，把木刀刺出，以對付朝他奔近的清十郎。

清十郎把木刀架開。

但在刹那間，赤樫折而爲二。

「啊！」

清十郎把折斷的木刀丟棄，手按腰間配帶的眞劍。

武藏有充裕的時間等候清十郎拔劍。

一道白色光芒閃過空中，武藏以雷霆之勢朝清十郎的頭頂揮下木刀。

清十郎採掃腰的架勢，武藏則採搏擊天蓋的架勢——在片刻間雙方都保持這種架勢。

只見，清十郎睜大的眼睛開始緩慢閉上。

在武藏收回木刀的同時，清十郎曲膝著地。

武藏後退三、四步，旋即轉身，加快步伐離去。

門徒立刻奔向倒地的清十郎身邊，清十郎已經昏厥，但頭蓋骨並沒有碎裂。

在樹林邊等候武藏的，是佐佐木小次郎。

武藏和小次郎四目相接，但他面無表情，打算擦身而過。

「你……」小次郎叫住他。「你贏了，不過，依我看來，你不是眞正的勝利者。」

「……」

「吉岡清十郎已經筋疲力盡，毫無鬥志，換句話說，在比武之前，他就無心比武，所以你的勝利並不値得大吹大擂。」

「……」武藏沒有答話，只是默默注視小次郎那銳利的眼光。

「你大概也看出清十郎放棄比武，所以才點到爲止，沒有傷中要害，不是嗎？」



「……」

「你的戰略勇猛，這應該歸功於你那懾人的氣息，還有毫不寬容的性情，這實在太可笑了，這場比武也實在太豈有此理了。」

「……」

「而對一個毫無鬥志的劍客，有必要手下留情嗎？」

武藏沒有開口，他的身影消失在樹林中。

## 三

清十郎被放在門板上，抬行了數條街之後，才恢復意識，他睜開眼睛。

映在眼裡的，是夏日白色的雲朵。

——我還活著。

清十郎喃喃自語。

但活著並沒有使他感覺高興，反而是更深的空虛之感。

室町劍術所的當主吉岡清十郎，今天却慘敗了。在昨天之前，清十郎甚至還希望結果就是如此。

但現在敗在一個藉藉無名的劍客手下，內心裡只是充斥著生命的虛無感。

他不得不想到今後必須承受世人蔑視的眼光，自己行將被視同廢人。

清十郎對於自己被放在門板上，抬回吉岡道場，感到十分屈辱。

但是，他還得回家辦一件事。

抵達門前之後，清十郎下令放下門板，自己站起來。

一陣暈眩襲來，他的身體搖晃不止，但他還是揮開門徒想攙扶他的手，一步一步地跨進門內。

不知道受誰的指示，竟然沒有一個人出迎。

清十郎走進臥室。

他忍住痛苦，不使自己昏倒，但當他的身體依在床柱之時，一陣錐心之痛襲向他的全身。

傳七郎魯莽地闖進來。冷莫地說道：「哥哥，看來，你敗得好慘！」

「……」

「我聽說有個叫佐佐木小次郎的劍客，看到哥哥的兵器，就斷言劍的壽命已盡，爲什麼你還要使用這把劍呢？如果你一開始就用眞劍上陣，那就好了。」

「傳七郎，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輸嗎？」

「胡說，難道我還希望吉岡道場蒙羞不成！」

「只要我輸了，你就可以繼任當主了。」

「哥哥準備出家遁世嗎？」

「我不打算出家，不過，從明天開始，道場就是你的了。」

「我繼承當主之後，一定會替哥哥雪恥！」

「我倒不希望你報仇雪恥。」

「不！這怎麼可以？我傳七郎一定要殺掉宮本武藏那小子。」傳七郎抬頭挺胸地說道。

「去叫音羽來！」清十郎命令道。

傳七郎險上閃過一絲疑惑的表情，不過，他還是走了出去。

清十郎茫然地看著屋內，身體一動也不動地等待著。

但音羽久久不來。

走廊總算傳來衣裾飄動的聲音。

音羽一進來，就說道：「聽說你要把道場讓給傳七郎？」

「是的。」

「那你呢？」

「……」

「要到可愛的女人和嬰兒身邊去嗎？」

「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

「……」

「音羽，你把杉乃和嬰兒藏到那裡去了？」

「這……我怎麼知道呢！」

「你是說這件事不是你做的？」

「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

「是嗎？你是說你完全不知道？」

「我不知道！」音羽冷眼看著丈夫因痛苦而低下頭的情景。

突然，清十郎抓住放在身邊的長劍。

音羽大吃一驚，想站起來。

「我送你下地獄！」隨著一聲怒吼，長劍砍了過來，音羽來不及閃躲，拔出連鞘的懷劍，把劍架開。清十郎雖然揮了一劍，現在又必須停下來喘一口氣。

音羽憎恨的目光看著丈夫，然後趁隙拔劍出鞘。

清十郎迅速高舉長劍。

音羽尖銳的大叫一聲，刺擊過來。

清十郎躲開，身體倒向神龕過來。

「我要你死！」音羽化作夜叉的形相襲擊過來。



傳七郎跑進來之時，夫妻倆的身體重合在一起，倒臥在血泊中。

音羽的懷劍刺穿了丈夫的胸膛，清十郎的長劍則刺入妻子的頸根兩寸。

「哼！」傳七郎嗤之以鼻地走出房間。

大步走在廊下的傳七郎，自言自語地說道：「看我的，我要把宮本武藏劈成兩半。」

# 殘黨

## 一

猴子和著鼓聲起舞，穿著唐裝的少年和少女，走在高丈餘的銅索上。浪人的飛鏢，以千鈞一髮之勢，差點射中靠在門板上的女人的臉，接下來是頸部、腹部……。也有人扮成百面相，還有人用掛在胸前的木偶，在木箱上表演猥褻的動作。還有人耍山雀的技倆。

在寬廣的六條河原中，每逢初一，各地的雜耍人便聚集在此，表演他們的拿手的戲，以招徠觀衆。

這種習俗起源於三年前。

三年前——慶長五年十月初一，在天下統一之戰敗北被俘的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等三人，在這個六條河原斬首示衆。

當時，擔任超渡的是七條道場上人。

當上人站在三人面前，要授以十念（朗誦十次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之時，三成，行長和惠



瓊三人，都冷笑加以拒絕。

因爲三成信奉法華宗，行長信奉耶蘇教，惠瓊則信奉禪宗。

三成喚來負責監刑的奧平信長，要求道：「我們不要唸佛，我們只要求從圍觀的群衆當中，選出擅長雜耍的人，爲我們表演，以作爲送我們上西天的禮物。」

奧平信長答應了，然後命令部下，傳話給圍觀的群衆。據說當時共有十餘人自告奮勇，走進竹籠笆裡面，展示他們的身手。

自此以後，每逢初一，來自各地的要雜便聚集在六條河原，展現各種不同的技藝。

他們的用意並不是要吸引觀衆，而是希望獲得諸侯青睞，延聘他們。

聚樂第最繁盛的時期，出雲於國繞道佐渡，來到京城，在三條河原演出歌舞劇。這個劇團的成員，從團長到國乃至演員，都是女人，而且剪短頭髮，女扮男裝，腰間佩刀，把每一個歷史人物演得栩栩如生。

由於當時流行男風，武將們都爭相買進女扮男裝的歌妓。

從這時候開始，諸侯之間便開始「買置藝人」的風氣。

藝人一旦受過諸侯寵幸，不僅收入會增多，地位也會提高，就像鍍上一層金一樣。

換言之，六條河原的要雜藝人，都是待價而沽，等候諸侯們延攬。

這天早上，在河原東邊的一隅，有個要雜師吸引了大多數的觀衆。

他表演的是陀螺。

他先轉動一個直徑五寸多的大陀螺，然後讓大陀螺在左手背上旋轉，接著，他將許多小陀螺一個個堆疊上去，大約堆了十五、六個，眼看就要崩落下來，瞬間，却看到陀螺分散到頭上、肩上或手指上，可謂神乎其技。

接下來，他的雙手同時揮舞出去，把兩個陀螺擲向半空中，陀螺消失踪影，只聽見嗡嗡的聲音。然後，一聲口笛響起，陀螺便落了下來，停在主人的肩上。

但是，這個表演者却緊繃著臉，無論觀衆如何激賞地拍手、喝采，他仍是一付漠然的表情，不僅不笑，也不低頭答禮，總是默默不言。

在衆目睽睽之下，他收起陀螺，盤腿席地而坐，然後剝開筍皮，大口吃將起來。

儘管觀衆一再要求他繼續表演，他還是自顧自地吃東西。

就在圍觀群衆散盡之後，有個人走到淡路七助面前，說道：「你的本事，對我們有用。」

七助抬眼一看，不禁驚訝地張大了眼睛。

猿猴——這張臉不眞是造物者匠心之作，連皺紋也像極了猿猴。

他穿著和七助一樣的短袖上衣，葛布袴子，腰間佩戴大刀和小刀。

「你是那一家的武士？」七助問道。

但是猿猴武士只是笑笑，臉上擠出一堆皺紋。

## 二

他突然昂頭說道：「我家主公，是繼承百萬石俸祿的一個有大器的人。」

「這是怎麼說呢？」七助不禁懷疑這個猿猴武士是否精神不正常。

「總而言之，目前我的主公暫時剃髮，但是等時機到來，我的主公會在彈衣之下，穿著圍腰子，在僧侶頭上戴鐵兜，到那時候，便可叱咤三軍，打倒葵紋旗。所以，他現在日夜勤讀，並學習兵法。」

「你說什麼？」七助怔怔地甩甩頭。「難道你的主公是關原之役中，加盟石田治部少輔一方，失利之後，喪失封地，而隱藏在某處的諸侯嗎？」

「說得籠統一點，就是如此。」

「說得正確一點，不也是如此？……難道會有傻瓜想追隨德川家康所憎恨的乞丐諸侯嗎？太豈有此理了。」

「如果你聽到我們主公的大名，就不會再認爲他是個乞丐諸侯了。」

「是誰呢？」

「是元信上日城城主眞田安房守昌幸，以及次男左衞門佐幸村殿下。想必你聽過這對父子是如何英勇，重視操守名節，而且具備了楠木正成以來的大將之風。」

「……」

七助曾聽過眞田昌幸、幸村父子，在關原之役中，加盟西軍，以上田城爲根據地，迎擊來自江戶，取道信農路前來的德川武藏守秀忠的大軍，並且在沿路不斷進行騷擾，以致於當秀忠抵達關原時，會戰已經結束兩天，因而激怒了秀忠之父德川家康。

但是，他從來沒有聽過眞田父子是繼承了百萬石俸祿的一個有大器的人。

「哈！哈！想必你還不知道我的主公是一個豪邁有爲的人吧！讓我來說給你聽。」

猿猴武士開始敍述：

本能寺之變，使織田信長的霸業一朝破滅，德川家康聲援織田信雄，以對抗羽柴筑前守的豐臣秀吉。

家康爲了免除後顧之憂，先與小田原北條締結由家康佔領甲州，氏直佔上州的和約。

當時，眞田昌幸由信川攻入上州，掌管利根、吾妻兩郡，又佔據沼田城，命其長男伊豆子信幸守城。

家康又命令昌幸把沼田城交給北條氏直，但遭昌幸拒絕。

豐臣秀吉與織田信雄已經立下和平條約，但是家康却無法壓制對眞田昌幸的憤怒，而命令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等六名大將，發動大軍，圍攻上田城。

昌幸早已料到會有此種情勢發生，所以暗中向越後的上杉景勝請求援助。並運用智謀，擊敗兵臨城下的德川大軍。當德川大軍聽到景勝的援軍已到，都爭相抱頭鼠竄。

當發生這次戰役之時，眞田的次男幸村年方十六，却率領五百名士兵出城，越過森林，突襲鳥居元忠殿後的軍隊，一舉殺了二千餘名敵兵；最後才唱高砂曲，悠閒地凱旋回城。

簡言之，對家康而言，眞田父子是宿怨很深的對手。

本來，關原之役後，眞田父子理應論斬。

但是家康却原諒這對父子，不僅如此，還封其屬於德川派的長男伊豆守信幸承襲其父親的領地，並予以增封，成爲十一萬石的諸侯。由此足以證明眞田父子具備了不同凡響的大將之材。此外，家康又派遣信幸遊說昌幸、幸村父子，使其投效德川家康。

只要這對父子允諾的話，家康一定會立即給予二十萬石以上的封地。

但眞田父子不爲所惑，他們進入深山野外，得度剃髮。昌幸號一翁閒雪，幸村號傳心月叟。

他們隱居在山麓北谷的九度山，過著悠閒自在的生活。

說完之後，猿猴武士又笑著說道：「主公經常說，一年之計，莫如植穀，十年之計，莫如植樹，終生之計，莫如樹人，……大阪城現在還有豐臣秀吉的遺子秀類公，而日本全士不顧臣服德川內府之下的武將，不下數百位。可知五年或十年之後，必定會重新燃起反抗德川家的狼煙，爲了等候這個時機來臨，我們主公正在廣招人材。」

的確，就在這一年——慶長八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升命右大臣，拜征夷大將軍源氏長者

，成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獲准擁有牛車、兵仗，而成爲名符其實的大將軍。又決定將他的孫女，嫁給大阪城的秀賴，把豐臣家降爲攝津、河內、和泉之中的六十五萬七千四百石的旁系諸侯。如此，招來不少效忠豐臣秀吉，而憎惡家康的諸侯，視之爲不遜的舉動。

因爲此擧距豐臣秀吉逝世，才不過五年而已。

## 三

不久——

淡路七助在猿猴武士能說善道的慫恿下，和他並肩同行，走過本願寺門前，朝北方行去。

「……對了！」七助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問道：「閣下如何稱呼呢？」

「姓猿飛，名佐助，是左衞門佐幸村殿下的心腹之人。」

「猿飛佐助！」

——大概是因爲長得像猿猴，所以才叫猿飛吧！總之，對這個人不可掉以輕心。

七助內心自忖著。

不久，七助被帶到嵯峨野的車折神社之東帷子的十口。

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爲當年將唐林皇后的遺骸在藏嵯峨野之時，覆棺的布幔突然飛舞起來，掉落地面，所以才稱之爲帷子的十字路口。

這裡有一片小松林，林中有一座古雅的宅邸。

如果是京城本地人，一看便知這是五攝家的某家別宅。

七助一面觀望著，心想：眞是個高麗堂皇的大宅。

他被領進足可舖一百張榻榻米的大廳，柱子之大，可供一人合抱。七助即使在故鄉的寺院大廳，也不曾見過這麼寬廣的大廳。

大廳裡已經聚集了三十多位奇形怪狀的人。

當七助就座之時，走廊傳來足音。

走進來的是一位年約二十五、六歲，眉目凜然的武士。他坐正之後，大聲說道：「我是毛利豐前守勝永。」

這個名字可謂衆人皆知。

勝永的父親壹岐守勝信，是尾張人，在秀吉尙未發跡之前，他便追隨秀吉轉戰各地，建立不少功勞；直到平定九州，他被封爲豐前的小倉的六萬石城主，而且兼香春城，實際上領有十萬石。在此之前，他原本姓森，因爲秀吉的命令，才改姓毛利，稱爲壹岐守，兼九州奉行。勝永則是其長男。

關原之役發生之時，他們父子都屬西軍。

父親勝信固守小倉城，當年廿二歲的勝永，則率領藩兵東上，參加圍攻伏見城，後來又轉戰

至美濃的南宮山，對抗東軍，但遭慘敗，而進入京都建仁寺，等候發落。

勝信、勝永的封地被沒收之後，由山內土佐守一豐代管兩人，連同家人，一起被押往土佐的浦戶。

山內一豐是個義氣之人，他給予勝信父子一千石的贈金。並讓勝信住在城內，勝永住在城外的久萬。

在行動方面，一豐允許他們父子，在封地之內，可以自由行動，勝永因此得以天天獵鷹。但是對於一個二十餘歲，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却過著這種貶謫閑居的生活，整天獵鷹也讓他感到厭煩，所以他從浦戶灣偷走一艘官船，來到京都。

「……去者日疏，避損就利，是人之常情。縱觀今日天下大勢，自太閤去逝之後，往日蒙受恩寵的諸侯，卻背向大阪，一心作德川家的犬馬，惶恐唯諾的醜態，看在諸位眼裡，有何感想呢？」毛利勝永以銳利的眼光環視在座的人，其語氣充滿煽動的意味。

七助心不在焉地看著勝永那能言善道的舌頭。

勝永喋喋不休說了大約四分之一時辰之後，便提出與他合作的話，每人可以分得三枚黃金，還可以前往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造訪眞田安房守昌幸殿下。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造次地打了個大呵欠。

「眞無聊！」說這句話的是坐在大柱子後面的人。

「喪家之犬，也想作困獸之鬪，要我們替你賣命，却只出三枚黃金，簡直是笑話，想釣人入簹的話，起碼也要出十枚黃金。」

七助看了一眼那個叫囂的狂人，頓時臉色大變。

那人正是佐佐木小次郎。

# 殺生關白遺孤

## 一

毛利勝永只是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正是少年氣盛之時，但此刻他表現得相當沉著，自制力也很強。

面對佐佐木小次郎的牢騷，他勉強擠出一絲微笑。

「閣下是說你的生命值黃金十枚嗎？」

「笑話，我佐佐木小次郎的本事，還不至便宜到可用黃金來買。」

「那麼，是否有一萬石俸祿的價值呢？」

「不錯！至少也值得三萬石。」

「你能否展現一下值三萬石的本領呢？」勝永央求著。

「哈！哈！哈！」小次郎縱聲笑道：「如果能獲得喪家之犬三萬石的承諾，也的確夠令人高興了。不過，我可不是個粗心的笨蛋，你想看我的本領，得花上五十枚黃金！」

小次郎一面大言不慚地誇說他的本領不是區區黃金可買，但另一方面，又隨即表露出他的條件。

三十多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小次郎身上，小次郎不以為意，只是冷冷地說道：「如何？豐前閣下？」

勝永不解，只是搖搖頭說：「你是無緣之人，快點離開吧！」

「喂！等一下！」

高聲喊住小次郎的是帶七助來此的猿飛佐助。

「佐佐木小次郎閣下，如果以絕世美女代替五十枚黃金，意下如何？」

「……」小次郎的視線緊盯著佐助。

「光說她是絕世美女，也許還無法取信於你，我可以告訴你她的身家背景，她還是位大家閨秀。」

「你是說她是公卿之家的千金嗎？」

「正是，不過名字暫且保密，不過，我可以對天發誓，她的確是位出身公卿之家的閨秀。」

「你想買沒落的公卿家小姐，來作為獎品嗎？」小次郎嗤嗤地笑。「你說的公卿家閨秀，說不定是一臉麻子的醜八怪呢！」

「不！她是個蛾眉明眸，玉指素腕，細腰雪膚，氣質高雅的小姐，這一點是我親眼所見……

「喂！」小次郎突然翻臉說道：「如果你想開我佐佐木小次郎的玩笑，我可不會就此干休！」

「我不是開閣下玩笑，其實我早已經聽說佐佐木閣下功夫蓋世，正因爲如此，所以才認爲您的本事値三萬石，爲了拉攏閣下，才提出這個最高的代價。」

「那麼，請你說出到底是誰家千金。」

佐助沉默了一會，說道：「不得已，我只好公開了，……這位小姐的父親是關白秀次，母親是中納言一御台菊亭晴季的次女。」

頓時，全場嘩然。

因爲，如果佐助所言不假，那麼證實關白秀次的女兒尙在人世。

這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關白秀次在九年前——文祿四年七月，因叛逆罪被判褫奪關白之職，並送到高野山，在那裡切腹自殺。第三年八月，他的夫人藤原氏及三個子女，加上寵妾及庶子共三十八人，在三條河原抄斬。

## 二

秀次是三好一路的長男，母親則是豐臣秀吉同父異母的姐姐瑞龍院日秀。生於永祿十一年，曾經是宮部繼潤的養子，後來又作了阿波的三好康長的養子，還有一度易名叫三好孫七郎。天居十九年，成爲秀吉的養子。在同年年底，晉爲內大臣，秀吉又委任關白職位，移居聚樂第。

秀次被世人稱爲「殺生關白」，一般人都傳說他的作爲簡直是惡魔的行徑。

秀次嗜好狩獵及女色，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由他平日擧止可以看出，他的個性相當暴躁，但是却並非世人所說的是個殘忍不仁之人。

之所以會蒙上「殺生關白」的醜名，是因爲他在正親町院御崩未滿十七日，就擧行獵鹿，因而遭到上自公卿，下至世人一致的責難，認爲身膺關白職的人，不應該有這種行爲。

自從天下太平之後，一向頗爲中立的公卿階級，對於百年來不斷製造紛爭事端的武士，都採取侮蔑、反抗的態度。關白秀次的事件，也可說是影響所及。

不論在任何時代，暴發戶都是受人輕視的。豐臣秀吉雖然躍昇太閤，但仍然遭受公卿階級的輕視。他成爲太閤，却無法成爲征夷大將軍，這也是因爲出身卑微的緣故。雖然他想藉著成爲足利義昭的義子，以便達成願望，但最後還是失敗了。

建築聚樂第的目的，是想仰望天皇行幸，但總屬徒勞無功。

不論是宮中的人們，乃至京城的居民，都冷眼觀看政權的興衰，也學會了明哲保身的智慧。他們對於外地來的武士，表面上十分尊敬，而且適度地利用他們的能力，但骨子裡却瞧不起武士。

秀吉建造聚樂第之後，自己只任了短短的時間，後來便假藉委任秀次關白之職的機會，奉送給秀次，然後移居到新建的伏見城。當他處死秀次之後，立刻下令毀了聚樂第，其原因便在此。

秀吉擁有龐大的財富和權勢，他陸續建造美倫美換的建築，並不時舉行茶湯、賞花等大規模的園遊會，以造就歌舞昇平的太平時代，也因此形成了文化上所謂的「桃山時代」。但是他在攏絡宮中公卿階級這件事上，始終未能如願。

宮廷的公卿還有京城裡的人們，只是冷眼旁觀秀吉藉著財富與權勢所堆砌的成就。

秀吉最後一次舉行大型宴遊，是在慶長三年舉行的醍醐三寶院，開築新道，左右兩旁通植櫻樹；又更換泉水，落瀑布，運來名石，建築宮殿，毀去破落的二王門，在馬場前建造新的二王門。

醍醐三寶院的建築，包括金堂、講堂、鐘樓、經藏、湯屋、三門及五重三塔，每一樣都經過重建。

這的確是個空前絕後窮奢極侈的舉動。

然而，這次的賞花會，天皇並未臨幸，連公卿階級也無一人出席。

由此可見公卿階級何等輕視暴發戶的豐臣秀吉。

同時也可想見，其養子秀次雖然受任關白，却仍然不受敬重。

正親町院御崩未滿十七日，秀次就舉行獵鹿，這件事根本與宮中無關，但是一旦舉行，立刻蒙上「殺生關白」的醜名。這是個武人殺伐之氣最盛的時代，即使秀次的舉止稍嫌粗暴——在前往北野獵鹿的途中，由於盲人無禮的舉動，秀次一怒砍落其右腕——，這種事也不值大驚小怪。挑剔小毛病，加以誇張渲染，使秀吉以爲秀次的性情，宛如魔鬼牲畜一般；其實這一切都是秀賴的生母淀君的陰謀。

秀賴出生之後，秀吉十分溺愛，因爲這是秀吉在五十八高齡才獲得的惟一的親生子，所以溺愛秀賴也是理所當然的。

秀吉溺愛秀賴，對養子秀次也開始產生反感。淀君及其心腹便趁機加油添醋。

秀次絲毫無叛逆之心，更沒有產生叛逆的理由。

秀次應該屬於學者型的人物，也喜愛古人的字畫，當他聽說京都金蓮寺開基，尊圓親王的直門流素眼和尚的親筆眞蹟，要被送往京都四條的當鋪時，立刻將眞蹟買下來，並重新加以裱裝、添朱，然後送返金蓮寺。「多聞院日記」上，也曾經記載他召集奈良的僧侶，繕寫「源氏物語」的事蹟。

秀次本人也曾學習過奪圓親王的直門流，頗得運筆之妙。

他命令五山的僧徒、有識之士，神道家、歌人、記衆等，校正註釋謠曲百條，這也是事實。

而且是謠傳他有叛亂意圖前一個月的事情，所以，可證明秀次根本無叛亂之心。

秀次是被淀君及其心腹所誣陷。

文祿四年七月三日，秀吉派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前往聚樂第，盤查秀次是否有叛亂意圖。

秀次寫了長達七頁的誓詞，陳述絕無二心。

但是無法取信於秀吉，而在同月八日，派遣前田玄以，召來秀次。

秀次前往伏見城之後，秀吉却不接見他，並撤銷其關白之職，又命高野山的木食上人嚴密監視，幽禁在青巖寺。過了不久，便派遣福島正則及另外兩人，逼迫秀次自絕。

秀次於是切腹，時年才二十八歲。

## 三

秀吉知道秀次切腹之事。

但秀次的夫人藤原氏及其三名子女，寵妾和子女計三十八人，被帶往京都遊行示衆，並在三條河原抄斬，則並非秀吉所下的命令，甚至秀吉本人一直被蒙在鼓裡。

這是淀君及其心腹所作的殘忍暴行。

這件抄宗滅族的慘劇，發生於同年八月二日早晨。

「甫庵太閣記」裡曾記載此事，其敍述如下：

「……被追逐的官人們不停地呻吟、哀號，情況十分悲慘。不知情的民衆佇立在道旁觀望。每一囚車均載有二到三人，不論夫人、公子或僕人、侍女，只要稍涉關係，都成階下囚。而不論貴賤，皆同聲齊哭。昨日當勢，享受榮華富貴；今日受貶，却遭此逆境。襁褓中的千金，不見乳母，依偎在母親膝上，不解的望著這一切。到達三條河原之後，才被人自囚車上抱下。

這天早晨——

在三條河原挖有濠溝，橋下南方，築有三塚。其上向西掛著秀次的首級。

這是爲了供夫人及其妻妾拜別之因。

此時，一位五十餘歲的鬚面男子，一刀刺入可愛的郡主胸膛。三歲的小郡主猶被母親抱在懷中。母親仰頭，高聲呢喃著南無阿彌陀佛，並告訴小郡主，不久卽將與父親見面。圍觀的群衆激動得想自母親懷中，奪下小郡主，但此時，小郡主已身中兩刀，被棄置一旁。哀痛的母親抱必死的決心，向西面對首級，旋卽昏蹶過去，瞬間，九個人接連被殺害，悽厲號叫之聲，不絕於耳，令觀者爲之動容。

待三十餘人皆被處斬之後，河水也爲之變色。

這眞是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



# 小姐

## 一

夜深了，早已過了亥時。（下午十時）

淡路七助蹲在鹿谷關的竹林子裡，雖然蚊子不斷侵襲，他仍然等候著。

竹林裡有一幢屋子，從裡面洩出的燈光，可看見這幢屋子雖然破落，但規模相當大，有樹籬圍繞，庭院也相當寬敞。

沿著南禪寺道的房子或在鹿谷村裡，絕對沒有一間房屋可與之比擬，不容置疑的，這一定是公卿的府邸。

七助正在等候絕世美女，從這間房子走出來，這是自稱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心腹的猿面武士託付他作的。

無論七助如何使勁地揮動雙手，但成群襲來的蚊子依然揮之不盡，使他大感急躁，而且也使他想起大約兩個時辰以前在帷子的十字路口的古屋庭院，所展開的比武。

三場比武的結果，有三名高手爽生，而獨享勝利果實的，正是佐佐木小次郎。

共有十多人起座，準備向站立在庭院裡等候著的小次郎挑戰，因爲獎品除了猿飛佐助所說的關白秀次的遺女之外，毛利勝永也把獎金從黃金十枚，提高到三萬，並且已叫僕人送到現場。

第一位挑戰者，是一位善要長槍的鬍面武士，但是在出矛的瞬間，就被砍成兩截，還無暇將手放在腰間佩劍的劍把上，腦蓋就遭劈裂的命運了。

第二位是擅長十隻飛鏢及短劍。看來像是伊賀或甲賀的忍者。但十隻飛鏢很快就被擊落，正當他揮動短劍，凌空躍起，在降落地面之前，雙脚就被砍斷了。

第三位高擧四尺以上的長劍，如猛虎出神般發動攻勢，但是卻被腰斬，屍首掉進泉水裡，鮮血把水都染紅了。

勝永就此停止比賽，即使他不宣佈停止，報名挑戰的也早已禁若寒蟬了。

正當進行這三場比武之時，猿飛佐助就悄悄地對七助耳語道：「佐佐木不會失敗，因爲在場的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

「既然知道他不會失敗，爲什麼還要以關白秀次的遺女爲獎品呢？」

「要殺他就得設下最好的餌。」

「殺他？」

「這小子是我的仇人，且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恨不能將他千刀萬剮。」

佐助說出原由。

眞田家有一隊忍者所組成的軍隊，名爲六連錢組。是安房守昌平定甲信諸郡之後 所成立的。

以下是一則流傳的逸事。

天正十三年八月二日，家康命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柴田康忠等大將，攻打眞田昌幸、幸村父子所固守的上田城。

當時昌幸正與彌津長右衞門下棋。敵軍以勢如破竹之勢進攻，他却仍平心靜氣地繼續下棋，直到接獲敵軍先鋒部隊已攻近城門的消息，他才起身，擱下棋局，連喝了三碗湯飯。然後召來六連錢組，命令道：「按照事先的計劃行事。」

城內立刻聚集了上百匹悍馬，每匹馬的身上及頸部，都裝上數十支長矛，宛如刺蝟一般。

德川的大軍逼近城門的橋邊之時，一聲巨響，城門便開了。

以長矛武裝的百匹悍馬，有如奔騰的巨流，瀉向德川的大軍之中。

在悍馬後面，又有慓悍的六連錢組，每個人都配戴火箭。

在同一時刻，城牆上安裝的無數青竹變成的彈弓，發射油袋，彈昇到空中。

油袋掉落到德川軍隊的陣營中，把所有的將士全都淋上油漬，同時，六連錢組迅速施放火箭。

兩萬餘的德川大軍，立刻陷入一片火海當中，加上有如發狂的長矛悍馬到處橫衝直撞，頓時

使德川軍營成了阿鼻地獄，損兵折將不下七千餘名。

關原之役後，昌幸及幸村父子，隱居在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六連錢組也告解散。

但這只是避人耳目的作法，一旦有事，只要一聲令下，百騎以上的軍隊立刻會馳來效命。

## 二

在眞田六連錢組當中，有十位矢志效忠，生死與共，並互酌血酒，結拜爲兄弟。

猿飛佐助便是其中之一。

十人當中與佐助最親密的是筧十藏。

筧十藏在關原之役後，在故鄉班鳩，結廬教授當地的少年兒童劍術，並以此爲生。

偶然路過的佐佐木小次郎，在該地興風作浪。

十藏無法拒絕小次郎執拗的挑戰，挺身與之比武，但他技不如人，左手被砍斷而告失利。

小次郎綁架其十歲的妹妹，作爲戰利品。

十藏的妹妹遭到凌辱，遺棄的命運，最後以自殺了結生命。

「這小子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敵！」佐助咬牙切齒地罵道。並以憎恨的視線，注視著已經手刄兩人，正在與第三人比武的小次郎。

此時，佐助的內心一定想起了筧十郎的妹妹。

「……，所以你以關白秀次的女兒爲餌，要殺他報仇？」七助問道。

「我要帶那小子到那間屋子裡，你偷偷尾隨而至，……我會跟小姐換寢室，在那傢伙慾火攻心之時，趁隙殺了他。」佐助說道。

佐助認爲即使被譽爲劍魔的天才，在想要擁抱美女的心情下，必然會略有疏忽，而露出破綻。

當此之際，便可趁機報仇血恨。佐助似乎認爲只有這個方法行得通。

於是七助在竹林裡，耐心地等待關白秀次的女兒夕姬與佐助調換之後，偷偷溜出這個屋子。

『怎麼這麼久還不出來？』

淡路七助心裡感到狐疑，或許佐助已經失利。

被難以數計的蚊子叮咬，七助的臉幾乎都變形了。而蚊子仍無饜足之意，似乎要從他的耳朵、眼睛、鼻孔裡衝進去一般。

——我實在受不了了！

七助站起來，就在這時候，房子的後面出現一條黑影。

「出來了！」

七助在星空下，看著女人輕移蓮步，內心不禁雀躍起來。

因爲他事先聽說這是關白秀次的遺女，且是個絕世美人，也難怪他內心雀躍不已，這也是人

之常情。

黑影碎步跑出樹籬。

奔出竹林的七助還無暇觀賞她的美貌，說道：「在下淡路七助，負責帶路。」

對方默默不語。

傳來一陣微微的沉香氣息。

七助深吸一口，又吞了一口口水，然後牽著對方的手，準備上路。

但他的手被打掉。

「你……太無禮了……」

七助感到迷惑，但還是行禮賠罪。

其實，在此之前，七助就料到會有此結果。

穿過竹林之後，是一條兩旁有廟寺土牆的坡路，到達鹿谷村，經過南禪寺道，沿如意山下的渠道而行。

一路上，七助保持緘默，女子也不發一言，快步地走著，突然，七助想到：

——那位猿面的忍者，是否能順利報仇呢？

對七助而言，佐佐木小次郎也正是侵犯他妻子的可恨仇人。

假他人之手報仇，雖然違反他的本意，但是只要能把這個傲慢的劍客送上西天，不亦快哉！

雖然他不知道猿飛佐助的功力如何，但七助認爲佐佐木小次郎也不是這麼容易可殺掉。因爲佐佐木小次郎的武功非比尋常。

走到村路之時，尾隨在後的小姐才開口說話。

「要到那裡去呢？」

「宇治。」七助答道。

「宇治的那裡呢？」

「是以前的槇島城，不久之前，昌山公曾依在那裡，昌山公就是……」

「我知道。」

——這位絕世美女，口氣倒不小。

七助有一股衝動，想確認這位小姐是否眞的具有絕世之姿。

「我問你，現在是誰依在那裡？」

「你到了自然就會知道。」

七助對於她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如果眞是貴婦人，則尚屬當然），略感不快。

## 三

「有人在嗎？」

小　姐

七助在昌山庵的玄關大聲呼叫，此時，天際已漸漸泛白。

立刻有人應聲回答。

其實，澤庵早已起身，正在案前進行中庸的勅版之事。

所謂勅版，顧名思意，便是覆刻印刷，由天皇主持的名著。

澤庵是奉後陽成帝之命，從事這項工作。

百餘年來，戰亂不休，已經沒有人講求士大夫之學，致使斯文掃地。僅存的一線分脈，則只靠五山的僧侶加以維繫。雖然在公卿之中，並非無人講求家傳之學，但影響所及，可說微不足道。

成爲太閤的秀吉，是個不學無術之徒。對於學問之事，態度相當冷淡。而家康剛取得天下大權，尚無時間講求復興儒學。

家康本人對於以一代碩學著稱的藤原惺窩，雖然以師禮相待，但還不到爲諸侯們講述學問之的地步。

家康在藤原惺窩的力薦之下，推舉林道春爲朝夕的顧問，這是數年以後的事情。

惟有一人，積極刊行值得留傳後世書籍，這便是天皇本人——後陽成帝。

後陽成帝即位之初，便召集近衞信輔，及五山的碩學之士，命其撰述著作。此外，又命西洞院時慶撰寫朝儀，或印孝經頒發給諸公卿。



前年，天皇召澤庵，與其商討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重刻，供庶民研讀，由此可見澤庵學養之深，才獲天皇重視。

截至去年爲止，澤庵已經刻好論語、孟子、大學三部書，並已付梓，剩下的只有一部中庸。

這是一件需要相當耐力的工作，因爲每個字都需反刻在木片上。

長途化緣歸來的澤庵，一回到庵裡，立刻坐下來，著手最後一件工作。

澤庵伸個懶腰，從書前起身，走到玄關。

武藏擊敗吉岡淸十郎那天，七助曾到昌山庵祝賀，因此也和澤庵見過面。

「看你慌慌張張的，有什麼事嗎？」

「有件重要的事拜託您，……師父，您肯否收留一個人？」

澤庵把視線移向站在玄關外的女人。

「是她嗎？」

「是的！」

「看來不像是個婢女。」

「不，不是的！」七助壓低嗓門說道：「是關白秀次的遺女。」

「殺生關白的遺女還活在世上嗎？」澤庵皺著眉頭。

七助將佐助的話簡短的敘述一遍。

澤庵在食指上吐一口口水，塗在眉毛上，說道：「不會說話的草木尚且有手足，更何況是孤兒呢？……既然得以死裡逃生，就應該勇敢地活下去。」

「那麼，師父，一切拜托你了。」

「不過，很不湊巧，……」澤庵笑道：「草庵沒有讓婦女住的房間。」

# 同居

## 一

當澤庵與七助談話之際，夕姬茫然地佇立在玄關外。

夕姬漫不經心地四下觀望，突然看到一個身材魁武的裸身男子，夕姬不禁低下頭。

這個只穿下帶的裸體男子，筆直地走過來。

「……眞是不懂禮貌。」夕姬小聲喃咕道。

當這個男子走過她身邊時，夕姬再度提高音量，責備對方無禮。

但對方沒有任何反應。

夕姬十分生氣，這個男子居然對她的美貌不屑一顧。

夕姬瞪著他離去的背影，第三度叫道：「眞是不懂禮貌！」

對方依然視作耳邊風。

強壯的裸體走下兩道石牆間的坡路。

早餐之前，到巨椋池游泳，這是武藏每日例行之事。

岸邊早有一艘小船，在那裡等候著，坐在船首的是城之助。

武藏坐上去之後，城之助把小船划離岸邊。

划出一段距離之後，武藏從船首躍入水中。

此時，城之助手持長矛，專注地看著水面。

這不僅是一般的晨課而已，武藏潛游在小船四周，當他的臉露出水面之時，城之助便以短矛刺之，這是城之助每日的修鍊課目之一。

「你如果手下留情，我絕對不會饒你。」

由於武藏下過如此嚴厲的命令，所以手持長矛的城之助絲毫不敢懈怠，屏息等待武藏的臉露出水面，以給予重重一擊。

突然，右舷的下方傳來水聲。

城之助沒有上當。

因爲很可能只是武藏聲東擊西之舉，他可能只是用腳一踢，然後無聲無息地在左舷方向露臉。

過去，城之助已經上過多次當，而讓武藏有浮出水面換氣的機會。

——浮出來了！

城之助凝視著看似頭髮的東西自水中緩緩浮出，然後集中精神及全身的力量，把長矛刺出去





然而卻沒有任何反應。

武藏早已經在船首的地方浮出水面，作了個深呼吸。

當城之助察覺，而移動到船首時，只看到水面浮出的一些小氣泡而已。

連續落空三次之後，城之助終於預感到這一次一定會浮在船首的位置。

於是，他躡手躡腳來到船首，果然，他的預感不錯。

武藏仰著臉，迅速浮出水面。

瞬間，城之助朝他的臉部刺去。

水花四濺！

城之助的手中傳來落實之感，他不禁感到悸動。

等到水花平靜之後，城之助定睛一看，才發現長矛並沒有刺中武藏臉部，而是被他合掌夾住。

城之助使盡全力，也敵不過武藏合掌的力量，既無法向下刺出，也無法收回。

城之助重重歎了一口氣。

## 二

武藏穿著潮溼的下帶，回到草庵，看到剛才那年輕女子正坐在客廳裡。

是剛才在玄關上和他擦身而過的美女。武藏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女人。武藏之所以沒有多看她一眼，是因爲遠遠看到她，就發覺她所具有的絕色之姿。

「……」

武藏本以爲他回庵之時，造訪澤庵的客人應該已經離去。

沒想到這位美女，竟然坐在他用來作臥房的客廳裡，使他疑惑不已，而很難得地改變了表情。

對於這個裸身且正默默注視自己的青年，夕姬不禁微微顫動一下柳眉。

「你這個人難道不會問好嗎？」

「……」武藏對這位美女傲慢的態度，絲毫沒有表現反感的神色，只是逕自走到角落裡，解下濕濡的下帶。

「你……你太無禮了！」夕姬發出近似哀號的叫聲。

「武藏穿好便服，澤庵像是爲了觀察進展如何似地走了進來。」

「武藏，這位是即將和你同居一室的人，……我最初以沒有房間加以拒絕，但是對方一再央求，所以，我決定讓她跟你同住一室。」澤庵笑著說道。

——難道是想考驗我嗎？

武藏回看澤庵一眼。

「據說這位小姐是關白秀次大人的遺女。」

「……」武藏略感驚訝，把視線轉到夕姬身上。

「聽說關白秀次大人的家族，在文祿四年八月，就在三條河原被全體處斬了……」

「只有一個人死裡逃生，就是這位小姐。……如果她眞的是關白秀次的女兒的話。」

澤庵才剛說完，夕姬便勃然大怒地說道：「我父親是關白秀次，這是千眞萬確的。」

「既然妳如此表白，我們也只好相信了。令堂是一御臺菊亭晴季殿的千金，當然，她也在三條河原被處斬了，那一年，妳才九歲。」

「不錯！」

「正當妳和令堂即將步上黃泉路之時，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命令一位忍者，化裝成劊子手，假裝要殺你，却反而救了你，是不是呢？」

「不錯，是一位名叫猿飛佐助的人救了我，而且把我撫養長大。」

「這眞是一件悲慘的事，武藏，你是否也認爲如此呢？」澤庵十分憐憫地搖搖頭。「既然情況如此，武藏，你與這位高貴的小姐同居一室，應該不會委屈你吧？因爲草庵只有兩個房間可住

，我是個和尚，總不能和女人同床而眠吧。」

——果然，是在考驗我！

武藏深深領悟到。

除了自己所住的這間客房，和澤庵的臥房之外，只有城之助住的小房間，另外就是充為儲藏室的舖板房間。

澤庵一定是得知這是個性情倨傲的人，所以才想到用這種諷刺性的考驗；故意讓這個千金小姐與以決鬪為生的劍客，同居一室。

——和尚是要我挫一挫這個小姐的銳氣，還是要我迷惑於女色之前？

武藏對澤庵這種安排，感到不快。

「希望你們能和氣相處。」

澤庵迅速離去。

「那位叫武藏的……」夕姬叫道。

「……」

「你是……浪人嗎？」

「……」

「我是關白秀次的女兒，我們的身分可說有天壤之別。……由於沒有其它房間，所以我才和你同居一室，如果我把你當隨從看待，你應該不反對吧。」

武藏當然反對，但是他故意保持沉默。

「好嗎？」夕姬加強語氣問道。

武藏不理會，兀自走到壁龕，拿起小刀和木塊。

他想再雕一尊普賢菩薩。

「可惡！武藏，你為什麼不回答我？」夕姬叱喝著。

武藏的嘴緊閉得猶如一枚貝殼。

夕姬十分急躁，但卻又不自禁地被武藏那削木塊的手所吸引。

## 三

同一天早上——

名叫猿飛佐助的猿面忍者，躺在鹿谷關的大宅第裡。

他的臉毫無血色，皺紋似乎也增多了。

他本想和夕姬調換，躲在被褥裡，趁佐佐木小次郎疏忽之際，殺了他報仇，卻沒有想到被小次郎那堪稱魔劍的劍技傷了左肩。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一定會死於大量出血，但佐助逃到屋頂，迅速施行止血，再躲到竹林裡

包紮傷口，眼看著小次郎離去之後，才又回到屋子裡。

他的傷勢很重，但過去也曾多次受過這種嚴重的刀創或矛傷，所以他並不担心會危及性命。反而是一陣陣羞愧、懊惱，使他內心十分痛苦。

——這小子實在太厲害了。

這一點，佐助不得不承認。

然而，欺騙、要詐、誘他入彀，這是自己的本事。

佐助帶領小次郎進入臥房之前，故意讓他先窺見夕姬的美貌，當然，小次郎在進入被褥之前，由於已被煽起慾望，而瞬間使自己處於毫無防備的狀態。

儘管如此，小次郎還是輕而易舉地躲過佐助那閃電般的一擊，並且對著朝著門口逃逸的佐助，掃出快速的劍鋒，而使得他那把竹劍吸飽了血液。

「……太丟人了！」佐助呻吟地說著。

就在這時候，庭院傳來腳步聲，佐助大吃一驚。

如果是小次郎折返的話，那麼，自己已經無絲毫抗拒之力了。

佐助只是轉動著視線。

走到廊下的原來是淡路七助。

「果然不出所料……你輸了！」七助踏上客廳。

「我輸了！」佐助不以爲意地說道：「那傢伙的劍術非常人所及，絕不是只靠苦練就可以達到的境界。……我贏不了，沒有人可以贏得了那把魔劍。」

「我也承認這一點。」

「你也承認？」

「身爲鳴流劍術的我，也曾經用陀螺向他挑戰，他把我那生命一般寶貴的陀螺劈成兩半。」

「是嗎？連你的陀螺也敵不過他嗎？」佐助歎息地說。

「但是……」七助看著天空說道：「或許那個人和佐佐木小次郎不相上下。」

「你說的是誰？」

「幾天前，打敗了吉岡清十郎的宮本武藏……」

「能贏吉岡清十郎，却不見得贏得了佐佐木小次郎。」

「我總覺得宮本武藏和他不相上下，因爲我知道武藏也很厲害。」

「既然如此，何不讓他們較量較量……，我實在看不慣那小子不可一世的樣子。」

「……」七助無意煽動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但是他直覺得，總有一天，他們總會走上決鬪的命運。

「你把小姐安置在那裡？」佐助問道。

「在前將軍昌山公的家裡，是澤庵和尚住的地方。」裡。」

「小姐肯嗎？」

「那位小姐實在很驕縱，我老婆也很驕縱，但是和她比起來，實在望塵莫及。」

「這是因爲她身世悲慘的緣故。如果她不是那麼頑強的話，也許無法在德川治下的世間存活了。」

「所以俗話說，老天爺總是不同時賦予一個人兩種天賦……，雖然長得那麼美，但性情却驕縱任性，看來，任何男人對她都會敬而遠之。」

七助不禁想起澤庵提出的，如果她願意和武藏同居一室，那麼就可以收留她。

——現在，武藏和夕姬到底如何在一室之中相處呢？

這實在很難以想像。

因爲武藏的個性也是非比尋常。

——即使澤庵答應，而武藏不肯的話，說不定會和夕姬大吵一架，然後把她趕出去。或許，武藏私下不滿夕姬，而加以沾辱也不一定。

總之，這兩個人同居一室，必定頗有看頭的。

# 假正宗

## 一

「武藏，我要洗澡，去替我準備熱水。」夕姬用完午餐後，如此命令著。

「這種事，吩咐城之助就可以了。」武藏背對著夕姬，邊削木塊地加以拒絕。

「我問過你，當我的隨從有沒有異議。」

「我沒有回答你！」

「我是已故關白秀次大人的女兒，而你只是個來歷不明的浪人，我把你當侍從看待，沒什麼不合理的。」

「……」

「我想洗澡，昨天晚上，從鹿谷走到這裡，汗水淋漓，眞是難受極了。……快去，替我準備洗澡水。」

「……」武藏採取沉默的態度。

夕姬瞪視他的背部，慢慢挑起柳眉。

就在下一瞬間，夕姬拔出懷劍，朝武藏背部射過來。

聽到凌空而來的飛刀聲，武藏的反應出奇迅速。

他側身躲過，並且以木塊接住飛過來的懷劍。

武藏注視著插在即將成形的佛像頭的懷劍，從容起身，走到走廊，呼叫城之助。

「小姐想洗澡。」

「是。」城之助點點頭離去。

夕姬看著武藏走回原來的位置，坐下來又開始進行雕刻的工作。問道：「你討厭女人嗎？」

「不討厭！」

「我認爲你討厭女人。」

「……」

「我用懷劍射你，你却不生氣，這是爲什麼呢？」

「……」

「爲什麼呢？」

「我一生氣，就會殺人，可是，現在我沒有劍可以殺你。」武藏說完之後，便不再說話，無論夕姬問他什麼他總是閉口不答。

不久，城之助搬著澡桶走來，提澡桶放在庭院裡。

「我要在裡面洗。」夕姬命令城之助把澡桶搬到客廳裡。

城之助看看武藏，武藏却毫不理會。

城之助只好聽從命令，把澡桶搬到客廳裡，然後再去提裝熱水的水桶。

夕姬站起來寬衣解帶。

城之助看夕姬大大方方地脫衣服，連忙遮住眼睛跑到庭院去。

夕姬脫下襯裙，迅速地坐進澡桶裡。

「武藏，替我冲熱水。」

「……」

「哈！哈！哈！」夕姬大聲笑道。「你害怕看我的身體嗎？武藏？」

被她這麼奚落，武藏才擡起頭來。

夕姬故意挺直上身，毫不吝惜地將她那絲綢般白馥的胸部，裸裎在武藏眼前。

武藏看著那宛如霞朝映著的兩個桃狀的隆起部份，不禁屏住氣息。

「哈！哈！……你的臉色都變了，武藏……」夕姬以傲慢、譏諷的語氣說道。

聽到這句話的武藏，其實不過是個二十一歲的青年。

武藏倏地起身，拿起熱水桶，朝著那身雪白的肌膚灌下去。

「嗯！好舒服！」夕姬閉上眼睛，以手掌搓揉自己的肩部、胸部及腹部。

這種動作煽惑了武藏的情慾。

武藏咬緊牙關把水桶裡剩餘的熱水都沖完之後，走回原來的地方。

「我想再沖兩桶。」夕姬說道。

城之助提著空水桶取熱水去了。

「武藏，替我擦背！」

「叫城之助替你擦。」

「其實，你很想替我效勞，不是嗎？」

「……」

「想擦背的話，就過來吧！何必……」

## 二

這也是考驗之一。

武藏如此告訴自己。

「好吧！讓我來。」

他抓起布塊，站在裸體的夕姬背後，問道：「在替你擦背之前，我想問你一件事，……你這身肌





膚沒有讓男人觸摸過嗎？」

「不許你問這種無禮的問題。」

「我實在不了解，一個處女之身，居然可以這樣毫無遮掩地暴露在男人面前。」

「你是我的隨從，命令隨從沖水、擦背，這有何不可呢？」

「我是個年輕的男人，……說不定我會成爲肥肉當前的餓狼，你應該防範這一點。你這種行爲，就像被上千個男人抱過的妓女。」

武藏把布沾溼，開始替她擦背，目睹那細膩如白臘般的肌膚，簡直吹彈得破。

骨架纖細，肌肉豐滿的曲線，還飄溢著十九歲處女的清香。

武藏在替夕姬擦背之時，突然興起想擁抱她的衝動，但武藏只是嚥了一口口水。

提著熱水進來的城之助，看到這一幕，不禁驚訝地睜大眼睛。

雖然被城之助看見了，但武藏面無愧色，他接過水桶，把熱水從夕姬肩部沖下去。

城之助急忙跑到澤庵的起居室，報告親眼所見。

澤庵面露微笑。

「喔！武藏……，已經開始了嗎？」

「我覺得武藏大人看起來像個傻瓜。」

「不能這麼說，絕世美女要他代勞擦背，這是身爲一個男人的榮幸。……五七之雨有四旱，

六八之風有九病。」澤庵喃喃唸著某些時刻會發生地震，某些時刻會發生天災的諺語。「現在是正午，即使發生地震，也不會產生巨變，在黃昏之前，武藏的情慾就會冷却下來。」

「師父，您曾經說過，美麗的女人是地獄派來的使者，眞有這麼可怕嗎？」城之助一臉惶惑地問道。

「是眞的很可怕，寶積經上說勸人寧願看莽蛇，也不要看女人。……城之助，你看見夕姬白嫩的肌膚，不是也心跳個不停嗎？」

「是……是的！」城之助承認。

「美麗的花會招徠蜂蝶，美麗的女人肌膚，是用來引誘男人。……這是自然的哲理。面對美色而能壓抑情慾，這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武藏目前正是處於考驗他自己的最高峯。讓他去吧！不論能克制自己也好，或者沉溺女色之中也好。」

「……」

「城之助，我在等著看武藏出醜呢？」

「您說什麼？」

「現在，我正在等小姐發大聲呼救。」

「……？」

「現在，只要小姐發出驚呼，我就立刻過去責備武藏，但是大白天擦背，武藏大概不會出洋相，今晚就有好戲可看了。如果武藏能克制住自己，那麼就可以大大誇獎一番。如果是夕姬自己因爲好奇，而委身相許，那就另當別論。但是一個驕縱的女人，絕不可能自動獻出貞操，所以，只要武藏對她無禮，她一定會呼救。……哈！哈！哈！哈！愚僧就是等待這一刻，可以好好戲弄他一番。城之助……」

## 三

在同一時候——

吉岡傳七郎走進俗稱三筋町的六條柳町妓院。

這個妓院，是剛從二條遷移到此地，規模比以前大好幾倍。

二條妓院由於鄰近皇居，頗多忌諱，所以才遷移到這裡。

北有六條，南有魚棚；東有室町，西有兩洞院，其間設有上町、中町、下町。大青樓就在北同鄰。每一戶部垂掛寫有屋號的暖簾。門外則設置矮凳，妓女們便坐在矮凳上招覽顧客。

青樓的妓女有階級之分，也是始於此時。

最高級的妓女叫做「大夫」，大夫本來是官名。

室町時代末期，第八代將軍義政善好猿樂，所以禮遇觀世能樂師，封以大夫之名。這是爲藝人冠上官名的濫觴。

換句話說，如果妓女被冠以大夫之名，便可知其技藝不凡，且具有傾城之姿。

光是具有美貌，不能成爲大夫，還必須具備多項才藝。

因此，當時的大夫的權勢，甚至無法與後世的花魁比擬。

一旦成爲大夫，只要將一年所得付給樓主，以後便不再受任何拘限，可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論是官居高位的公卿、武將或是巨商富賈，只要大夫不高興，便可不予理會。

當時的大夫有七位，被稱爲「三筋町的七人衆」。其中以林家的吉野大夫爲首。此外還有同家的對馬大夫、上佐大夫、柏屋的三笠大夫、宮崎尾的小藤大夫、若女郎家的葛城大夫，福永樂屋的初音大夫。

如果想買大夫的話，須要花半年工夫準備練習，並接受識途老馬的指導。穿著、配件各方面都須一應俱全，然後準備萬兩黃金，到妓院去學習各種規矩。

儘管如此，能將大夫據爲己有的，百人之中鮮有一人有此能事。

大夫被尊稱爲「吉野大夫」，狎客則被戲稱是「買手們」，這也是一種社會現狀的諷刺。

傳七郎筆直地到青樓永樂屋前，央求坐在門前矮凳上的妓女說道：「灰屋紹由大概已經上樓了，請傳話吉岡傳七郎求見。」

「船橋大人在大夫房裡，所以不能見客。」妓女答道。

這位灰屋紹由是妓院的常客，由於家住船橋（一條崛川），所以妓院裡，被稱爲船橋大人。

即使是吉岡道場當主，妓院裡也不能爲他破例。

「拜託妳！我有重要的事，請妳通報一聲。」傳七郎畢恭畢敬地行禮如儀，但妓女還是不領情。

傳七郎不禁惱羞成怒，額上也暴出青筋，但妓女佯裝沒有看見。

就在此時，正好有個客人掀起暖簾，要進入裡面，他回頭看了一眼傳七郎。

這個人是灰屋紹由請來連歌的友人，名叫里村昌琢。

昌琢年少的時候，曾在蹴鞠會上，與傳七郎比賽過。

「是傳七郎閣下嗎？」

傳七郎一下子想不起對方是誰。

「您是……」

「假如您想見紹由的話，請一起進來……」昌琢邀請道。

「謝謝！」

「但是傳七郎一進入初音大夫也在場的房間，會見灰屋紹由的舉動，卻令人大煞風景。

傳七郎逕自走到紹由面前，盤坐下來之後，突然拔出他帶來的長劍。

妓女們都尖聲大叫。

「紹由，這把無銘刀經您鑑定結果，是正宗而非膺品，不過，請您再看一看。」

## 假正宗

距刀尖約三寸之處，有一鋸齒然的傷痕。

紹由沒有難色，他接過劍，仔細端詳這個傷痕。

「劈過石頭嗎？」

「是的！我試著砍庭院裡的灯籠，竟變成這樣？可見，不可能是我不會用劍！」傳七郎昂首說道。

「爲什麼要砍燈籠？」

「我要跟打敗家兄清十郎的宮本武藏比武……爲了要殺他，所以想先試試這把劍的銳利，……如果這把劍是眞的，應該可以將灯籠劈成兩半。」傳七郎瞪視著紹由說道。

灰屋紹由和本阿彌光悅同是著名的刀劍鑑賞家。

傳七郎去年在大阪買到這把無銘刀，經紹由鑑定是眞品，而加以珍藏。

本想將石燈籠一劈爲二，沒想到反而傷了刀身，使他十分氣惱，而跑到這裡來叫囂。

# 小鳥

## 一

客廳裡一片尷尬的沉默。

里村昌琢、初音大夫和鸚妓，都屏息等候灰屋紹由如何答覆前來質問的吉岡傳七郎。

紹由的臉色仍十分鎭定。

他並沒有立刻答覆傳七郎，只是慢慢地將刀身受損的長劍收回劍鞘裡。

「紹由，你承認是你鑑定錯誤嗎？」傳七郎一臉得理不饒人的神色，似乎無論如何要對方親口道歉。

紹由微微一笑，似乎平穩的語氣說道：「石頭，尤其是做石灯籠的石料，質地是非常堅硬的。」

「你還想辯駁任何名劍都無法劈開區區一個石灯籠嗎？」

「不是，我認爲要試劍的利鈍，不必刻意挑石頭來試驗。……因爲石頭不是用砍的，也不是

用刀劈，而應該用敲的。」

「你說什麼？」傳七郎的眉宇露出凶相。

「如果用敲的話，不必用長劍，只要用木刀就可以了。」

「紹由，你和本阿彌光悅並稱鑑賞刀劍的高人，如果你還想掩飾自己看走眼的錯誤，我可不依你！」

「現在，我證明給你看，我絕無掩飾自己錯誤的意思。」紹由指著庭院的一角。「那個灯籠和你家裡的灯籠一樣嗎？」

「嗯……」傳七郎點點頭。

紹由向初音大夫要一把木刀。初音大夫顯出略微不安的神色，但還是默默轉身進去。

在木刀還未拿來之前，紹由向傳七郎勸酒，並且和昌琢談連歌的事情，氣氛十分和諧。

不久，初音大夫像是用自己的兩袖包裹一般，拿著一把木刀走過來。

「隨意拿一把，不知道是否合用……」

紹由接過之後，隨意揮揮看，便走下庭院的階梯。

紹由走近燈籠，一手撫摸灯罩，然後慢慢繞行一圈。

走廊下只有傳七郎站著，其他人都退坐一旁。

紹由背對衆人，面向灯籠，稍稍後退一步。

里村昌琢看著紹由的背影，不禁嚥了一口口水。昌琢從沒有聽過紹由練過劍，現在如果他無法用木刀劈開灯籠，那麼京城之內很快就會傳聞這件事，那麼，紹由鑑賞名家的聲譽將毀於一旦，就連在妓院裡，也將喪失一向受人尊敬的熟客美名。

換言之，人們將譏諷他以木刀擊石這種滑稽的行爲，紹由日後再也不敢踏進妓院一步了。主要是場所選錯了地方，因爲在妓院裡，疏忽、不解風情和不自量力的舉動，都是嚴重的禁忌。

紹由如果失敗，將是一大笑話。

昌琢感到腋下不停冒著冷汗。

紹由承受朋友們如此多的擔憂，仍然一臉鎮定，漫不經心地揮起木刀。

一聲吆喝之下，木刀朝石燈籠的灯罩砍下去。

初音大夫和昌琢也驚叫出聲。

燈罩裂爲兩半，沉重地落到地上。

紹由回到客廳，面對著表情僵硬的傳七郎。

「如你所知，我不曾學過劍術，也不知何謂武術。但剛才你已看到，灯罩裂爲兩半，這絕不是我靠修練的功夫得來的。……石頭是相當堅硬的東西，但無論多大的石頭，石匠都可以用小鎚子分割爲小石塊。石頭也有內外之分只要認淸這一點，然後敲擊石匠所謂的『眼』，就能夠不費

吹灰之力敲開了。……所以，石頭不是用砍的，而應該用敲的。這一點，諒必您也看見了。」

「但是……」傳七郎是個不服輸的人。他大聲說道：

「你敲開石灯籠，並不足以證明這把劍是眞品。」

## 二

傳七郎脅迫要對方證明這把刀身受損的劍，究竟是否爲眞品。

紹由領受傳七郎咄咄逼人的目光。

「如果你這要我說個明白，那麼，我有個條件……」

「願聞其詳。」

「這裡是妓院，所以注重雅趣，希望你也參加一份。」

「一份？」

「就是要藉你優越的本領，來證明這把劍是正宗的。」

傳七郎答應了。

紹由又看著初音大夫說道：「不得不向你提出一個殘酷的請求。」

「請儘管吩咐。」

「請把你那隻重要性僅次於生命的山雀交給我。」

「好的。」

「然後，你一絲不掛地坐在客廳裡。」

「……」初音大夫對於這個請求面露難色，但是爲了讓紹由證實劍的眞僞，同時也屬雅趣之一，當然不能宛拒。

一位鷂妓從初音大夫臥房裡拿出鳥籠之後，紹由的愛人也在屏風後面褪下華麗的衣裳。

紹由命另一位鷂妓拿來細筆和硯台，然後將放有兩粒米的盤子擱放在膝前。

「昌琢，請你寫一句。」

「好的。」

紹由在傳七郎凶惡的目光監視下，把筆沾飽墨。

即興詩句並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米粒上。

鷂妓提起米粒，並拿著放大鏡等待著。

紹由把視線轉移到昏暗的庭院，然後將細筆湊近米粒。

迅速寫完之後，他向昌琢作個揖，說道：「請吧！」

昌琢從鷂妓手中接近米粒，以放大鏡觀看。

一聲枕之何處郭公

小　鳥

這句子頗似紹由的風格

昌琢點點頭，手拿細筆。

鷂妓把放大鏡放到另一顆米粒之上。

昌琢不花多少時間，也寫好一句。

　袖中殘香

紹由看了，微笑說道：「妙！」

——到底搞什麼名堂？

被人冷落的傳七郎，表現出不快的神色。

但接下來的瞬間，從屏風後面出現的美女，令他渾然忘我。

以美貌和技藝著稱的三筋町大夫，其裸體果然懾人心魄。

在灯火輝映之下，那肌膚宛如滑膩的白磁一般，自肩部到胸部，由胸部到腰部乃至脚部，無一處不是具備優美的線條。

「躺在這裡……」紹由漫不經心地命令著。

「是的！」

初音裸身躺在塌塌米上，閉上雙眼。

隨著灯火搖曳，裸體的線條也游動不已。

紹由將盤中寫有即興詩句的兩粒米拿起來，放下初音下腹密生細毛之處，然後走近鳥籠。



紹由打開籠門，伸進一隻手，在籠中跳躍的山雀，立刻有一隻跳到他手上。

紹由把山雀放在初音大夫的右膝，接著又取另一隻放在左膝。

「開始吧！」

在紹由優雅的呼喚催促下，兩隻小鳥走過豐滿的大腿各自將放在陰毛處的米粒銜起。

其中一隻似乎不知道接下該怎麼做，而不停地張望，看起來十分可愛。另一隻的米粒掉落下來，於是又重新銜起來。

其中一隻朝腹部走，另一隻便模仿著。

雖然這些山雀都經過特別的訓練，但這段距離，在牠們而言，仍然遙遠得教人捏一把冷汗。

經過柔和起伏的腹部，胸部，兩隻山雀來到線條完美的下顎。

幾乎就在同時，兩隻山雀都把米粒放在飼主緊閉的嘴唇上。

「我的天！」

昌琢不自覺地讚歎道。

山雀所受的訓練還不止如此而已。

完成任務之後，小鳥們都知道自己歇息的所在。

牠們的歇息處，正是高聳、豐滿的胸部的乳頭。

## 三

## 小鳥

當山雀停在兩邊乳頭之後，紹由立刻說道：「吉岡大人，現在就看你的本領了。」

「……？」

「請你坐在大夫的胯下，抽用刀砍斷停在乳頭的兩隻山雀的脚，這種雅趣如何呢？」

「……好的！」

「如果你的本領和刀的銳利一致的話，便可輕易砍斷兩隻小鳥的脚，如果稍有偏差，或劍不夠利的話，那麼，小鳥就會飛走，或者，會傷及大夫的乳頭。既不能讓小鳥逃走，也不能傷及乳頭，乾淨俐落地砍下小鳥的四隻脚，那麼，你和宮本武藏的比武定可獲勝。」紹由說完，緊盯著傳七郎。

「可以！」傳七郎提著佩劍起身。

紹由手按初音大夫的脚踝，使其向左右攤開。

頗負盛名的三筋町七大夫之一的私處，暴露在衆人之前。

傳七郎端坐在私處前方。

對於好色之情強人一倍的傳七郎，雖然儘量將視線避開，但仍然很難使其意識，不被袒露的私處所吸引。

若要施展閃電神技，這個位置可說是最壞的，因為只有全神貫注，才能不偏不倚地砍下駐足在乳頭上小鳥的脚，精神絲毫不能稍有偏差。

傳七郎集中精神，表情嚴肅。

他努力地想將躺在眼前的美女，視為木石一般，這對傳七郎而言，是平生第一次。

初音大夫儘量壓抑不使胸部因呼吸而起伏不定，以協助傳七郎達成使命。

儘管初音大夫的呼吸到了肉眼不可見的地步，但只要稍一鬆懈，傳七郎的努力也將告瓦解。

兩隻山雀根本不知道坐在飼主胯間的男人，將採取何種行動，而在乳頭上靜止不動，十分可愛。

瞬間，傳七郎發出無言的氣息，拔出佩劍。

其動作神速，根本不是目力所能及。

一道白光閃過昏暗的空間，在接下的刹那，兩隻小鳥的脚已經折斷，跌到裸體飼主的身側。

「太精采了！」紹由平靜地誇獎著。

傳七郎大大鬆了一口氣。

初音大夫穿上鶵妓捧來的衣服，以雙手捧起兩隻斷脚的小鳥，說道：「對不起！」

昌琢以滿懷同情的眼光，注視著初音大夫用臉頰搓摩山雀的樣子。

「紹由，這把刀果然是真品，和宮本武藏比武時定能發揮其神力。」傳七郎露出自得的神情，這是因為紹由所構想的雅趣頗得他的心意。最後他行禮，起身。

紹由等傳七郎離去之後，行禮說道：「昌琢，實在抱歉，請多多包涵。……」

「犧牲了兩隻如此聰明的山雀，才眞是叫人可惜。」

「爲了證實眞假，這也是不得已的呀！」初音大夫說道。

紹由笑道：「大夫，借重你的地方太多了，不知如何補償你。」

初音大夫報以美麗的微笑。

# 傳心月叟庵

## 一

草庵座落在蟬聲圍繞的樹林中。

這裡是高野山麓的北谷九度山。

現在端坐客廳桌前，潛心研讀孫子兵法的僧侶，是眞田佐衞門佐幸村。

又號傳心月叟，隱居在此，潛心攻讀。

雖然這樣悠閒自適的生活，但被放逐之時，龐大的軍費都已充公。

族人之中有十數人正專心地製造幸村所發明的打紐（由數根線所組合的辮條），這種繩索非常結實，且用途廣泛，所以各方紛紛訂購，無論如何趕工，仍有供不應求的趨勢。後世便稱這種繩索爲「眞田紐」。

其實，製造打紐的眞正目的，是要讓眞田六連錢組，以行商爲耳目，遍行日本各地，以探查諸侯的動靜。

這座草庵是喜歡獨坐沉思的幸村隱居之處，距離製造打紐的族人處頗遠。幸村之父昌幸，現正臥病在床，在屋內的一堂休養。

林中的蟬聲突然停止，幸村擡起頭。

有一條人影朝這裡走近。

「……？」幸村皺著眉頭。

回來的是他的心腹猿飛佐助。不過，他走路的樣子與往常不同。

看在別人眼裡，也許並無異樣，但幸村一看便知有異。

——猿子受傷了。

過去，佐助還不曾遭受主人一眼便可看出的重傷。

不過，當佐助走進院子時，幸村故意裝作不知情。

當佐助報告：「我回來了。」幸村立即問道：「毛利勝永招集了多少高手？」

「依我看，沒有一個是高手。」佐助答道。

幸村大笑。

毛利豐前守勝永，是個廿四歲血氣方剛的青年，無法蟄居在流放的地方，而從浦口灣偷了一艘官船，首先便造訪了傳心月叟庵。

勝永胸有成竹地誇說，一兩年內便要點燃戰火，把德川家康打倒。

對於他的能言善道，幸村的反應十分冷淡。

會談一刻之後，勝永憤然說道：「……這麼說，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召集兩百位不亞於您麾下六連錢組的高手。」說完，便立即離去。

爲了慎重起見，幸村派佐助去探聽勝永到底召募了多少高手。

幸村默默聽完佐助的報告之後，才問道：「佐助，你是被何人所傷？」

「是一位佐佐木小次郎的劍客。」佐助詳細說出佐佐木砍斷密友筧十藏的右手，又凌辱其妹妹，使其走上自殺之途的經過。而後又說出自己復仇失敗的經過。

對於這件事，幸村不置可否。

「……這麼說，夕姬是寄居在澤庵的庵裡嗎？」

「是的，……我本想將她帶來這裡，但她的美貌太引人注目了。……」

「或許澤庵現在正苦於不知如何安置夕姬呢！」

「您的意思是……」佐助頗有同感。

幸村沉默了一會，說道：「佐助，從今以後，希望你拋開私人恩怨。」

「是！」佐助伏身。

「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那個老傢伙！」

## 二

這一天的黃昏之時，有兩名客人來造訪傳心月叟庵。

一個騎白馬，一個乘轎。

跨坐白馬的是宇喜多秀家的謀臣——明石掃部助金登。

在關原之役中，宇喜多秀家是兩軍的首腦之一。其戰略大多出自明石掃部助的策劃。

從備前美作國發軍，會合石田三成的大軍，攻陷伏見城，並征服伊勢，進軍關原，成為先鋒部隊，擊潰東軍勇將中村一榮和福田暇，又屢敗大將福島正則的軍隊，都可說是得力於掃部助的優越軍事才能。

但西軍運氣不佳，在敗退之時，掃部助勸說主君秀家立即進攻叛徒小早川秀的軍營，以便日後東山再起，這才是當務之急，於是秀家撤回備前。

撤退之時，掃部助親自率領數十名士卒殿後，阻擋蜂擁而至的敵軍。不到主軍的座騎消失在遠方山陰之前，絕不讓敵軍的一兵一卒通過。最後，才打開血路，逃逸而去。

當掃部助潛回備前之時，主君秀家却下落不明，留守的士兵無人領導，而四散逃逸。有一部分逃兵成為賊寇，攻入岡山城內，把藩庫的金穀乃至館邸的雜器，全都掠奪而去。

……從此，掃部助便隱居在備中的足守。



伴隨掃部助前來的客人，意外地竟是一位耄耋之齡的外國人。

掃部助向幸村介紹，他是神父路易士·佛羅伊斯。

幸村曾聽說過聚樂第有一位神父，經常向關白秀次闡述基督教教義，眼前的正是這位人物。

掃部助在還未說明這位神父的來意之前，先問道：「這個月，江戶中納言（德川秀忠）將成為秀賴公的岳父，不知您對這件事有何高見？」

「這是時勢所逼的吧！」幸村以平靜的語氣答道。

秀忠之女千姬嫁到大阪城，給豐臣秀賴作為正室，已是迫在眉睫了。

家康公開表示，這樁婚姻是已故豐臣秀吉的遺言。

的確，豐臣家與德川家本來就是姻親，秀吉之妹是家康的繼室，家康之子秀康則是秀吉的養子。此外秀忠之妻是秀賴的母親淀君的妹妹。

秀賴娶表妹千姬為妻，並不足為奇。可說是是一樁稀鬆平常的政治婚姻。

秀賴十一歲，千姬才七歲。

但是，幸村和掃部助都很清楚德川家康的用心。

德川家康並不是一個毫無親情觀念的人。他為了討好織田信長，而殺了兒子信康，為了維持與豐臣秀吉的友好關係，而殺害女婿北條氏直。

犧牲一個孫女，對家康而言，就如被蚊蟲叮了一口，絲毫不覺痛苦。而且，把千姬嫁給秀賴

，可使大阪方面稍稍鬆懈戒心，又可使天下人知道豐臣家已經被貶爲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攝津、河內、和泉等六十五萬七千四百位的客藩之一。

「明天，千姬就要從江戶到伏見城去，然後搭船前往大阪。據說由大久保忠鄰護駕，黑田長政等兩國諸侯在河邊守衞。……」

「……」

「左衞門佐殿下，在中途偷襲護駕行列，綁架千姬，您意下如何？」

「阻礙他人終身大事，有何意義可言呢！」

「可以挫挫德川內府的銳氣，嚇一嚇大阪城與桐市那些窩囊廢，難道也毫無意義可言嗎？」

「以目前的局勢來說，這種小規模的擾亂，也無法使貶爲客藩的豐臣家，恢復太閤時代的光榮。」

「不錯，雖然大阪城無人可身負重責大任，但草野還有人。」

「例如呢？」

「有閣下眞田左衞門佐幸村，還有明石掃部助金登，不是嗎？」掃部助大言不慚地說道。

妨礙秀賴和千姬的婚事，不僅可以打擊家康狡詐的企圖，還可以激勵在野的豐臣舊部下。

掃部助想說的，大概就是這些。

此外，如果能說動幸村參加這個偷襲行動，也可證實幸村隱居九度山麓，並不只爲製造打紐



而已，更可看出幸村儲備以待時機來臨的實力有多少。

「左衞門佐殿下，你可知道豐臣秀吉留給秀賴公的財富有多少？」

「據說爲數相當龐大……」

「據我所知，有金子十二萬枚，銀子十二萬枚，銀錢三萬兩……，此外，還有數不盡的金幣、銀幣。除了金銀之外，更有堆積如山的千萬寶器，各種物資堆滿九層的天守閣。……與這筆龐大的遺產相較之下，德川家康儲藏在駿府及江戶城的軍費，簡直是九牛一毛。」

「……？」連幸村也不得不頷首。

幸村以前就聽石田三成說過，光是聚集在大阪城的黃金寶器，如果計算其價值，可達數十萬兩。

## 三

「左衞門佐殿下，如果以這筆龐大的遺產，向英國、荷蘭、葡萄牙等國，購買大砲、槍械、

我敢斷言，就算有百萬大軍當前，我方只要一萬名士兵，就可以將之擊退。」

「……」幸村眉宇之間毫無動心之意，只是默默看著掃部助。

這時，掃部助才指著隨同而來的老神父，說道：「有關購買外國槍礮之事，這位神父已經答應代爲接洽。」

幸村把視線投向老神父佛羅伊斯身上。

老神父以音調微弱但却字正腔圓的日語，說明自己何以要幫助明石掃部助的原因。

基督教會在秀吉當政之時，便受到排斥，到家康成爲大將軍之後，幕府更採取嚴厲的制壓政策，甚至制定條文。

德川家康獎勵海外商船前來。

但惟獨對基督教會採高壓措施。

以神父的立場而言，德川幕府只要一日掌天下大勢，基督教會就無一日在日本傳教的機會。

在豐臣秀頼未當上大將軍之前，先訂立條約，只要基督教會的地位可與佛教平等，則他將會盡力協助向英國、荷蘭、葡萄牙等國洽購兵器。

「左衞門佐殿下，你以爲如何呢？你願意共襄此一盛擧嗎？」

在老神父尚未說完之時，掃部助神情肅穆地催促幸村回答。

明石掃部助金登得不到幸村的立即允諾，相當不滿，便悻悻告辭離去。

但是，他在離去之前，請求讓老神父暫且留下。

幸村命僕人引領佛羅伊斯進入裡面，自己便伏案讀書。

過了約半個時辰之後，傳心月叟庵又來了兩個人。這一次是兩位年輕的男女。

「參見眞田幸村殿下。」



「……？」幸村透著目光注視來者。

——原來是一位劍客。

對方愼重其事行禮如儀。說道：「我是播州新免伊賀守族人宮本武藏，目前正勤習劍術。」

「有事嗎？」

幸村從這位蔽衣破履，身材碩長的青年身上，感受到一股鬼氣般的銳氣。

——向吉岡清十郎挑戰獲勝的，就是這位年輕人嗎？

武藏還未來得及敍述來意，便有一位戴布女笠的年輕女子，碎步地跑到武藏身邊。

「左衞門佐，是我。」

「啊！」幸村大吃一驚。「原來是夕姬小姐。」

「我想在這裡借住一段時間。」夕姬立刻走上客廳。

武藏仍站在庭院裡。

「武藏，你也上來！」夕姬命令道。「左衞門佐，這位宮本武藏是我的隨從。我之所讓他到這裡，是因爲他的武藝超群，若能在你身邊工作，想必對閣下有股肱之力。」

# 不義回想

## 一

雖然幸村也邀請武藏進客廳，但武藏加以拒絕。

武藏表示因夕姬想來九度山，他只負責引路而已。然後行過禮，便轉身想離去。

此時，夕姬立刻高聲叫道：「武藏！」然後跑下庭院，抓住他的衣袖，說道：「你不能走。」

武藏回以冷漠的視線，說道：「我宮本武藏不是你的隨從。」

「不！我不讓你走！」夕姬用力搖搖頭。「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把你當作隨從，……我想作你的伴侶。」

「伴侶？」

「我想當你的妻子，你是我心目中男人中的男子漢，值得我委身相許的，除你之外，別無他人。」夕姬並不避諱幸村也在一旁，而說得一清二楚。

武藏與夕姬曾在昌山庵共渡兩個晚上，武藏以異常的耐力約束自己，才沒有碰觸夕姬。女兒心的微妙變化，大概是起於這兩個夜晚吧！由於夕姬性氣高傲，所以表明心迹也十分直爽。

在前來此處的途中，夕姬必然已私心相許，決心要當武藏的妻子。

「上來吧！我不讓你走！不要到別的地方去。」夕姬拉住武藏袖子不放。

這時候，幸村突然看到夕姬摔倒了。

他微笑頷首看著武藏抱起夕姬，走向走廊。

武藏把夕姬慢慢放在廊下，然後退下。

「武藏……」幸村說道：「如此絕色美女以身相許，你竟能不動心，實在令人欽佩。」

「……」

「劍術比女人更重要嗎？」

「我認爲還有其它人更適合這個小姐。」武藏答道。

「你擊敗吉岡清十郎的消息，早已流傳到這裡，難道你人生的目地就是比劍決鬪嗎？」

「除此之外，我別無專長……」

「難道你不想在戰場上揚名立萬嗎？」

「前幾年，東西兩軍會戰時，我曾經投效宇喜多軍的新免伊賀守隊，在攻佔伏見城之時，也

曾數次目睹技藝高超的武士和小兵們一樣，中彈身亡，死得毫無價值。我認爲這種死法太糊里糊塗。……我自幼習劍，便打算一生以劍爲生，實在不願意死在區區一顆子彈下。……若要死的話，也要選擇以劍術爲生的敵人，如此的話，即使敗在對方手下，喪失生命，也死而無憾。」

「嗯！」幸村點點頭。「那麼，下一次比武的對手是誰呢？」

「我已接到吉岡清十郎的弟弟傳七郎的決鬥書，九天後……」

「吉岡傳七郎去年曾在舍下逗留數日，當時，我曾親眼看他表演幾手絕招，的確稱得上是一位天生的劍客，實力相當強。」

「……」

「吉岡道場的京流想要維持將軍家指南聲名不墜，却只是保留了華麗的場面而已，似乎已經淪爲道場把戲。你擊敗的吉岡清十郎的劍法，不正是最佳寫照嗎？」

「你的意思是……」

「……」

「但是他的弟弟傳七郎的劍術，則超越京流，他曾經流浪各地，混跡在野盜山賊之中，而且也曾跟著伊賀忍者學習忍術，其劍術之凌厲遠超過只在道場磨鍊的吉岡清十郎。」

「既然距比賽還有九天，你很須要再多加練習才是。」

「……」

「你曾經去過柳生莊嗎？」

「身爲劍者，應該去那裡見識一下，爲了答謝你送小姐來此，我可以寫一封介紹書給柳生十三齋。」

「謝謝！」武藏婉拒，然後畢恭畢敬行禮。

## 二

當夕姬恢復意識時，武藏已經離去半個時辰以上了。

她獲悉武藏已離去之時，先是茫然發怔了半晌，而後淚水涔涔落下來。

她沒有用衣袖擦拭眼淚，任憑淚水流了滿面，過了一會才說道：「我要到裡面向安房守殿下問安。」

幸村很難窺探出這位性情剛烈的女孩，是如何壓抑內心的痛苦。

不過，幸好她沒有表現出瘋狂的舉動。

幸村起身。

在館內的一個房間裡，安房守昌幸讓老邁的神父路易士．佛羅伊斯坐在枕邊，兩人低聲交談。

夕姬見過昌幸，在被介紹過佛羅伊斯之後，夕姬立即問道：「你曾否在我父親身邊服侍過？」

」

佛羅伊斯答「是的」。

「我父親是什麼樣的人呢？你能告訴我嗎？……難道我父親眞如外人傳言的那樣，是個殘忍的殺生關白嗎？」夕姬表情嚴肅地問道。

佛羅伊斯沉吟了半晌，把視線落在膝頭上。

「神父，你是否可以將你所見的眞相，告訴小姐呢？」昌幸勸說道。

佛羅伊斯那對蒼茫的眼睛，浮現了遙遠的往事。

「好吧！我告訴你。」

夕姬眼睛一眨也不眨，注視著這位異邦的宗教使徒。一句話都不敢漏掉地洗耳傾聽。

佛羅伊斯首先說道：「關白殿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對部屬十分慈祥，又喜好學問，也很熱衷聽道。」

這位從葡萄牙，遠渡重洋來到日本的神父，在被延聘到聚樂第之前，秀次看起來仍是最理想的大將軍。

他的身材高䠷、豐頰、細頸、月形眉、圓眼珠、高鼻樑；除了前額稍微突出這個瑕疵之外，可說與關白這個身份十分相稱。

他的性情溫和，不像武夫；高瞻遠矚，又特別喜好文學。當代可說無人可與之比擬。佛羅伊斯是聽到別人如此傳言，才到聚樂第去，而且所見與所聞相符。

但在佛羅伊斯到聚樂，還未滿一個月，秀次突然性情大變，不僅不再在學術上用功，而且成爲令人憎惡的「殺生關白」。

他的暴行始於有一天到北野遊山的時候，攔住一個盲眼藝人的去路，關白說要賜酒，叫他拿著杯子，却突然砍掉他的右腕。

盲眼藝人拚命睜大他那雙看不見的眼睛，大聲地求饒，並且竭力想逃脫。

秀次冷眼觀看這幅血腥殘暴的一幕，而後他把血刀交給隨從熊谷大膳亮，命令道：「把這傢伙的左手也砍下來！」

大膳亮詢問爲何要如此凌虐下民，秀次不耐煩地說道：「我不喜歡他那張猴臉。」

數天後——

「神父，今天我要讓你看看我表現生殺大權操之在我的神技；這種本事大於你所說的天主的能力。」秀次露出猙獰的笑臉，命令一名侍衞：「把那個女人拖到院子裡。」

這個女人是秀次的妾，因爲和茶和尙私通，而被監禁起來，現在已經懷孕即將臨盆。

秀次手提長劍，走下庭院，對著低頭的女人訊問道：「你還敢說腹中小孩是我秀次的種嗎？到現在，你還不承認是私通茶和尙才有的嗎？」

女人以微弱的聲音答道：不曾私通茶和尙。

「我再問一次：腹中的小孩眞是我秀次的種嗎？」

「是的……」

「好吧！現在讓我關白秀次親自來檢查孩子是不是我的。」

「他叫來部下，脫下女人的衣服，命部下壓住她的四肢。」

女人尖聲大叫，哭喊著饒命，秀次却冷笑著等待下一步計劃中的行動。突然，秀次拔劍說道：「快向神明、亡親禱告吧！」然後一劍刺向心窩，而且不就此住手，還用力將劍刺至下腹。

「男佣人，快來把胎兒拉出來。」

「女佣人，嬰兒出生了，給嬰兒洗澡，看看究竟像關白，還是像茶和尚。」

## 三

秀次第一次召佛羅伊斯到寢宮，是這件事發生不久的事情。

秀次的表情沉重，有著難掩的寂寥。

「你曾說過有靈魂存在，而靈魂在來世必須接受天主的審判，來決定他下一生的喜樂悲苦，是嗎？……」

佛羅伊斯答說：「是的。」

「色身消失後，靈魂仍不滅，上帝的審判，死後的苦樂也都確有其事。若不趕快接受洗禮，



信奉上帝耶穌基督的教義，那麼必定難逃永刼地獄的苦難。死後才領悟則後悔莫及。更何況濫殺人命，日夜邪淫的行爲，除了來世會受到報應之外，今生也會受到天譴。一旦遭受天譴便無法得到上帝的恩寵。洗禮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請務必選擇正途。」

「最後我稟告關白殿下，這是我不惜冒喪失生命的危險，向關白進言這一席話，關白殿下問我是眞的嗎？然後大叫一聲說要置我於死地，他拔劍對準我的鼻尖，不過，我仍平靜地說道，只要是關白需要的話，我願平白獻上性命，而且口中吟誦耶穌，瑪莉亞；這時候，關白才棄劍。」

佛羅伊斯又爲他講述人類的始祖亞當與夏娃的故事，並且引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軼事爲證。君士坦丁大帝獲得耶穌基督托夢，以十字架作爲軍旗的標幟，最後終於贏得勝利，統一了羅馬帝國。從此並承認基督教爲羅馬合法的宗教。

「關白殿下非常仔細地傾聽，然後問我基督教義如何處置不貞的妻子。我答說必須聽任天主的審判，可是關白却咆哮著說，身爲丈夫爲什麼無權處置不貞的妻子？我告訴他，在基督誕生之前，依猶太人的習俗，是以亂石打死犯姦罪的女人……，說到這裡，關白的嘴唇顫抖地說，用亂石打死嗎？」佛羅伊斯停頓了一會。

昌幸、幸村和夕姬都屏息靜候佛羅伊斯說下去。

佛羅伊斯勉強地開口，繼續說道：「接著，關白又問了一個問題，假如有一位有夫之婦，趁丈夫不在之時，應丈夫義父的邀請，而前往義父家，却被強迫陪宿一夜。本來這位妻子應該斷然

拒絕或尋死，但是她却厚顏無恥地委身義父，然後若無其事地回到丈夫身邊。這種女人是否可以亂石置之死地呢？……我回答他，這種罪惡也只能聽憑上帝裁決，別無其它方法……」佛羅伊斯說完，便不再說下去。

夕姬稍顯憤怒地問道：「這麼說，我父親的妻子是被太閤殿下玷辱了嗎？」說完，她看著昌幸和幸村。

三個人都默不回答。

昌幸依稀記得，在關白秀次出征奧州的時候，秀次的妻子被召到伏見城，停留了十數日……。

秀吉的好色可見一斑。即使是諸侯之妻，只要被他看上，都會被召至城內，強行留宿。這是人盡皆知公開的秘密。

關白秀次是因爲愛妻被義父玷辱，才性情大變。

「幸村……」昌幸打破了彼此間的沉默，說道：「假如關白還在世的話，就不會發生德川內府與石田治部少輔的戰爭了。」

對父親的這番話，幸村點頭表示贊同。

# 埋伏

## 一

「眞熱！」有個人呻吟似地如此說過。旁邊的另一人立刻說道：「眞受不了，難道這次的突襲，還要延至秋天嗎？」

「少說廢話，難道我們還要老跟著那個在同一個地方不會住超過三天的老傢伙後面嗎？」

躺在一塊距離稍遠處的石頭上的大鬍子，不耐煩地罵著。

這是距離奈良三里多，沿著月瀨街道而建的廟寺之一。

在松杉林裡，像這樣沒有香火的寺院，不下五或十座。利用毀壞的山門，做起茶水生意的，是關原之役以後才頻頻出現的現象。

店家都非當地人，而是當年隸屬兩軍，戰敗之後，猶如喪家之犬的浪人。

在關原之役中，由武士一變而爲浪人的，據說爲數在十三萬人之譜。

兩軍的諸侯中，被德川幕府更換的約有八十餘家，沒收了三百八十萬石的領地。

例如，光是大和一國，在關原之役前後，領地便大幅改變。

關原之役前情形如下：

增田長盛（郡山二十萬石），本多俊政（高取二萬五千石），多賀秀種（宇陀二萬石），宇多忠賴（大和之內一萬三千石），小崛正次（大和之內五千石）。

關原之役後，配置如下：

織田有樂（大和之內三萬石），福島正賴（松山二萬石），片桐且元（龍田二萬八千石），本多俊政（高取二萬五千石），桑山一晴（布施一萬六千石），片桐貞隆（小宗一萬石），桑山元晴（大和之內一萬石）。

簡而言之，封地薪俸都無變更的，只有本多俊政一人；小崛政次則轉封增祿，其餘的不是變更就是被沒收。

光是增田長盛被沒收了郡山二十萬石，使得七千多位家臣失去了倚靠。

這群流離失所的浪人，因爲身無一技之長，只有藏身在已被沒收的封地內。

從奈良到高野山，在行人往來頻繁的街道上，逐漸出現成群的茶水攤，這都是浪人們想出來聊以餬口的方法。

由於身無長物，只好擅自使用廢寺的山門，和妻子或伙伴一起過著悲慘的日子。

這個茶水攤似乎也是其中之一。

而且在這裡休息的，也是四個落魄、全身骯髒無比的浪人。

他們已經在這裡等了四個時辰以上，逼人的暑氣，更增添了心情的焦躁。甚至，每個人臉上都露出不信任對方是同伴的嫌惡表情。

「……如果現在有酒喝就好了……」其中一個喃喃自語，但是每個人懷中都只剩一、兩枚銅錢，光是喝杯麥湯都捨不得。

「啊！來了！」有一人迅速起身，其它三個人也把視綫隔著樹叢投向街道。

「不是，那個傢伙經常戴一頂斗笠！」有個人說道。

左右兩人異口同聲罵道：「簡直教人等傻了！」

但是躺在石頭上的大鬍子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前來的人，說道：「總算……」

「那是誰？」

「是我認識的人！」

其它三人以不屑的表情，看著外表比他們更落魄、骯髒的那條人影。

大搖大擺走向山門的人是武藏。

「喂！武藏……，宮本武藏！」

聽到這聲叫喚，武藏把頭轉向茶水攤。

## 二

「是我，武藏，新免新九郎。」大鬍子浪人自報姓名。

「……」武藏默默地看著他。

武藏在通報自己姓名時，向來都會說：「播州新免伊賀守族人」，以表明自己的身世。

這位新九郎就是新免伊賀守的弟弟。

他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勤練劍術，二十歲便離鄉背井，出外流浪，以見習劍法。

關原之役時，伊賀守率領鄉民一百七十人，投效宇喜多秀家的大軍時，新九郎突然歸來，成爲協助哥哥組軍的副隊長。武藏加入新免隊，是在宇喜多大軍進攻優見城之時，新九郎把武藏爲自己族人對待，還分配了三名部下在其手下。

大概同是學劍術之人，新九郎一看到武藏，就知道武藏具有超凡的本事。

但是武藏沒有立下任何功勞，攻下伏見城之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宇喜多軍在關原戰敗，相傳失踪下落不明的秀家，最後被捕，並放逐到八丈島，新免伊賀守則只帶數名部下，逃回故鄉，但心裡知道難逃追捕，而切腹自殺。

這些事情武藏都曾聽說過。

至於副隊長新免新九郎的生死，雖然武藏每年回故鄉一次，卻不曾聽說關於他的下落。

其實新免新九郎沒有死，但是他的外表已經喪失一位劍客應有的風範，而變成一個貪婪的浪人……。

「武藏，你不可能忘了我，爲什麼不回答呢？」

「……」武藏只是默默行個禮，便想離去。

「站住！武藏！」新九郎擋住武藏的去路，「我有話跟你說。」

以前，新九郎對於像一條野狗般加入新免軍的武藏，待之以族人之禮，甚至還撥了三名步兵給武藏，但現在武藏與他重逢，態度卻如此傲慢，使新九郎感到憤憤不平，但表面上還強作謙虛狀。

武藏正視新九郎。

「武藏，武藏，現在你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劍客，這一點我早就聽到了。你打敗室町劍術所的當主吉岡清十郎的風聲，早就遠近皆知，身爲新免家族人，我也同感光榮……，我想說的是要借用你高超的劍術。」

「……」

「假如你曾經巡遊各國的話，一定聽過神子上典膳這個名字吧！他是一刀齋伊藤彌五郎景久的高徒。」

「……」武藏還是緊閉嘴唇，但他的目光閃亮，顯示他聽過神子上典膳這位劍客。

「在東國，神子上典膳號稱天下無敵。他從北國移到西國，舉行過數十場比武，大敗當地的一流劍客。今年春天，他在京畿出現，已經遍訪了喜好劍術的各諸侯，表演所謂天下第一一刀根元的一刀齋所傳授的劍法。……你是否願意跟神子上典膳較量一下呢？」

「……」

「典膳即將路過這裡。」

說到此，武藏才開口說道：「我想，你們是在這裡等候神子上典膳的吧！」

「是的，不過，既然你來了，我們可以將這場比武讓給你，而且我們四人可以從旁協助你。」

「我拒絕！」

「拒絕？」

「比武的對象向來都是我自己選的。……對不起！」

武藏正想跨步離去，新九郎急忙攤開雙手。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無論如何要殺死神子上典膳，請求您，讓我們托你高超武藝的福吧！」

「……」

「典膳遍訪各地諸侯，展露他的本領。他那高傲的態度，使人對他引起反感。有很多諸侯的得力家臣被典膳所殺，諸侯們都十分恨他。……我們就是受某一位諸侯之託，要來殺死典膳。」

——他想藉此籠絡我嗎？教我殺掉典膳，然後投效某位諸侯手下嗎？

武藏的嘴角浮上一絲冷笑。

新九郎假裝沒有看見。

「只要你肯拔刀相助，等於是多出一百個人手。……拜託你了，我新免新九郎以血族至親，向你提出這個請求。」

## 三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神子上典膳出現。

武藏還未離開。

但並非他答應新九郎的請求，而佇留在此。雖然他沒有回答新九郎，但內心裡卻引發一種欲望，想要一睹伊藤一刀齋傳授給神子上典膳的一刀流，究竟具有何等威力。

「那小子來了！」其中一個浪人耐不住性子，走到街道中央觀望，一看見神子上典膳來了，便大叫起來。

於是新九郎單手向武藏作個揖：「萬事拜託！」

武藏目送四人藏身到樹林裡，自己則佇立在山門下。

新九郎等四人所等待的人，是個頭戴大斗笠，以遮蔽烈陽；身穿白袴和一件汚穢的上衣。他的步伐頗快，正朝著山門逐漸走近。

神子上典膳的行踪被這四位殺手料中，而取道這條月瀨街道，其目的地必定是想前往神戶莊柳生谷。

柳生谷的小柳生城，住著一位柳生石舟齋宗嚴，高齡八十歲，依然健在。

像神子上典膳這種著名的劍客，既然來到大和路上，不可能不去會見石舟齋。

而典膳會出現在大和，便可料定是去拜謁石舟齋。

典膳是上總安房郡子神村人氏，但據說他的祖先是統領大和與伊勢的御子神十市兵部頭。到了典膳祖父這一代，因某種原因而移居上總，在安房的山中另起部落。

御子神一族之所以遷居三面環山，耕地狹小的貧瘠土地上，必定有所隱衷。

上總城主萬喜少弼也默許他們在此另起爐灶。

大概是萬喜家顧慮到，此一有名望的家族，不致對萬喜家有損吧！

在典膳懂事的年齡，曾聽說過族人退出伊勢之際，曾發生數百人傷亡的大動亂。

也就是說，自元弘時代起，即統治小柳生莊的柳生家，在更早以前，必定與御子神家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此，石舟齋很可能知道御子神自伊勢撤退的理由。

新免新九郎等四人，猜測身爲一流劍客的典膳造訪柳生莊，乃是時尚，但其實典膳眞正的目的，是想探究祖先的秘密。

神子上典膳聽從師父一刀齋的命令，在下總國葛飾郡小金原，與其師兄小野善鬼比武，而獲得勝利。也因此獲得甕瓶長劍與一刀秘笈。當時是天正十七年——典膳二十一歲，距今已逾十年。

典膳從那天開始，便與師父一刀齋告別，過著孤獨流浪的生活，以琢磨一刀流劍法。而今已屆而立之年，正是劍客的盛年期。

突然，從樹林裡跑出四名浪人，堵住他的去路。但典膳既不取下斗笠，也不正視他們。過去，他大概也曾多次遭遇這種突擊。

「神子上典膳！納命來！」在新九郎一聲令下，四支長劍同時出鞘。

「報仇嗎？」典膳問道。

「不是，只是想看看你的本領。」

「只爲了看我的本領，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嗎？」

「少說大話，神子上典膳。」新九郎接著大叫道：「武藏！武藏！」

「武藏！搞什麼，快出來呀！」

但是武藏仍立在山門下，動也不動。

「武藏，你不來嗎？」新九郎大叫道。

「……」武藏目不轉睛地看著典膳。



# 小金原

## 一

一刀流的創始者，是伊藤彌五郎景久。

彌五郎是伊藤入道景親的後裔，生於天文十九年八月，在伊豆大島的伊藤彌左衞門友家出生，又名爲田原彌五郎，生來骨骼強壯，膂力過人，身手極爲敏捷。

自懂事開始，便日日划小舟，出外海，潛入水中，徒手抓魚，以爲訓練。

藉著搖槳，以訓練腰力；藉著捕魚，訓練敏捷的反應。這對於他成年之後練劍，有很大的助益。

在十五歲那年夏天，彌五郎手抱一片木板，離開伊豆大島。這一年，彌五郎與在伊豆三島開道陽的富田一放比武，一擧將之擊敗。富田一放是富越復守重政的高徒。

三島神社的祠官織部某，爲了慶祝彌五郎的勝利，以一把神社的寶劍相贈，並說明劍的來歷：

「這是備前名匠的精心之作。他曾在三島神社許下大願，並齋戒三十一天，然後在境內蓋一座茅屋，做爲打造長劍的場所，以這支長劍作爲貢品。他不造刀鞘，直接以繩子繫住，懸在屋樑上。過了三年，繩子斷裂，長劍掉下來，把貢奉在神前的酒瓶劈成兩半，所以才稱爲劈瓶長劍。」

此後，這把名劍便經常佩戴在彌五郎的腰際，直到後來傳給神子上典膳爲止。」

彌五郎的師父，是精通高上金剛刀，劍名頗著的中條流高手卷自齋通家。

彌五郎在自齋家裡住了五年，由於他的天賦和後天的磨鍊受到賞識，而獲傳奧秘的劍法，如：妙劍、絕妙劍、眞劍、金翅鳥王劍、獨好劍等等。

後來，彌五郎終身不娶，放浪諸國，雖然遭遇無數強敵，但他都能克敵制勝，戰無不利。

獨樹一幟的劍客，幾乎都是周遊各國，磨鍊劍術，才揚名天下的。

塚原卜傳、上泉伊勢守及其高徒疋田豐五郎、丸目藏人佐、還有天流祖師齋藤傳鬼坊，都是遊歷各地，與強敵遭遇，並參加會戰，然後獨居於荒山曠野中，從中領悟得道。

處於戰亂時代的劍客，往往是全心全意修鍊劍術，鮮有沽名釣譽之輩，對如讀書人以錐刺股，來驅除睡魔的用心一樣。而劍客除了劍之外，很少有其它雜念。

「小松軍紀」裡記載：有一位名叫南部無右衞門的劍客，在巡遊列國之從，獲稻葉彥六郎的推薦，而得到二千石俸祿，可是他依然故我，不辨主上，視禮法爲無物，行止宛如狂人一般。

又「義殘後覺」裡也記載：有一位名叫鹿島源五的劍客，巡廻六十六國，修鍊劍術，成爲一名無敵劍客。曾經有人想將他推薦給織田信長，擔任三千貫俸祿的職位。但源五冷笑地拒絕道：「據說織田信長這位武將，是個很難侍候的主君，如果有劍客肯曲意奉承，以取得俸祿的話，那必定是個二流劍客。」

伊藤彌五郎也是這種人。

他的個性倔強，是一位可以獨坐山中、洞窟或伽藍內，由苦練而獲得頓悟的人。

彌五郎創立一刀流的濫觴，是有一回他手握鐵菩薩，進入一個伽藍之時。

突然，他手中的鐵菩薩就像火柱一般，使他的手熾熱難忍。但瞬間，他的心氣一轉，鐵菩薩便冷却下來，冷得有如冰塊一般。彌五郎判斷出，鐵菩薩瞬間由熱變冷的變化，完全是自己內心的盈虧所導致的。因此，不出幾年，彌五郎便能依自己的意志，隨心所欲地感覺出手中的鐵菩薩冷與熱的變化。

把鐵菩薩換成劍，彌五郎的心氣便立即充盈在劍內。

他把這劍心如一的妙理，稱爲「一心刀」，不久，便創一刀流，自號一刀齋。

## 二

彌五郎在成爲一刀齋之前，曾數次出生入死，歷經各種慘酷的決鬪，而這一次關鍵性的決鬪

，更充實了一刀流的劍法。

這件事發生在京都。

有一位劍客在優見經營一個頗具規模的道場。

彌五郎向他挑戰，比武的結果，他以木刀敲碎對方肩骨，使其右手麻痺，而終成殘廢。

這個劍客懷恨在心，便趨使其門徒，爲其報仇，設計加害彌五郎。

彌五郎與二條妓院的妓女相當熟稔，於是由這位妓女引誘他到她的住處。

當天晚上，在妓女殷勤勸酒之下，彌五郎喝得爛醉如泥，然後進入蚊帳，睡得不醒人事。

到了半夜，十多人前來偷襲，當彌五郎醒來之時，蚊帳的掛鈎已被切斷，他的四肢麻痺，這是因爲酒中已經下毒。當他摸索枕邊，大小刀早已被妓女拿走了。

彌五郎成了網中之魚，四方的敵人以刀劍刺向彌五郎。

彌五郎不復記得自己如何避開數人的刀劍。

他在不知不覺當中鑽出蚊帳，下意識裡抓起插在神龕上的百合花。

當其中一名敵人突然砍來，彌五郎以折斷的百合花莖，刺穿了對方一隻眼睛。

彌五郎從受傷的敵人奪下長劍，發揮他平日拿手的神技。

瞬間，彌五郎便已殺死八名敵人，接著，他走下庭院，把藏身在籬笆下的妓女的首級剁下來。



這次的歷險對彌五郎而言十分寶貴，因爲他發現連百合花莖，在緊要關頭都可成爲武器。

一刀流除了極意五劍之外，彌五郎又藉這次的經驗，領悟到拂捨劍的劍法。從這一天開始，他絕意女人和酒，成爲一名孤獨飄零的劍客。

伊藤一刀齋在周遊天下之時，不斷與他自認是強敵的對手比武，一共賽了三十三場，擊斃五十七人，而以木刀打成殘廢的多達六十二人。

當時的規矩，敗者必須向勝者獻出自己的絕學，並且拜在勝者門下。

但是，一刀齋在比武得勝之後，便像一陣風似地離去，不要敗者獻出秘技。

他一生共收了七名弟子：伊藤孫兵衞、小倉一學、間宮左衞門、高津市左衞門、古藤田勘解由左衞門、小野善鬼和神子上典膳。

當一刀齋年老想遁世隱居之時，他帶著小野善鬼和神子上典膳兩個弟子，四處旅行。

小野善鬼本是伊勢桑名的船夫。有一次，一刀齋搭他的船，目睹這位未滿二十歲的船夫，以一支槳，輕易地將爛醉如泥大吵大鬧的武士打下海中。一刀齋賞識他的天賦，便收他爲徒弟。

神子上典膳則是一刀齋在安房的著名古刹——石堂寺所收養的。

神子上典膳出生在安房的御子神村，排行第三。他的兩位兄長都恪遵父母訓誨，不敢違逆；但只有么弟典膳性情粗暴，生就一個粗野的孩子。

他的祖父在典膳六歲時去逝，祖父在世時，一向孤坐別室，不與家人談笑；而父親次郎左衞

門則是一位以木樵和農耕爲生的鄉野之人，但言談舉止都十分嚴謹，宛如一位武士一般。

三男典膳却是行爲乖僻，違背家風之人，父親在失望之餘，便將典膳寄養在離村二哩遠的石堂寺，準備將來讓他出家當和尚。

一刀齋無意中造訪這個古刹，而改變了典膳的命運。

一刀齋帶著善鬼、典膳兩位弟子，來到下總國，當時是天正十七年晚秋。

一刀齋在萬飾郡的小金原，命令兩位弟子以眞劍比武。他說：「勝者將可得到劈瓶長劍和一刀流秘笈。」

小金原在當時是四周圍有雜木林的一個相當寬敞的原野。

後來，此地成爲佐倉炭的產地，但那是在歷經兩百年後的寬政年間，爲了趕上相模的燒炭業，才開始砍伐此地的樹林。

在當時，却是斧鉞不進，密林叢生，以阻擋人們進入此地。小金原則是數年前，一場野火燒成的曠地。以後又長出青草，伸展成一片有如湖泊般寧靜的原野。比人還高的狗尾草，像是畏懼青草似的，長在小金原四周，鑲成一道邊，包圍著草原。

在草原的正中央，長有一棵大樹，樹幹可以雙手合抱，樹葉早已落光，只剩樹幹昂然聳立著。

善鬼與典膳便在巨樹旁進行決鬪。

時間是黎明時刻。

## 三

一刀齋在天剛拂曉便已來到此地，坐在巨樹的根上。

當朝陽初露之時，善鬼首先出現。

又過了四分之一刻，典膳才從雜樹林中走出來。

「典膳，你遲到了！」善鬼大叫一聲，旋即拔出三尺二寸的長劍。

雙方各捧長劍與眼睛呈水平狀。保持相當距離，面對面而立。

兩人雖然同是手捧長劍，與眼睛呈水平，但架勢却各異其趣。

典膳的劍尖有如鶺鴒的尾巴一般，緩緩地移動，他的腳踵離地，身體則微微地前後晃動。

因爲面對比自己強的對手，首重防身，不斷地抖動劍尖，可分散對方的注意力，以達制敵機先之利。

典膳遵守師父所教授的這項原則。

相反的，善鬼的長劍則上段稍傾，靜止不動。

這是面對比自己弱的對手，應該捧劍的上段，這樣才能自由發動攻勢，以制壓敵人。

換句話說，典膳是採守勢，善鬼則採取攻勢。

典膳眼睛朝下，這也是本領較對手弱所採的架勢。

因爲視綫與強敵相接，會被對方識破自已的心氣。所以才故意撇開視綫。

兩人的體型也有顯著的差別。善鬼是個高過六尺的巨漢，典膳則是個五尺二寸的小個子。

雙方對恃達半個時辰以上。

其間，善鬼曾三度發出嚇唬對方的怪吼。

善鬼並沒有小看典膳，但是他自認武功比典膳強得多，而且看典膳採守勢，更增加他必勝的信念。

但過了不久，善鬼突然感到肩膀一陣痙攣，因爲他的背後正是師父一刀齋銳利的目光。

隨著陽光漸移，善鬼爲了不正面受到陽光照射，便移動身體，而終至正好背向坐在樹根上的一刀齋。

善鬼的背部承受師父的目光，竟然感到刺痛。

因爲他深刻地感覺到：

——師父希望我敗。

就在這一刹那，善鬼的架勢發生稍許破綻。

典膳抓住機會，發動如閃電般的刺擊。

善鬼架開，跳向一旁。



典膳接著刺出第二劍。若是一般人，絕對無法躲過這一劍。

但是幼年卽當船伕，腰部十分靈活的善鬼，却向一旁跳開，同時高舉長劍。

一刀流之利，完全在刺的功夫，這是一刀齋所教授的。

不僅是一刀流，所有一對一的比武，都是刺比砍更爲有利。

但是所謂利，必須有精巧的本事作根基。假如一刀刺空，利便會馬上轉爲不利，在一瞬間，攻守之勢便會互相更換。

所以刺，必須一劍刺中，才算得利。

典膳却已兩劍刺空。

善鬼朝典膳的頭頂砍下來。

在淒厲的劍風之下，典膳難逃倒臥血泊中的命運。

但是一隻老鼠救了典膳。

一隻老鼠像閃電般跑來，跳到善鬼的腰帶。

就在這個空隙，典膳快速刺出一劍。

至於老鼠是否眞的跳到善鬼身上，已不得而知。

當典膳回復意識時，善鬼的胸膛被一劍刺穿，眼睛暴突出來。

善鬼仆通一聲倒地，典膳回頭看巨樹。

## 小金原

師父一刀齋已消失不見。

在師父所坐的地方，只留下一把劍和一本秘笈。

新免新九郎這四位浪人，所面對的可說是劍客之中，身手最敏捷的一位，他們的行動豈止是有勇無謀，簡直是以卵擊石。



# 敵衆我寡

## 一

武藏立在山門下，看著十數步之外的神子上典膳。儘管他的四周充滿劍影和怪叫聲，但典膳既沒有摘下草笠，身體動也不動。

假如是自己遭此襲擊，那麼一定會以樹木或其它物體爲後盾，然後拔刀相向。

典膳走在路上，突然跳出殺手，他卻能以靜制動，任由他人包圍，而身體動也不動。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難道典膳不把這四個浪人看在眼裡？

但是，看在武藏眼裡，這四個人不是弱者，至少從正面逼近的新免新九郎，他的劍法凌厲，充滿實地戰鬥的殺氣。

如果要防備他的攻擊，應該以樹木或其它物體作爲後盾。難道他不須要嗎？

由此可知，典膳對自己的本事充滿了自信。

但是，讓武藏費解的仍然是典膳泰然自若的樣子。

「納命來吧！」

新九郎大叫一聲，然後高舉長劍。

就在同時，典膳後有個人不聲不響地砍過來。

正面的新九郎亮刀，然後讓同伴自背後出劍，這是圍殺的招術。

面對這種攻勢，典膳首先向前跨出一步。

背後那人的攻擊，只能砍到斗笠。

下面的新九郎面對赤手空拳向前跨出一步的典膳，露出一絲狼狽、畏懼的神色。

這些都看在武藏眼裡。

接著的剎那，新九郎怪叫一聲，砍出一刀。

兩人的位置互換。

典膳的右手有劍，新九郎則踉踉蹌蹌地跌向自己的伙伴中。

三位浪人茫然看著來不及哀號便仆倒在地的新九郎。

典膳仍佇立原地，看三人不敢輕舉妄動的樣子，才把長劍納入鞘中，然後走向武藏站立的山門下的茶水攤。

坐在矮凳上的典膳，取下後緣被砍破的斗笠。

出現的是一張堪稱俊秀的面貌。

典膳要了一杯甘酒，然後轉頭面對不停看著他的武藏。

「他們是你的同伴嗎？」典膳以下顎指著躺在路上的新九郎的屍體，另外三人則已逃散。

「不！只是恰巧在此相遇。」武藏回答，然後深深吸口氣。

很快地，武藏解除了緊張的心情。

武藏心想：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如此精簡的決鬥。

神子上典膳被四人襲擊，却只殺了一人。在受包圍之時，他必定已領悟到只須殺正面這個對手，決鬥便可告結束，果然如其所料。他不必像惡魔似地翻身，再繼續發揮神技，只須一對一，殺了新九郎便可儆衆。

新免新九郎的本領非其它三人可以比擬，這一點，武藏也看得很清楚。

典膳當然也看清這一點，所以只殺新九郎一人。因爲他判斷只要新九郎失敗，其餘三人便頓心鬪志，而有如稻草人般，甚至抱頭鼠竄，結果正如所料。

不須將四人趕盡殺絕。

至於來者屬於何人指定？居心如何？每個人本事如何？——典膳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完成這些觀察，並加以判斷，可見是個眞正一流的決鬥者。

多年以後，這位改名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的劍客，教導他的門下，如何處理「敵衆我寡」的

局面。

「即使遭受成千上百的敵人圍攻，也要處變不驚。即使八方受圍，能夠攻擊他的敵人最多也只能有八個人，而且這八人與我們的距離又有遠近之分，進退也有快慢。所以只要心氣合一，何機砍殺接近我們二尺左右的敵人，如此一來，又有何可畏懼的呢？簡言之，百人圍攻，應將之視爲一人，尤其在敵人愈來愈多之時，敵方的進攻、退守也易發生混亂。我方只有一人，反而要發揮沉著冷靜的優點。而對衆多敵人之時，應著重於挫其戰鬪力，只要斬其手、足即可，絕對不要猛進，砍其首級或身體，敵人如移動十步，則我方只須移動三步，並不斷前後左右移動身體，或刺對方眼睛，或攻擊手、足。總之，必須把身心力量的消耗，減至最少，並保持旺盛的體力，一劍殺一人。」

二

「神子上典膳閣下！」

當典膳喝光酒從矮凳上起身之時，武藏有如從喉嚨深處擠出聲音一般，呼叫他的名字。

「……」典膳沉默地回看武藏。

「我……我叫宮本武藏。」

「如果你想比武的話，請恕不能奉陪！」



「身爲劍客，而拒絕挑戰，這叫懦弱的行爲。」

「懦弱……」典膳微笑著，「所謂懦弱是指個性卑屈、膽小，而我既非此輩，也不怕你！」

「既然如此，爲什麼拒絕跟我比武？」

「因爲我向來不屑於進行必勝的比武。」

「你未免太過自誇了吧！」武藏的眼睛閃著光芒。

「我從未高估自己的能力。」

「那麼你爲什有把握可以贏我？」

「因爲我知道你向吉岡清十郎挑戰，而且將他擊敗！」

「……」

「在你豎起比武告示牌的前一個月，我曾經到吉岡道場，造訪清十郎……，當時，吉岡清十郎就已經不是劍客了！」

「不是劍客？」

「吉岡清十郎已經自顧捨棄劍客之名，一心想要隱居遁世，作個詩人，了此餘生。……我發現這一點，才放棄和吉岡的京流比武的念頭。難道你不知道吉岡清十郎是個喜歡作詩甚於比劍的人嗎？」

「不知道！」

「這麼說，你只能算是個傻瓜！……既然在京都豎立告示牌，要求比武，就應該事先調查對方的身份背景，像這樣一個已經有心放棄劍客之名的人物，即使擊敗他，又有何意義可言呢？……像你這種傻瓜，絕對不會贏過我神子上典膳的！」

典膳丟下這些刺耳的話，便想舉步離開。

武藏的太陽穴一陣躁熱，且青筋暴突。

他眞想拔刀上前，堵住他的去路。

武藏最後還是抑制自己這股衝動，因爲典膳的每一句話，可說句句是眞。

自己是個從不知底細的對手挑戰的傻瓜。

典膳的指責確實言之有理。

在與清十郎比武之後，佐佐木小次郎也曾以類似的話奚落過武藏。

小次郎曾說過：「吉岡清十郎早已筋疲力盡，方寸大亂，換言之，在比武之前，便已放棄比武，所以，你的勝利並不足以自豪。」

武藏本身也看穿清十郎已無心比武，所以才點到爲止，不傷及他的頭蓋，這一點，小次郎也完全看在眼裏。

但是武藏當時只是保持沉默，並沒有將這番話放在心裡。

因爲武藏認爲清十郎喪失鬪志，這是他個人心理上的問題。

而現在聽了典膳這番話，武藏才得知清十郎原來想要遁世，過著詩人的生活。

武藏怔怔地目送典膳漸行漸遠的背影。

## 三

這一天，武藏取消前往柳生谷的行程。

因爲武藏知道，神子上典膳取道月瀨街向東行走，正是要前往小柳生城造訪柳生石舟齋宗嚴。

跟隨在典膳之後，這對武藏而言，是一件莫大的恥辱。

於是他決定轉往寶藏院。

日蓮宗的檀林奈良里寶藏院，以槍法著稱，這是前一代住持覺禪房胤榮所奠立的基礎。

歷經這百年亂世，雖然是寺院清淨之地，但爲了自衞，不得不拿起武器，以禦外敵。

奈良的各寺院也都雇請高手，以維護法燈爲由，進行非常的防禦措施。後來演變成僧侶們向雇傭的高手請教武術，並勤學不輟。

尤其在白蓮宗的檀林，比武爭勝的氣氛更爲濃厚。所以僧侶們對於學習掃刀、矛槍都格外熱心。在寺院裡嘶吼、揮舞刀槍的時間，比唸誦經文的時間還來得多了。

所以，寶藏院住持胤榮成爲一代矛槍權威，這是順理成章之事。

胤榮目前已屆八十高齡，住持之職雖已傳給第二代胤舜，但是號稱寶藏院流的矛術却更爲盛行，也成爲奈良的特色之一。

凡是來到奈良的劍客，定會造訪寶藏院以觀賞矛術。

武藏打消前往柳生谷的行程，決定先前往寶藏院。

但是武藏不諳奈良的地勢，只好邊走邊問路，到了黃昏，便投宿在猿澤池附近的一間客棧裡。

這是一家相當陳舊的客棧，收費低廉，但採取通舖合宿的方式。

武藏進入房間之時，已經有個客人橫躺在舖上。

晚風襲來，暑氣漸消。在蚊蚋的羣攻之下，這個商旅打扮的男子，仍然鼾聲大作，引起武藏對他的注意。

晚飯必須自行到樓下取用。

到了用晚餐的時間，這位客人仍然沒有睡醒，而當武藏自行用餐之時，這男子的身體動也不動。

直到武藏洗完澡，回到房間，那個客人才起身，打個呵欠。

這名男子年齡看來三十左右，留著大鬍子，其貌不揚。

——看來一點也不像商人。

武藏心下覺得狐疑，但並不特別在意，逕自走到角落，攤開骯髒的寢具。

「武士大人……」對方呼喚著。

「嗯？……」

「很抱歉，你看來不像個普通浪人。」

「……」

「閣下大概正在周遊各地吧！」

「嗯！」

「修鍊劍術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諸侯以高祿延聘，閣下是否也有這種想法呢？」

「沒有……」

武藏躺下來。

「我實在不了解，像你們這種人……，我想請敎您一點，在比武之際，生死未卜，而這種生死攸關的刺激，便是你們生存的意義吧！」

「大概是吧！」

「換言之，擊敗強勁的對手，令你們感到滿足、優越，是吧！」

「嗯！」

「眞是偉大！我們和你們完全不同。」

「……」

「難道你們完全沒有坐擁美女，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的念頭嗎？」這個男子一醒來，就絮絮叨叨的發問。

「別說了！我睏了！」武藏不耐煩地說道。

「眞是抱歉，請好好休息吧！」

後來，那個男子果然不再開口。

武藏背對著那個男子，他不知道接下來的半個時辰，這個人究竟如何渡過，很奇怪的，這個人也不會到樓下取晚餐。

一陣輕微開啓窗戶的聲響，驚醒了武藏。

那個人偷偷地從窗口溜出去。

……？

武藏心想此人確實行踪可疑，但是與己無關，也就索性蒙頭大睡。

成群的蚊子發出嗡嗡的聲響，但絲毫沒有影響武藏的睡眠。

# 寶藏院衆徒

## 一

當那個男子再度不聲不響潛入房間之時，已是黎明時分。

武藏早已發覺，却佯裝不知道。武藏雖然背朝對方，却能夠明確判斷對方已上床，高舉雙手伸個大懶腰的情形。

不到四分之一個時辰，樓梯響起一陣雜遝的脚步聲。

那個人的鼻鼾大作。

房間的木板門突然被推開，那個人一骨碌起身。

探頭進來的是一個駝背、凸眼，面貌陰慘駭人的男子。

他的身後則站著一名攜著長矛的高大和尚。

駝背的人看著倏地起身的男子，冷笑道：「伊賀的妻六……你是小偷吧！」

伊賀的妻六被人揭穿醜惡的行徑，惱羞成怒地罵道：「甲賀的牛助，我整晚都待在這裡，什

麼事我都不知道！」

「妻六，把戲被人揭穿，就認了吧！……你要偷，也該想一想，偷寶藏院的寶藏，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你豈不是向天借膽，枉費你是伊賀赫赫有名的忍術高手，却淪爲盜賊。」

甲賀的牛助瞪視著十幾年前曾是他忍術對手的妻六。

「喂！」站在牛助身後的和尚大喝一聲。「你把上人的佛像藏在那裡？……趕快交出來，可以饒你不死！」

「眞的嗎？只要我交出來，可以饒我不死嗎？」伊賀的妻六瞇眼仰視來勢洶洶的和尚。

「我答應，快說，藏在那裡？」

這尊秘佛高約一尺，臂力再大的人，也無法帶到遠方藏匿。

「我把佛像藏在油坡半途的松林裡！」

「好吧！你來帶路！」

妻六朝武藏看了一眼才起身。

武藏仍躺在原位，身體一動也不動。

妻六走到高大和尚站立的走廊。

就在這一刹那，妻六的身體就像長了無形的翅膀，凌空而起。

「啊！」

「妻六！」

甲賀的牛助和兇和尚一邊大叫著，一邊追趕，但這時候，妻六已經沖破天窗，消失得無影無踪。

「牛助，快追！」

「遵命！」

牛助跳上已被沖破的天窗。

兇和尚又以矛頭撥撥武藏破爛骯髒的寢具。

這時，武藏才翻身而起。

「浪人！你跟他是一夥的，對不對？」

「不！我只是跟他同住一個房間。」

「不必辯解！」兇和尚十分震怒，不由分說便朝武藏胸口刺了一槍。

武藏保持坐姿，拔劍架開。

頓時，矛頭斷裂，矛柄撞上牆壁。

「啊！」兇和尚漲紅了臉。「果然不出所料，你不但是他同伙，而且還是個賊頭目。」

兇和尚退出走廊，奔下樓梯，大喊著賊頭在此，就在客棧的二樓。

武藏雖被裁贓，但他一點也不慌張，面不改色地打點行裝。

他從窗口悄悄瞥了一眼，路上已聚集了一群携矛帶槍的兇和尚。

——十個，不！是十一個。

武藏數完之後，安然若素地走下樓梯。

## 二

武藏前脚才踏出客棧，十一名寶藏院的徒衆，立刻七嘴八舌說道：「就是這小子嗎？」

「原來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如果只有他和剛才逃走的那個傢伙，那咱們未免太興師動衆了。」

「管他的，不交出佛像，就刺穿他的咽喉！」

武藏沉默不語，兀自向前跨出步伐。

「臭小子！」正面的一人向他刺出一矛。「裝模作樣，想趁隙逃走，今天要讓你見識寶藏院槍矛的厲害！」

武藏只稍稍停佇一下，又立即跨出步伐。

「白痴！」正面的兇和尚出言不遜地又朝武藏喉嚨刺了一下。

剎那間，武藏舉起右手。

矛尖正好觸及武藏咽喉，然後就止停住，刺不進去，也拉不出來。因爲武藏以右手緊緊抓住矛柄。

武藏舉手抓住矛柄的速度，比出矛的速度更快，這種神技，使寶藏院的衆徒咋舌稱奇！

——這小子絕不是普通的浪人。

迅速地，這十一人之中充塞著騰騰的殺氣。

武藏仍默然地抓住矛柄，一面走出去，還緊抓矛尾不放的兇和尚，則蹣跚地跟著前進。

武藏突然鬆開矛柄，兇和尚身體向後一仰，在哀叫聲還未停止之前，他的頭顱已經拖著紅尾巴滾落在地。

然後，武藏快如疾風般地奔跑著。

「臭小子！站住！」

寶藏院的衆徒，由於同伴被殺，每個人都突然變成惡鬼一般，一路追殺武藏。

武藏的脚力快速，要甩掉和尚綽有餘裕。

但武藏並不是要遁逃才疾奔。

跑過三條街後，有一段緩坡。

蔓草掩藹的丘陵有一棵巨大的樟樹。這棵樟樹聳立的姿態，令當地人回想起某個王朝所發生的一段悲戀往事。

武藏跑到樟樹下，便立即轉身，面對追踪而來的衆徒。

等十名和尚蜂湧而至之後，武藏才開口說道：「我是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我絕對沒有偷盜寶藏院佛像，更不是賊頭目。」

但是，這些話完全聽不進寶藏院衆徒的耳裡。

每個和尚口中都發出如野獸咆哮般的吼聲，而每一支槍的矛尖都點燃了殺氣的焰火。

武藏當然不是爲了洗刷自己寃枉，才報出姓名，他如果有這種立意，在走出客棧時，就會報出姓名了。他是想殺一人來替自己辯解。

武藏報出姓名，是表示劍客的決鬪已然展開。

迎面而來的兇和尚，刺出的矛尖所獲得的落實感傳至掌心之時，他尚無暇看清刺中的原來不是武藏，而是樟樹幹之時，他的身體已被刺中一劍，鮮血泉湧而出。

被鮮血反噴到臉上的武藏，看起來宛如地獄的惡鬼。

寶藏院的門徒雖以槍法聞名遐邇，但他們也和一般僧侶一樣，不曾眞心傷過人命。

而現在是他們第一次動手要刺殺一名浪人。

一旦置身這種血腥場面，且已有兩名同伴被殺害，寶藏院的衆徒雖然來勢洶洶，但有的提心吊膽，有的扼腕呻吟，有的則氣喘吁吁。

這是個一對九異常寂靜的場面。

這種死寂，就如上一刻剛發生過地震，而屏息等待下一波地震的來臨。

打破沉默僵持場面的，是一名寶藏院的門徒。

「你今天休想活命了！」

緊接著是漫天的應和聲。

兇和尚們藉著沸騰的鬪志，各自發揮每日在道場中苦練的本領，以武藏所站立的樟樹爲圓心，圍成一個漂亮的圓陣，然後開始團團旋轉。

## 三

武藏靜止不動。

等待著！

武藏無法預測應該先攻擊圓陣的那一點，除了等候之外，別無他法。

——或許會死在這裡。

突然一股不祥的念頭閃過腦際。

寶藏院的衆徒繞了兩圈，接著又繞第三圈。

看來，他們的戰術不是個別突擊，而是在刹那間，九支矛一起出擊。

因此前後左右，不論那一方位，都無出矛的樣子，只是緩慢地繞圈子。

他們姿態惟一不同的，只是矛尖所瞄準的部位，有一支矛高舉對準武藏頭部，另一矛則朝下

瞄準脚部——沒有任何兩支矛瞄準相同的部位。

這種情勢看來，武藏只有死路一條。

在這個一絲不苟的圓陣中，幾乎沒有可供武藏乘隙脫逃的破綻。

只要武藏一移動身體，九支長矛便立刻朝他的頭、胸、身體和脚齊襲而來。

但是不動地等待著，就如處在活煉獄中一樣。

每繞一圈，九個人的心氣就更緊密結合在一起，鬪志也更形高昂。

他們保持相等距離的圓陣，圓陣的每一處，都無破綻可尋。

換言之，這個圓陣就如捕獲物的蠻族，所舉行的祭典。

雖然自負武藝不亞於鬼神的武藏，畢竟還只是個血氣方剛的二十一歲青年。

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困獸之鬪的局面。

他深深吸一口清晨舒爽的空氣，準備出擊。

但就在這時候，九個人的脚步同時戛然而止。

武藏的背脊有生以來第一次產生恐怖的戰慄。

有一條人影從另一側登上這座丘陵。

那是個戴著市女笠的年輕女子。



「越過這座丘陵，就是奈良了嗎？」

細聲說話的女子是夕姫。

夕姫昨天夜裡便偷偷離開北谷九度山的眞田館，她正在追尋武藏的行踪。

夕姫站在可仰望山巓的地方，突然察覺背後有人影，而回頭。

草叢裡站著一個小孩。

半邊臉龐被一綹亂髮所掩蓋，黑色的眼眸閃動著異乎尋常的光芒。

衣履破舊，腰部還佩著一把小刀。

「小朋友，越過這座丘陵，就是奈良了嗎？」夕姫問道。

「嗯！是的！」少年點點頭。

夕姫向前欲行，但少年又緊隨而來。

「小姐……」

「什麼事？」

「一個人到奈良是很危險的。」

「爲什麼呢？」

「因爲奈良到處都是無業的浪人，像你這樣漂亮的小姐，一個人到奈良去，很快就會被抓去的。」

「……」

「小姐想到奈良當尼姑嗎？」

「我是去找人的。」夕姬突然靈機一動，回頭看著少年。「你肯幫我找嗎？我是在找一個名叫宮本武藏的劍客。……找到的話，我會報答你的。」

「小姐愛上那個劍客嗎？」

「小小年紀，不可胡說。」

「既然有求於我，還那麼兇！」

少年和夕姬同行。

這位少年的臉、胸部和脚，有如荊草一般，充滿野性的蓬勃朝氣。



# 志願充當侍從

## 一

「你叫什麼名字？」

「伊織……，我叫山野邊伊織。」

「你是武士之子嗎？」

「嗯！……」

「你幾歲了？」

「八歲，……不！或許是九歲了。」

「你這樣四處流浪，怎麼可以呢？」

「有何不可？」伊織向前直跑到山頂。「小姐，你看，那裡就是奈良的街道了。」

伊織單手指向前方，突然，他看著半山腰處說道：「呀，那邊有人打鬪，小姐，快來看！奈良果然是個可怕的地方。」他的表情似乎想立刻跑到樟樹下的比武場。

夕姬皺著眉頭，俯瞰下方，突然大吃一驚。

被衆多和尚圍困，而背倚樟樹的人，正是她所思慕的人。

「武藏！」她脫口叫出這個名字，就在這一剎那，武藏脚下湧起一陣白煙，轉眼之間，便籠罩著武藏。

一陣陣淒厲的喊叫聲和劍槍交戰聲，還有骨頭和肉被砍斷的聲音和一陣陣哀號聲，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旋即又消逝不見。

等白煙散去之後，樟樹四周已經沒有半個人影。

草叢裡躺著三具屍體。

夕姬根本沒有看到武藏是如何脫身的。

她只看到一群和尚似乎奔向右邊的斜坡，據此判斷可能是武藏逃走的方向。

「……」夕姬長嘆一聲。

「……，所以，我說過小姐一個人到奈良去，是很危險的。……」伊織洋洋得意地說道。

「伊織，你要記住，剛才隻身和衆多和尚比鬪的人，就是宮本武藏，你趕快去追他！」

「眞的嗎？」伊織圓睜雙眼。

「告訴他，夕姬在找他！快！快去！」

「夕……姬？你是夕姬？……」

「快去！記得告訴他！」

伊織拔腿向前奔去。

不久，武藏來到二里外雜樹林中的山谷。

武藏撥開灌木叢，走到水聲潺潺的溪邊，發現河中的岩石上坐著一個人。

原來是把武藏捲入這種風波的罪魁禍首——盜賊伊賀的妻六。

看他的臉上的笑意，顯然他早就料到武藏會逃到這裡，所以在此恭候。

武藏冷冷地回看他的微笑，然後默默將臉浸到清涼的河水中。

武藏抬起濕淋淋的臉問道：「藏在樟樹上的人是你嗎？」

由於有人從樟樹上投下硝石，武藏才得以死裡逃生。

「這是我向你表示歉意的一點小意思。」

「你居然能猜得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不愧是伊賀的忍術高手。」

「不是的，我之所以爬到那棵樹上，是想擺脫甲賀牛助的追踪，正巧你也選擇那個地方作決鬪場所。」

伊賀的妻六跳下岩石，走到武藏身邊。

「不過，你的身手也不賴，居然敢和十名以上的寶藏院衆徒一較勝負……。」

「身爲劍客，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你大概知道寶藏院裡高手雲集的一斑了吧！……凡是和寶藏院爲敵的人，都別想活著離開奈良。」

「所以你才潛入寶藏院，偷日蓮的金佛像嗎？」

「哈！哈！哈！……身爲樑上君子，都想幹一件別人認爲不可能的勾當，這也是人之常情呀！」

「這就是盜賊的人生意義嗎？……我是找強敵比武，以得勝作爲人生的目的，說來，你我並無兩樣。」

## 二

伊賀的妻六對武藏提出他的願望。

「能結識您眞是榮幸，不知道你能否讓我留在你身邊，當個侍從！」

「我拒絕！」武藏斬釘截鐵地加以拒絕。

妻六遭到拒絕，露出嚴肅的表情。

「我知道你不願意收留盜賊作你的侍從，不過，我會對你有所幫助的。……」

「我不是忌諱盜賊，而是我喜歡一個人，不喜歡有同伴。」

「難道我獻上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你也會拒絕我嗎？」

「不要胡說！」武藏舉步離去。

妻六明知不能如願，還是跟在背後大叫著：「我要追隨你！」

武藏頭也不回，大跨步往前走，不久便消失在樹林中。

「眞是的！」妻六搖搖頭，「難道身爲劍客，就要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嗎？」

妻六只好無奈地朝和武藏相反方向——上游走去。

就在這時候，從樹叢裡傳來喊叫聲：「宮本武藏，你在那裡？」

——是個小孩的叫聲。

妻六穿過叢林的斜坡。

正好出現在出聲叫喊的小孩伊織面前。

「小鬼，別大吼大叫，寶藏院的和尚正在追趕宮本武藏！」

「我知道。」

「既然知道，就不要讓和尚聽見！」

「我剛才就看到和尚們回去了。」

妻六鬆了一口氣，說道：「小鬼，你找武藏作什麼？」

「有人託我找他。」

「誰？」

「一位小姐……」

「小姐？」

「是的，一個漂亮得叫人眼花撩亂的小姐，她想見宮本武藏，叫我來找他。」

「眞的嗎？」

「我幹嘛說謊？」伊織聳聳肩說道。

「不！我不該懷疑你，……那位小姐在那裡呢？」

「就在宮本武藏剛才和人比鬪的山丘上。」

「那我代替宮本武藏去見她。」

「你見她作什麼？小姐要見的是宮本武藏。」伊織懷疑地瞪著妻六。

「武藏早就走了！」

「他到那裡去了？」

「你追不到他的。」

「我受人之託，就必須忠人之命！」

「那位小姐交給你的任務太難了，……我是個忍者都追不上，讓我來跟那位小姐說明吧！」

「你是忍者？」伊織好奇地問。

「不只是忍者而已，在關原之役時，我還受雇於石田治部少輔，我的任務是闖進德川家康的陣營，趁他睡覺時，剁下他的首級。能做到這個的，只有我伊賀妻六之外，別無他人。……唷！當時我穿過馬腹時，要不是我的刀尖刺到琵琶股，一定可以潛進家康的營帳。……」

「什麼叫做刀尖刺到琵琶股？」伊織愈發好奇地問。

「軍馬的鬃毛不是繫著許多鈴子嗎？軍馬一受驚，前腳踢起來，鈴子作響，我就被人發現了。」

妻六的故事使伊織感到無比的好奇，他說完便舉步上路。

雖然妻六不相信美得教人眼花撩亂的小姐，會單獨外出旅行，不過，既然伊織這麼說，就先睹爲快了。

## 三

夕姬等寶藏院的衆徒扛走被殺死的同伴屍體之後，便坐在樟樹下等待著。

血腥味和硝石味仍然籠罩著。

——難道武藏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和人比個高下，以表現自己的身手很厲害嗎？

夕姬雖然認爲這種行經很恐怖，但仍然以爲這才是瀟洒的人生。

親眼看到自己初戀的男人，選擇這種壯烈的人生之路，使這位好強的女子更燃起戀慕之情。

「啊……，總算回來了！」

夕姬翹首張望，但很快的美麗的眉宇又皺了起來。

因爲和伊織並肩走來的，並非武藏。

伊織走到半途，就先跑了過來。

「小姐，對不起，我沒追到。」他恭敬地行個禮。

「爲什麼馬上折回來呢？不管兩個時辰或三個時辰，我都會在這裡等待。……」

「小姐，這位是個忍者，連他都追不到宮本武藏。」

夕姬聽到伊織如此分辯，便將視綫轉到來者身上。

妻六早就被夕姬的美貌吸引得目瞪口呆。

「這……這簡直是仙女下凡。」妻六感動得自言自語，深深鞠個躬，說道：「我是伊賀的妻六。」

「你認識武藏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見，武藏方才在這棵樹下，被寶藏院衆徒包圍的得形？」

「看到了。」

「在白煙的掩蔽下，武藏才得以脫身，而當時躲在樹上，投下硝石的人就是我。……解救武藏的人，正是我伊賀妻六。」





「原來如此。」

「剛才這位小朋友說你在尋找武藏，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可否將詳情告訴我，我伊賀妻六一定義不容辭，替你找到武藏，甚至帶你去見他。」

「我決定要做武藏的妻子。如果可以見到他，一定要和他結爲夫婦。」夕姬沒有一絲忸怩作態的樣子說道。

「喔！」妻六睜大眼睛。「想來你是某家的千金小姐吧！」

「我是關白豐臣秀次的女兒。」

「啊？」妻六作出誇張的表情。「如果這是眞話，我該如何稱呼你呢？……」

「你可以仔細看看我的長相，難道我像個尋常武士家的女兒嗎？」

「的確不錯！」妻六點點頭，然後急忙曲膝跪下，雙手伏地，說道：「伊賀的妻六，從現在起矢志追隨小姐，聽憑小姐的吩咐，不知小姐是否願意收留我？」

站在一邊的伊織，表情老氣橫秋的樣子，他半信半疑的看著妻六。

——他眞的想當隨從嗎？

「如果你想當我的隨從，可以，不過，要儘快去找武藏，叫他來見我。」夕姬說道。

「遵命！」妻六伏下身體。

伊織不屑般地嗤之以鼻。

# 伊賀谷

一

——到了盡頭了嗎？

武藏漫無目的地走在密林中上下起伏的棧道中，突然駐足在烈陽高照的山峽邊。

應該是直穿山峽的棧道，但是，一走出密村，棧道却沒有了。

山峽的棧道幾乎都是沿溪而築，所以武藏以爲，只要穿過密林，一定是潺潺的溪流，所以才走下山。

但現在武藏所見的，却不是溪流，而是和人一般高的夏草所掩蔽的一片荒野。

兩旁是陡峻的山坡夾峙的谷壁，中間原來是一條水聲淙淙，水花激烈的溪流。

但不知從何時起，河水乾涸，河床被密生的雜草所掩蓋。

武藏望著綿延不斷的草野。

『是否應該走過去呢？』



當他想及此，不禁稍感厭煩，但是他又不想折回剛才走來的那條小徑。

從大清早到現在，一直是在山樹密林中陡步行走，其間沒有一處視界較好的地點可以歇息。

武藏不得已，只好撥開夏草，繼續前行。

突然，武藏向後一跳。

在草叢下，有一條蠕動的蝮蛇。

難道這片荒野是蝮蛇棲身之地嗎？

武藏又不得不折回原路。

他打算在密林另覓小路。

折回走了約數百公尺之後，發現了一條比較像樣的小路。

到達一處可能是山脊的地方，他一路折彎灌木叢，向前踏出步伐，但灌木叢突然到了盡頭。

「……？」

附近有農舍。

在緩坡上築起高高的石牆，房屋本身則是泥土牆，矛草覆蓋的大屋頂，呈現出美麗傾斜的切角。

石牆下是一片寬濶的桑田。

——這是隱居之所嗎？

在亂世持續不斷的時代裡，有許多享受過百年榮耀的人，被驅逐出權勢鬪爭的圈外，有些則是急流勇退，避居在窮鄉僻野，過著隱世獨居的生活。在丹坡、若狹、伊賀、大和等處，之所以有許多類似這樣的「隱居處」，是因爲到處都是地利之便所致。

武藏把這棟茅草屋視爲隱居處，可說是理所當然的猜測。

但是，當他走近桑田，他的臉上立刻出現懷疑的神色。

因爲沒有門戶，只有一道石階直通庭院，而且又缺乏防禦措施。

如果是某人的隱居處，那麼土牆上必定留有槍眼，而且大門嚴整，遮斷內外。

——到底是何人居住在此。

武藏滿腹狐疑，正想踏上石梯。

就在此時，石階上突然出現一個人，大喊著：「喂！浪人，你不知道此處是伊賀谷嗎？怎麼胡亂闖進來呢？」

此人身材十分魁武，遮住半個顏面的髭鬚，每一根都如針一般粗大。且上半身赤裸。

——喔！原來此地是伊賀谷。

武藏仰望眼前的巨漢。「我以爲這裡還是大和。請允許我借路。」

「報上名來！」

「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

「是關原之役中，吃了敗仗的野狗嗎？」

「你是……」

「我是宍戶梅軒，伊賀谷南谷的首領。」

「請允許我借路吧！」

「可以！」

「謝謝！」

「不過……」

「……」

「你想借路，就必須繳路費。」

「我身上所帶的錢，可能不夠繳納路費。」

「那麼，就留下那個東西。」

「什麼東西？」

「不錯，我是指你的長劍。」

對方說完，武藏勃然不怒。

「劍客豈可不帶劍？」

「你是劍客？」宍戶梅軒的雙眼烱烱有神。「你以爲劍客一旦進入伊賀谷，還能活著離開嗎

？」說完之後，滿是髭鬚的臉上露出冷笑。

## 二

伊賀和甲賀是以忍術聞名天下。

跨越近畿、東海的這兩座山岳，自從應仁之變發生後，成了三不管地帶。也就是說不隸屬任何諸侯管轄。

但是遠離中央權力之爭的此地，却不能使甲賀、伊賀成爲和平樂園。

因爲此地散居許多農村武士，應仁之亂發生後，都各自結黨結派，建築碉堡，厚殖兵力，即使僅隔一山一谷的鄰近村落，也不斷展開無休止的鬪爭。

居住在伊賀、甲賀的農村武士，結成數十個黨派，彼此仇視，寸土必爭，攻防的血雨爲此不斷流淌。

因此，他們也發展出山岳、峽谷作戰的獨特戰術。

銷聲匿跡，化身爲影，潛近敵人，然後展開突襲……。

萬馬奔騰的大規模軍事戰爭，不會在伊賀、甲賀發生過。

此地所發展的，是一種神出鬼沒的異常本領，不久，這種戰技，立刻被各國諸侯所重視。

在「太平記」裡記載，來自伊賀的傭兵所進行的一場激烈的戰鬥。

備前國的三宅三郎高德，以新田左衞門佐義治爲統帥，與丹波國荻野彥六朝忠合謀，商討擧兵討伐足利將軍。

這項陰謀在事前敗露，荻野朝忠被山明伊豆守攻伐失利，而投降。

備前、備中、備後三國的守護，則派遣五千餘名騎兵，進攻三宅三郎高德。

高德逃遁到瀨戶內海，潛入京都，然後傳檄諸國，請求援助。

援兵立刻齊集京都，悄悄在坂本、宇治、醍醐等處秘佈戰陣，得知上情的京都所司代都築入道，首先夜襲高德所僱的居住在四條壬生宿舍的伊賀忍術黨徒。

忍術黨徒迎戰人數十倍於他們的夜襲敵兵，奮戰到底，無一人苟且逃生。在宿舍內外激戰之後，一齊跳上屋頂，發射身上所佩有的箭矢，矢盡之後，全體切腹自殺。

自此以後，被諸侯僱用而發揮神乎其技之本領的伊賀、甲賀忍者，不計其數。

天正十年發生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被明智光秀逆弑，而應信長之邀前往此地遊覽的德川家康，也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德川家康曾立意切腹自殺，但後來決心突圍，殺出一條生路。

他計劃渡過木津河、宇治河，從甲賀進入伊賀。然後穿過伊勢，從白子濱由海路逃回三河。

這是唯一可以擺脫明智光秀追擊的路綫。但是當時伊賀、甲賀有地方武士集結的黨徒，這些人與兇惡的盜賊沒有兩樣，即使足利將軍要借道通過，他們依然群湧而至，殺人刼財。

家康只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他派遣使者前往伊賀，遊說當地一名首領服部半藏。

服部半藏召集兩百名伊賀人，組成伊賀組，決心一路護衞家康，家康因此得以平安通過甲賀、伊賀，而死裡逃生。

現在服部半藏受到家康三千石俸祿的優遇，並統領千名伊賀組。

但是服侍德川家康的服部半藏及其部下，對於伊賀人來說，可說是例外，且是違背傳統的。

因爲伊賀人絕不依附任何諸侯，他們只在某一時期受僱，爲其工作而已。一旦任務完成，即使轉而受僱於敵方諸侯，也不覺有任何矛盾。

因爲他們是出售忍術，只出售本領，不出售忠心。換言之，他們認爲宣誓效忠是最愚蠢的行徑。

不論對方是有名的武將，或鄉村青梅竹馬的忍術同伴，他們也絕不互相許心，而經常保持孤獨、堅強的意志——這就是忍者，這種信念一直存在伊賀人的觀念中。

即使這種信念不爲外地人所接受，並視爲殘忍的行爲，但已是積習難改。

宍戸梅軒便是這種伊賀人的典型。

## 三

「如果是劍客，那麼所佩的劍大概不會生銹，只要留下來，就讓你通過。」宍戸梅軒說道。

「……」武藏沉默地仰頭注視著。

上半身裸露的宍戸梅軒，腰間只挿一根黑色短棒，赤手空拳，別無長物。

「喂！上來，只要能走到這裡，我就承認有神明保佑你，而饒你不死。」說完，梅軒拔出腰際的黑色短棒。

黑棒雖只有二尺多，但前端套有鐵環，連有鐵鏈。

梅軒把鐵鍊纏在身上。

繞著梅軒身體兩圈的鐵鏈，前端擊著拳頭大的鐵球。

梅軒左手握著黑棒，突然，手按機鈕，立刻跳出閃閃發光的鐮形刀。

刀身長約一尺，看起來比劍更駭人。

——這小子原來是要鐵鏈鐮刀。

武藏第一次遭遇這種武器，不禁有些畏縮。

梅軒緩緩舞動鏈條，並旋轉鐵球。

在陽光照射下，鐵球發出難以名狀的可怕響聲。

「怎麼樣，宮本武藏，上得來嗎？……快上來呀！」梅軒那如針般的髭鬚下，露出黃色牙齒。

「……」

「如果你不敢上來，我可要下去了！……你逃不掉了！」

武藏也早已覺悟。

不知何時，桑田中出現十數名伊賀人，圍堵在武藏身後。

武藏必須抉擇，到底要登上石梯，與鐵鏈鐮刀拚個死活，還是殺入伊賀衆徒的圍陣中。

他的視綫一瞥，看到伊賀的衆徒都只携帶短刀而已。

雖然他們人多勢衆，但要突破他們的陣勢，比和鐵鏈鐮刀一決生死，逃遁的機率較高。

因爲武藏第一次遭遇鐵鏈鐮刀，他無法預測這是具有何等威力的武器。

忍者之鄉首領所使用的武器，必然有其可怕的威力存在。

「別遲疑了！臭小子，快上來吧！」梅軒怒吼著。

武藏仍然佇立在石階上。

最後，進退維谷的情形下，武藏終於拔出長劍，登上石階。

「眞勇敢！好吧！快來試試你是否逃得過我的鐮刀和鐵鏈。」梅軒發出狂笑聲。

石階寬度大約兩公尺。

武藏沒有任何可以蔽身的地方。

除了投身於發著可怕聲響的鐵球陣中之外，別無他法。

一旦被鐵球擊中，不是腦袋開花，便是四肢骨折。如果打中身體，必定傷及五臟六腑。



若要免於這種慘狀，只有揮劍對抗，但萬一刀身被鐵鏈纏住，豈不是死路一條嗎？

梅軒一定會抓緊鐵鏈，逼向前來，然後以銳利的鐮刀，攻擊頭部。

除非讓鐵鏈纏住樹木、岩石，或任何其它物體，自己才有勝算。

登上毫無藏身之處的石梯，簡直是有勇無謀。

雖然如此，武藏毫無退路可尋。

「呵！呵！呵！」被眼前獵物激起殘忍本性的梅軒從粗鬚下發出昂揚鬪志所轉變而成的怪叫聲。

在武藏眼中，此時梅軒的身軀更形高大了。

# 柳生宗矩

## 一

武藏慢慢的登上五段階梯。

必須再登十級才能到達宍戸梅軒甩動鐵球，發出可怕聲響的地方。

「呵！呵！呵！眞是勇敢，臭小子，上來呀！」梅軒臉上流露出挑逗之色。

對這位忍者來說，大概已經很久沒有遇見活生生的獵物了。

但武藏面不改色。

昨天，武藏剛從寶藏院衆徒長矛的圍攻下，死裡逃生，這種經驗對一位決鬥者而言，是一種莫大的精神鼓舞。

他仰頭觀望這個巨大身軀的各個部位，眼、鼻、口及全身，無一處不是充滿傲氣。但武藏內心裡反而更爲篤定。

面對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的鐵鏈鐮刀，武藏登上右梯之時，便已思考過要如何發揮自己的劍



術，來對抗這一可怕的武器。

他並不認爲自己在受到攻擊的刹那，必定可以發揮本領，逃離此地，但仍然毫不猶豫的登上石階。

武藏走到梅軒的淫威範疇之內，停下脚步。

接下來，他所表現出來的動作，令梅軒大感意外，雙眼幾乎要暴凸出來。

他把已經抽出的長劍又收入劍鞘裡，赤手空拳。

這種擧動，顯示他的本事已足已對付鐵鏈鐮刀，並採取反擊的姿態。

梅軒的眼睛裡流露出懾人的光芒，他把獲得獵物的歡喜表情，轉變爲野獸般戰鬥的意志。

宍戸八重流能夠號稱天下無敵，足見梅軒這種表情，不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不過，他也看得出赤手空拳的武藏，是個不可輕忽的對手。

——這小子絕對不是泛泛之輩。

梅軒發現這一點之後，鬥志益發顯得高昂。

獵物愈厲害，對梅軒更具有挑戰的價值。

「來吧！宮本武藏。」梅軒大吼一聲。

武藏開始拾級而上，但每登上一級，都花費相當的時間……。

梅軒所轉動的鐵鏈，發出更駭人的聲響。

武藏佇立在相隔僅三級之處。

雙方互瞪一眼，刹那間——

梅軒向下走一級。

鐵鏈的聲響倏地停止——纏住了！但所纏住的並非武藏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份。

武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連鞘出劍，以鞘尾三寸之處，制住鐵鏈。

武藏把劍橫跨胸前，呈水平狀態。左手按住劍鞘，右手抓住劍柄部位。

梅軒的額頭上青筋畢露。

鐵鏈鐮刀的戰術是以鐵鏈纏住對方武器，然後絞緊，再以鐮刀攻擊對方的頭部。

梅軒本以爲武藏之所以把劍收入鞘中，是想以快速的拔劍，躲過鐵鏈纏繞，而後出劍攻擊。

換言之，梅軒以爲武藏低估了鐵鏈鐮刀的神速，而妄想爭奪機先。

於是梅軒採先攻之勢，想讓武藏嚐嚐鐵鏈鐮刀厲害的武器。

鐵鍊很巧妙的發揮它的功能，但纏住的却不是長劍，而是劍鞘。

梅軒沒有料到武藏會連鞘帶劍一起讓他纏住，這一點是梅軒失算。

但是，從此時勝負已見分曉。

武藏讓梅軒的鐵鏈受制於劍鞘，而獲得平分秋色的局面。

如果梅軒再以鐮刀攻擊的話，那麼武藏必然會拔劍抵禦。



如此一來，鹿死誰手——便可分出高下了。

梅軒和武藏四目相接，迸出火花。

## 二

蟬聲悠揚的炎熱午后，兩人沉默的對峙依然持續著。

武藏沒有出劍。

只是讓梅軒絞緊鐵鍊，而梅軒的武器只剩鐮刀而已。

如果武藏拔劍，放棄劍鞘，那麼梅軒定然會再度揮動鐵鍊，與鐮刀一起發動攻擊。

而鐮刀襲來之時，也正是武藏出劍之時。

所以雙方都不輕舉妄動，這是可以想見的。

這時候，梅軒閃過一絲冷笑。

梅軒察覺到，若論臂力，他佔在上風，只要他使盡全力纏絞，必然可以將武藏逐漸拉近。

而武藏便無法顧及拔劍出擊的策略。

而在這一瞬間，梅軒可以突然放鬆鐵鍊，那麼鐵球便可脫離劍鞘。

這麼一來，平分秋色的局面又將改觀，使梅軒再度領先上風。

「武藏！」梅軒大叫道：「我要讓你看看誰厲害！」

「……」武藏面不改色。

梅軒的雙肩鼓起，正想出力之時，突然，從石階下傳來聲音。

「梅軒！住手！」

梅軒無暇把視綫看向出話之人，只是咆哮著：「別打擾我！」

但是，說話的人迅速拾級而上，說道：「是我，柳生又右衞門宗矩，還不住手！梅軒！」

這一句話，使梅軒那巨大的身軀，鬪志全無。

武藏把劍鞘揮離鐵鍊的糾纏，回頭注視來者。

這是一名寬額、單鳳眼、唇角緊閉，散發著英氣與睿智的武士，年齡約三十上下。

——他就是總川家康的武藝師範柳生宗矩嗎？

武藏興味頗高地注視這位衆望所歸，獲得劍客至高榮譽的人物。

柳生又右衞門宗矩。

是石舟齋柳生宗嚴的次子，文祿三年，受聘於德川家康，而追隨左右。關原之役後，授賜舊領地柳生莊，領一萬石的諸侯俸祿。並獲敍五位下但馬守，是唯一蒙受贈位的劍客。

石階下，伊賀衆徒已不知何時散去，所見的是宗矩所帶來的七、八位得力助手，每個人似乎都身手不凡。

宗矩以銳利的目光注視著武藏，說道：「看來，不是你向梅軒要求比武的吧！」



武藏答以是梅軒要脅他留下腰間的佩劍，才准通過伊賀谷，不得已才與之對手。

宗矩點點頭，說道：「你可以走了！」

武藏作個揖，正想走下石階。

梅軒自身後，大叫道：「喂！宮本武藏，總有一天，要和你分個高下。」

武藏又是回頭看一眼，沒有回答，便逕自走下階梯。

在柳生谷，有以下的傳說：

很久以前，天照大神打開天岩戶出現之時，天香久山的岩門破而爲二。其中之一飛向天空，另一半則留在大和國。

於是該地便叫做「神戶岩」。

神戶岩附近有四個莊：大柳生莊、坂原莊、邑馳莊、小柳生莊。

這一片神代之來的靈地，原是藤原基經所有。六世的孫大師藤原賴通把這四個莊捐贈給春日神社，成爲春日的神料地。當時，岩石曾發嚮震動，當地人便認爲這是神同意喜樂的表現，而互相傳頌。這是長曆二年之事。

自此以後，每當朝廷有喜事，神戶岩便會鳴動。

後來，春日的神職封地確立，大柳生莊歸右京利平，坂原莊歸左京基經、邑馳莊隸屬修理包

平，小柳生莊則隸屬大膳永家。

大膳永家便是柳生家的祖先。

大膳永家也是菅原的後代。自永家以來，便代代統治小柳生莊，但是在後醍醐帝時，因某件事情，使當主放棄小柳生莊，而遠走他鄉。

這一族的庶子便皈依佛門，進入大和國笠置寺，充當僧兵，名爲中坊。

元弘元年，後醍醐帝被北條高時所驅逐，潛至笠置寺。

當時，後醍醐帝曾詢問中坊，附近可有可靠之人？中坊進言在河內國金剛山麓，有一位「楠多門兵衞正成」的高人。

北條高時逝世之時，中坊受後醍醐帝之聘，而統治柳生舊領地。

中坊由於身爲和尚，所以將小柳生莊讓給其兄永珍。

永珍成爲播磨守，活到百歲；其子家重作了備前守，也活到八十歲。

家重之子道永，任職三河守，以七十高齡去逝。其子家宗，智勇雙全，戰無不勝。家宗之子光家，也頗負武名，原本任於細川高國，高國沒落之後，歸依小柳生莊，但是和伊賀的地方武士爭戰不已，七十齡那年終於戰死。

光家之子重家，成爲因幡守，也活到七十九歲；其子家嚴，當美作守，隸屬三好長慶，也以勇猛著稱。家嚴也非常長壽，在天正十二年去逝時，享年八十九歲。

柳生家有著勇武與長壽的傳統。

## 三

石舟齋柳生但馬守宗嚴，是家嚴的長男。

宗嚴頗適合承繼此一勇武之家，因爲他擁有高大的身軀和驚人的膂力。十歲時開始舞槍弄棍，架勢絲毫不遜於二十歲的年輕人。

他的父親並不鼓勵他勤練刀槍，但他十分熱衷此道。

成年之後，隸屬三好長慶，松永彈正，身經百戰，全身無一處不是傷痕累累。

後來又追隨織田信長，但從這個時期開始，宗嚴便厭惡捲入無休無止的爭權鬪爭當中。

小柳生莊是大和國內的一個小區域，如果不能隨波逐流，見風轉舵，便很難自保。

織田信長挾足利義昭之名，以破竹之勢攻進京都時，柳生宗嚴也不得不曲意承歡。

他被召進京，任命爲勘定大和的發起人，隸屬在筒井順慶的麾下。

由於他的辦事能力優秀，所以柳生一族部希望他能揚眉吐氣，光宗耀祖。

但是，有個舊日小柳生莊的居民松田某因爲犯錯，被宗嚴驅逐出小柳生莊。向筒井順慶進讒言，說：「小柳生莊有私田，欺上瞞下，以逞私慾。

這件事很快傳入織田信長耳中。

湊巧，織田信長心情欠佳，一怒之下，立即沒收小柳生莊，並命令宗嚴隱居遁世。

事實上，信長很早就看不慣宗嚴那種劍客式孤芳自賞的態度。

而宗嚴對於信長爲了謀奪權勢，不計手段的作法，也深表不滿。自此主從之間築起一道壁壘，互不信任。

宗嚴隱居起來，以青燈木魚爲伴，自號石舟齋。

宗嚴有四子。

長男新二郎嚴勝，繼承其父的小柳生莊，但被織田信長沒收之後，便外出流浪，最後客死他鄉。

次男又右衞門宗矩，離開家鄉，前往三河，追隨德川家康。

三男五郎右衞門，成爲伯耆中村忠一的老臣橫田內鐮的食客。

只有四男十左衞門宗章，因爲尚未成年，所以留在父親身邊。

前面已述及小柳生莊復歸柳生家之事。

雖然織田信長沒收了石舟齋的封地，但柳生石舟齋依然住在柳生谷，而當地的居民一直視柳生家爲當主。信長去逝之後，秀吉成爲大將軍，直到秀吉去逝，石舟齋在柳生谷的生活與地位，仍絲毫不變。

再次恢復舊領地的柳生宗矩，偶爾會回老父家，如果說關原之役後有何變化，這便是惟一的變化。

現在伊賀谷仍是柳生家所有，換言之，宗矩是宍戶梅軒及其徒衆的主人。

# 醜女化粧

## 一

「那個年輕人看起來不是泛泛之輩！」柳生宗矩在館中一室與梅軒相對而坐，首先開口說道。

「我就是看他有本事，才想和他比個高下。你爲什麼要阻止我呢？」梅軒瞪著宗矩說。

「因爲我看你的情勢不妙！」

「不妙？」梅軒的眼睛圓睜，太陽穴的青筋暴突。「胡說，難道我會敗在他手下？……胡說……，如果不是你阻止的話，我早就取了他的腦袋。……」

「你說得不錯！不過，被取腦袋的人說不定是你。」宗矩微笑著說道。

「難道你看不起我宍戶八重流嗎？」梅軒有時候也會對主人出言不遜。

「你的鐵鏈鐮刀的確是天下無敵，但是論劍術，就不能妄言無人可比。」

「好吧！我們可以當場較量，看到底是柳生流會勝，還是宍戶八重流會得勝……。就算那個傢伙和你合力對付我，也不一定贏得過我。……你何必如此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呢？……我現在向你挑戰。」梅軒說完正想起身。



這時候，宗矩的態度變得十分嚴厲。

「梅軒！不要意氣用事！鎮定下來！」

「……」

梅軒被宗矩的威嚴喝止，不情願地坐下來。

身膺但馬守要職的宗矩，親自來到伊賀谷，必定有什麼重大的事情，梅軒到現在才察覺這一點。

當宗矩恢復原來的表情之後，斬釘截鐵地說道：「我需要二十名左右的伊賀人協助我。」

「有什麼事嗎？」

「是德川家的任務。」

「但是，江戶城內已經有服部半藏爲首的伊賀組呀！……」

「他們的任務是守護江戶城，我所須要的是潛入敵陣的間諜。」

「潛入敵陣？」

「是的！」

「誰是敵人？」

「對東邊的江戶城而言，西邊有固若金湯的大阪城。」宗矩說道。

「原來如此，……你是要派伊賀人前往大阪城嗎？」梅軒笑著說。

「不只是大阪城。……雖然目前天下無事，但只要有大阪城在，隨時都會出現第二或第三個石田治部少輔。所以必須把各地諸侯的動靜查個清楚。你手下的伊賀人，現在正可以派上用場。」

「你是堂堂但馬守，而且是不可一世的武藝師範，難道私底下還有秘密任務嗎？……」

「梅軒！這件事不得告訴別人！」

「我知道！……我立刻選二十名伊賀人給你。」

「素質要平均才可以。」

「這一點不須你吩咐！我已經訓練我的手下，明瞭何謂忍者之死！」梅軒洋洋自得地說道。

當忍者被敵方看出端倪，而即將被活捉之時，往往會選擇慘烈的自決方法，例如反手拿刀，將自己毀容，或者放火自焚。

但宗矩也知道，伊賀與甲賀的衆徒，已逐漸喪失這種精神了。

過去，忍者潛入敵境，在地窟裡躲上一個月，餓了便砍下自己的手臂爲食，以延續自己的生命；有的人則吞下藏有密函的竹筒，被敵人斬首之後，仍然待己方伙伴來取屍體，以取出密函。

像這種種行爲，在過去的忍者而言，都認爲是理所當然的行徑。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世風不古，這種事情早已成祖父時代的古老軼事了。

梅軒之所以敢大言不慚地說：「我已經訓練我的手下，明瞭所謂忍者之死。」這是因爲目前的伊賀谷，只有南谷仍保存純正忍者的精神。

「那麼，一切委託你了。……先召集三十人，在小柳生城等待我。」宗矩說完便離座。

## 二

過了一天……

走下伊賀谷的森林，有三條人影似乎在跟蹤武藏似地追隨著。

爲首的是伊賀妻六，戴市女笠的夕姫緊隨在後，殿後的是少年伊織。

「叔叔，到底還要走多久，才會到達有人住的地方？」

伊織對於走在濃蔭蔽日，漆黑得不見天日的密林裡，感到些許不耐煩。

「還要忍耐半個時辰。」妻六回答，但心裡暗忖道：再走下去就是南谷，如果能平安通過，就算成功一半了。……

妻六以著獵犬般敏銳而正確的嗅覺，追踪武藏。

當他知道自己是走在前往故鄉伊賀的路上時，心裡多少有些矛盾。

因爲妻六放棄忍者之名，淪爲竊盜，這在故鄉是人盡皆知的事。

如果是生長在過去的時代，伊賀谷的人絕不容許因個人的意志，而做起盜賊的勾當，但並非不允許成爲盜賊，而是不允許因循個人的意志去做。

忍者自己選擇處世之道，這是不被允許的。

延寶年代，伊賀有十一戶所謂上忍之家。亦即野村的孫太夫、新堂的小太郎、梅岡的道順，下柘植的大猿、小猿、山田的八右衞門、神戶的小南、音羽的城戶、甲山的太郎四郎、太郎左衞門。

從這十一家又分出二十幾家上忍，彼此競賽忍術。

每一家又有百位以上的下忍，他們聽從上忍（主人）的命令，前往各地去比賽忍術。

妻六便是音羽城戶家的分家上忍。

天正九年，織田信長平定伊賀之後，前往伊賀一宮參拜，在休息之際，音羽的城戶潛入謀刺，以子彈刺穿信長的左肩。

音羽的城戶並沒有受任何諸侯授意，而是不滿信長征服伊賀國。

由於是隻身前往謀刺信長，所以使得音羽的城戶，成爲伊賀上忍的首座。

妻六就是城戶之孫。

在音羽的城戶家，目前還有一位妻六必須完全聽命的當主，即其伯父。

妻六離鄉背井已達十數年，他曾數次聽聞伯父對他十分不諒解。



——已經事過境遷，大概不會再生氣了吧！

其實，對妻六而言，伊賀谷還有一位比伯父更使他畏懼的上忍者。

那就是南谷的首領宍戶梅軒。

妻六與梅軒是宿敵，也可說這是命運的作弄。

在妻六十二歲那一年，他在山中追逐一頭野鹿，這時，却有個人放箭射死那頭野鹿，這個人便是梅軒，他比妻六年長二、三歲。

從旁射死他人所追逐的野獸，這是違反伊賀人的規矩。當妻六向梅軒抗議之時，梅軒突然拔刀襲擊妻六。

在這場打鬪中，妻六傷到右脚，從斷崖跌了下去。

成年之後，兩人寃家路窄，妻六受雇於梅軒所受雇的諸侯的敵方，兩人又數次展開生死決鬪。

最慘烈的一次生死之鬪，是在天正十二年春天，羽柴秀吉與德川家康交戰之時，妻六受雇於羽柴軍，梅軒則受雇於德川軍。

秀吉與家康的戰爭，可謂虛虛實實，但，雙方的忍者都十分賣命。

家康佔據小牧山，秀吉便開始築起堡壘，修築尾張田樂的舊堡壘，以作爲大本營。家康在長久手擊敗池田信輝等人，秀吉立刻馳援，在龍泉寺佈陣以待。於是家康避開秀吉，進入小幡城，

接著返回小牧山。秀吉本想攻打小幡城，但聽說家康已離去，只好作罷，折返田樂。

家康將取何種行動？秀吉採取何種戰術——雙方都各懷鬼胎，等候戰機成熟，便要孤注一擲。

另一方面，忍者所帶回來的情報，在作戰的應用上也非常重要。

準備將情報帶回己方的忍者，和敵方的忍者，經常在沒有人跡的地方展開死鬪。

妻六與梅軒成爲宿敵，便是如此開始的。

事隔二十年了，但梅軒是否會放過回到伊賀谷的妻六，還是未定之數。

## 三

「啊！」妻六的神經突然繃緊。

他們所站的地方，正好是武藏放棄進入蝮蛇棲息之地，而折回尋找小徑的地點。

妻六知道如果沿小徑前進，便是梅軒的地盤。

要穿過南谷，除這條小徑外，別無他路。

妻六的精神之所以繃緊，是因爲他察覺小徑的彼端有人氣。

而且他直覺地感覺到，對方發現了他們，並迅速躲藏起來。

——他們是不是去馳報梅軒呢？……看來，要平安無事通過這裡，是相當困難了。

但妻六胸有成竹。

「伊織……」

「嗯？」

「如果發生意外，你只要帶著小姐朝北方死命奔跑，知道嗎？」妻六說完，把身上的鹿皮袋解下，交給伊織。

「這是什麼？」

「這是硝石……，如果被人追得緊了，你就連續丟三、四個，我會儘量不使事態嚴重至此，不過，這是以防萬一的辦法。」

「好的！我山野邊伊織一定盡力保護小姐。」伊織抬頭挺胸說道。

接著，妻六吩咐他們二人在此等候，自己則進入密林中，不久便折返。

「小姐，實在很抱歉，但爲了防範未然，希望你把臉弄髒。」

「好的！」夕姬點點頭。

妻六以雙掌壓碎採集來的果實。

「眞是抱歉……」他說完後，把果實的汁液塗到夕姬臉上。

頓時，夕姬那如絲綢般光滑細白的肌膚，變成了鉛色。

不止如此，妻六又從腰帶裡取出小豆般大小的黑丸，以姆指和食指揉碎後，塗在夕姬的眼皮

和下唇上。

夕姬的皮膚感到一陣緊縮的痛苦，不禁發出細聲的哀號。

她的眼皮被拉垂，下唇被拉歪了。

「可以了！」面對被化粧成醜女的夕姬，妻六莞爾一笑。「請你忍耐到穿過南谷爲止。」

「南谷有山賊的巢穴嗎？」

「這裡有一個比山賊更兇悍的耍鐵鏈鐮刀的人。」

不久，他們走出密林，看見一片熟睡在夏日陽光下的山谷美景。

在夕姬眼裡，這裡只是一片美麗、安祥的世外桃源。

而妻六的視綫則敏銳地瞟向桑田後面的屋宇。

——聽說梅軒歸屬小柳生城，如果他不在的話，那眞是萬幸……。

他不得不在內心如此祈禱著。

但他的期望却落空了。

在他抵達桑田時，突然一根箭穿過桑樹的隙縫，飛馳而來。

妻六輕易地將箭劈成兩半。

「妻六！」有人大叫他的名字。「當了小偷，身手還沒有退化嘛！」

——是梅軒！果然又被他遇上了。



妻六禁不住嘆口氣。

「伊織！記得！要向北方逃！」妻六再度吩咐之後，大喊道：「宍戸梅軒，我有事跟你商量。」

「什麼事可以商量的？」梅軒還是沒有現身。

「如果你能夠放我們一馬，我有貴重的寶物相贈。」

# 哭泣的俘虜

## 一

宍戶梅軒有如從地底鑽出來似的，以幻術出現在妻六面前。

「要給我什麼貴重的寶物？」他以懷疑的眼光注視著妻六。

「這世上絕無僅有的珍寶。」妻六故作輕鬆地回答。

「是什麼東西？」

「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

「你在那裡偷來的？」

「寶藏院的寶庫……」

「怎麼可能？」梅軒嗤之以鼻。

「我可以對神明發誓，絕沒有說謊。……而且，你應該知道我妻六不是愛說謊的人。」

「藏在那裡？」



「在奈良油波中途的松林裡。」

「哈！哈！哈！……」梅軒發出嘲弄般的大笑。「妻六，這個和你同行的女人是你的老婆嗎？」

「是！……是的！」

「看來只有廿歲左右，你可眞行，還討了個年輕的老婆。」

「過去我和你決鬪過無數次，彼此勝負各見，不過，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要求你讓我們平安無事通過南谷。」妻六行禮央求著。

梅軒却只是乾咳幾聲。

這時候，樹叢裡不聲不響地出現了十幾名伊賀人，包圍了夕姬和伊織。

「梅軒！」妻六的臉扭曲著。「我這麼低聲下氣的拜託你，而且還要送你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你還……」

「妻六，你眞糊塗！……這個你想以寶藏院佛像交換的女人，眞是你的老婆嗎？眞是大笑話！」

「……」妻六內心大喊不妙，不由得咬牙切齒。

其中一個伊賀人以矛端挑開夕姬的市女笠。

對於這個女人的醜陋，梅軒皺了皺眉。但很快便發覺眞相。

「喔！原來是化妝的。」

「梅軒！」妻六不得不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們一對一比武，如果我贏，你應該毫無怨言地讓我通過。」

「和一個放棄伊賀忍者的美名，淪爲竊盜的人，我豈可和他一對一比武。」

「你說什麼？」

「假如你把女人留下，我就放你過去。如果不願意，我就活捉你？」

「活捉我？」妻六勃然大怒。

「妻六，如果你不希望她被殺，就趕快丟下武器。我會留你一條活命。」

在梅軒如此威脅之下，妻六氣憤不已，他悔恨自己的想法太過單純，才落到如此不可收拾的下場。

而且他的對手不是別人，正是宍戶梅軒。

他們毫無妥協的餘地。

但妻六依然提出最後的條件。

「梅軒，我向神明發誓，日蓮上人純金佛像贈你之事，絕無半句謊言。……假如你願意接受的話，我可以折回奈良去取來。在我拿來之前，先將這個女人寄在這裡，等我帶來佛像，再行交換，你認爲如何？」

「嗯，……」梅軒裝作思考的樣子，然後說道：「好吧！」

「可是你必須守約定，不准碰這女人一根汗毛。」

「我知道。」

「你一定要遵守喔！」

「少囉嗦！」

妻六走近夕姬身邊，蹲下，身體伏地，說道：「小姐，你也聽到了，事情演變至此，我不得不如此，請你原諒！」

以前不曾遭過眞正危機的夕姬，臉上毫無懼色。說道：「我就在這個人家裡等你回來吧！」

「叔叔……」伊織說道：「你放心，我會保護小姐的。」

「就委託你了！」妻六明知年僅九歲的少年，實在幫不上什麼呢，但伊織的勇氣十分令他感動。

## 二

梅軒把夕姬和伊織帶回家中，立刻命令道：「把臉上的汗垢洗乾淨。」

屋內有數名女人，立刻到後院準備熱水。

伊織站在水桶邊，只要有人接近，他立刻將之斥退。

不久，梅軒看著迎面而走進屋內的夕姬，看到她那驚人的美貌，不禁連連稱讚。

「簡直美若天仙！」

夕姬以冷漠的眼神回視雙手盤胸，不停看著她的梅軒，內心毫無畏懼的感覺。

這位面貌姣好，秉稟性倔強任性的女人，認爲所有的男人都會迷戀她，這並不足爲奇。

但是，她從未想過被她吸引的男人，會變得像野獸一般地襲擊她。

即使像宮本武藏那種天生的劍客，只要她一聲命令，不也乖乖的替她冲背嗎？

而且，在昌山庵裡，他們同處一室二個晚上，武藏只是禁若寒蟬，不敢上前來挑逗她。

『在我的美色之前，任何粗暴的男人，也會變得侷促不安。』——武藏的態度使夕姬產生這種自信。

『連這個面貌恐怖的鬍面大漢，也不免要稱讚我美若天仙。』

夕姬決定以行動來表現自爲關白秀次之女的榮耀。

「你想知道我的身份嗎？」

「你說說看吧！」

「我父親是已故關白豐臣秀次，母親是一御臺菊亭晴秀之女。」

「喔！」

夕姬對於梅軒只是輕哼一聲，而不行禮，感到十分不快。

「撫養我長大的人，也和你一樣，是個忍者。」

「是嗎？……是伊賀還是甲賀的忍者？」

「他是眞田左衞佐幸村的手下，名叫猿飛佐助。你們都是忍者，彼此應該認識吧！」

「我聽過這個名字。……不過，像你這樣身份高貴的小姐，爲什麼會跟妻六這種盜賊同行呢？」

「我在追趕我的未婚夫。」

「是誰？」

「一個叫做宮本武藏的劍客。」

「宮本武藏！」梅軒一聽，雙眼發亮。

「妻六說武藏已經經過伊賀谷，你是否看到他呢？」

梅軒臉上閃過一抹猙邪的冷笑。「宮本武藏早已死在我宍戶梅軒的鐵鏈鎌刀之下。」

「什……什麼？」夕姬柳眉高挑。「你胡說！不可能的！」

伊織也附和著說道：「一定是騙人的，宮本武藏和一羣寶藏院和尚決鬥，都沒有敗陣呢！」

梅軒冷冷地說道：「小鬼，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到後山去看看，那邊都是被我殺死的劍客的墳墓，在最旁邊那個新塚，就是宮本武藏的，你如果識字的話，不妨去看看墓碑。」

「好！我去看！」

伊織站起來，從走廊跳下庭院。

夕姬受不了這個打擊，她以雙手撫胸說道：「如果是眞的……我活著也沒意義了！」

「難道小姐已經和武藏發生關係了？」

「你太無禮！我們尙未結成夫婦，怎會發生關係呢？」

梅軒口中突然發出狂笑。

## 三

「有什麼好笑，實在無禮之極。」夕姬說著，把座墊丟向梅軒。

梅軒輕而易舉地牢牢接住，說道：「我要告訴你女人生存的意義。」

「你胡說些什麼！」夕姬起身，全身因憤怒而顫抖著。

梅軒仍不停冷笑著。

「我宍戶梅軒生平第一遭遇見像你這樣的美女，生爲男人，怎麼可能光看不動手呢？」

「你敢不遵守和妻六的約定嗎？你實在太卑鄙了！」

「妻六那個糊塗蛋，如果他眞的帶佛像回來的話，我就先搶下來，再殺了他。」

「你簡直不是人！」夕姬把口水吐到梅軒臉上。

但接下來的瞬間，梅軒撲了過來，夕姬不及閃避，跌落在地上，當場暈了過去。



「哈！哈！哈！……妻六小子送來這麼好的禮物。」

梅軒注視著夕姬的臉龐，不禁心跳加快。

他先伸出毛茸茸的手臂，抓住裙襬，隨著薄紗慢慢往上捲起。

接著白晰的小腿露出來，然後是膝蓋、大腿，接連地出現了，梅軒止不住的直嚥口水。

肌肉豐腴適中、鮮嫩、艷麗、細緻正是處女的最佳寫照。

梅軒把臉湊近薄紗的私處。

在黑色的茂密叢毛下，可以窺見鮮嫩的筍芽。

梅軒不自覺的把口湊上去，捲動著舌頭。

伊織在後山，突然被兩名伊賀人襲擊。

「畜牲，你們想幹什麼？」

伊織雖然奮力抵抗，但很快的，手腳都被縛住了。

伊織被綁在松樹幹上，儘管他喊破了喉嚨，還是徒勞無功。

綁住他的二名伊賀人，很快地離去。

他的眼中滿含淚水。

過去一直過著野獸般生活的少年，從來不曾有過哭泣的記憶，而且也不曾跌落在痛苦、悲傷

、寂寞的深淵裡。

但這是生平第一次，不停地流淚，而且無法止住。

「怎麼了？小朋友？」旁邊有人出聲，伊織好不容易忍住眼淚，咬著下唇。

「你作了壞事嗎？」問話的是一個白髮垂肩的老人。

老人手中提著竹籠，裡面有三隻小鳥不停飛著。

「我什麼也沒作！簡直是畜牲！」

「我沒有見過你，你是和同伴走散了，才會到這裡來嗎？」

「我沒有走散。……老公公，請你趕快替我鬆綁。」

「人家不會無緣無故將你綁在樹上吧！」

「我是被騙的。」

「被騙？誰騙了你？」

「就是山下那個傢伙騙我的！……畜牲！簡直是畜牲！」伊織說完，不停地掙扎，眼淚又汨汨流下來。

「你說的大概是宍戶梅軒吧！他怎麼可能騙你這種小孩，而且把你綁在樹上呢？……」

「我說被騙就是被騙，快點替我鬆綁！」

「如果你沒有作壞事我就替你解開。……把理由說出來吧！」

「沒時間了，小姐現在很危險！一定被那

「沒時間了，小姐現在很危險！一定被那個傢伙欺負了，我要趕快救她！」

「小姐？」老人說著。

「是的，小姐一定被那傢伙抓住了！」

「你是跟那位小姐一起來這谷裡的嗎？」

「我沒有時間再多說了，快替我鬆綁！快呀！快呀！」伊織大叫道。

# 借宿

## 一

從下腹到四肢感到一陣疼痛，還有壓在她身上的重量，使夕姬恢復意識。

一張被粗鬚掩蓋的臉孔，佔據了夕姬整個視野。

「啊！」

夕姬首度發出女人式的恐怖、屈辱與絕望般的哀叫。

一股男人的力量把裸露的下肢，向左右拉開，幾乎使她的肢體斷裂。

從來沒有人告訴過關於男女媾合之事。她僅能憑著想像。

但是她的想像實在太幼稚。

她並不知道私處會有男人的強壯陰莖闖入。

這種疼痛雖然難忍，但其碩大更使夕姬感到恐怖。

而且，當她的腦際閃過一絲意念——這便是男女媾合——之時，她想到奪身之人不是武藏，而是一名以她爲人質的忍者，這令夕姬感到十分絕望。

夕姬曾兩、三次發出哀號，並死命掙扎，但是能夠動彈的只是手指，根本不可能推開男人巨大的軀體。

夕姬的眼裡盈溢著淚水。

「哈！哈！哈！……處女的第一次總是會哭的。……可是，過了三年之後，哭的方式就不一樣囉！從現在起，你就是我宍戶梅軒的妻子了！」梅軒說完，更用力的緊抱住夕姬。

天性倔強的夕姬，現在所能作的只是哭泣而已，她根本失去叱罵的力氣，只能聽任這個粗野男人的擺佈。

從庭院裡跳進一個小身影，以小刀刺向梅軒。

肩膀受傷的梅軒，正想折斷那個還緊握刀柄不放的少年的手。

「住手！梅軒！」從庭院裡傳來厲聲的斥喝。

梅軒推開少年，並從夕姬身上站起來。

夕姬閉目不動，根本沒想到要遮蔽身體，就像死了一般。

梅軒看出站在庭院的人是下柘植的大猿第五代首領。

在伊賀十一家上忍之家中的長老，便是下柘植的大猿，他的意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

當服部半藏有意追隨德川家康之時，大多數上忍都表示反對，但經過下拓植的大猿深思熟慮

之後，表示贊同，因此才獲得一致通過。

大猿慢慢走過來，替夕姬遮住私處，冷漠地說道：「連小孩都想殺你，足見你的罪過有多大。」

梅軒面對這位下柘植的大猿，氣勢就矮了半截。

「……」梅軒把臉撇向一旁，嘴唇扭曲著。

「梅軒，你知道她是已故關白秀次的遺女，却還侵犯她？」

「……」梅軒默認。

「你最近做了一些許多旁若無人的行徑，實在教人看不過去，……沒想到你會作出這種事，未免太過無法無天了。」

「你明知她的身份，却還強暴她，可見你已罪無可赦了。」

「下柘植大人，就算她的父親是關白，現在也只是個無家可歸的女人……，伊賀並沒有規定不能強暴女人呀！」

「梅軒！」下柘植的大猿義正辭嚴地說道：「如果關白秀次當權之時，你搶奪她的女兒並予以施暴的話，我沒有話講，可是，當年太閤命秀次大人在高野山自決之時，其夫人及家屬三十餘人，遊行示衆，並在三條河原處斬，這一切情形，你大概也都聽說過。……而這位小姐是惟一死裡逃生的孤兒，只要有人知道她的身份，都會對她的遭遇寄予同情，這是人性使然，你身爲忍者，却泯滅人性，根本比禽獸不如，何況你身爲首領，更不允許有這種惡劣的行爲。」

大猿說到這裡，夕姬突然起身，拾起伊織彈落的小刀，想刺喉自決。

大猿迅速奪下小刀，交給伊織，然後說道：「梅軒，你已經沒有資格當南谷的首領。」

「什麼？」

「立刻交出這個宅邸，然後離開此地！」

「胡說！」梅軒咆哮著。「這棟房子是我的祖先遺留下來的。」

「你不服的話，就開個圓桌會議吧！」

所謂圓桌會議，就是十一家的上忍齊集一堂，協商事情。

決議的決果，梅軒一定逃不掉切腹自殺的命運，這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梅軒只好屈服了。

## 二

伊賀的妻六持著從藏院的寶庫偷來的日蓮上人純金佛像，回到宍戶家時，已是晚上了。

但是梅軒早已離去。

就在同時，武藏越過近江，來到琵琶湖畔。

「怎麼沒有看到漁火？」武藏內心詫異地自言自語著。

雖是十五的夜晚，但雲層相當厚，根本看不見湖水。

渡經湖上吹來的風，一點也不涼爽，而是帶有寒意。

武藏決定露宿在黑暗的松林裡。

他躺在松根上，但過了不久，風逐漸變得強勁。

「漁夫應該最清楚天氣的變化。」漁夫所以不出船捕魚，大概是看準了今晚會有暴風雨來臨。

武藏站起身時，已是風雨交加了。

必須找個地方借宿一晚。

他發現一座灯火熒熒的漁家小屋。武藏朝著小屋奔去，身體淋得濕透。

「有人在嗎？……」

武藏推開被風雨吹得一閉一合的板門，和著風雨一起進入門內。

屋內空無一物，根本看不到捕魚的工具。

此時，有個房門開啓，走出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女孩。

「拜託你，這種雨天無法在外面露宿，請讓我借宿一晚。」

「……」女孩猶豫地看著這位旅人，然後默默地退了進去。

「不行！太麻煩了！」裡面清晰地傳來不和善的婦人聲音。

女孩再度走出來，默默地搖著頭。

武藏再度央求道：「我會付錢的，只要給我一個角落安身就好。」

但女孩還是搖搖頭。

武藏提高音量，向著屋內可能是這女孩母親的婦人說道：「我是周遊各地，磨鍊劍術的劍客，不是壞人，我不要求食物，也不要棉被，只要讓我躲躲風雨就行了。」

過了一段頗長的時間，顯似女孩母親的女人才走了出來。

看她的妝扮，不像漁家婦女，她穿著相當華麗的睡衣，雖然背對著灯火，但臉部顯得十分白淨，大概是經過化妝的。

對方注視武藏一會，答應道：「上來吧！」

「太打擾您了！」

武藏被請進屋內，立刻聞出一股淫蕩的味道，而猶豫著是否要在這裡借宿。

在被褥不整的枕邊，放置著喝過的酒杯。想來這個女人方才是躺在床上喝酒。

女人坐在被褥上，女孩則坐在放置唐櫃的牆角邊。附近擺著三個未完成的洋娃娃。

女孩把其中一個放在膝蓋上，用小毛刷開始點描臉部的輪廓。

武藏很感興趣地看著她的手藝。

看著這個十幾歲女孩熟練的動作，不像是爲打發時間而點描這些洋娃娃。

「你說你是劍客，難怪身體那麼強壯。」

女人開口說話，武藏才把視線移到她身上。

——可能是武士的遺孀吧！

武藏所看到的，是一張五官端正的面龐，以及高雅的身材。

但是，她讓女孩獨自工作，而自己却躺在床上飲酒，這種神情是令人費解。

年齡也已三十好幾，却依然濃妝艷抹。

「喝一杯吧！」女人遞個酒杯給武藏。

「不！我不會喝酒，……還是讓我休息吧！」

武藏正想起身之時，女人媚笑著說道：「請求借宿却又拒絕主人勸酒，未免太無禮了吧」。

## 三

風雨更形劇烈。

武藏不想再走進風雨交加的街道上，只好接下女人的酒杯。

「謝謝！」

在對方殷勤勸酒下，武藏連喝了好幾杯。

「看來你是關原之役的殘兵……」女人問道。

「我沒有參加關原會戰，不過，曾經加入石田治部少輔的軍隊。」

「故鄉在那裡？」

「播州，……我是新免伊賀守血族，名叫宮本武藏。」

「宮本武藏？嗯！眞是好名字。」女人縱情地發笑。

「你先生是位武士吧！」

「不錯，但是正因爲有個當官的武士丈夫，才會落到今天這種地步。」

「……」

「他不會劍術，却整天賭博，拐誘女人，然後賣給人販子。最後又引誘湖賊，襲擊近江長者的倉庫……。」女人把杯中殘酒一飲而盡，接著說道：「由於勾引那湖賊的女人，所以被身縛大石，沉到湖底，永不得超生了。」女人說完，又發出放蕩的笑聲。

在女人笑聲未了之時，武藏突然覺得四肢麻木。

他一度想站起身，但却力不從心，立即又跪了下來。

——這是毒酒！

武藏不想仆倒在此，所以用佩劍爲杖，但是暈眩迅即襲來，使他頓失重心。

——太大意了！

武藏仰躺下來，胸腔有如風箱一般，上下起伏著。

冷冷注視著武藏的女人，以手指敲打武藏的額頭，說道：「你不是說你是個劍客嗎？却這麼容易就被女人在酒中下毒，大概成不了大器，說什麼宮本武藏，玷辱了這個好名姓。……」

——她想殺了我，謀財害命嗎？

武藏四肢痲木，但意識還相當清醒。

距離意識完全混濁，可能還要相當的時間。

「……武藏，我並不想謀財害命，……我憎恨男人，我所遇見的男人，沒有一個對我眞心。現在我開始酗酒，也是被那些男人所害。……我恨男人，所以，我要玩弄男人，玩過之後，再綁住四肢，丢到湖裡，如果運氣好的話，可能獲救，萬一運氣欠佳，就成了魚的美食。……乖乖讓我玩玩吧！」

女人以雙手夾住武藏的臉頰，把嘴唇湊上去。

武藏根本不能轉頭，更遑論動動嘴唇，能夠轉動的只有眼珠子罷了。

女人發覺到武藏的視線，落在角落邊的女孩身上，便說道：「哈！哈！哈！……你在意她嗎？她不過是個又聾又啞的可憐孩子，而且，又不是我生的，我才懶得關心她呢？」然後，她又將嘴唇貼上去。

武藏渾身感到憤怒難當，但却無計可施，只能任憑女人狂亂吸吮。

過了一會，女人抬起臉，說道：「我一向是藉年輕男子的精氣，來保持青春永駐。」

當女人的臉埋進武藏的胯間之時，武藏的憤怒達到最高峯，但是他都連動手指的力氣也沒有。

# 湖賊

## 一

武藏的體力非比尋常，他從五歲開始每天搏大樹，十歲開始，又模倣結草蟲，反掛在高枝上，所以才鍛鍊出今日魁武的身軀。

武藏要使意識恢復，並回復四肢自由，根本不消一個時辰便可辦到。

這時候，女人依舊沉溺於武藏的胯間，玩弄著萎縮不振的陰莖。

武藏雖明知四肢已可活動，但仍然裝作昏迷的狀態。

就在這時候，他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被女人所含住的陰莖。

隨即，武藏的陰莖脹大有如喬木一般強壯。

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女人感到欣喜萬分，還以爲是自己耐心的愛撫所致。

「啊！……簡直太可愛了！」女人抬起頭，夢囈似地呢喃著，然後正想跨坐在武藏身上。

這時候，武藏將女人翻倒，站起身，以一隻膝蓋抵住女人胸口，另一隻膝蓋則抵住小腹。

女人並沒有掙扎，臉上浮出淫蕩的恍惚表情，且不斷發出淫聲。

武藏默默抓起佩劍。

眼睛緊閉的女人，不知武藏將採何種行動，而張開兩股引誘著。

武藏連劍帶鞘，慢慢推進女人的私處。

當女人發覺之時，一尺八寸的劍鞘已經沒入半截了。

「……饒……饒了我吧！」女人因疼痛而呻吟不已，武藏反而露出冷笑。

然後又一鼓作氣，將劍鞘插入女人體內，並默默看著昏死過去的女人面孔。

突然，他察覺到來自牆角的視線。

兩眼圓睜的聾啞女孩，胸前緊緊抱著一尊剛完成的洋娃娃。

——是否該爲了這個女孩，而殺了這個淫婦呢？

武藏感到迷惑，最後，他把劍鞘拔出，並抽出長劍以劍尖抵住女人的喉嚨。

他對小女孩問道：「殺了她，好嗎？」雖然明知她聽不到，還是如此問道。

女孩搖搖頭。

武藏把劍收回鞘中。解開女人身上的腰帶，用手綑綁女人的手足。然後將她推落在地面，自己則躺在床上。

身上的酒毒並未褪盡，全身十分倦怠。

睡意很快襲來。

不知睡了多久，武藏被人搖醒，搖醒他的是那個女孩。

灯火已經熄滅，屋內充滿黎明的微光。

窗戶被敞開著，朝霧也流入屋內。

風雨已經完全停息，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小女孩指著窗外，不停搖著頭。並且以手勢示意他儘快離去。

「有人會囘來嗎？」

武藏起身，告訴她肚子餓，希望小女孩給她食物。

女孩露出著急的表情，表示沒有時間了，但武藏不爲所動，她只好急忙跑向厨房。

她端著一個木碗走出來，裡面盛的似乎是昨天剩下來的粟粥。

當武藏把粟粥飲盡之後，有人的脚步聲走近，可以聽出有數人正朝這裡走近。

女孩露出畏懼的神色，催促武藏越窗逃走。

但武藏只是搖頭微笑。

「我身爲劍客，怎麼可以落荒而逃。」

女孩合掌低頭，請求他趕快逃走。

但武藏仍不爲所動。



## 二

從逐漸接近的說笑聲，武藏可以判斷出來者大概是何許人物。

板門被推開了。

「啊！怎麼囘事？」有個人大喊道。

「千代，怎麼啦？……」

女人被他抱起來，許久才蘇醒過來，隨即發出劇痛的呻吟聲。

「你看，下體還流著血，是誰幹的好事？」

「唉！唉喲！……」

「說，是那個傢伙幹的？」

武藏推開杉木門，代替女人答道：「是我！」

「什麼？」

杉門被用力推開。

武藏看一眼便知這群人是湖賊。

「你是誰？」開口問話的人是個光頭，胸前密生茸毛，腰間只裹著羚羊皮，裸著上身，腰間佩劍，年紀在四十歲上下。右手上刺著：「南無歸命頂禮」的字樣。看來是這群人的首領。

身後的數人，打扮都大同小異，且都是年齡和武藏不相上下的小伙子。

「我是周遊四方的劍客。」

「你強暴了千代嗎？」

「是她讓我喝毒酒，又要弄我，所以我才報復的。」

「要弄你？」他回頭看著女人。「是眞的嗎？千代？」

「他說謊，是他突然闖進來強暴我。」女人大叫道。

「臭小子，聽到了嗎？千代每天在我琵琶左衞門懷裡，已經相當滿足了，根本不可能要你這種毛頭小子。」

「這個女孩看得一淸二楚。」武藏說道。

「是這個殘障的女孩給你接應，所以你才敢待到這個時候。眞是大膽。」自稱是琵琶左衞門的湖賊冷笑了幾聲，却突然轉變成一種兇惡的形相。「臭小子，到外面去，我要讓你知道強暴我的女人，會有什麼下場。」

武藏在琵琶左衞門和其手下包圍下，走向板門。

這時候，千代蹣跚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追上去。

「武藏……宮本武藏！」

「……」

武藏回過頭，千代便朝他臉上吐了一口口水。並罵道：「去送死吧！」

武藏以袖子抹掉臉上的口水。

「去送死吧！臭小子！」千代意猶未盡地想再吐一口口水。

這時候，武藏的腰際閃過一線白光，千代的臉已被砍爲兩半。

琵琶左衞門及其手下，各個都濺到血水，怪叫著跳開。

武藏手提沾血的長劍，緩緩走向門口。

這一群以殺人搶刼爲家常便飯的湖賊，目睹武藏的電光石火般的快斬身手，而且表情還穩若泰山，使他們感到心驚肉跳，而使包圍的陣勢更充斥著無形的殺氣。

武藏沒有擺出架勢，只是順手提劍，以鎭定自如的表情，看著晨霧淹漫的空中。

這群賊兵的武器是短柄的掃刀和長矛，持劍的只有琵琶左衞門一人。

武藏所面對的，自然是最具功力的琵琶左衞門。

雖然他與琵琶左衞門正面對峙，但他估計琵琶左衞門不會發動先攻。

果然，背後有一人出矛，左側也同時有一人以掃刀朝他的腳踝掃過來。

武藏一躍跳起，越過湖賊的頭上。

湖賊們一看武藏凌空躍起的速度，比他們出矛的速度還要快，個個瞠目咋舌。

更令他們費解的是，當武藏跳向右側之時，最先發動攻擊的兩人首級已經落地。

武藏凌空躍起並不只是守勢。

而且還發動攻勢，剁下兩人的首級。

當長矛刺背，掃刀掃脚的刹那，武藏還立在地面上。

而當他躲開長矛，閃過長矛之際，凌空跳起的刹那間，已取了兩顆人頭。

由於武藏的動作太迅速，使湖賊們都看傻了眼。

被武藏越頂而過的湖賊們，慌忙轉身想要面對敵人之時，武藏只是輕出一劍，便將他們砍倒在地。

「喂！賊頭……」武藏向琵琶左衞門呼叫。「我是劍客，如果沒有自信和我一對一交手，就此結束了吧！」

## 三

琵琶左衞門確實被武藏的身手震懾住，而緊繃著臉。

但聽到武藏如此一說，又不自覺怒容滿面。

「廢話少說，你自稱劍客，其實眞正的身份是使用幻術的甲賀忍者。……讓我告訴你我的身份吧！我是伊賀南谷的頭目宍戸梅軒之弟——宍戸早雲。」

這大概就是所謂寃家路窄吧！

宍戸梅軒是武藏通過伊賀谷時，向他挑戰的人。當時如果不是柳生宗矩適時出面，必定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但武藏沒有說出這件事。

——原來他就是那個要鎌刀鐵鏈的傢伙的弟弟。

武藏以冰冷的眼光注視著。

「來吧！我宍戸早雲有辦法對付你的幻術。」說完，早雲迅速逼近三步。

他捧劍齊眉，架勢並無特殊之處，也沒有唬人的妖氣。

武藏也採取同樣的架勢。

宍戸早雲又逼近兩步。

距離已經佈置完畢。

武藏靜候著。

宍戸早雲實在不該說出「我有辦法對付你的幻術」這句話，因爲這句話正好明示武藏，他有出其不意的絕招。

不久，時機已成熟。

朝陽昇起，背對朝陽的武藏佔據地利之便，因爲早雲不得不移動脚步了。

早雲緩緩舉起刀身。

「……」

「……」

四隻眼睛眨也不眨，在空中互瞪。

早雲把劍直立在頭頂，瞬間長劍稍一搖動，便迸發出異乎尋常的光芒。

武藏的瞳孔被光芒反射，但並沒有顯出受到刺激的狼狽，這是因爲他早已看穿對方所要的技倆。

早雲發出斯喊聲，聲音裡充滿了勝利的自負。

武藏在黑暗中蹲下身子。

早雲是用刺擊快攻，而且在刺的利那，三尺的刀身突然脫離刀柄宛如蛇一般飛竄而來。

如果死藏不是向後跳的話，早就中劍身亡。

刀身有驚無險地飛過武藏頭頂。

這時，早雲的身體，發出一聲怪叫。

原來，武藏在蹲下時，已經橫斬他的腰部。

武藏正想舉步離開時，發覺小女孩佇立在門口。

她的胸前還抱著洋娃娃。

武藏走向她，隨意掏出幾個銅錢，交給小女孩。

「這個賣給我。」他一手接過洋娃娃。

武藏回憶起她以顏料點描洋娃娃的輪廓，手藝十分精巧。

當武藏穿過松林，來到湖邊時，發現有一條正要離岸的漁船，於是大跨步走近。

他向漁夫告以要前往大津，並說明渡船費，於是漁夫答應了。

坐在船首的武藏，突然看到小女孩佇足於對面的沙灘上。

「等一下！」武藏阻止漁夫向前划。

小女孩快步奔跑過來。

「讓她上來吧！」

「好！」漁夫手攙扶小女孩。

看到上船的小女孩，武藏又開始後悔。

自己曾立誓做個獨行劍客，現在却不加思考，帶一名聾啞的女孩上路，這不是徒增傷感嗎？

但是看到女孩露出天眞的微笑，武藏不得不告訴自己：帶她到京都吧！

只要到京都，大概有人會收養她吧！

# 哭泣

## 一

當東山的稜線浮現在淡淡的黎明天際之時，兩名年輕的武士，快步走向位於東縣附近，九條大宮的妓院。

「今天又是個大熱天。」其中一人以手臂拭掉額頭的汗水，說道。

他們是吉岡道場的武士，從道場急忙趕到這裡，雖然還是在黎明的微涼空氣中步行，兩人已是汗水淋漓。

京都的夏天，熱得幾乎使人發狂。冬天則冷得凍死幾個人。或許是這種嚴酷的氣候，培養出京都人具有一種獨立的氣質。即使是對鄰居、親戚，京都人都很少以誠相待，更不要說對外地人了。他們在嚴酷的氣候變化中，涵蘊出一種堅忍，堅強活下去的意志。

即使是夫婦——以吉岡清十郎和音羽為例，雖然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了十年，却始終互不信任。



但另一方面，京都人又非常好面子。對任何細節，都付出相當大的心力，以使自己不致蒙羞。這種特徵，上自公卿，下至僕人皆是如此。

所謂道義倫理，並非來自儒學的薰陶教化，反而，從酷寒烈暑的氣候中，磨鍊出強靭得有如在岩上紮根的松樹一般的性情。

這兩名來自吉岡道場的年輕武士，想必是不具地位份量的小門徒，但他們的表情却十分慎重其事。

因爲今天早上是新當主傳七郎，要和宮本武藏決一勝負的日子。

對他們而言，這是一件攸關道場名譽的大事，假如傳七郎敗北的話，吉岡家的門徒，大白天都會羞於走在大街上。

二人鑽進某戶青樓的暖簾。

傳七郎從五天前，就一直在這個妓院裡流連忘返。

他迷上一個叫「夕加茂」的妓女，與她朝夕相守，片刻不離。

二名門徒被領到傳七郎的房門前。

「師父……」他們隔著杉門呼叫著。「時間快到了，請回道場……。」

裡面傳來惺忪的呻吟聲。然後不悅地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快要卯時了。」

「我和武藏比武是辰時的下刻，現在還有一個半時辰呢！」

「難道您不先回道場準備嗎？……」

「我會從這裡直接到比武場，……我睏死了，你們少囉嗦，一大早跑來大驚小怪地叫！……我再睡一個時辰，你們回去吧！」

但是這兩名門徒沒有輕易被打發掉。

傳七郎發覺他們不走。立刻從杉門裡傳來咆哮聲。

「混帳！宮本武藏算什麼？我可不是我哥哥，我們的本事、個性都大不相同，而且，我的武器是經過灰屋紹由鑑定過的名刀，我要讓你們看看，我用這把刀把武藏劈成兩半。懂了嗎？懂得的話就快回去吧！」

聽到當主那充滿自信的言語，兩名武士只得折回。

傳七郎聽到走廊上逐漸遠去的足音，罵道：「那些傢伙還擔心我會不如哥哥，真是傻瓜……。」然後又躺下睡著了。

睡在他身邊的妓女，屏息地看著他入睡。

這個妓女到現在才知道，獨買她五六天的傳七郎，原來和宮本武藏有比武的約定。

這位與武藏同鄉，而且還存在那個名叫「阿吉」的少女的純真記憶，她的身體雖然被上千個男人玩弄過，但是她的內心却只有武藏一人。

夕加茂在黑暗中睜開眼睛，回想起上次在這家妓院，與武藏重逢的夜晚。

武藏抱著她說道：「如果我是你第一個男人，那就好了！」並且還說：「但那時候，你還太小，根本不知道男女之事。」接著，武藏又鄭重其事地說道：「我有一件事拜託你。」

夕加茂的心情凝重，傾聽之後，才知道他說的是：「如果我死了，請你把我的屍骨檢回來丟在故鄉那條溪流裡，一切拜託你了。」

當時這句話使夕加茂淚流滿襟，並伏向武藏胸前。

## 二

——武藏不可被殺。

夕加茂內心裡吶喊著，這時候，她突然想起以自己悲嘆的妓女之身，仍可助武藏一臂之力。她的內心如早鐘般快速地跳動著。夕加茂窺探一下傳七郎的鼾息。

她悄悄打開杉門，想溜出走廊，然後她又悄悄關閉杉門，心想——這樣一來，武藏定然會得勝。

夕加茂才碎步跑了五、六步，杉門被粗暴地打開。

「你要把我的劍拿到那裡去？」

夕加茂聽到這怒罵聲，更加緊步伐逃向庭院。

「賤人！」

夕加茂的腰被猛踢一脚，滾落在長著青苔的地面，但是她仍抱著劍不放。

她的頭髮被揪住。

「你爲什麼偷我的劍？是誰出錢買你的？快說！」

夕加茂的頭髮被反揪，脖子幾乎要斷裂，但她仍緊閉著口和雙眼。

「只要供出買你的人，我就饒你，否則，就把你祭劍。」

「……」

「賤人，難道你不怕我拿劍刺進你的胯間？」

傳七郎的咆哮，引起妓院內一陣騷動。

「等一下！」有個人撥開聚集在走廊下的狎客和妓女，跳到庭院中。

「出錢差她偷劍的人是貧僧！」

傳七郎瞪著這位以二重白羽的五條袈裟包頭，只露出一對眼睛的比叡山的兇和尚。

「你是受宮本武藏指使的嗎？」

「不！不過，我和武藏是莫逆之交。……總之，一提起吉岡傳七郎，大名如雷貫耳，可說是天下無雙的高手，爲了公平起見，我才想偷取你的正宗名劍。……這個女人是無辜的，你就饒了她吧！」兇和尚說完又行個禮。

傳七郎從夕加茂手中奪下佩劍，說道：「你敢出來替這個女人作祭劍的犧牲品，這種精神可欽可佩，快拿你的兵器來。」

火焰和尚歪著頭說道：「一個時辰後，你就要和宮本武藏比武，難道你還想跟我較量嗎？」

「這是以血祭劍。」

「我這個被比叡山風吹大的火焰和尚，舞起掃刀來，也自信是天下無雙的。」

「若有自信，去取掃刀來吧！沒時間了。」

「好吧！我只有奉陪了。」火焰和尚夕加茂使個眼色，引她至一旁，說道：「有沒有受傷？可憐！……實在對不起，愚僧太輕率了！」他體貼地攬著夕加茂的肩部，走上走廊。

「快一點，臭和尚！」傳七郎咆哮著，拔出正宗名劍，虛晃幾招。

夕加茂一進入火焰和尚房間，便開始號啕大哭。

「這是作什麼？現在不是哭的時候。」火焰和尚叱喝著。

「是……是的。」

「快逃？」

「可是，您……」

「哈！哈！我也要逃呀！」

「啊？」

「殺傳七郎是武藏的事，如果我先殺了他，武藏不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嗎？其實，這只是藉口，我沒有自信會贏他。……快點吧！三十六計，溜之大吉！」

青樓的人探進頭來，火焰和尚便央求道：「這個女人暫時交給愚僧。……請你們設法安撫傳七郎，拖延一下時間。」

「可是，他早已拔劍在等你了。」

「幹你們這一行的，那個不是有個三寸不爛之舌，不可能勸不住他。」

火焰和尚抓住夕加茂的手，說道：「不管後果如何，逃吧！」丟下這句話，便溜向後院。

## 三

在同一時候。

在宇治的昌山庵，澤庵與城之助正共進早餐。

澤庵早已做完早課，而城之助則利用這段時間，煮好芋粥。

「師父，今天早上，我想到外面走走。」城之助說道。

「要到那裡去？」

「……」城之助欲言又止。

「怎麼啦？」

「沒，沒有……」城之助低著頭，兩手不停搓揉著膝蓋。

「……我知道了！」澤庵說道。

「……」

「武藏和吉岡傳七郎在今早比武，你是想去看嗎？」

「是的。」

「看這種惡魔般的廝殺，會使人血氣更旺，對身體毫無益處。……不過，如果你實在想看的話，就去吧！」

「我因爲身體有缺陷，才放棄當劍客的心願。我實在很想看看武藏決鬪的情形。」

「嗯！……他是個爲比武而生的人。這次的比武，必定會贏，……贏了還要再比，恐怕永遠都會有下一次比武，這就叫作因果循環吧！」

城之助高興萬分地走向門口，過了半個時辰之後，有個訪客走進來。

那道不聲不響，兀自直立的影子，使澤庵一時失察。

直到澤庵起身，想到外面採野花時，才發覺有人進來。

「啊！」澤庵發出驚叫聲。

他所驚訝的並非訪客是夕姬，而是因爲她面無血色，垂頭喪氣，宛如換了一個人似的。

「怎麼啦？」

他把夕姬延上客廳，上座之後，實在想不出夕姬為何會變得如此憔悴。

——到底遭到何種變故？

「……我以為武藏會在這裡……」夕姬以微弱的聲音說道。兩眼則落在膝蓋上的手。

「武藏的確已返回京都，不過，並沒有來過這裡。」

「……」

「武藏把你送到九度山，就和你分手了嗎？」

「是的，……不過，分手後，我一直尾隨他，直到奈良。」

「然後呢？」

「……」

澤庵看到夕姬蒼白的臉上流下兩行清淚。

——一定是某種苦難改變了她的身心。……

澤庵總算摸著了頭緒。

「武藏今天會來比武，你可以在此等待。」

「不……，」夕姬擡起頭，猛烈地搖頭。「我不見他了，我想出家當尼姑。」

「尼姑？」

「是的，我已經下定決心！」

「如果你是一時衝動的話，請你三思而行……」

「不！我不會改變決心。無論如何，我要當尼姑。」夕姬激動地叫喊著。

「剃掉頭髮再反悔的話，想還俗就不那麼容易了。……首先，外表的改變，就會使你感到困擾。」

「不！不會的……」

「你想再見武藏一面，就可證明你心裡還很矛盾。」澤庵微笑說道。

夕姬突然垂頭痛哭起來。

——哭吧！女人哭泣，就表示還有救。

澤庵內心裡自忖著。

# 豐國廟

## 一

阿彌陀峯是東山的一峯，海拔約四百公尺，位於小松谷之南。

山頂聳立著五輪的大石塔，也就是太閤豐臣秀吉的陵寢。

五輪塔是由一座高三丈一尺八寸的花岡岩鑄成。前方擺有一對高約六尺的石造花瓶，和一座等高的大香爐。

周圍有石造的圍牆環繞。其雄壯、莊嚴正符合秀吉的身份和階級之尊。

秀吉逝世於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由於當時征韓之兵仍在海外作戰，所以採取秘喪，將其葬在阿彌陀峯，直到翌年才舉行莊嚴的葬禮。

在全國諸侯通力合作下，在這個山麓下營建大社殿，設立豐國廟。

規模之大空前絕後。從東山七條東端建築參道，長達一百餘公尺，抵達一座石碑後，又有第二座。登完此一陡坡，便是太閤坦。據說光是造太閤坦就動用了三萬人伕，費時月餘才完成。

拜殿就設於此。

從拜殿背後，登完四百八十九級筆直沖天的石階，就到達一檜皮鑲面的唐門，接著再登一百七十餘級石階，就到達陵寢。

但是在關原之役後，這座阿彌陀峯的豐國廟，已經沒有往昔那種諸侯列隊參拜的浩浩蕩蕩的場面了。

只有在吉祥之日，才有大阪城方面，派遣大野治長代替秀賴，來此參拜。

到了去年，才有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福島正則等當年曾受秀吉眷顧的諸侯們，避開德川家康的耳目，帶著極少數幾位隨從，前往頂禮膜拜。

今年二月，家康任征夷大將軍之後，連這種密謁也絕跡了。

眞可謂「去者日疏」。

現在，天下歸於家康一人，過去受秀吉恩顧的諸侯，爲了明哲保身，也只能在新霸者面前卑躬曲膝。而當年在沙場上馳騁的勇將，也大都凋零，老邁了。

宮本武藏所指定的比武場，就在豐國廟門前的廣場。

若是在關原之役之前，根本不可能以此爲比武場，而血濺陵寢。

現在却成了人跡罕至之地，也成了最佳的比武場所。

當朝陽的光芒最耀眼的時刻，一個柱杖的小身影，登上參道，踽踽而來。

他是城之助。

他的右腳萎縮，只夠用手掌握住的大小，每到達一座石碑，便已氣喘吁吁，而疼痛愈增的苦楚，使他更覺難耐。

城之助羨慕似地仰望第二座石碑，不禁嘆了口氣。

他想：要登上太閤坦，談何容易呢？

從太閤坦到唐門，必須攀登四百八十九級相當陡峭的階梯，使城之助感到相當絕望。

──還是放棄了吧！

『不行！一定要登上去，無論如何要爬上去。』

城之助自責差點屈服的內心。

這時候，後面有人快步追上他，到達石碑之後，那人一眼便看出城之助。

那人大聲說道：「你不是昌山庵的人嗎？」

開口說話的人原來是淡路七助。

七助曾數次到昌山庵去找武藏，所以也見過城之助。

「你也是來看武藏比武的嗎？」

「是的。」

「可是，你的腳……很吃力吧！」

「不！我可以爬上去的。」城之助抬頭挺胸，表情肅穆。

「讓我來揹你吧！……」七助一口氣蹲在城之助面前。

「我要作個男子漢。……」被人揹著去看比武，這似乎太可憐了。

「哈！哈！你別客氣，我是鳴門流劍術的傳人，揹一個人，就像揹一隻蜻蜓一般。」

當七助揹起愁眉苦臉的城之助，立刻跨出步伐。

「實際上，武藏昨天帶了一個聾啞的女孩到我船上，說要暫寄一段時間，……那時間，我才聽說今天要比武的事情，但是，他不許我來看，我不放心，所以才趕來，沒想到會碰到你，眞是太巧了。正好可以作爲我看比武的藉口。」

## 二

在太閤坦早已經有數十名吉岡道場的門徒在場，但是，他們並沒有阻擋揹負城之助的七助。

七助在拜殿前放下城之助，裝作在祈禱的樣子。

吉岡道場的門徒，則頻頻注意山路的情況。

哈！哈！他們大概天還未亮，就來這裡等候武藏，到現在還不見人影，所以顯出急躁的樣子。

約定的時間是辰時的下刻，到現在只剩四分之一時辰。

「武藏會不會遲到呢？」

「這……，他上次和吉岡清十郎比武，在前一個晚上就到蓮台野，在樹林裡露宿了一夜，今天不知他會如何呢！」

七助趁門徒的視綫專注在山路之時，立刻揹起城之助，繞到拜殿的後面。

如果是普通人，就算空手也無法一口氣便登上陡峭的石梯。

但七助揹著城之助，仍然輕輕鬆鬆地登上來。

「這就叫做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吧！太閤駕崩才不過五年，已經沒有人來清掃豐國廟了。」

石階上的空隙中，早已長出雜草，而積存的落葉，大概是去年留下來的吧！

七助沒有休息，一口氣登完四百八十九級階梯，這時候，石階的盡頭站著兩名吉岡道場的門徒。

他們以兇惡的眼神俯看七助和城之助。

「喂！你們是誰？」

「我們是來參拜太閤陵寢的。」

「你們參拜拜殿就夠了。」

「你們也看到了，小犬的脚得了痿縮症，傳說太閤殿下小時候也得過這種病，……爲了期望小犬的脚疾早日痊癒，我們父子倆每個月都會來參拜一次。」七助口若懸河地說著，就如敍述事實一般。

門徒們聽了，也不忍將他們趕走，便命令道：「你們暫時留在這裡等候。」

「有什麼事嗎？」七助故竟裝糊塗問道。一邊把視綫投向唐門前，一個雙手叉在胸前，殺氣騰騰的人。

那個人一定是吉岡傳七郎。

「不許多問，待會就知道了。」

「是嗎？」

七助的表演十分逼眞，他向放下來的城之助使個眼色，然後儘量挨近石燈籠，以靠近傳七郎。

傳七郎臉上顯出急躁的樣子。

約定的時辰已經過了，却還不見武藏人影。

「喂！還沒看到嗎？」他以粗暴的聲音詢問不時俯瞰石階下方的門徒。

「是的，還沒有。」

傳七郎憤憤的罵道：「那個小子居然故意遲到。」

爲了平息內心的焦躁，傳七郎拔出腰間的名劍，憑空揮了幾下，又收入鞘中。

又過了四分之一時辰，傳七郎再也耐不住性子，大叫道：「拿酒來！」

這些酒食是傳七郎命令手下，預先準備好，在獲勝之後，用以慶祝的。

門徒端來酒瓶和酒杯。

傳七郎不用酒杯，直接接過酒瓶，便開始豪飲。

就在這時候，一名門徒偶然望向唐門的屋頂，突然大叫一聲。

「宮本武藏在那裡！」

## 三

不知何時，武藏就如凌空而降一般，站立在唐門的屋頂上。

這是一座山形的唐門，從正面看，中央正好是突起的獅子口。

如果躲在獅子口後面，可以完全躲過地面的視線。

武藏一定是早一天就登上豐國廟，悠閑地在唐門屋頂上過了一夜。

「吉岡傳七郎！」武藏以懾人的聲勢大喝一聲。

左手還提著長劍。

傳七郎立即將酒瓶棄於石板地面。「可惡！」他難以壓抑內心的激動，眼睛怒光閃閃。

「吉岡傳七郎，你輸了！」武藏大叫一聲之後，跳過獅子口，凌空而下。

他跳下的姿態，就如捕捉獵物的老鷹一般，鼓動著一雙無形的翅膀。

「呀！」

傳七郎面對凌空而降的武藏，迅速拔出腰際的名劍。

就在同時，武藏已降抵傳七郎頭頂，雙手握緊的長劍，在朝陽下閃動一線耀眼的光芒。

傳七郎從地面上橫掃，武藏則垂直向下斬——每一個在場的人，却無法判斷何者較快。

瞬間，血沫橫飛。

「啊！」

「啊！」門徒們，七助和城之助等人，都不約而同大喊一聲。

他們都看到了，傳七郎的左臂自肩膀以下被削斷了，其抓住劍鞘的五指，微微地鬆開了。

但傳七郎沒有呻吟或痛叫，立即轉身，以單手持劍，向前逼近兩步。

武藏站在距傳七郎約兩公尺處，以刀尖抵住地面。

鮮血沿著刀身，滴落到地面。

他們就這樣保持沉默，無言的對峙，其時間可以從一慢數至五。

這時候，傳七郎不知什麼原故，突然張大嘴巴。

左肩還不停地顫抖著。

「呀！」異乎尋常的怪叫聲，引起一片廻響。

就在同一瞬間，傳七郎降低身體，朝武藏砍出一刀。

這種動作，也許並非意識所能左右，因爲傳七郎的意識，已經喪失了大半。

他是將死前所有的體力和精氣，都集中於此一動作。

武藏寸步不移，接著又朝滿身鮮血淋漓，宛如地獄之鬼的傳七郎，迎頭一擊。

傳七郎頭部的鮮血像泉水般噴湧而出。

在傳七郎倒地之前，門徒、七助、城之助，都像石燈籠一般，僵立不動，只是不停的噓口水。

武藏以懷紙擦拭沾滿血跡的劍身，然後收回腰際，緩緩朝唐門邁出步伐。

當門徒們覺醒不妙，而殺到唐門時，武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太厲害了！」七助像是被解除了符咒一般，鬆口氣，口中喃喃自語。

「……」城之助則像是快要窒息一般，肩膀不停地上下起伏著。

「你看到了吧！武藏眞是厲害。」

「是！……是的。」

「簡直太厲害了！這才算得上眞正的劍客。」七助拉著城之助的手，一邊走下石梯，一邊反覆呢喃著。

「簡直鬼神也不如。我的嗚門流劍術可以關門大吉了。」

「……」城之助目光呆滯，幾乎忘了自己不良於行的雙腳。

在城之助的一生當中，也許不會有過如此強烈的印象吧！

自己無法成爲劍客的悲哀，也在目睹這場決鬪之後，消失得無影無踪。往後，城之助應該可以在這世界上的一隅，安份地生活下去吧！

# 發起人

## 一

這一天晚上，西洞院的室町劍術所彌漫著悲傷、沉默的氣息。道場、幾座大廳及憲法染的工作場，都擠滿了門徒，總數達三百數十餘人，但是一股連咳嗽聲都禁忌的空氣，充塞這棟一萬兩千坪的大宅邸。

似乎只要有一人大聲吶喊，便會演成無法收拾的紛亂場面，因此到處鄉是死寂的狀態。

傳七郎的屍骸橫置在佛堂裡。

其枕邊無人坐侍。

正因如此，才使得場面如此靜寂。

誇稱「扶桑第一」的劍術所，在不到一個月當中，連死了兩名當主。

爲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流浪劍客，先是當主淸十郎被他擊敗，這場失利還引發了淸十郎與妻子音羽的互弑。

接下來，新當主傳七郎又在今天早上，遭到殺害。

吉岡家的血脈就此斷絕了。

門徒當中只有少數人知道淸十郎曾另有別宅，安置心愛的女人，且生有一嬰孩，但現在行踪何處，無人知曉。

就算找到有資格繼承吉岡家的嬰兒，要把一個還不會爬行的幼兒奉爲主人，也實在難以作到。

原本具有「足利將軍家指南」的豪族之家，一下子毀在一名年方二十的無名劍客手中。

衆門徒恍如置身在一場噩夢中一般。

喪失主人，只好關閉道場了。

——這怎麼可能呢？

每一張臉上都刻劃著難以置信的表情。

其中大概有兩、三位高徒，夢想著由自己來繼承吧！

但是，却沒有一個具備足夠的能力，能夠獲得同門弟兄的擁戴與認可。

這不是一、兩代所建立起來的家族，吉岡劍術所具有其它道場所無法比擬的傳統與聲譽，要肩擔這個重責大任之人，不只是道場裡的人認可，還必須是世人眼中公認的大將之材。不過，

但門徒中無一人具有這種資格。

——新當主必須和宮本武藏比武。

這個具有來歷、傳統、權威的家族，一朝之間完全化爲烏有，簡直令人意想不到。不過，所有門人都接受「名流不爭勝負」這項鐵則的因果報應。

——等辦完喪事，便只有關門大吉了。

終於在每個人臉上都顯出這種灰黯的念頭。但就在這時候，有兩頂轎子抵達玄關前。

從轎子裡走下一個六十四、五歲的老人和一個十多歲的少年。

老人似乎患了中風，跛脚柱杖行走。

老人催促著少年進入佛堂，看到傳七郎的屍體，便說道：「我早就有預感了，今天你死了，我帶這個孩子來這裡……。」

這位老人是吉岡清十郎的舅父——佐野又左衞門，少年則是又左衞門的孫子又一郎。

佐野又左衞門是土佐的豪族，曾經隸屬於長曾我部宮本少輔元親，後來元親歸服秀吉後，以其子盛親爲人質被送往大阪城之時，便是又左衞門擔任護衞。盛親在父親元親死後，承襲官名，而成爲宮內少輔，即刻賜予又左衞門五千石的采邑，使其就老臣之位。

長曾我部盛親在關原之役時，偏向於戶田三成。

西軍敗北之後，盛親收兵返回土佐，在井伊直政的調停下，他看大局已定，立刻安置好封地內的事情，而直上京都。



但家康却以其安置不當爲藉口，奪取盛親的封地。

盛親只好剃髮爲僧，隱居在上京柳之辻。

當盛親失位之後，又左衞門也再度下野。

## 二

盛親在京都，封地被家康沒收之時，其治地土佐的浦戶城，曾進行激烈的反抗。

事情的發展是這樣的：

井伊直政派遣家臣鈴木重好、松井武太夫前往接收浦戶城，但盛親的所有部下，情緒激昂，終至起而反抗。

「願爲君國效命的，便持一具甲冑，到此集合！」

響應這一號召，而迅速集結的軍民，達兩千六百五十餘人，號稱「一具甲冑組」。他們推派竹內總左衞門爲首領，固守城內。

他們向來者請願：「請讓我們保持領地的和平，並讓我們領有半片土地，以延續長曾我部家的香火。」

但是，他們的請願沒有獲得接納。

一時甲冑組的人數不斷增加，最後達一萬餘人，死守浦戶城達五十餘日。

其間，他們與恭順派作戰五回，最後失城，又衝出城外死鬪，二百七十餘人因而殉難，終於力竭而停止反抗。

在這場反叛戰爭中，佐野又左衞門的長子又十郎壯烈成仁，假如又左衞門沒有中風的話，必然是一具甲冑組的首領。

名叫又一郎的少年就是又十郎的兒子。

又左衞門想探訪隱居在京都的舊主盛親，所以帶著孫子上京。

在這之前，又左衞門早已聽到外甥吉岡清十郎與宮本武藏比武的消息，所以他想到：『不妨將孫子一郎寄在吉岡道場。』這是他的手段之一。

他到達道場時，發覺新當主傳七郎也被相同的決鬪者殺死了。

又左衞門在道場內集合了所有門徒，讓又一郎站在身邊，開口說道：「我以室町劍術所唯一至親的身份，向諸位說幾句話。」

雖然是個半身不遂的老人，但他的目光、語氣都具有震懾三百餘名門徒的威嚴。

「吉岡家絕不可被一個沒沒無名的劍客所毀滅，想必各位都會作如此想法。……所以，我提議以我身邊這位少年，作爲發起人，動員所有吉岡門徒，聲討宮本武藏。等殺了武藏之後，再由這位少年繼承吉岡家的香火，若有人不服的話，可以立刻提出異議。」

沒有人提出異議。

不！應該說每個人都知道，以一個年方十歲的少年當發起人，頗能激勵士氣。

「宮本武藏在那裡？我們決定時間、地點，再向他遞交挑戰書。」又左衞門說道。

「宮本武藏在比武時刻到臨之前，都不會露面的。」其中一位高徒答道。

「你是說，以我們這些人，還無法查出宮本武藏的行踪嗎？」又左衞門不悅地皺眉說道。

「他就像一隻潛居在山野的野獸一般……」

「是嗎？不過，這一兩天內，務必將他找出來，以遞交挑戰書。」又左衞門大聲叫道。

## 三

有個人高擧雙手，張大嘴巴，打個呵欠，自言自語地說道：「眞是無聊！……」

他就是流浪少年伊織。

這是在帷子交叉路口的小松林中的一幢優雅的古宅裡面。

前天，伊賀的妻六遵照夕姬的願望，送她到昌山庵，然後帶著伊織來到此地。

「這是誰的大府邸呢？」伊織問道。

妻六說明道：「以前聽說是近衞家的別墅，秀次當了關白之後，曾一度以這裡爲休息地點。那時，我也受雇在此，看過秀次殿下說話的風采。他長的很英俊，談吐又高雅……。沒想到，會落到那麼悲慘的下場。如果他還在世的話，天下一定不會在德川手下。……現在，這棟屋子却被

喪家之犬所佔據，庭院裡還有狐狸以此爲穴，實在是盜賊和流浪兒棲身的最佳地點。」

妻六與伊織暫時棲身之地，是建在庭院南邊的茶亭。

雖然說是茶亭，但門戶破落，牆壁斑剝，天花板也塌陷，到處可見蜘蛛網。

三天來，伊織無所是事，只是模倣和尚坐禪，閉著眼睛，心無雜念的修行。

但是，他的修行是有限度的，最多只達一個時辰（兩個小時）。

因爲蒼蠅騷擾、莽蚊叮咬，肚子又餓。

不斷在他內心騷擾的，則是食物。壓彎枝頭的野生水果，掠過河面的魚影，以及鍋中煮熟的猪肉香味等等。他不斷想心定入禪，但一直無法揮開這些念頭。

終於，自言自語地說出：「眞是無聊！」這句話。

妻六這三天來，只回來過一次，睡了兩個時辰又出去了。

「爲了小姐，我必須去找宮本武藏。」

他一定是運用忍者的嗅覺，跑遍了京都的城裡城外。

妻六與伊織都知道夕姫決心出家的事情。

雖然他們並不了解她被宍戶梅軒玷辱，而想出家了斷的沉痛心情，但是，他們總認爲：

——長得這麼漂亮的小姐，却要剃光頭髮，當尼姑，實在太可惜了。

於是，妻六決心尋求武藏，使其與夕姫重逢。

伊織雖然口裡咕噥著：「無聊！」但他還是閉上眼睛，身體保持入定的狀態。

他告訴自己，如果想成爲一流的劍客，就必須如此努力。

此時，有脚步聲走近。

「喂！」從庭院中，有人呼喚他，但伊織不回答。

「喂！小鬼，你在作什麼？」

「你還看不出來嗎？少煩我！」伊織仍閉著眼睛，無禮地答道。

「小孩子學什麼猴子坐禪，簡直是笑話。」

「少囉嗦，滾到一邊去！」

就在伊織大叫時，他並沒有受到很大的撞擊，却整個人翻了個觔斗。

站在庭院裡的人手裡拿著斷弓。

他只是以斷弓輕輕推了伊織的膝蓋，伊織就整個人翻了個觔斗。

「你想作什麼？」伊織跳起來，瞪著對方。

但是，他的視綫很快被對方的怪模樣及龐大身軀懾住了。

伊織不知道來者就是佐佐木小次郎。

「小鬼，回答我，這裡一個人也沒有，那些浪人都那裡去了？」

「我不知道！」伊織搖頭。

事實上，這三天來，屋子裡確實沒有生人來過，一直是靜悄悄的。

也許有兩、三個人出入，但距離茶亭還有一段距離，要察覺也不容易。

「你不知道就是不想回答我！」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伊織理直氣壯地回答。

「小鬼，你不怕被砍頭嗎？」

「我有理由被砍頭嗎？」

「嗯！你是在那裡吃了熊心豹子膽？」

「我是武士的兒子，立志成爲一流的劍客，我一點也不怕你！」

對於伊織這種人小鬼大，誇示自己膽量的樣子，小次郎露出會心的微笑。

「只要好好鍛鍊，或許會有志竟成。」

「……」

「你眞的不知道這裡的事嗎？」小次郎再次問道。

「煩死人了！」伊織正視小次郎的目光，又再次挺起胸膛。

小次郎轉身離去。

伊織聽著逐漸遠去的腳步聲，不禁揑了一把冷汗。

「這個人看起來很強壯！」他不自覺地說出這句話。「他和宮本武藏到底誰比較強呢？」

然後他吐了一口熱氣，在內心裡自忖道：好吧！再過十年，我也要成爲像他那樣強壯的男人。

# 忍者復仇

## 一

佐佐木小次郎走出近衞家別墅，朝鹿谷走去。

他無法忘懷夕姬的美貌。

他被那位名叫「猿飛佐助」的猿面人欺騙之後，雖然在夕姬房內，刺傷了佐助，但從那天起，小次郎便一心一意想將夕姬據爲己有。

佐助曾讓小次郎在這間屋子裡，窺見到夕姬的美貌。

夕姬的美貌，的確令人渾然忘我。

自此以後，烙印在他眼中的形像，片刻也不曾消失。

當他走進臥房想擁抱夕姬時，小次郎內心悸動不已，這是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過去，他凌辱過許多女人，但是，他從沒有一次沉迷在對方的姿色中。

所感覺到的只是凌辱女人的快感而已，即使在高潮的瞬間，也全然沒有忘我、熱血沸騰的感



覺。

也就是說，佐佐木小次郎是在見了夕姬之後，才知道愛上女人的滋味。

現在，每當他憶起當晚的情景，便怒火中燒。

躺在棉被裡的，不是夕姬，而是猿飛佐助。在他想進入被褥之時，對方襲來電光石火般的刺擊。

——若不是我的身手快，一定躲不掉這一劍。

小次郎也奮力拔劍砍向佐助。佐助跳到橫樑上，但小次郎的竹竿已經沾滿了血。

佐助負傷逃向屋頂，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踪。

而當時，夕姬也早已不見踪影。

自此以後，小次郎經常紅著眼睛，尋找夕姬的下落。

即使是今天，他的目的也不外在此。

他每晚都會前往鹿谷那間古宅。

小次郎今晚也朝那裡走去。

——沒想到，我竟會沉迷於一個女人。

儘管他如此自嘲著，但烙印在眼中的夕姬，其美貌讓他覺得值得拚死爭取。

就在他進入南禪寺道時，小次郎發覺有人跟踪他。

想取他性命的人不在小數。

而接受這種敵人的意外襲擊，正是小次郎人生的意義。

——來吧！

小次郎悠閒地穿過鹿谷的村落，走在竹林邊的小徑上。

不久，當他站在竹林圍繞的那棟古屋前時，他的內心雀躍著。

裡面不是透著燈光嗎？

——夕姫一定回來了！

小次郎把跟踪者拋到腦後，繞到屋後。

他不聲不響地潛入屋內，穿過走廊之時，飄來一陣陣幽香。

——一定是她回來了。

站在臥房前，小次郎深深吸著充滿香味的夜氣。

他微微打開杉門，悄悄窺探，發現蚊帳內有一個姣好的背影，面對書桌正在習字。

——果然回來了。

小次郎嚥了一口口水。

他無聲無息地推開杉門，走了進去，呼叫著：「小姐……」

對方停筆，轉頭看他——

小次郎看到一張戴著鬼女面具的臉，在這一瞬間，那隻筆飛離手中。

筆貫穿蚊帳，朝小次郎的臉飛過來。

那是飛鏢。

二

小次郎不及閃躲，耳朵被刺中。

「可惡！」小次郎咆哮一聲，拔出背後的竹竿，砍斷蚊帳四角當中的二角。

這時候，數個黑影以野獸般的速度，衝到走廊。

小次郎認出對方是忍者，他横跳一步，藉著門板遮身，並在庭院裡選擇立脚之地。

剛剛還普照大地的十三月，此時已被濃雲遮蔽，使庭院一片漆黑。

在黑暗的世界中，小次郎與一群忍者展開血鬪。

由於對方是忍者，無法預測他們持何種武器，會從前後左右的那個方向刺來。

但小次郎的竹竿也相當凌厲。

快速飛來的飛鏢，半數都被他擊落，半數則被他閃過，而且在他反擊之下，三人喪命。

當對方的攻勢停止之後，小次郎把身體貼在巨大的樟樹幹上，一動也不動。

從地面飄上一股血腥味。

小次郎仍眼觀八方，突然橫越庭院，來到屋內。

臥房的燈光已熄滅。

但裡面還殘留香味。

「佐助！猿飛佐助！」小次郎大叫道。「想必你還在吧！……」

「是的，我在這裡。」

小次郎沒有辦法從回答的聲音，判斷出他所在的位置。

聽起來像是發自房間的角落，又像是屋頂，或來自壁龕。

「你爲什麼要襲擊我？快說！」

「你三番二次找我那位在班鳩深居簡出的朋友反覓十藏挑戰，砍落他的手腕……，這是比武，勝敗也是常事，但是最不可原諒的是，你居然強抓他的妹妹，並玷辱了她，還自認這是勝利的報酬。……他的妹妹羞愧難當，以自殺了斷生命。」

「喔！佐助，你是愛上他的妹妹嗎？」

「這不關你的事！」

「沒想到猿面忍者也會戀愛呀！」

飛鏢再次襲來。

小次郎輕易將飛鏢打落。

「如果你也談戀愛，那麼我佐佐木小次郎會愛上女人，就絲毫不足爲奇了。」

「……」

「你不是說過要把夕姫給我嗎？」

「不給！」

「你已經答應給我，正因爲和你有言在先，所以那天晚上才跟你來這裏。」

「那只是我爲了報仇所採取的手段。」

「手段也好，計謀也好，反正你已經答應我，要將夕姫給我。……自從看到夕姫之後，就愛上她了，這是事實，一點也沒有騙你。」

「你四處尋找夕姫，這模樣可眞滑稽。」

「隨你怎麼說，我已經打心底裏愛上她。……而決定要佔有她。」

「在你佔有她之前，我猿飛佐助早已取你的首級了。」

「你還是別想報仇吧！我佐佐木小次郎不會喪生在忍者的劍下。我的劍可說是天下無敵，在我的竹竿神威下，就連柳生宗矩，也難逃血流五步，倒地身亡的命運。」

「天道不容許你繼續橫行。」

「哈！哈！哈！佐助！今天晚上你糾合衆人襲擊我，又不肯和我面對面較量。你只是一個人

躲在暗處欣賞，並不敢出來呀！」

「因爲這不是比武，今天晚上，如果不能順利報仇，我還要等待下次機會。如果下次再失利，我還會等待下一次，這就是我們忍者的作風。」

「眞是說傻話。……到底要我說幾次，你才相信我佐佐木小次郎是天下無敵的劍客。……猿飛佐助，還是拋開私怨吧！只要你把夕姬給我，我願意替眞田左衞門效命。……毛利勝永不是誇口說要打倒德川家康嗎？你的主人左衞門大概是他的同志吧！在舉兵之時，如果有我的加入，不啻是一劑強心劑。假如讓我打頭陣，就算十萬大軍當前，我也可以輕易破陣，如何呢？你答應這個條件嗎？把夕姬交給我，如何？」就在小次郎喋喋不休說話時，他突然察覺到佐助早已經離去了。

「可惡的猿面忍者，難道他眞的非和我過不去不可嗎？……」

## 三

當小次郎穿過竹林時，月亮再度從雲縫間露出來，光芒照耀著大地。

這條道路是沿著廟寺崩塌的土牆而形成的一條很長的斜坡路。

小次郎大約走了一百公尺之後，發覺迎面有人走來。

夜已深了。

如果不是有重大的事情，一般人很少會在這種時候，走在如此寂靜的地方。

小次郎察覺對方的步伐不比尋常。

雖然仍有腳步聲，但很顯然是忍者的步伐。

他想——大概是猿飛的伙伴，想趁擦身之時，向我突襲。

——好吧！我就先下手爲強。

小次郎故意放慢腳步。

兩者之間的距離慢慢縮短。

仔細一看，是個商人打扮的男子。

——可惡的忍者！

小次郎的體內充滿殺氣。

來者却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到了距離三步時，對方一看淸他，便表示出對武士應有的禮節，而靠邊行走。

就在小次郎與他卽將擦肩而過之時，剎那間，他的竹竿朝對方頭頂凌厲地砍過來。

小次郎對這一劍充滿自信。

但是，却沒有落實的感覺。

小次郎覺得很奇怪。

朝對方所揮出的快斬並無偏差，而且在拔劍的刹那，甚至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感。

這正是一種得心應手之感，如果不然，那才眞是奇怪呢？

但是，事實上沒有砍中獵物。

對方以千鈞一髮的速度，逃過他那足以誇耀的快斬。

「你幹什麼？簡直無法無天！」譴責之聲發自五步之遙的距離。「我如果得罪你，你也該說一聲。……是不是天氣熱得使你瘋狂，隨便動刀殺人？」

「你是忍者吧！」

「是又怎麼樣？」

「趁你還未襲擊我之前，先向你打個招呼。」

「我襲擊你？爲什麼要襲擊你？」

來者正是伊賀的妻六。

今天黃昏之時，他到昌山庵去，夕姫央求他回家取些衣物，所以他正在返回古宅的途中。

小次郎這才知道自己錯殺了人。

「忍者無論何時何地被殺，都應該沒有半句怨言，我走了！」小次郎把竹竿收回背後，準備跨步走出。

「等一等。……你既知認錯人，也該道歉一聲，難道就這樣走了嗎？」

「你不服氣嗎？我就是以和你這種武藝高超的忍者一決生死，來作爲人生目的的劍客。」

「劍客？哦！是嗎？請問尊姓大名？」

「我是巖流佐佐木小次郎。」

「我只是問問而已。我是伊賀人，名叫妻六，但目前已不是忍者，而當上盜賊了。」

「盜賊？……哼！」

「佐佐木閣下是被那裏的忍者圍殺呢？」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侍從猿飛佐助，也是個忍者，你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不過，猿飛佐助爲什麼要殺你呢？」

「沒時間向你說明。」

小次郎舉步離去。

妻六目送他的背影，自言自語道：「眞是個傲慢的玩劍的傢伙。……武藏也很傲慢，可是他的本性和這個人完全不同。」然後，他撫著右肩，說出不像由忍者淪爲盜賊所應該說的話。「哦！還眞的有點麻，剛才眞是危險，能夠閃過那一劍，簡直是奇蹟。……這個京都之地，可眞是個是非之地。」

# 殘障小屋

## 一

從可以西望東寺塔的九條大道，向北走約三百公尺，有一處與衆不同的聚落，（就在現今的京都車站附近）

每一棟都是一百二十尺的狹長建築屋，共有數棟，每一棟之間以泥溝相隔。

在這些建築物的正中央，有六尺寬的通道，左右設有九尺寬的板門，而且還有板壁隔間。

人們稱這個聚落爲「殘障小屋」。

這個聚落形成的由來，是豐臣秀吉晉升太閤之後，便設立此一建築物，以收容在戰場上失明、四肢殘廢、頭部受傷成爲痴呆的人，或是背骨受傷，沒有工作行動能力的雜兵，並終身供養這批人。

在關原之役前，住在這裏的都是身體殘障的傷兵。

但是關原之役後，德川家康便絕米鹽的配給這個聚落，從此以後，不到兩年的時間，這裏的成員種類便完全改觀了。

尚可工作的殘廢傷兵，陸續離開此地，而一些無家可歸的賤民、乞丐將這裏鵲巢鳩佔，不久，一些犯罪的宵小也逃到這裏，走投無路的浪人也暫時以此爲家。而後，這些人又引進一些妓女，從此以後，這裏的情景便完全改觀了。以往，殘障傷兵互相幫助，協立興建的生活秩序破壞無遺。而成爲盜賊藏匿贓物、妓女不分晝夜，讓男人盡情在肉體上肆虐、生病、咯血的浪人所居住的隔壁傳來賭博的吆喝聲。

在這個充滿喧囂、紊亂、骯髒的殘障小屋，遲早要被京都所司代拆除，而現在仍是個對明日不懷希望的人的雜處之地。

今天，這個地方仍充斥著逼人的暑氣與獸性的光景。

突然，有一名巨漢站在通道中央，大聲咆哮說道：「你們眞是吵死人！」

巨漢裸露上身，只圍著下帶，肌肉結實，被汗水和油脂沾濡而顯得閃閃發光。

下帶邊還佩戴著一把三尺長劍。

「你們簡直像蛆一樣可憐，難道你們忘了自己是人嗎？」

賭博的一群人中，有個人回答道：「早忘了！十年前打仗的時候，我老婆和女兒都被強姦殺死了。！」

「住口！難道老婆和女兒被殺，就讓你心甘作個蛆蟲？」

「少廢話，當蛆總比當人好呀！」

「如果你討厭當蛆的話，就快點滾吧！」

「別以為你長得高大、強壯，就可以隨便訓話，誰喜歡當蛆？這是個人的自由。」

「這裏是名符其實的殘障小屋，你別假正經多管閒事！簡直笑死人！」

從四方傳來咒罵聲。

巨漢的臉漲得通紅。

「住口！住口！」他竭盡最大力量吶喊著。「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宮本武藏，宮本武藏呀！」

頓時，整個屋內鴉雀無聲。

## 二

巨漢在衆目睽睽之下，抬頭挺胸，氣勢勇不可當。

「敢違逆我宮本武藏的人，報上名來！我讓你死個痛快！」說完之後，他指著賭座上的一個人，說道：「你想死得像隻蛆嗎？」

那人急忙縮著脖子搖搖頭。

巨漢又指著一個抱著妓女的人，怒目說道：「喂！如果你想趕走宮本武藏來跟我比個高下，如何？」

「不！不……，我不知道閣下是宮本武藏，所以……」對方畢恭畢敬地連連磕頭。

宮本武藏自從擊敗吉岡道場當主吉岡清十郎，及其弟傳七郎之後，即聲名大噪，即便是這個狼狽的殘障小屋裏的人們，也早已有所耳聞。

「有人想和我一對一比武嗎？」

當宮本武藏那如炬的目光掃過這些人臉上時，每個人都急忙低下頭。

「好吧！從現在起，你們每個人要聽從我的命令。」

巨漢回到自己睡覺的地方，盤腿坐下。

這些被咒罵為蛆的人們，都表現出最單純的恭敬的反應。

剛剛還在賭座上的某個人，拿著酒過來。

「請……請您嚐嚐看吧！」

接著，又有個人販子帶著一個十五、六歲長得土里土氣的女孩，表示要來為他斟酒。那人搓著雙手說道：「嘿嘿嘿……，這個女孩如果能獲得您這位日本第一流劍客的青睞，將是無上的榮幸。」

「讓我來替您斟酒吧！」妓女急忙靠攏過來。

又有一個小偷模樣的男子，抱著三把劍過來，央求著說道：「如果能蒙宮本武藏大人試刀的

的話，這刀的價格一定可以提高到百貫以上。務必請您高抬貴手，我會贈送高貴的衣服，作爲謝禮。」

這個巨漢顯得十分滿意。

妓女和女孩不斷爲他斟酒，巨漢邊喝酒，邊暢談他與吉岡兄弟比武的精彩過程。

有個人冷眼從最北邊的板門看著這個情景。

那人就是眞正的武藏。

武藏所以選擇殘障小屋，作爲暫時棲身之地，並無其他特殊理由，只要是能遮風避雨的地方，都可爲家。

如果勉強說出合適的理由，那便是此地可以避開吉岡門人的耳目。

已經在這裏住了三天。

武藏作夢也沒想到，有人會冒用他的名字謀騙。

宮本武藏到現在才知道自己擊敗吉岡兄弟，已獲得頗大的名聲，而且，他的名字已在庶民間廣爲流傳。但是武藏並沒有特殊的快感。

因爲他並不是想揚名天下，才向室町劍術所挑戰，雖然世人的眼光都認爲二吉岡道場有扶桑第一的美譽，所以身爲劍客的人，都以擊敗吉岡道場爲榮。但武藏的動機，只是爲了報少年時期的一劍之仇。當時他被清十郎擊倒，昏厥過去，像一塊破布似地被丟到門外。

——換言之，這是復仇的行動。

復仇的結果，竟使自己聲譽鵲起。

即使看到有人冒用自己的姓名，武藏也毫不生氣，只是冷眼旁觀。

——隨他冒用吧！

這就是他眞正的心情。

在武藏的膝上，有一尊用鑿子雕成的五寸多大的佛像，已經完成了八分。

## 三

次日的午后，有五位武士踏進殘障小屋。

「聽說宮本武藏在這裏……」來人的詢問聲自隔壁長屋的出入口傳來。

「是的，就在那邊的小屋。」

「好的！」

目送著武士們大搖大擺朝另一棟走去，裏面的人立刻引起一陣騷動。

五位武士站在長屋的入口，彼此互換個眼色，確定對方是否已作好準備。

「宮本武藏在那裏？」

當其中一人高聲叫喊之後，從板門後面探出許多頭來。

「我們是吉岡道場的高徒，……武藏在那裏？」

佐野又左衞門來到京都之後，以其十歲的孫子又一郎爲發起人，決定動員所有門徒，聲討宮本武藏。看來，這五名武士是想搶先立功。

大概是其中一人獲悉宮本武藏潛藏在殘障小屋，所以邀集其他四人一起來。

這時候，假武藏一早就喝得爛醉如泥，正抱著人販子所帶來的女孩呼呼大睡。

「大人，吉岡道場的人來找您呢？」

假武藏聽到小偷這麼一說，立刻醉意全消，臉色大變，跳了起來。

「什麼？」

「一共有五個人，……您趕快表演您的本領，讓我們開開眼界。」

「我……我……」假武藏一時張口結舌，眼睛流露著不安的神色。

這時候，五位吉岡門徒朝他逼近。

對假武藏來說，最晦氣的大概是這五人當中。沒有一個見過武藏的眞面目。因爲當淸十郎在蓮臺野比武，以及傳七郎在阿彌陀峰比武時，他們都留在道場。

「你就是宮本武藏嗎？」

在五個人的瞪視之下，假武藏只能暗暗叫著『大勢不妙！』

假武藏只是虛有其表，才能欺騙殘障小屋的居民。

吉岡道場的門徒見對方並不否認，也都信以爲眞，而個個表情嚴肅。

「我是吉岡道場的島田三十郎。」

「河邊總吾！」

「橫溝新之丞！」

「龍造寺嘉門！」

「町屋五左衞門！」

各自報完名之後，島田三十郎說道：「現在，我們要跟你進行公平的比武。」

「不！……比武必須先指定時間品地點，讓雙方都有充份的準備。……」

不等假武藏說完，五個人已經拔劍擺開架勢。

正由於四面八方都有殘障小屋人們的目光齊集在身上，假武藏事到如今，也無法供認自己眞正的身份。

假武藏慢吞吞地站起來，以求助的眼神環視四周衣衫襤褸的殘障小屋居民。

所有的居民只是靜觀事態的發展。

在五把長劍環向之下，假武藏故作鎭定地走了出去。

屋外是一片夏草茂盛的空地。

當五位吉岡門徒來到屋外，立刻向四方散開，佈起圓陣，離假武藏只數步之距。

陸續自長屋走出的居民，在四周圍成一道人牆。

艷陽下的居民，像是從窒悶的空氣中解放一般，開始爲假武藏加油。

假武藏並沒有立刻拔劍。

「快呀！來比個高低！」

雖然正面的數人不斷地挑釁，但假武藏仍舊沒有碰刀柄，只是不停地嚥口水。

「武藏大人，加油！」

「我們會爲你加油！」

「是的！是的！快用石頭或其他什麼的，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

「只要把他們收拾掉，我們就把你供爲殘障小屋的神明，三百六十五日都供奉神酒。」

「快拔劍呀！讓我們見識見識你的本領。」

「加油！加油！不論五個或十個吉岡門徒，都算不了什麼！……」

這一場一對五的比武，使群衆十分激動。

因爲名震京都內外的宮本武藏，與他們同住在一個屋簷下。

現在，他們又可親眼目睹宮本武藏的厲害身手。

這將近千位像蛆一般的人們，都渾然忘我。

但是，假武藏非但不拔劍，反而央求道：「喂！有沒有人可以借我一件衣服和頭巾……」

立刻有人應聲。

假武藏立刻朝那人走近。

在這時候，假武藏突然想突破人牆，溜之大吉。

「眞是膽小鬼！」爲首的島田三十郎罵了一聲，拔出短劍投出去。

短劍刺中假武藏的背部。

假武藏哀叫一聲，才想拔劍。

但五人一湧而上，一眨眼就將假武藏砍得血肉模糊。

滿是鮮血的屍體，染紅了夏草所生長的泥土。當屍體倒臥下來時，五個人對於自己毫髮無傷，就將宮本武藏擊敗，感覺十分困惑。

——到底怎麼回事？

每個人都面面相覷，對於這場毫不盡興的比武，都露出失望的表情。

# 佛像

## 一

「今天天氣眞涼爽！」

昌山庵的茶室外，是一片松籟。

或許是今天比較特殊吧！因爲暑氣一直到昨天才逐漸消散。

微風吹入茶室，夕姫正在那裏沏茶。

被請上客座的是城之助。

從剛剛開始，城之助一直專注的注視夕姫美麗的側臉，而忘了右脚的病痛。已經十五歲的城之助，內心裏盪漾著男人的情愫。

「請喝吧！」一隻黑碗放在城之助的膝前。

纖細、修長、白皙的手指，以及從袖口隱隱露出的嬌嫩、粉白的肌膚，令城之助感到悸動。

城之助害怕自己這種情慾會表現在臉上，忙不迭提高聲音說道：「謝謝！」然後捧起黑碗。

城之助啜茶之時，夕姫把視綫轉向窗外，問道：「你的雙親呢？」

「家母在我孩提時代就過世了，家父則在三年前，死於一場比武。」

這個回答，使夕姫再度把視綫回到城之助臉上。

「和我的遭遇差不多。」

「是……」

「你不覺得寂寞嗎？」

「不會！」城之助勇敢地答道，以表示自己是個足以頂天立地的年輕人。

「當男孩子眞好……，女孩子再怎麼任性，頑強，也是脆弱的。」接下來的話，夕姫像是自言自語似的，壓低著聲音說道。

「小姐……」城之助的表情突然變得十分誠摯。

「什麼事？」

「你非當尼姑不可嗎？」

「……」夕姫沒有回答，只是把視綫再度轉向庭院。

表現在她臉上的落寞神情，讓城之助的內心更爲悸動。

夕姫初到昌山庵時，那種驕傲、任性的神采，都到那裏去了呢？

城之助並不知道她所遭遇的刼難，他只是想著：年輕的女人都是如此善變的嗎？城之助內心

困惑不已。

「小姐！我想求你一件事，請你不要當尼姑。」城之助拄著雙手，深深行個禮。

夕姬仍保持沉默。

突然，當城之助抬起頭時，夕姬的臉上已經淚痕滿面。

城之助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年輕美麗的女人的眼淚，他不知如何是好，以爲自己看到了不該看的事物，而急忙低下頭。

就在此時，聽到一連串響徹地板的脚步聲傳來。

「澤庵師父不在嗎？」

原來是火焰和尙。

城之助像是要掩護夕姬在此的事實，而急忙走出走廊。

「是的，他出去化緣了。」

「眞是糟糕，我還以爲澤庵師父知道武藏藏身之地……」火焰和尙一邊說著，一邊向裏面東張西望，而窺見到坐在茶室裏的夕姬，而不由得對她的美貌，發出了由衷的讚嘆聲。

「找武藏有什麼事？」

「沒……沒有！」火焰和尙毫不避諱地盯著夕姬看。「吉岡傳七郎死了，我天生愛管閒事，想去看看室町劍術所演變成何種局面，沒想到事情嚴重，他們想找武藏報仇呢！……」

一聽到這句話，夕姬臉上顯得十分沉重。

「什麼事情很嚴重呢？」

「你……你認識武藏嗎？」

「我很仰慕他。」夕姬答道。

「沒想到武藏外表一本正經，還會有女人愛上他。」

「你說的是什麼事呢？請快說吧！」

「室町劍術所現在以一個年僅十一歲的少年爲發起人，要動員所有門徒向武藏尋仇呢？」

「這種作法太卑鄙了，我絕不允許。」

火焰和尙對夕姬激動的反應看得瞠目結舌。

## 二

「不管卑不卑鄙，吉岡道場已經決定下手了。既然武藏連殺了清十郎和傳七郎，就必須再次面對這個挑戰。」

「他可以逃呀！武藏可以逃呀！」夕姬叫喊著。

「不行！宮本武藏身爲劍客，就必須面對挑戰，不能逃避。……對了，你是那一家的千金呢？」

「這不重要，現在必須趕快找到武藏，勸他快逃。」

火焰和尚不停搖頭，然後轉頭向城之助詢問這個美女的來歷。

城之助遲疑了一會，才說出眞相，火焰和尚聽得睜大了眼睛。

「喔！原來如此，是殺生關白的遺女。」然後他畢恭畢敬的行個禮之後，又說道：「武藏這小子艷福不淺，連這個貌若天仙的小姐都會愛上他。還有和上千男人睡過的妓女，鍾情的竟然也是武藏一人。……」

「你說些什麼？」夕姫皺起美麗的眉宇，問道。

「不……，我是說我自己。……小姐說的對，必須盡快找到武藏，想出一個吉岡家意想不到的逃走方法。」

火焰和尚思忖了一下，然後向城之助使個眼色，便走下庭院。

城之助繞過庭院，走到門口，火焰和尚立刻對他說道：「實在太讓人驚訝了！這個世界上，竟然有這麼美麗的女人存在，實在太叫人驚訝了！」他邊說話，一邊搧動著鼻翼，不停地作深呼吸，彷彿餘音繚繞似的。

城之助對他這種表現，稍微感到不悅，便說道：「小姐正想當尼姑呢？」

「什麼？」火焰和尚失聲大叫。「眞是糊塗，簡直太可惜了！當尼姑的應該是那種塌鼻、瞇瞇眼、麻臉，男人見了都嫌的女人，你應該也這麼認爲吧！」

「是啊！」

「那麼她爲什麼想當尼姑呢？」

「我也不知道。」

「她說很仰慕武藏，這是眞的嗎？」

「……」

「像你這種少不更事的小伙子，大概也不會懂！」

「我已經十五歲，不是小孩子！」城之助表情嚴肅地抗議道。

「看來，你也被那個美女迷得神魂顚倒，不過，這也難怪。」

「你如果有時間說這些廢話，倒不如去找武藏！」

「你……，對了，武藏抱過她嗎？」

「……」城之助轉身不答。

「喂！等等！……這是很重要的事，假如武藏抱過那位小姐，怎麼不能不沉迷她的美色呢？這大概是鬼使神差的意志力吧！」

城之助轉頭，瞪了一眼火焰和尚，說道：「不錯，武藏確實有具鬼使神差的意志力呢？」

「這麼說，他還沒抱過她呢？」

「小姐第一次到庵裏來，就在客廳裏洗澡。」

「嗯！洗澡的話，那麼就得脫衣服，我想大概連下帶也脫了吧！」

「她是一絲不掛的呢？我還替她提熱水和冷水呢？」

「喔！接下來呢？」

「小姐叫武藏替她擦背。」

「什麼？」

「武藏爲小姐擦背了！」

「後來呢？」

「我覺得武藏看起來像傻瓜一樣。」

「我才不管你的看法，武藏怎麼說呢？」

「就只是這樣而已。」

「什麼叫做只是這樣？」

「這樣就是這樣嘛！」

「總而言之，……武藏看到絕世美女的裸體，還能坐懷不亂？」

「是呀！……小姐和武藏在客廳共宿二夜，但是却相安無事的度過。」

「眞是大傻瓜！」

「武藏和你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丟下這句話，城之助迅速離去。

火焰和尚笑一笑。說道：「這個可惡的小鬼，竟然拿我跟武藏比。」他搖搖頭。「假如是我，別說一個晚上，恐怕連半個時辰都奈不住了！」

## 三

武藏還住在殘障小屋。

他把已經雕得十分精巧的佛像放在身旁，仍像往常一樣，以肱爲枕而睡。

他感覺到有人悄悄來到身邊，但武藏沒有睜開眼睛。

經過一段時間，坐在旁邊的人還是沒有移動，武藏便微微睜開眼睛。

原來是人販子帶來的十五、六歲土里土氣的女孩。

她正對著佛像，合掌虔誠地祈禱。

「參拜我雕刻的佛像，不會靈驗的。」武藏說道。

女孩祈禱完後，看著武藏說道：「不，這尊觀世音菩薩，顏容十分莊嚴，一定具有無限慈悲的胸懷。」

「隨便你怎麼想……」很難得的，武藏露出微笑。「你應該看得出我不是信佛的人，更不是潛居山裏修行的隱士，而是個殺人如麻的劍客。」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人，這尊菩薩的確具有慈悲莊嚴的臉。」女孩說道。

「是嗎？你眞的這麼認爲嗎？」

「是的！」

「你要被賣到妓院去嗎？」

「是的。」

武藏看著這個重重點頭的女孩，腦海裏不禁浮現了夕姬的影子。

「你喜歡的話，這尊佛像送給你！」

「不！……送給我太可惜了。」

「等你當了妓女後，把這尊佛像放在屋內，想必觀音菩薩會很高興的。」

「你……你眞的要送我嗎？」

「是的！」

「謝謝你！」女孩伏身致謝。

「對了，能否替我作一件事呢？」

「好的！可是，我……」

「人販子那邊，我會去打點的。」

女孩把人販子叫來之後，武藏給他一些銀錢，說道：「借我半天可以嗎？」

由於武藏給的錢相當多，所以人販子嘻皮笑臉的說道：「半天？就是一天也沒問題……嘿嘿嘿，如果這個小妞不用京都的水洗洗乾淨，恐怕也賣不到價錢。請隨意，請……」

這是個不把買賣女孩當作悲劇的時代。被出售的女孩，也沒有想要逃走的念頭。

武藏從筆筒拿出筆，一個短箋。

「你把這個拿到西洞院的室町劍術所。」

「是……」

「並且帶回信回來。」

「是！」

「不過，不論對方如何質問，你都不能說出我在這裏。」

「是！」

「千萬不能被人跟踪，必須確定沒有人跟踪，才可以回來。」

「好的！」

女孩走了出去。

武藏又躺了下來。

武藏短箋的內容是向對方詢問比武的時間和地點。

——我要連勝三次。

武藏告訴自己，無論吉岡道場以誰爲發起人，動員幾百人，他都要將對方打個落花流水。

# 一乘寺下松

## 一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之後，那位名叫智加的女孩氣喘吁吁地回到殘障小屋。

吉岡道場給武藏的回答是：

時間：後天卯時（上午六時）

地點：京北一乘寺村竹林之鄉下松。

發起人：佐野又一郎。

監護人：佐野又左衞門。

武藏默默燒燬這份決鬪書，站起身來。

——我大概不會再回這個殘障小屋來睡覺了吧！

他並沒有向小屋的任何人告別，就直接走出通道，來到外面。

「等一等，這位……」智加追到出入口，叫住武藏，武藏回過頭，智加以熱切的眼神說道：

「您眞的是宮本武藏嗎？」

「嗯！」

智加還想說些什麼，但因爲過度激動，而爲之語塞。

武藏走了出去。

他聽到智加隨後跟來的足音。

武藏走了約二十步之後，頭也不回地說道：「跟我來有什麼用呢？」

「……我想侍候您……」智加欲言又止地說道。

「我肚子餓了，就到山裏採果子，到河裏抓魚吃，我是個四處爲家的浪人，從不需要女人侍候。」

「武藏大人，求求您，請把我帶走，那裏都可以。」

武藏回過頭，看見智加緊緊抱著自己送給她的佛像。

「你不是已經被賣掉了嗎？我沒有足夠的錢可以把你贖回來。」

「把我從國幡帶出來的人，明天才會回來。」

「你想趁機逃走嗎？」

「……」智加低頭不語。大顆的淚水滴落臉頰，肩膀也激烈顫抖著。

「智加……」

「是！」

「我看那個人販子不是個壞人，當我要求向他借你半天時，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我不能失信於他，而且，我也沒有地方可以安置你。」

「武藏大人，不論任何苦難我都可以忍受，只要能夠侍候您。……求求您。」智加當場跪下，以額觸地。

武藏注視著這個可憐的女孩，自忖道：「我總不能要交談路七助再收留一個女孩吧！」

武藏把住在琵琶湖畔的湖賊小屋的聾啞女孩，帶到京都，寄交淡路的七助。

這個女孩現在一定還住在繫舟於鴨江畔的七助夫婦的船上。

即使智加會當他是個冷酷無情的人，他也只能置之不理了。

「智加！」

「是！」

「後天，我要和室町劍術所的人比武。……道場或許會動員所有門徒來對付我，說不定會有五十甚至一百人，不！或許二百人，我將以寡敵衆。……所以，在後天早上之前，我要全力準備，沒有時間安置你。」

「……」智加聽得出這件事的嚴重性，仰頭看著武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懂了嗎？」

「是……」

「再見！」

這一次，武藏加快步伐，而且再也不回頭。

## 二

一乘寺村位於京都北面瓜生山的山麓。

從瓜生山可北望北叡山，南望如意岳，與其說這是山，不如說是個高地。

其山麓地帶，雜生竹林和荒草，竹林中隱約可見幾戶農舍，但並不形成聚落。

由於此地竹林多，所以稱爲「竹林之鄉」。

以前，這裏有一座叫「一乘寺」的古刹，因戰火而被毀壞，其遺址就在三叉路的路口。

在路口有一棵枝葉茂密的老松樹。

遠望松樹樹冠，宛如松蕈的傘冠。而匐伏地面有如爬蟲的樹根，正顯示出它千年的樹齡。

之所以稱爲「下松」，是因爲瓜生山下的原野略有斜度，而非完全的平地。

三叉路之中，從北叡山的雲母坡而下的「叡山道」，寬廣有如街道。

從高野山穿過田園的路，則是一條鄉間小路。

另一條由瓜生山麓，經藥師堂的路，是一條沿途有白石阻路的險路。

從白河到修學岩一帶是花岡岩的產地，從一乘寺的舊址到靠山的地區，則是竹林與荒草區的交界，到處可見巨石堆。

武藏快步從鴨川走向高野川——從下游走向上游。然後他向行人問路，再向右轉。

這一趟路是爲了要徹底偵察一乘寺附近的地勢。

走到巨大的松樹下後，武藏徐徐眺望四方。

在竹林的深處，只有二戶民家。

三叉路的附近，方圓相當寬廣，散佈著無數的白石，其中有幾個就像蹲伏的豬一般大小。

北邊和東邊，是一片遮蔽山腰的竹林，西邊是一片田疇，南邊則是夏草茂盛的原野。其間雜生小竹林和小樹林，掩蓋了小徑。

——果然如此。

武藏整個會意過來。

吉岡道場之所以選擇此地爲比武的場所，就是因爲知道此地利於佈陣。

發起人一定是坐在松樹下的矮凳上。

松樹上則必然藏匿著弓箭手或射槍手。

北邊和東邊的竹林以及南邊的平野，正好是伏兵之處，阻擋他奔逃之路，如想殺開血路，則只有西邊的田疇了。

這是武藏大致的看法。

另外，三叉路附近的空地所散佈的巨石，正好可供殺手藏身之用。

即使隻身擊衆，而倖能九死一生的話，也只有以旋風般的速度奔向西邊的田疇這一條活路了。

但田疇那邊，必然也佈有重重的劍陣，若想予以擊破，則除非是具有神鬼般的信心和本領。

武藏在腦子裏設定敵方有百人之衆，然後在心裏試著假想佈陣的情形。

——這裏有幾個人。

——那裏有幾個人。

所得到的結論是：

——別說要活著出去，就連到達松根處恐怕都難如登天。

但武藏絲毫沒有放棄比武，而逃之夭夭的念頭。

後天，在還未殺死吉岡家的發起人之前，先要展開一場生死鬪。

而自己是孤身一人，無人可助其一臂之力。

惟有腰間這隻劍尚可倚仗。

武藏想及此，不禁深深嘆了口氣。

## 三

「怎麼啦！小伙子！」突然有個聲音傳來。

武藏大吃一驚，回首一看，從最大的一塊巨石後面，徐徐走出一位白髮削掉半邊的老人。

老人身穿白衣，葛褲，手裏拄著拐杖。

當老人站在武藏面前時，雖然他並不具有魁偉的容貌，且目光慈祥，但武藏却不自覺的產生畏懼之感。

武藏對他人產生畏懼之感，可說始自辯之助的幼年時代，當時，他每接觸到無二齋的眼光，便會產生這種感覺。無二齋去世之後，武藏便再也不曾對其他人有過如此的感受。

——這人是誰呢？

爲了驅除心中的畏怯感，武藏故意挺了挺胸膛。

老人微笑著問道：「看你一付胸有成竹的樣子，是否想在此處報親人之仇？」

「不是……」武藏搖搖頭。「後天一早，我將在此與人比武。」

「哦……比武？」老人頷首，然後不再觸及這個話題，而說道：「走吧！我請你吃晚飯。」

說完，便舉步離開，他的右脚似乎行動不便。

老人的住處，是在穿越茂密竹林的瓜生山山腰的地方。



這是一座名符其實的草屋。

天色已暗，響徹竹林的風頗爲涼爽。

老人端出一盤醬羹猪肉，十分美味可口。

用餐之際，武藏自報姓名，但老人並沒有流露特殊的表情。

但實際上，老人已知道宮本武藏的來歷。

武藏放下筷子，行個禮。

老人說道：「這麼說，你的比武對手，是吉岡的門徒，是嗎？」

「是的！」

「吉岡憲法是我的宿交，你殺了他兩個兒子，無怪乎他的門徒會與你爲敵。」

「……」

「你有多少人手呢？」

「只有我一個人。」

「一個人？就只一個人和他們拚鬪嗎？」

「以您的推測，吉岡道場會派出多少人呢？」

「這個……，會使劍的約有三百人，有志一同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噢，不，大概是四分之一。」

「這麼說，也有七十人之譜了！」

「的確不在少數。」老人微笑地注視著武藏說道。

「您是說我沒有勝算嗎？」

「我想無論任何人看這件事，都是死路一條。」

「既然身爲劍客，就不能苟且偸生，寧可闖入死路也絕不逃走。」

「你不是決心赴死，而是決心得勝，不是嗎？」

「當然！」

「你的劍客精神令人佩服！」

「這是身爲劍客的護身符。」

老人到厨房裏拿了一壺酒來。

武藏表示不喝酒，老人便開始獨飲。

沉默了一會，老人呢喃似地說道：「比武場上，要有必贏之心，才能贏得勝利吧！」

「……」

「你已經分析過下松的地勢，想必早也看出要如何才能死裏逃生吧！」

「不！我認爲根本沒有死裏逃生之路。」

「既然如此，你卻仍抱持著必勝且要活下去的意志嗎？」

「……」

「這簡直是笑話吧！」

「……」

「想活著出去，却又毅然決然的踏上死路，這種舉動不是很可笑嗎？」

「這麼說，您是勸我逃走嗎？」

「不！我沒有勸你逃走。」

「或者，你認爲事情已至不可爲的地步？」

「我的意思只是——照著會贏的信念去贏得勝利；照著會活的意志活下去。」

「……」

武藏把老人這句平淡無奇，却又似謎語般的話牢記在心，但在內心裏，又不免感到狐疑。

——他是在嘲弄我嗎？」

# 富田勢源

## 一

「啊！是巖流館的赤鬼！」

這個意謂著憎恨，怨毒的激烈叫喊聲，是發自從五坂五重塔之東到清水寺的三年坡途中。

「三年坡」這個名稱，是由於鄰近清水寺的泰產堂，而被稱爲「產寧坡」；之所以冠上「三年」，是因爲平城帝在大同三年開闢一條坡路，所以才又冠上「三年」的名號。

民間有個傳說：如果在這個坡上跌倒的話，三年之內一定會喪命，因此人們都視此爲畏途。

或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即使在大白天也鮮有人跡，但此時却有一個高六尺二、三寸的人，紅髮垂肩，揹著一把四尺長劍，大搖大擺地走過來。

不論距離多麼遙遠，看走來仍是那麼顯眼。

發出驚叫聲的是一個旅人裝扮的中年婦女。

與她同行的是一名三十出頭的魁武武士。



「哦！他就是一乘谷的佐佐木小次郎嗎？」

「外記，一切就拜託你了，雖然是長輩替晚輩報仇，但無論如何，此仇非報不可。」

「沒有問題，安江的中條流短劍，再加上我中河外記的念流，就算那傢伙的本領出神入化，也難逃一死！」同行的人說完之後，小次郎已走近他們僅十步遠的距離。

中年婦人是在北陸道頗負劍名的高田一族的人。

高田家。

這個劍術之家，在日本劍道史上，實在值得大書特書一番。

古時候，在鎌倉地福寺有一位名叫「慈音」的和尚，他是奧州相馬人氏，原名「相馬四郎義元」。其父親四郎左衞門忠重，隸屬新田義貞的麾下，擅長使弓箭，在戰場上立功無數，但最後却被奸人毒陷。

當時，四郎義元年僅五歲，由乳母揹負著逃離相馬，潛藏在武藏國。

七歲時，在乳母陪伴下，前往相州藤澤的遊行寺，以祭奠亡父。乳母並請遊行上人收義元爲弟子。

義元當了和尚之後，小小的心靈却時刻不忘復仇之念。

十歲之後，他逃離遊行寺，來到京都。由於到鞍馬寺拜訪師兄，而結識寄居在此的唐人，獲傳精妙的劍法。

十六歲再回到鎌倉，寄居在地福寺，而恢復和尚之身，但是他不曾放棄修鍊劍法。十八歲時，前往鵜戶岩室的安樂寺，向鵜戶大權現祈求，而終於開創了「念流」。這是長慶帝正平二十三年五月的事情。

過了幾年之後，慈音潛返故鄉，以相馬四郎義元的本名，順利報了父仇，將敵人的首級供奉在墓前，然後折返鎌倉，再度落髮爲僧，法號「慈音」。

成了慈音之後，他仍周遊各國，把劍術傳授給具有天賦的人。

但這是承繼其正統的馬庭念流樋口家的記載，究竟內容是否正確，則不得而知。

富田家是慈音所開創的念流的末流之家，將軼史上記載的「神僧慈音」，添上神秘的色彩。

不過，可以確認的是，一位地福寺的施主中條兵庫助，繼承了慈音的念流。

中條兵庫助徹底研究念流的精奧玄理之後，又傳統甲斐的豐前守。豐前守傳給大橋的勘解由左衞門；勘解由左衞門又傳給富田九郎右衞門。

富田九郎右衞門是越前朝倉家的家臣，也是此國的名族。

九郎右衞門經過一番研究之後，改名爲「中條流」，又名字「富田流」。

將富田流揚名天下的是其孫勢源。

富田勢源與上泉伊勢守是同時代的人物。

其劍名之所以能聞名天下，是因爲永祿三年的七月二十三日，他在美濃的國主齋藤山城守義龍的命令下，與鹿島神道流的梅津長羽比武，獲得勝利所致。

## 二

從室町到戰國時期，堪稱關東劍道大本營的是鹿島神宮。

鹿島神宮的祠官，自國摩眞人以來，便代代相傳勤習劍法，各代皆有高手輩出。「塚原卜傳」便是這種人物。他遍訪五畿七道，以眞劍比武十九次，出入戰場有三十七次；以木劍比武的次數，更是難以勝數，但他全身上下只有幾處箭傷，並無刀痕。卜傳一生據說殺了二百一十二人。

塚原卜傳逝世二十餘年之後，梅津長羽繼之成爲鹿島神道流的代表，聲名遠播關東和東海島。

繼承慈念流的中條流，富田勢源與鹿島長劍第一人梅津長羽，在同一時候進入美濃國。

國主齋藤義龍在知道此一事情之後，不可能無動於衷。

他命令先到達的梅津長武說：「你不妨與富田勢源比武，擊敗中條流的短劍。」

梅津立刻派遣使者，表達自己的意思：「本人尚未能見識中條流的短劍，請專賜一見。」

但勢源口頭拒絕，他說：「本人已落髮爲僧，劍術也未臻成熟，不足以和梅津長羽交手。附帶一提的是，中條流從未與他流比武過。」

梅津聽到消息，在城內縱聲大笑。

「本人的鹿島神道流在關東所向無敵，在東海道更不必說，想必在北海道也是如此了。……我的師兄弟共有三十六人，沒有一人可贏得過我，甚至可說都變成我的徒弟了。前些年，我來貴國之時，也曾擊敗有美濃高手之稱的次原大書記，和三橋貴傳二人。……那個叫做富田勢源的劍客，在越前或可稱爲第一好手，但現在看來，與我梅津長羽不能相提並論。」

梅津接著又說出不該說的狂言。

「至少貴國的首領，也應該具備敢於與我比武，置生死於度外的劍客精神！」

齋藤義龍身長六尺五寸，體重三十餘貫，體型魁武，號稱具有可抵擋二十餘人的臂力。

他從侍臣口中聽到梅津的狂言之後，便說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叫富田勢源與他比武」

於是，他正式派遣武藤淡路守，吉原伊豆守兩名使者，前去拜訪勢源。

美濃的齋藤家與越前的朝倉家，有同盟之誼。

勢源下榻之處是朝倉家的族人朝倉成就的家裏。由於齋藤家權大勢大，所以朝倉家把朝倉成就送到美濃，作爲人質。

但即使義龍派遣正式使者懇請，勢源仍堅辭比武之事。

義龍並不死心，三次派遣使者遊說。

最後，勢源終於首肯。

比武場地決定在武藤淡路守的家裏。

時間是七月二十三日辰時。

由於勢源希望有人當裁判，這個任務便落在吉原伊豆守身上。

梅津長羽出城，以齋藤家的族人大原家爲休息站。

在比武前夕，梅津行「澡禮」，以堅定信心。

所謂澡禮，並非沐浴，而是身穿白衣白袴，在澡堂沖冷水，說些吉祥話。

聽到這件事的勢源，冷笑說道：「只要自己有備而來，何必向神明祈求庇佑？……」

這一天早上，勢源帶著兩三名隨從，離開鎌倉成就的家，半路上看到一堆待價而沽的木柴，便從中抽取一根一尺兩、三寸的黑色木柴，比劃幾下，便決定以這根木柴爲武器。

梅津這方，則有數十名徒弟列隊同行，還有大原家之主陪同，前往比武場。

他的武器是一把長三尺四、五寸的大木刀，削成八個角，裝在棉袋中，由門徒持著。

兩人同時抵達比武場。

在旁觀者眼中，勢源不是梅津的對手。

因爲梅津身高超過六尺，而梅津却是個不及五尺的矮個子。面貌互相比照之下，梅津的目光如矛尖一般銳利，而勢源則瞇著雙眼，有如即將入睡一般。

一個是在烈風下咆哮的猛虎，一個則有如睡在牡丹花下的懶猫。

## 三

梅津身穿天藍色小袖和木綿袴，勢源則穿柳色小袖和半短袴。

雙方相距廿步，對峙一會之後，梅津突然對吉原伊豆守說道：「裁判，我想要求以眞劍比武。」

伊豆守轉問勢源：「你意下如何？」

勢源平靜地答道：「我不在乎他改用眞劍比武，不過，我還是以木刀爲武器。」

梅津的濃眉往上吊。

「可惡！」

他的臉上明顯的表現出憤怒的神色。

採取先攻的是勢源。

梅津則高舉三尺餘的木刀。

勢源先測定好距離，然後吶喊一聲，雖然聲量不大，却十分清晰地傳入圍觀者的耳中。

梅津朝勢源的腦蓋砍下。

勢源以一尺二、三寸的木刀架開，碰撞的聲音十分響亮。

但就在下一刹那，勢源矮小的個子向旁邊一跳。

梅津的鬢角到臉頰，都被鮮血遮蓋。同時，他的右手也無力地下垂。

這是因爲勢源仍不罷休地攻擊他的鬢角和雙手。

儘管臉上佈滿血跡，梅津仍發出像野獸一般的咆哮聲，並且繼續攻擊。

勢源將其木刀架開，順勢擊中梅津的額部。

梅津的表情顯得更爲淒厲可怕，但是他沒有屈服之意，仍然作最後的困獸之鬪。

勢源以看似輕緩的動作，擊中梅津的右手腕。

梅津屈膝蹲了下來，却再度使盡全身力氣，想用左手揮動木刀，掃砍勢源的脚。

勢源踏住他的武器，三尺餘的木刀立刻折成兩半。

梅津踉踉蹌蹌地站起來，雖已完全喪失意識，却仍拔出腰間短劍，向勢源刺擊過來。

勢源易如反掌地將短劍打落。

比武就此結束。

勢源原本可以一刀使梅津喪命，但他沒有這麼做，只是使對方在幾近殘廢的情況下，喪失了戰鬪能力。

這是因爲他身爲擁有一萬多名門徒的名門當主，所以避免在比武時殺人致命。

佐佐木小次郎便是這位富田家當主的再傳弟子。

位於越前國宇坂莊一乘各淨敎寺的巖流館，以前是修驗道的修行場。

修驗道有個人名叫佐佐木巖流，是個臂力勇猛，行爲狂妄的人，他私自把修行場改建爲自己的住宅。

他在某處海邊撿到一個嬰兒，便收養他，將之撫養長大，這便是佐佐木小次郎。

從其外貌即可看出，小次郎擁有外國人的血統。大概是外國的船遇難漂流至此，才被巖流救起。

小次郎十歲開始便進入富田道場，很快便展露其超凡的天賦本領。而且年紀輕輕，便顯露出不可一世的傲慢本性，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他。

十五歲時，便經常和當主一起示範木刀對打的動作，而且他不喜歡用短劍，喜歡用三尺餘的木刀。

當時勢源已是七十多歲的主人，很少出現在道場，而由其養子山崎六左衞門繼承富田家。

後來六左衞門在前田家爲官，領采邑一萬三千五百石，並成爲富田越後守。

在柳生但馬守宗矩尚未取得一萬之前，以劍客之身而取得一萬石領邑的，以富田越後守爲濫觴。

被尊爲「名人越後」的便是此人。

小次郎正是越後守的弟子。

越後守有一個弟弟，也是高手，名叫山崎治部左衞門，小次郎與治部左衞門的長男新五郎同庚，在一場比武中，小次郎將新五郎擊敗殺死，然後離開越前國。

在三年坡發現小次郎，而欲報深仇大恨的人，正是山崎治部左衞門的妻子，也正是新五郎的母親。

# 婦女短劍

## 一

山崎治部左衞門的妻子安江，其娘家是在關東頗負劍名的樋口家。

前已敍述過，繼慈音之後，劍法分成兩個流派。

亦即中條流富田家和念流樋口家。

在此，也對樋口家作一番介紹。

慈音晚年移居到信州伊那波合，在那裏建了一座淨舍，各爲長福寺，安置摩利支尊天，過著晴耕雨讀的悠閒生活。

當時——慶永十五年，慈音把劍術的奧妙傳給一位名叫赤松三首座慈的弟子。

赤松三首座又傳給小笠原東泉坊甲坊。在小笠原家，又歷經氏綱、氏景、氏重三代。

自小笠原氏重主中，傳承劍術的人，是友松三氏宗（僞庵）。

友松僞庵在二十歲時，作了倭寇，私渡到中國，數年之後才回國。



僞庵在中國學到張良的戈術和醫術。醫術中又以眼科最爲擅長。這是天正年間的事。

僞庵完全領悟了念流的精奧之旨，再加上張良的戈術在周遊列國時，都以眼科醫生的身份作爲掩護，而不暴露其在劍術方面的本領。

有一次，他偶然來到上州西平井村，得悉此地有許多人患眼疾，於是便決定長住在離村不遠的無住寺。

有個名叫樋口又七郎的劍客前來求診，當他知道僞庵不只擅長眼科，且長於劍術，便立即要求比武。

樋口又七郎手持三尺五寸的木刀，僞庵徒手便奪下他的木刀。

又七郎的祖先兼重，曾跟隨慈音學過劍術。

當又七郎得知僞庵的劍法，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兼重以來的念流時，便立刻要求僞庵收作門徒。

不過，僞庵在稍早之前，曾在上州把念流傳授給一位名叫小串清兵衞的劍客。

對於又七郎的請求，僞庵只得加以拒絕：「本流派的規矩是，只在一國傳授一人，所以我不在上州傳授徒弟。」

僞庵離開上州時，又七郎請求與之同行。

僞庵終於在木曾山中，把念流傳授給又七郎。

## 二

山崎治部左衞門的妻子安江，是又七郎的妹妹。

與其同行的中河外記，則是樋口道場的首席高徒。

中河外記是奉師父之命，離開上州，前往加賀，以接受仕於前田家的「名人越後」的指點，於今已過半年，現在要回國，恰巧安江也想回家看看，於是兩人同行。

他們原本計劃參觀京都、奈良，然後沿東海道而下。

沒想到，會在前往清水寺參拜的途中，在三年坡巧遇擊碎愛子腦袋的仇人。

安江雖是女流，但出身樋口家，自幼卽修鍊短劍，本領非比尋常。

她當然不會放過殺害愛子的仇人。

「佐佐木小次郎！」安江站在三年坡正中央，面對距離僅數步的大漢叫道。

小次郎看了安江一眼，但想不起此人是誰，便皺著眉頭問道：「有事嗎？」

「我是山崎新五郎的母親，他兩年前在越前崎被你殺害！」

「這又怎麼呢？」

「這是一段孽緣，不過，我要爲兒子報仇！」安江說道。

「眞無聊！」小次郎冷冷地說道。

「怎麼說呢？」安江皺著柳眉。

「還有什麼事比殺女人更無聊的呢！如果是年輕貌美的女人，還可以用她的貞操作爲賭注，……像你這種年過五十的女人，和你交手簡直是浪費時間！」

「住…住口，不許胡說！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中條流短劍，還是你傲慢的長劍比較厲害。」

隨著安江一聲聲怒罵，中河外記也說道：「樋口又七郎嫡傳的馬庭念流——中河外記，將從旁協助。」

小次郎注視著外記。

然後微笑道：「你看起來還可以！」

小次郎簡直是個劍鬼。

他不斷尋求可以成爲他背上竹竿的供品，卽使對方本領顯然不及自己，他也毫不留情的將對對方殺死，因爲他在殺人之際，可以獲得無比的快感。

如果對方本領和他不相上下，却拒絕與他比武，他也一定設法使對方接受挑戰，才肯罷休。

在小次郎眼中，中河外記正是個理想的比武對手。

「眞有趣！」小次郎說道：「你想見識我小次郎的虎切刀嗎？」

小次郎把他那斬燕的身手，自名爲「虎切刀」。

這種本領就是拔劍斬殺掠空而過的燕子，這種本領並不是靠苦練就可達到的境界。

小次郎曾在越前的溪谷裏，苦練這種本領，在一個月當中，順利的斬獲百隻燕子，才從中領會其中訣竅。

本來富田家的中條流，便是以運刀的速度，爲最高境界。

當攻擊敵人時，不論是砍或刺，如何才可達到最快的速度，將敵人置之死地——這便是中條流的最高境界。也是中條流以短劍爲兵器的理由。

因爲使用短劍比揮動長劍，在速度上更能制敵機先。

小次郎在富田道場開始嶄露頭角，他與師父一起擔任示範動作的任務，當時，他曾懷疑：

——短劍眞的比長劍更能制敵機先嗎？

師父的短劍只有一尺數寸，而小次郎的劍則長達二尺七、八寸，甚至三尺餘。

在無數次示範對打之後，小次郎終於歸納出結論：

——劍越長越好。

但是，他並沒有說出來，只是在態度上愈發顯得驕傲不遜，最後終致被逐出師門。

被逐出師門後，小次郎流浪各地，他所使用的長劍也愈來愈長。

小次郎自己研究出一種劍法。他把三尺餘的長劍高擧過頭，宛如拜擊，然後緩緩踏出一步，接著加速向敵人攻擊。等距離測定合適之後，便立刻砍下。

這種砍下的動作，又有獨到之處。

也就是說，在砍下之際，同時彎曲雙膝、低下身體，當敵人完全劈成兩半的刹那，小次郎的姿勢也完全蹲地。

小次郎將這種劍法，自名爲一心一刀虎切刀。到目前爲止，已使用過十七次，每一次都可謂攻無不克。

現在，小次郎已經可以迅速拔出背上四尺的竹竿，斬殺掠空的飛燕，繼之又殺第二隻，甚至更可連殺三隻。

這種種技巧可說只有魔神才可比擬。

## 三

「笑話！」中河外記那張嚴肅的臉上，露出輕侮的表情。「據說你可以用長劍，殺死飛翔中的燕子，但是我認爲倒不如使用攻箭來得更恰當，射箭總比揮刀來得快吧！……我馬庭念流才不怕你的快斬呢！」

「呵！呵！呵！……等你上了西天之後，再好好檢討你這番狂話吧！」小次郎嗤之以鼻，然後注視著安江。「寡婦，我雖然不知道你的中條流短劍到底具備了多少火候，……不過，我可沒有劍用來殺女人哪！」

「廢話少說，讓我們比個軒輊吧！」

「假如這是你所希望的，我答應你！不過，我只殺你的同伴，不會殺你的。」

「廢話少說，我生於樋口家，現在則是山崎治部左衞門的妻子。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哈！哈！……你可別誤會了，我是怕殺了女人，會惹出許多閒話。其實要殺你，簡直就像切蘿蔔一樣容易。我不是因爲同情你才不殺你，……因爲女人不是殺的，是用來抱的！」小次郎侃侃地說道。

安江的臉色蒼白如死灰。

在她年輕的時代，曾經也是個美女。

現在，她因爲激動而發白的臉頰，使小次郎第一次感受到她具有女性的魅力。雖然已經四十七、八歲了，但安江仍不失往昔的美麗。

小次郎眯起眼睛，一個殘忍的念頭閃過腦際。

「寡婦，假如你輸了的話，可要讓我小次郎抱了喲！」

「不得無禮！」中河外記拔劍出鞘。

「別激動，這裏是三年坡……，在還沒有選定地點之前，你還是耐心等待吧！」

小次郎漫不經心地轉過身。

他所選擇的決鬪場所是鳥部山。

鳥部山又稱鳥部野，是在清水坡與小松谷之間的一座丘陵。

這裏早在平安時代便是個墓場，也是藤原良經等諸侯公卿的墓地。

所以，除非死者的祭日或宗教節日，否則，這裏可說人煙稀少。

小次郎領著安江與中河外記來到這個丘陵地，選擇山腰地帶比武。

「可以開始了吧！」小次郎以玩笑般的口氣說道。

「先讓我來！……」中河外記想叫安江讓開，但安江早已向前逼近一步，並從枴杖內拔出一尺五寸的短劍。

外記不得不與安江同進。

小次郎鎮定如昔地等候著。

他們之間的距離逐漸縮小，但小次郎仍然沒有把手伸向背後的竹竿。

安江看好距離之後，以尖銳的聲音吶喊一聲。

小次郎還是不動聲色。

「寡婦，你逃不掉被凌辱的命運了！……如果你想逃命的話，還是趁現在吧！」雖然小次郎說得輕鬆自在，但他的目光仍刺向中河外記的胸腔。

小次郎的桀傲，使外記和安江憤怒塡膺。

外記高舉長劍，故意不停揮擺，不使劍身固定下來。

馬庭念流的絕招，就是以一劍自上砍下，便定出勝負。

因此，外記並不輕易出劍。

他只是咬緊牙關，睜大雙眼，等待時機來臨。

小次郎却只是垂著雙手，靜若處子。

在時機尚未成熟之前，兩劍必須保持對峙。

照這情形看來，除非外記先發動攻擊，否則會虛耗許多時間。

外記打算長時間忍耐，但令他憂慮的是，安江似乎急於用短劍刺擊。

外記祈求安江會暫時不動。在少女時代，安江素有「短劍少女」之稱，所以，即使是小次郎也不敢掉以輕心才對。

大約過了四分之一時辰。

外記的祈求落空，安江終於迸出第二聲吶喊，然後有如將身體向外拋出一般，朝小次郎刺擊過來。

# 鳥部野比武

——糟糕！

在中河外記發出這聲內心的叫喊的同時，安江手中的短劍已經被踢落。

在接下來的瞬間，外記突然發現有無數的黑針，朝他的臉飛過來，外記不加思索便立即蹲下來。

他完全沒有時間分辨出，這些黑針只是安江被掃落的髮絲，這一點，可說是外記的失策。

而他蹲下身體，便無法再施展念流的獨門秘招。

果然，外記成了小次郎劍下的供物。

小次郎向前踏出一大步，竹竿閃動一下，外記的首級便飛了出去。

拖著深紅色尾巴，躍昇在空中，吓壞了一隻正掠空而過的燕子，燕子正想反向飛走之時，小次郎大喊一聲，將燕子斬落於地。

被踢落短劍的安江，成了孤獨被遺忘的局面。

安江不愧是出身樋口家，且是山崎治部左衞門的妻子。

既已敗在佐佐木小次郎的竹竿下，就沒有貪生的念頭了。於是她迅速拔出佩劍，想追隨兒子新五郎到黃泉之下。

小次郎目睹這情景，冷笑了一下。

「寡婦，你可別急著找死！」

「等你履行我們的約定之後，再去找你的兒子。」

「……」

安江在絕望，屈辱之餘，無言以對，正想拿起劍刺向自己的咽喉。

但竹竿毫不留情地打落她的佩劍。

安江回看小次郎。

她的眼神呆滯，恍如白痴一樣。

眼皮也忘了眨動，只是任憑小次郎向其逼近，並正視他那銳利的眼神，自己則紋風不動地站立著。

「你可要遵照約定喔！寡婦。」小次郎說完，抱著安江，就地倒下來。

安江的那雙呆滯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很顯然的，她是在自殺被阻的剎那，喪失了自主能力。

假如是一般人的話，看到這種悲慘的表情，可能就會就此打住。

但小次郎的心，絲毫不爲所動。

他冷冷地注視安江那張毫無血色的臉，另一隻手則迅速捲起衣襬。

脫下衣服之後，在艷陽下的夏草中，浮現出一雙應該不屬於五十歲女人的豐腴大腿。

就在這雙腿被用力撥開之時，從後方傳來人聲。

「不可以凌辱已經發瘋的女人，快住手。」

「什麼？」

小次郎敏捷地從安江身上跳起來，而對著來者。

一位身穿白衣、葛袴、手拿拐杖的白髮老人，站立在長滿青苔的墓碑旁邊。

他便是武藏在一乘寺村的松樹下所邂逅的老人。

當時，武藏乍見老人，就對老人產生敬畏之心。

但小次郎却絲毫不感到畏懼。

「別以爲你是個老人，打擾我的好事，我也照殺不誤！」小次郎大聲咆哮著。

「我還不想死，假如我照現在這樣平靜地生活的話，還可以活上十年。」

「既知如此，就快點離開！」

「很可惜，我不能丟下這個發瘋的女人不顧。」老人平靜地說道。

小次郎以銳利的眼光瞪視著老人，說道：「臭老頭子，這場比武，你大概從頭到尾都看到了吧！」

## 二

「我是來祭拜昔日對我頗爲禮遇的一位公卿的墳墓，而湊巧看見的。」

「這麼說，你也見識過我佐佐木小次郎的厲害了。竟然還敢干涉我的事情……，你是劍客嗎？」

「嗯！十年前，我還曾經以劍客的身份遊歷各國呢！」

「你現在還有從前的本領嗎？」

「沒有，你也看到了，我是個瘦骨嶙峋的老人，皮膚都是皺褶，怎麼能跟你這種年輕力壯的劍客比呢？」

「不過，我總覺得你不是普通的劍客，報上名來！」

「我不當劍客之時，就把名字也一起丟掉了。」老人慈祥地說道。

「住口，身爲劍客，就要死的像個劍客。」

小次郎把方才入鞘的竹竿，再度拔出，捧起與眼睛平齊。

「老頭子！你的拐杖裏藏了刀吧！快拔出來吧！」

「不！這只是一支普通的拐杖。」老人以單手舉起拐杖，想讓小次郎鑑定。就在這時候，小次郎發出一聲駭人的吼聲，朝老人襲擊而來。

老人在拐杖未被小次郎砍成兩半之前，拋向空中，再後退數步，輕而易舉地接住拐杖。

「你這一招可把老朽嚇壞了！」老人說道。

小次郎這才發現：

——老人的確不是泛泛之輩。

——但是，我不會輸他的！

此時，他的背脊感到一陣冰涼。

小次郎的內心湧起一股高昂的鬪志。

「來吧！」小次郎高舉竹竿。

而老人只是目眩眼花似地瞇著雙眼。

小次郎小心地踏出一步。

「你要讓我見識虎切刀嗎？」老人配合著小次郎漸次加快的步伐，一邊向後退。

「我要讓你開開眼界。」

小次郎的速度已幾近是快跑。

這位老人不知曾修鍊過何種奇招，竟能不斷後退，且和小次郎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小次郎根本沒有察覺出他們已繞了一大圈，越過草地，回到了原來對峙的地點。

瞬間，小次郎看到老人背後是一塊墓墳。

——就是這個時候了！

小次郎大喊一聲，舉起四尺長竿，向老人拜擊過來。

這一次，小次郎初次感覺到自己的虎切刀落空，毫無得心應手的感覺。

小次郎彎膝，以全然蹲下的姿態，向老人投以遺憾的目光。

老人身輕如燕地站立在墓碑上，說道：「可眞厲害，我這把老骨頭差點嚇壞了！」

一聽到這句嘲諷的話，小次郎立刻又大吼一聲，竹竿向上橫掃。

老人大步跳開，移到另一個墓碑上。

就在此時，附近響起一陣尖銳的哀叫聲。

老人和小次郎都親眼目睹安江撿起懷劍，刺穿咽喉的一幕。

當安江清醒之時，理所當然會有這種抉擇。

小次郎對老人說道：「老頭子！後會有期，……不過，先報上姓名來！」

「以後不會有機會跟你見面了！」老人從墓碑上跳下來，走近安江的屍首旁。

「你不是非死不可的，爲什麼……」

老人邊呢喃地說著，一邊推動安江的屍體，使其仰躺，然後從喉部把劍抽出，並讓其雙手合在胸前。

「報上名來！」小次郎再度咆哮道。

「如果我報名的話，你肯替我挖墓穴嗎？」老人怔怔地看著小次郎。

「好！我答應你，你先報上名來！」

「好吧！總算有人可以挖墓穴，……我以前的名字是松山主水！」

「什麼？松山主水？」小次郎乍聽之下，眼睛幾乎暴突出來。

## 三

松山主水——

這個名字在今生今世，簡直是個傳說中的名字了。

松山主水的來歷無人知道。有人說，他是竹中半兵衞重治的表弟。

他協助竹中半兵衞馳騁沙場，立功無數，這倒是不可抹滅的事實。

竹中半兵衞是遠江守重文的長子，生於美濃國池田地方，卜居大御堂，永祿七年，半兵衞年僅十九歲，便與弟弟久作重隆率領十六名士卒，奪下齋藤龍興的居城岐阜城。松山主水便是這十六名勇士之一。

半兵衞在織田信長手下爲官，後來羽柴秀吉禮聘他作其軍師。成爲軍師的半兵衞，鮮少在作戰會議上露面，而完全充當幕後顧問，且將所有功勞都歸於秀吉一身。

天正七年，秀吉領兵攻打中國時，半兵衞陣亡，死於播州三木。據說他患的是肺病，卒年三十六歲。

半兵衞去世之後，松山主水作了木村常陸介隼人（木村重成之父的門下食客）。在山崎會戰中，他與明智光秀戰頭號大將稻次萬五郎，展開壯烈的一對一決戰，而震驚了敵我雙方。

稻次萬五郎是一個號稱具有卅人臂力的怪物大漢，身手非常敏捷，在實地作戰經驗裏，鍛鍊出一身長槍的高超本領，可說是所向無敵。

攻入本能寺之時，稻次萬五郎隻身斬殺織田信長的三十多名侍衞。

在稻次萬五郎的三尺五寸長劍威逼下，松山主水遍體鱗傷，鮮血淋漓，眼看就要被他一劍劈而爲二，主水在地上伏繞兩圈，朝萬五郎小腹刺了一刀，才得以轉敗爲勝，死裏逃生。

過去，主水從不曾正式修鍊過劍術。

自從殺了稻次萬五郎之後，木村主水一心想周遊天下，以修鍊劍術，但木村常陸介不許他離開。

某一年，主水終於不告而別，離開木村家，四處旅行。不久，來到加賀，而作了前田利家的食客。

木村常陸介得到這個消息之後，便向利家提出「奉公構」。

所謂奉公構，是指前任主人向新任主人提出：「此人因行爲不當，被敝處驅逐出去，請貴處切勿收留。」

於是，松山主水成了終身浪人。

遁居山野的松山主水，開始勤鍊劍術。

主水的劍名遠播四海，是從秀吉攻下小田原的戰役中開始的。

他的劍術奇妙高超，與其對峙的敵人，都會被他那超人的動作，始而驚訝，終至絕望。

世人稱主水是「使用飯綱」的人。

所謂使用飯綱，是指會使用荼枳尼天之法和摩利支天之法的妖術劍客。前述被稱爲「使用飯綱」的劍客，只有塚原卜傳一人，因爲卜傳的劍術實在厲害。

但是卜傳的劍術，並非妖術，也非不可破解的魔劍。

只有主水的劍術，才眞正具有魔術一般的造詣。

與敵方對峙之時，主水會向對方施以催眠術，使其束手就擒。

後來，加藤清正禮聘主水，參與朝鮮之役。他對明軍也施展了上述的妖幻之術，從此，世人終於了解他的本事，確有過人之處。

主水歸國之後，就此隱居，行跡不定。

## 鳥部野比武

對於有志於劍術的人，松山主水的存在成了謎團，也無法一窺其與妖魔並稱的劍法了。

而現在，佐佐木小次郎面前的老人，竟提出松山主水這個名字。

「老頭子！你眞的是松山主水嗎？」小次郎十分驚訝地詢問道。

「我實在不該說出這個十年前就丟掉的名字，你還是忘了吧！……」

「不！如果你眞是松山主水的話，請你賜我一招。……」

「別說傻話了！」

「什麼？」

「你已經有了絕頂高超的虎切刀，又想學其他本事，簡直可說貪得無饜，……對了，你還是到對面的寺院，借一把圓鍬來挖墓穴吧！」老人說道。

# 隱居者

## 一

在瓜生山腰的草庵裏……

武藏的雙膝之間，擱著一塊五寸餘的木塊，正默默地操動銼刀。

他並沒有全心全意在雕刻。

這座草庵主人所說的話，還縈繞在腦際，久久不能釋懷。

在一乘寺的松樹下，和七十餘名吉岡徒衆比武的前夕，武藏先來這裏探勘地勢，却得到死路一條的結論。

武藏認爲完全沒有生存的可能，但草庵的主人却微笑道：「想活著出去，却又毅然決然地踏上死路，這種舉動不是很可笑嗎？」

武藏又問：「這麼說，你是勸我逃走嗎？」

老人回答道：「照著會贏的信念得勝利，照著會活的意志活下去。」

這句話對武藏而言，就像禪宗的問答，使他感到十分惶惑。這是一句難以領會的警告。

此時，武藏想起他在流浪之時，曾熟讀過的「孫子兵法」。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武藏現在已大致忖測出吉岡家的人數和決鬪場所的佈置，也大約可以猜測出其使用的策略。

自己只有一個人。

如果照孫子兵法的說法，這種情況只有逃走一途了。

但武藏完全沒有偷生之念。

如果想要活著逃離死地，大概可以用孫子兵法的一句話來形容：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謂之死地！』

這句話可以如此解釋：

——以迅如疾風的敏捷突破敵陣。

據說關原之役時，島津義弘四方被敵軍包圍，陷入死地之時，便決心拼死一戰，他終於衝破前方敵陣，逃回伊勢，而撿回一條命。

但要死裏逃生，說來容易，作起來却不容易。

因此，武藏告訴自己，若要置之死地而復生，必須具備可以冲走巨石的激流的速度，和像猛獸一般，可將獵物一擧成擒的準確度。

所以他所採取的手段是：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當攻擊敵人時，必須先攻其弱點和要害。敵人若因此而方寸大亂，必會暴露出破綻。如此一來，便可殺出血路。

——但什麼是弱點和要害呢？

武藏一邊思索，一邊默默地動著銼刀。

「眞是的，我這瘦如枯木的身子，居然也熱出汗了！」老人邊說著，一邊走進門。

老人用完早餐後，便出門了，直到太陽西斜，才回家來。

「喔？想不到你的手藝還眞靈巧。」

老人——松山主水隔著爐子坐下來，注視著武藏的手。

「看起來你不像是誠心信佛的人，不過……」

「是的，我只是消遣而已……」

「這種消遣，可以作爲使自己心無旁騖的手段，是嗎？」

「是的！」

「想洞穿劍術的奧妙，有各種手段和方法。有人參拜武神，有人入山學道，還有人在洞窟打坐，或者到海邊看濤。像你就是以雕佛像來達到靜心的目的，還有個人，以斬飛燕……」

「斬飛燕？」武藏皺起眉頭。

「今天在鳥部野，就遇見這樣的人，他與人決鬥，先砍下對方首級，繼而砍落掠飛而過的燕子，像是在誇耀他的本領一樣，不過，他的本領的確厲害。」

「這個人是誰？」

「叫做佐佐木小次郎。他使用四尺餘的竹竿，目光如炬，體格不凡。不過，他那殘忍的本性令人不寒而慄。」

## 二

「我曾見過那位劍客。」

「喔！你認識他嗎？」

「我總覺得有一天會和他比武。」

「這麼說，你也能斬飛燕囉？」

「或許吧！……」

「……？」

「也或許不能！」

「你認爲自己比佐佐木小次郎略遜一籌嗎？」

「不，……」武藏搖搖頭。「我聽說佐佐木小次郎曾在富田道場中學習中條流，因爲看輕短刀而改用長劍，最後被逐出師門。因爲中條流的主要兵器就是短刀，著重出劍的速度，而佐佐木小次郎大概是想證明長劍的出劍速度，不比短劍差，才故意學習快斬飛燕的本領吧！……短劍無法刺中飛燕，長劍便可運用自如了。他練成這種本領，便自以爲是天下無敵了。……」

「難道你不認爲他是天下無敵嗎？」松山主水微笑地問道。

武藏沒有立刻回答，眼睛正視主水，問道：「老先生領教過佐佐木小次郎快斬飛燕的本領嗎？」

「嗯！領教過了！」

「結果如何呢？」

「我從一塊墓碑跳到另一塊墓碑，讓我逃走了。」

「小次郎出劍速度應該不會比你跳遁的速度慢吧！」

「是的！」主水點頭承認。

「說句冒昧的話，雖然你曾經被稱爲『使用飯綱』的高手，不過，以你的年齡而言，跳躍的速度一定不可能比飛燕的速度更快。」

「不錯。」

「我雖然不曾斬過飛燕，不過，我認爲飛燕轉身一定有軌跡可循，而不是轉換自如的。只要

能看出飛燕轉身，飛翔的變化，而後瞄準砍落，就根本不須要快速出劍，甚至只要充份時間，測好距離，即使出劍緩慢，也能夠輕易的斬落飛燕。」

「嗯……嗯……」

「你之所以可以逃過他的快斬，也是先測出小次郎出劍的速度，然後以千鈞一髮之速，頓地起跳的吧！」

「你說的不錯……」主水承認道。

「目前，我的劍術尚未達爐火純青的地步，假如和佐佐木小次郎那鬼神一般的劍術天才比武，就很難斷言是否有絕對的勝算。……」

主水注視著突然變得口若懸河的武藏，然後告訴他另一件事。「我到鳥部野掃墓的途中，順便到吉岡道場去看看，發起人佐野右一郎還是個孩子，年紀才十一歲，監護人佐野又左衞門，已經六十五歲，還得了中風，一隻腳不良於行。」

「……」

「為了保護這兩個人，佈陣的門徒確實有七十多人。……你認為如何呢？」

武藏保持沉默，內心裏再度想起孫子兵法的教義：『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謂之死地。……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 三

在前往上京柳的路上。

小松林綿延無際，一條清澈的小溪沿路而行。

兩三座風雅的草庵，面臨小溪佇立著。

此時，有一匹快馬疾馳在艷陽下，而後佇足在一座以青竹籬笆圍成的草庵。看來是個風雅隱士的住處。

在草庵前下馬的年輕、強壯、眉宇不凡的武士，是毛利豐前守勝永。

他沒有帶隨從，隻身造訪這座草庵。草庵主人過去是土佐二十二萬石，實提五十萬石的國主長曾我部盛親的隱居之所。

這一年，盛親才卅歲。但目前他已捨棄盛親之名，而自號幽夢，每日沉緬於讀書的樂趣之中毛利勝永來訪時，幽夢正伏案展讀灰屋紹由等人合送的連歌。

「有人在家嗎？」

發自玄關的叫喚聲，使幽夢醒覺過來，抬起頭。侍者從庭院走回來，報告是毛利勝永來訪。

幽夢早已耳聞勝永來到京都。

幽夢親自站在玄關迎接勝永，並引他進入客廳，兩人相互問好之後，幽夢微笑說道：「你也

看到了，我是個與事無爭之人，造訪寒舍，有何貴事呢？」

「宮內少輔大人，天下又要發生動亂了。」勝永急切地說道。

「……」

「大阪城的秀賴娶了第二代德川家的千金千姬，表面上天下似乎已步上正軌，其實，德川家總有一天會消滅大阪城的勢力，這是明顯的事實。」

「……」

「我調查過，德川幕府的密探首領柳生但馬守宗矩，已經派了許多伊賀人進入大阪，目的就是要探聽眞田左衞門佐手下的眞田六連錢的動靜。」勝永說出猿飛佐助告訴他的這個內幕。

幽夢默默不語。

在幽夢腦海裏，浮現前天來造訪他的佐野又左衞門，所告訴他的事。

他說，土佐的國主山內一豐，在大高坂山建築新城並命名爲高知城。

這是爲了要將長曾我部家的名字，完全自土佐地方剔除掉的緣故。

幽夢聽又左衞門這麼說，他感慨太閣秀吉當年的風光，將在日本消聲匿跡了。

——天下卽將動亂，豐臣秀吉昔日的手下當中，有誰能對抗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呢？難道是加藤淸正嗎？不！聽說淸正現在正在建築熊本城，他所希望的只是保住目前的地位而已。而大阪城內的其餘武將，還有誰可以擔任重任呢？

在勝永滔滔不絕地敍述時，幽夢在心裏喃喃自語著。

「宮內少輔大人！」勝永焦躁地提高聲音。「請你下定決心。……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大阪城被滅亡呀！」

「……」

「宮內少輔大人，難道你就這樣只想怡養天年，一直到老嗎？」

「不！……」幽夢看著勝永說道：「只要時機來臨，我就會揭竿而起。」

「難道現在時機還未到來嗎？」

「是的，……根據我在這個京都的一隅觀察的結果，我認爲現在各方諸侯，都在極力討德川家康的歡心。像這種情況，怎能說是時機到來呢！」

「可是……」

「請聽我把話說完，我長曾我部盛親並沒有忘懷武者的精神，而且，我和你一樣，無時無刻不想殺死德川家康。」幽夢堅定地說道。

「我懂了！看來只有等下去了，在時機未成熟之前，讓我們忍耐吧！」

勝永離去之後，幽夢沉思了一會，然後叫來侍者。

「把這封信送到吉岡道場。」

「遵命！」

這位侍者也是一名忍者。

半個時辰之後，侍者帶著右左衞門的回信回來。信上的內容是：

『爲了保住吉岡道場的顏面，我以孫子又一郎爲發起人，向殺害淸十郎和傳七郎的宮本武藏挑戰。請等此事辦完之後，再議他事。」

「那位中風的老人，竟敢與他人決鬥。」幽夢不自覺地自言自語道。

# 小石解圍

## 一

今天也十分燠熱。

人們都厭惡正午的烈陽，街上少有行人往來。

偶而可看到幾個趕路人，他們都選擇有樹蔭的地方走。

但伏見城附近的民家，都建築在土堤下，街道兩旁又沒有樹本，所以，趕路人即使不喜歡，也只得將身體暴晒在炎陽下。

這時，出現三個人影。

走在曾前面的是伊賀的妻六，緊隨其後的是伊織，距離四、五步遠，戴市女笠走在最後面的，則是一個年輕女子，手上還拄著拐杖。

伊織突然打個大呵欠，叫著妻六，說道：「叔叔！」

「什麼事？」

「到底要去那裏？」

「奈良。」

「又要去奈良呀！」

「這也是不得已的，因爲小姐不肯改變心意……」妻六答道。

伊織回過頭看著夕姫。「小姐，你眞的要當尼姑嗎？」

「是的。」從市女笠下，可窺見夕姫下半部的臉頰，白皙得如芙蓉一般。

澤庵看出夕姫心意已決，便替她寫了一封給奈良尼庵住持的介紹信。

「眞是太可惜了！」伊織一付老成的模樣，搖頭嘆息道。

「這或許是我的宿命吧！……自我生爲關白秀次的女兒開始，大概就已背負這種命運了。」

妻六並沒有聽到這些話，因爲他的全付精神，都集中在迎面走來的和尙身上。

那是一個身長六尺以上的高大和尙，在這附近看到和尙，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然而，妻六憑著他那忍者獨有的直覺，而警告自己：必須小心迎面而來的這個和尙。

果然，在相距十步之時，和尙停下腳步。

——不出我所料！

妻六認出來者的身份，口中叫出他的名字：「宍戶梅軒！」

這時候，夕姫那纖弱的肩膀強烈地顫抖著。

伊織也圓睜著大眼。

梅軒則從容不迫地掀開頭蓋，在烈陽下露出滿是髭鬚的嘴臉。

「原來是妻六，今天你還是帶著小姐和小鬼嗎？」

聽到梅軒那嘲諷似的語氣，令妻六憤怒的全身血液倒流。

——小姐就是被這個禽獸不如的傢伙玷辱，才想出家當尼姑。

「梅軒，你居然破壞我們的約定，向小姐下毒手。」

在伊賀的南谷，妻六曾向梅軒提議，只要能保夕姫安全，他願意將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送給他，而後便急速折返奈良。當他以疾風般的速度揹負佛像回來之時，夕姫却已被梅軒汚辱，且梅軒也遭下柘植的大猿驅逐出南谷。

「這也是順水推舟的事，妻六。這個女人長得這麼美，大概也是一項罪業吧！」梅軒厚顏無恥地說道。

「我絕不饒你！」妻六憤怒地大聲吶喊。

「你想怎麼樣？」

「我要殺你，而且必須殺你！」

「以你這區區的本領，殺得了我嗎？」梅軒嗤之以鼻。

「當然殺得了！」

「妻六，你是放棄當忍者，淪落爲竊盜的人，而我宍戸梅軒則是南谷首領，晝夜勤練宍戸八重垣流的鐵鍊鎌刀，早已是天下無雙了，誰勝誰敗，是顯而易見的事！」

「背棄倫常的人，一定會遭致惡報，現在我要讓你知道邪不勝正的道理。」

「你這個小偷口氣還眞不小！……來吧！妻六。」

梅軒從袈裟裏拿出鐵鏈鎌刀，使勁一揮，捲繞在黑棒上的鐵鍊逐一解開，鐵球也開始在突中旋轉。

## 二

妻六看著梅軒的的黑棒中彈出一尺餘的鎌刀，自己也緩緩拔出忍者用的尖刀。

妻六早已知道梅軒鐵鏈鎌刀的威力。

而且，自妻六放棄當忍者以來，就一直避開與強敵正面決鬥，而只偷偷潛入城堡或貴族館邸，寺院等地方，作偷物盜品的勾當而已。

妻六不得不承認，在梅軒的宍戸八重流的鐵鏈鎌刀之前，自己的忍術根本不足爲敵。

——在夕姬面前，我伊賀妻六豈可被打敗呢？

妻六如此告訴自己。

梅軒不斷逼近。

鐵球落入空中，只餘嗡嗡的聲音。

「妻六，只要你現在跪下來，我就饒你不死……，或者，你可以說出藏匿日蓮上人純金佛像的地方。……妻六，生命誠可貴喲！」梅軒冷笑地說道。

妻六保持沉默，慢慢後退。

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有五步。

突然，妻六的左手放出八支飛鏢。而梅軒就像早已算準了似的，輕易的用鎌刀擊落。

「妻六，這根本不成比武，你明知不是我的對手，還是投降吧！……我不會再抱這個小姐了！」

「……」

「只要你投降，我只有一個條件。」

「……」

「我的條件是你去把宮本武藏找出來，帶到我面前，或者你知道他的住處，代我轉告一聲，我要和他比武。」

「……」

「我和武藏曾在南谷比武，但是因故中止，而且，他殺了我弟弟早雲，我不殺他，就無法消除胸中這口怨氣。」

「……」

「而且，這位小姐居然想嫁給武藏，這一點也讓我受不了，我決定讓宮本武藏上西天。」

「……」

「怎麼樣？只要你願意帶武藏到我面前來，我就接受你的投降。」

「……」

妻六始終緊閉雙唇，不加以答話。

「原來，你不怕被我打死……，如果你被我打死，然後再和小姐雲雨一番，你也不介意嗎？」

就在梅軒尚未說完之時，突然飛過來無數顆小石頭。

原來是伊織左右手交攻，不停丟出小石頭。

這些小石頭的威力不小，因爲伊織時常在山裏面，以石頭擊斃兔子或野雞，有時候還能擊退山犬或大熊。

梅軒雖然躲過兩顆小石頭，卻被第三顆小石頭擊中鬢角，他這才知道小石頭的威力，而急忙閃躲。

「可惡！畜牲！」伊織跑到妻六身邊，繼續投出四塊石頭，然後大叫道：「叔叔，給我飛鏢，我來打死他！」

就在這時候，從京都的方向，有一隊騎兵疾馳而來，一路上塵土飛揚。

梅軒一看到飄揚在隊伍之首的葵紋旗幟，急忙放下頭蓋，奔下土堤，逃之夭夭。

「別跑！你這個膽小鬼！」

伊織想追上去，但被妻六阻止。

——奇怪？

妻六十分疑惑，爲什麼梅軒一看到德川家的騎兵隊，就落慌而逃呢？

——伊賀谷現在還是小柳生城的領地，不是嗎？

換言之，梅軒是德川家幕僚柳生又右衛門宗矩的部下，爲什麼看見葵紋旗幟，卻逃走了呢？

妻六目送百騎的大隊人馬往大阪方向揚長而去，倍覺疑惑不已。

「對了！」

妻六終於會意過來，「梅軒這傢伙是柳生的走狗，負有偵察豐臣家及其一派諸侯動靜的任務。」

也就是說，梅軒身負重任，而不願讓德川的侍衛看見他與人私下決鬥。

「總算得救了！」妻六拍拍伊織的肩膀。「作夢也想不到，會是你替我解除危機，眞是謝謝，山野邊伊織大人。」

「別這麼說嘛！」伊織害躁地搔搔頭髮。

但此刻的夕姬宛如置身事外，眼睛眺望著遠方。

## 三

飄揚在街上的葵紋旗幟，委實具有令人眩目的威儀。

數位浪人坐在茶水攤邊，觀看德川家康的騎兵隊威風凜凜地通過。

「天下已經完全被內府掌握了！」

「說的也是，豐臣太閣在世時，大概作夢也想不到豐臣家會落得變成領六十五萬石的諸侯吧！」

「五奉行已經被滅了，毛利輝元被押送到防長二州，上杉景勝被貶謫，成爲米澤三十萬石，宇喜多秀家則被逐到八丈島。……」

「福島正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這些人都收斂起往日的威風，噤若寒蟬了。」

「在關原之役中，到底有多少諸侯被消滅呢？」

「據我所知，加入西軍的人十七人當中，有八十一名戰死，或被處刑、放逐。……能像島津和鍋島這樣，維持原有俸祿的，只有六個人之譜。……而其餘八十一人的封地完全被德川家族人鳩佔，由此可知，天下大勢已經完全改觀了。」

「石田三成可眞是算錯了，如果治部少輔能保持不動的話，或許就不會這麼容易，把將軍大位讓給德川內府了。……」

「以一副甲冑，一支長矛，而取得一座城池的時代，大概不會再出現了吧！」

「不會了，不會了，大會戰早已成了往日長夢了！……我認爲今後將是商人抬頭的時代了。」

「你說什麼？」

「我是說這個世界，將以金錢代替刀劍了。」

「胡說！」

其中一人憤慨地吐了一口口水。

「沒有戰爭的時代，武士也無用武之地了，更何況像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浪人呢？就更沒有保障？。」

「喂！你別殺自己志氣，武士終究是武士，就算餓死，也要保住我們的精神！……」

「少說廢話了，肚子餓怎麼打仗呢？現在既然沒有仗可打，我們還等著餓死嗎？」

「一派胡言，從現在開始，咱們分道揚鑣！」

其中一名浪人瞪他的同伴們一眼，便憤憤離去了。

其餘的浪人，則苦笑著面面相覷。

「咱們還要上大阪城嗎？」

「德川內府不可能就此放過豐臣秀吉的遺孤，總有一天，他會派兵夷平的，到那時候，就有

仗可打了。……」

「看來，你還蠻有自信的，難道你知道大阪城內有一筆可觀的軍資嗎？」

「一定有！我想大概有一千萬兩以上。」

「一千萬兩？未免言過其實了吧！」

「不！絕對沒有言過其實。這是太閤留下來的軍費，絕對不少於一千萬兩。」

有個人隔著葦簾，傾聽這幾名浪人的談話。

不知何時，宍戶梅軒也進到這個茶水攤。

——一千萬兩。

梅軒嚥了一口口水。

就算這句話只有一半可信，那麼少說也有五百萬兩。

——對了，我現在應該先查出這些軍費到底有多少，而且藏在什麼地方？

梅軒奉柳生宗矩的命令，早已派遣十名伊賀人進入大阪城。

——每個人各偷五千兩，十個人就有五萬兩了！

梅軒在腦海裏盤算著這筆龐大的金錢，擺在他面前的光景，就不自覺地全身顫抖著。

# 黎明前

## 一

武藏在黑暗中醒過來，將視綫投向從窗隙間瀉進來的微弱月光。

——距黎明還有一個時辰。

武藏只須看一眼太陽或月亮所形成的光影，就能正確的算出時辰，這是他的另一項高明本領。

因爲在進行決鬪的時候，卽使是日光或月影，也都與生命攸關。

現在武藏卽使身處漆黑不見五指的環境中，也可以大致算出時辰來。

武藏隔著杉門，傾聽睡在臥房內老人的聲息之後，才悄悄起身。

還有一個時辰，武藏就要面臨一乘寺下松的生死抉擇。

武藏全裸也走出後門，朝響著單調水聲的聚水管走去。在決鬪之前，他想沖個冷水浴。

他以桶子盛水，自頭頂淋了三次，但是，他不想行去垢之禮，所以也不合掌，就走回屋內。

枕邊放置著昨晚老人特地爲他準備的決鬪用的物品。

武藏穿上新的內衣，繫上圍腰子，穿好華粧袴。頭上結白綾頭巾，花結垂落在背上。只有左手戴護套，並著革擧，腰佩長短劍，最後穿上草鞋，一切打點便算大功告成。

他向裏面的臥房行個禮，然後走出再也不會前來造訪的草庵。

從瓜生山筆直走下去，就是一乘寺松。

這個山腰被稱爲竹林之鄉，武藏打算藏身竹林之中，一直等到黎明到來。

草庵座落在瓜生山的山腰，走到山脚必須通過一座茂密的樹林。

高懸西空的月亮，並沒有照射到他的脚邊。

武藏走在昏暗中，心如止水，了無雜念。

突然，樹林已到盡頭，斜坡上展現一片空地。

早已習慣於黑暗的武藏，很清晰的看到一座小牌坊和石牆、石梯。

——從那座神社應可鳥瞰下松的周圍地勢。

走到最上層，他放眼看向山脚。

——咦？

應該可以到張著巨大樹冠的花松，但此刻却看不到。

這中間並沒有任何東西阻礙視綫，而且月光也明亮地照著下界。但在黑暗中，却看不見老松樹。

「原來有霧！」武藏低聲自語。

——不過，霧對我較爲有利。

武藏自忖著，不自覺已走入神社。

他不知道這裏是什麼神社，却將手伸向掛鐘的繩索。

這一切動作都出自下意識。

當他的手拉住繩索，掛鐘即將敲響的瞬間，武藏才突然醒覺，而看清自己下意識的行爲。

——我居然想祈求神明。

——眞是懦夫！

武藏如此叱責自己，將手從繩索上移開。

大約退後三步，正視神社的正殿。

到今天爲止，武藏從不曾藉助神力，也不曾祈求神明庇護。

他根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甚至還發誓要獨行以實踐劍客之道。

——爲什麼我會有敲響掛鐘的念頭呢？我何時興起依賴神明的心裏呢？

武藏發覺自己內心的弱點，感到十分驚訝。

「傻瓜！」武藏大聲叫道。

「神社是人爲的，我不可以懦弱地想依賴它！」

## 二

武藏轉身想走下石梯之時，突然一股貫穿全身的顫慄，使他停住脚步。

他的背上似乎感覺到神社裏有神的存在。

武藏剛剛還否定神的存在，現在却感受到神的存在。但他內心的顫慄很快轉化爲激昂的鬪志。

就在這時候，一個響亮的聲音傳來。

「你還太年輕了，這麼緊張，怎麼參加今早的比武呢？」

武藏大吃一驚，回頭。

從神社大殿裏現身的人原來是主水。

「老先生！」

「哈！哈！哈！……我想替你去觀察一下吉岡道場佈陣的情形。」

「……」

「吉岡家昨晚已經在下松附近佈置了二十名門徒。……如果你現在直接下山，走到山脚下，在距離下松三百公尺的地方，就會被他們發現。」

「……」

「我約略可以猜出你將使用戰術。但當你距離發起人所在的下松三百公尺之處，就被發現的話，那麼，必定無法得勝。」老人冷酷地揭穿一切事實。

在下松的附近……。

「在卯時之前會放晴嗎？」在霧氣迷漫中，有人仰望月空說道。

大概是霧的關係，令人感覺到些許寒意。

四周籠罩在白霧中，看不到下松的樹梢，甚至相距四、五公尺，也看不見對方面孔，只聽得見脚步聲。

「佐野又左衞門閣下應該把時間延後一個時辰，選擇辰時（上午八時）才對。」

「辰時的時候，路人較多，易引起騷動，所以才選擇黎明。」

「如果霧不散去的話，對武藏相當有利，因爲他慣於潛行而後才突然出現。他與淸十郎師父比武時，他也是在前天晚上就藏在蓮台野的雜樹林中，等時間到了才突然出現；和傳七郎師父比武時，則是躲在豐國廟的唐門屋頂。……他這種潛行再突然出現本領，常令我們措手不及，這也是他慣用的技倆。」

「這麼說，……武藏昨天晚上已來到這裏，而且躲在這附近嗎？」

當然，要是武藏眞的躲在附近的話，誰都猜得到他是躲在竹林裏。

所有的門徒面面相覷，對籠罩不散的濃霧，感到些許不安。他們都是爲了維護吉岡道場的顏

面，才會全體動員，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到此一戰。由於人多勢衆，多少也讓他們壯壯膽，但是他們都知道武藏具有鬼神一般的高明本事，而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吉岡的門徒都感到焦躁不安，除非他們有了十分充實的佈陣，使武藏成爲布袋裏的老鼠，否則便毫無勝算。

「是否應該到竹林裏搜索呢？」其中一人說道。

「我們人數不夠。」

「那麼，就用煙把他燻出來，如何？」

「好主意！」

於是有三個人爬上松樹幹，砍下粗大的枝椏。

然後各自散開，在竹林邊先測好風向，接著開始燃燒松葉。

過了好一會，仍然沒有看到武藏現身，倒是霧像是被煙驅逐似的開始退散。

首先浮現瓜生山的山巔，接著是其背後的北叡山，出現在拂曉淡藍色的天空中。

「霧散了！」

「還有半個時辰，……武藏這小子到底會從那裏出現呢？」

當他們發現這裏有一簇人，那兒也有一簇人，且都是自己人，鬪志也跟著高昂起來。

就在此時，佐野又左衞門帶著發起人又一郎，騎著馬抵達這裏。

後面有五十餘位門徒護駕，每個人手中除了有長矛之外，還有弓箭和槍枝。

## 三

佐野又左衞門由一位門徒扶著下馬，他大聲命令道：「在時刻到來之前，我們要把這裏圍得水洩不通。」

「首先是發起人位置的四周。」又左衞門帶著又一郎走到下松的樹根附近。

「又一郎，你只要站在這裏就可以了，主帥是不必做事的。」

「是！」

「我們是爲了室町劍術所的榮譽，來這裏剷除一隻凶狂的野獸。你只要看所有的門徒，是如何賣力地作戰。」

「是！」這個體型瘦弱的男孩聽話地點點頭。他的外貌看起來，就算長大成人，也無法成爲一流的劍客。

又左衞門和島田三十郎，還有河邊總吾、橫溝新之丞、龍造寺嘉門、町屋五左衞門等高徒，聚成一個圓圈，然後開始商討佈陣的情形。

「就依照昨晚的安排，每個人守住自己的崗位。至於武藏會從那一條路出現，以及我們如何臨機應變等事項，我們現在作個更詳盡的安排。」

路口是個三叉路，到底武藏會從那一條路出現呢？

這三條路是：從北叡山的雲母坡下行的叡山道；從高野川通過田園的鄉間小徑；和從瓜生山下，經由藥師堂，一路上白石滿佈的險路。

「我想武藏會避開一覽無遺的高野川這方面的路。」龍造嘉門說道。

「或許武藏昨晚已經由叡山道，躲在竹林裏了。」島田三十郎一說完，昨晚已在此度過一夜的河邊總吾立刻搖頭否定。

「不會的，我已經用煙燻過了，並沒有躲在竹林裏。……就算他躲在竹林裏面，大概也是距此數百公尺以外，這麼一來，就不怕他會突然出現了。」

「我想，他是從瓜生山直接下來！」町屋五左衞門也表示他的看法。

「這條路最有可能！」橫溝新之丞附和道。

「這麼說，我們就在藥師堂到這裏的路上，安排三十個人，其餘的人則守住另兩條路，把所有通道都封鎖住！」又左衞門作個結論。

若發現武藏出現時，則以笛聲爲信號。而且在竹林邊、岩石背後，都有弓箭手和槍矛手埋伏在後面。

只要武藏一現身，笛聲一響，在這些地方埋伏的門徒，便立即一湧而上，將他包圍並攻擊，而在其他地方防守的門徒也將立即趕到。

總而言之，發起人是佐野又一郎，武藏若不能將他殺死，就不算得勝。

不論武藏從三條路當中的那一條出現，如果想跑到又一郎所站的松樹下，都必須超越三、四公尺以上的距離才能到達，武藏想突破這重重防線，可說是比登天還難。

因爲四周將有刀、矛、弓箭、槍枝等襲擊而來。

即使武藏能活著到達松樹下，也必然是負傷累累了。

而且下松附近有島田三十郎等十多位高徒防守，以保護發起人。

僅只是和這十人對決，武藏恐怕也難望成功。

「總之……，」又左衞門提高聲音說道：「只要能殺死他就行了……，就算後世的人說我們吉岡家不擇手段，也無所謂。一旦又一郎長大成人，便可重振道場的雄風。」

就在這時候，從藥師堂的方向響起尖銳的叫聲。

「是他來了嗎？」所有的人都立刻起身戒備。

但叫聲只一聲便停止了。

「大概不是吧！」有個人放心似地說道。

「快把陣容佈置起來！」又左衞門下達命令。

這時候，一條人影緩緩前來。

「喔！」又左衞門仔細一看，說道：「原來是松山閣下！」

松山主水站在又左衞門面前，開口說道：「佐野閣下，依我這局外人看來，以一個年僅十一歲的小孩爲發起人，實在可憐！」

松山主水和佐野又左衞門在朝鮮之役後，是推心置腹，並肩作戰的好友。

主水前往吉岡道場，與左衞門敍舊之後，當談及發起人是年僅十一歲的少年，令主水十分困惑。

「松山閣下，你是來協助又一郎的吧！」又左衞門諷刺地說道。

「我是個與世無爭的老朽，只是十分替這個十一歲的小孩擔心……。你是否肯考慮中止今天的比武，而另立發起人之後，再行比武呢？」

「如果你再說這種助他人威風的話，就算你是松山主水，我也對你不客氣了！」又左衞門大聲怒叱。

# 阿修羅

## 一

從遠處的北叡山響起報卯時的梵鐘。

以老松樹爲中心的決鬥場，籠罩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沉寂氣氛。

配置在三條路上埋伏的人，表情都相當警覺，眼睛專注地看著道路的盡頭，而且不停地吞嚥口水。

站在前鋒位置的門徒，都有兩種相互矛盾的心理；他們一方面希望武藏出現在自己把守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從另一條道路上出現。

因爲每個人都沒有自信，可以在初次交手，便將武藏殺死。但這與鬪志不可相提並論。

自己不想成爲最早的犧牲者，這也是人之常情。

儘管沒有人希望成爲最早的犧牲者，但又深刻地希望自己是最早發現武藏行跡的人。

這兩種矛盾的心情，使每個人都沉悶地保持靜默。

……，但最具諷刺性的，第一個發現武藏的人，竟然是站在松樹的根部，縮著瘦小肩膀的少年發起人。

他看到在相距十數步的猪一般大的石塊後面，有個人影走出來，但他却沒有眼力判斷出那就是敵人。

他以爲那只是埋伏在石塊後面的己方人馬之一。

包括又左衞門和在下松附近守衞的十名高徒在內，都各自看著三叉路的方向，而完全沒有發現意外出現的武藏。

武藏是自地道出來的。

數十年前，這棵松樹就座落在足利將軍家別墅的庭院中，散佈在附近的石塊，便是用來點綴庭院用的材料。其中有一塊石頭下面，掘有地道通往瓜生山山腰，其出口便是使松山主水突然現形的神社大殿。

足利將軍家的別墅，早在戰火中夷平，而變成今日的三叉路，僅留下松樹、石塊及地下道。

武藏是在老人的指點下，才穿過地道而來。

「啊！是武藏！」

有一名高徒大叫出聲，他甚至還懷疑自己眼睛的時候，武藏已經逼近發起人，相距僅五步而已。

武藏凝視著少年，說道：「發起人佐野又一郎，宮本武藏今天照約定前來比武。」

他的聲音相當平靜、淡漠，毫無抑揚頓挫。

少年全身顫抖不停，背部緊挨著松樹幹。

「那小子就是武藏！」

「武藏？」

「武藏出現了！」

高徒們異口同聲大喊著，並拔出劍來，但在這個關頭，武藏並沒有立即殺死發起人的念頭。

最大的錯誤是，他們竟然忘了要儘快包圍起來，以保護發起人。

只有站在少年身旁的又左衞門，向前跨出一步；想保護少年發起人。

就在這時候，武藏快如疾風般地奔馳過來，先砍斷又左衞門刺出的矛柄，然後繼續將快斬轉向少年。

一道閃光橫過少年的頸部。

少年根本沒有機會發出哀叫，頭顱便沿著樹幹彈跳起來。

又左衞門由於長矛被斬成兩截，自己的身體失去了重心，跌坐在地上。他眼見孫子被殺，發出一聲痛澈肺腑的喊叫聲，而使勁拔出長劍。

但是他還來不及起身，武藏的劍已經中的，又左衞門向後一仰，身體壓在孫子沒有首級的屍

體上。

## 二

雖然少年年僅十一歲，却是名符其實的發起人，武藏先收拾他的性命，也是理所當然。

這些高徒在又一郎被砍下首級之前，尚且還在躊躇猶疑，而空有高昂的鬪志。

直到目睹武藏的劍，揮出無情的一擊，他們才如夢乍醒，而吶喊道：「可惡！」

「你這個魔鬼！」

「竟然如此狠心！」

每個人都在狂熱中燃燒著鬪志。

面對著十位忘記圍勦他的高徒，武藏巨大的身軀開始如旋風般躍起、飛揚。

鮮血從臉上、咽喉、胸部噴灑出來，被砍落的手和脚四散飛出。

刹那間，已有七人匐伏在地上。

在年幼的發起人被殺之時，這十名高徒如果還能保持相當的冷靜，按計行事保持水洩不通的陣容，圍擊武藏，就不會這麼容易就讓武藏得手，而屍首狼籍了。

武藏沒有理會剩餘的三名高徒，而開始奔跑，這時候配置在三條路上的門徒，才朝著松樹蜂湧而來。

從樹梢響起槍砲聲。

子彈擦過武藏耳際。

緊接著又有箭飛過來，但只有一根射中武藏的袴管，而其他的箭則像奇蹟似的，只擦過頭或肩膀。

武藏所選擇的道路是通往高野川的田間小徑。

這條路上完全沒有蔽身之處。

武藏捨棄可以藏身的密林和竹林，而選擇在一覽無遺的原野上奔馳，這也是武藏出奇不意的策略之一

密林或竹林雖然可供藏身，但却阻碍他奔跑，如此一來，或許給予士氣激昂的敵方可乘之機。

相反的，在空曠的原野上，可以像飛鳥一般疾馳。

習於野外生活的武藏，對自己的脚力之快，具有絕對的信心，而且要甩開敵人的追逐，也並非難事。

更何況敵人只要一走進稻田或菜園裏，就更不可能追到他了。

只要數一數眼前敵人的數目，便可知道選擇這條敵人數最少的曠野，實是上上之策。

武藏到目前爲止的一切想法，都相當正確。

但吉岡家方面，也有異軍突起的安排。

武藏大約跑了一百公尺之後，突然路上出現了竹束。

擔任總指揮的佐野又左衞門，曾經是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的大將，擅長使用各種戰術。

竹束本來是用於防禦槍砲子彈的盾牌，但又左衞門却用在三叉路上，以阻礙武藏通行。

現在這些竹束都派上用場了。

吉岡家以裝上輪子的竹束盾牌堵塞路口，同時，由稻田的方向，有五個人同時射出箭來。

武藏奔馳的速度，固然有如飛鳥一般，而閃過箭的射擊，但現在被竹束盾牌阻擋，令他束手無策，且遲早會被箭射中。

爲了閃躲弓箭，武藏迅速轉身，殺入洶湧如波濤般追殺而來的敵方人馬中。

接下來所出現的場面，令人不由得懷疑，人類的血竟然能潑洒至此程度。

瞬間，整個路面成了深紅色的池塘，左右兩側的田疇裏的稻穀和蔬菜，也都被染成紅色。

每當響起肉與骨骼折斷的聲音，隨即便是一陣紅霧飛散開來。

然而，吉岡家也非弱者，任憑武藏肆虐。

每個人對於狠心殺死十一歲少年發起人的武藏，無不義憤塡膺，全身滿佈著憎恨與仇怨。本領高強的人便勇往直前，而本領尚未成熟的人，也忘却自己的笨拙。

沒有一個人退縮不前。

在發起人，監護人和泰斗高徒被殺死的悲慘情況下，所有的門徒都成了異乎尋常的勇士。

但不論出劍、刺矛，都無法刺中武藏，而武藏的身體似是可以變化自如，常人的目力根本無法捕捉。

身爲決鬥者的武藏，並不是在道場修鍊劍術的。

在幼年時期，他便模仿結草蟲，把自己倒吊在高枝上，讓身體像鐘擺一般搖擺，藉此練習閃躲的功夫。他也曾以繩索縛住雙脚，將自己吊在樹上，而後從樹梢躍下，練習砍樹枝的快斬本領。

武藏成年之後，更不斷尋找強敵，以眞劍與之比武。

所以，他的身手絕非尋常本事。

他躲閃刀、槍的敏捷身手，根本不是意識支使，而是出自本能的反應，武藏所閃出的劍光，和一般形式固定的派別也完全不同。

例如：當正面敵人砍殺而至的時候，武藏便跳開，而且順勢砍殺背後的敵人，然後又立即斬殺側面敵人的臉部。

武藏的劍可謂名符其實決鬥者的劍。

## 三

道路形成一道土堤，高出田疇數尺。

這種地形反而使武藏更能充分發揮其威力。

因爲堵住他前後的敵人，最多只能有兩人並肩站立，而站在左右兩邊田疇裏的敵人，則只能露出胸部以上而已。

與身體分離的頭顱彈落在稻田裏，脫離肩膀的手臂掉到菜園中，從肋骨到肚臍被砍成兩截的人，還有臉被斜劈的人，都淒慘地在血路上掙扎扭曲著。

此時，吉岡家的人才開始發現到，即使再多的人圍攻有如妖魔般的武藏，也是徒勞無功。

「別急！」

「消耗他的體力！」

「別急著殺他！」

從四面八方響起叫喊聲。

於是攻擊的洶湧波濤才暫時喘息一下。

吉岡門徒想起要擴大包圍圈，而用槍砲或弓箭來攻擊武藏，武藏爲了避開這種狙擊，只得時常將自己投身於敵陣中。



當武藏一前進，前面的敵陣立即整體後退。

武藏再度回到下松附近。

——情況不妙！

武藏立即轉身。

這時候，擋住武藏去路的竹束已經燃起熊熊火焰，並且加裝了輪子，而以十分迅速的速度朝他衝過來。

到了這種地步，武藏只有朝松樹方向奔跑，重新打開逃生之路。

武藏快速的朝滿佈刀、槍的人牆衝過去。

敵方的人牆立即向四方潰散了。

向敵陣撲殺的武藏，形貌有如惡鬼一般。

全身濺滿敵人的鮮血，混合著自身輕傷所流出的血，這種形像，如果讓婦女或小孩看見的話，必定會嚇得昏過去。

就是背對武藏的人，也害怕被武藏的劍追及，而死命的向四方逃竄。

武藏以沾滿血跡的劍尖，刺中數名敵人的背部，然後再次回到松樹附近的空地，藏身在散佈的巨石後面。

他從其中一個巨石，移到另一塊巨石的動作，有如風速一般。

「在這邊！」

當吉岡門徒衝向該處時，武藏已不見踪影，却不知何時，又從兩個石塊間一躍而出，一眨眼間，便又斬殺兩人，旋卽又躲藏起來。接下來的刹那，他又藏身在另一塊石頭後面，等候機會殺死下一個犧牲者。

對於武藏這種難以捉摸的速度，令吉岡門徒焦躁、咆哮時，且疲於奔命。

其中有幾個人保持冷靜，大聲吶喊著：

「快包圍起來！」

「不要著急，絕對不要著急！」

從四處響起警告聲，而聽到的人，無不是暴突雙眼、露齒裂唇、渾然忘我，樣子十分恐怖。

每個人的腦海裏都警告自己，如果不殺死武藏，就會被他脫逃，他們的內心變得急躁不已，因爲他們已經無法視這位魔鬼般的劍客當作常人看待了。

他們都知道，武藏是比困獸來得可怕的怪物。

拿著槍和弓箭的人向武藏逼近，但所放出的子彈或箭，却碰到石塊而彈回，反而傷及自己的兩、三名伙伴。

就在此時，激烈的戰場上獲得短暫靜止的局面。

武藏藏匿在石塊後面，動也不動。

# 死亡的黑暗

## 一

這個時刻的比叡山，已被朝霞染紅，但因爲今早的烏雲濃密蔽天，使得樹林及竹林裡都還是一片漆黑。

躲在石塊後面的武藏，一定計劃要逃到那片漆黑中。

「出來了……」

其中一人大聲吶喊，但他的餘音尚未消失之時，鮮血已灑噴四下。

武藏的身影，已經跑到十尺以外的地方了。

有幾個人擋住他的去路，但隨即臉部變得扭曲，目眥盡裂。

武藏奔馳的速度，宛如乘著疾風而行的老鷹，當他衝過敵方的劍牆時，左手還拿著長劍。

所有吉岡門徒像洪水般，朝武藏蜂湧而至。

因爲武藏一個人，在不到四分之一時辰之門，就殺了二十人，不，有卅人以上的同門伙伴，

這一點，使其他門徒的憤怒燃到極點。

正因爲武藏是個超凡的決鬥者，所以必須置他於死地。

若是在戰場上，尚且情有可原，但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手刃武藏，也不能獲得功勳，因爲所有吉岡門徒只爲了維護吉岡道場的尊嚴，如果他們能稍用理智思考的話，便應該知道，這是一場愚不可及的死鬥。但儘管如此，即使是入門不及一年的門徒，也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如果此擧是爲了死守城池，傾全力孤注一擲的話，還另當別論，但像這樣爲了一族一門，而不惜拋灑生命之血，這種死命決鬥的例子，可說絕無僅有。

只要一人被殺，立刻又有一人上前補位，他們都忘了自己根本不是武藏的對手。

對武藏而言，他就像被一群嗜血的餓狼所圍攻。

距離武藏想藏身的密林，還有三百多公尺，要到達那裡，還不知會有多少人倒地喪命。

蜂湧而來的敵人，似有千人之衆。

但武藏腦海裡沒有絲毫恐怖的意念，在踏入死地之前，他曾有怕死的念頭，但一旦身入死境，反而把生死拋之腦後。

武藏的內心，外形和四肢，已完全化爲野獸的形態。

他已喪失正常的意識，只有本能敏捷的反應，化爲反射神經的功能，促使他不停揮舞雙劍。

武藏並不是躲閃自四面八方砍殺而來長劍或矛尖，而是在斬殺敵人的快速動作中，完成防身的擧動。

爲了逃抵密林，他不得不展開這場血鬪。

從武藏跳躍的動作，便可看出其中的端倪，他一再放棄由生手所防守的容易通過的角落，而衝入本領高強的人的所圍成的堅強陣容中。

隨著犧牲者人數不斷增加，武藏也慢慢縮小了與密林之間的距離。

這段期間，如果要擧出武藏曾發揮其卓越思考力的例證的話，那便是他不斷地快速移動，使自己投身重重人牆中，以閃避槍彈和弓箭的狙擊。

雖然武藏已逐漸接近密林，但剩餘的距離仍彷彿毫無止境一般。

分佈於三條路上的門徒，也全部朝武藏集結過來。

## 二

假如密林前面的山坡地，是寬敞毫無遮蔽之物的曠地，那麼武藏可能無法到達目的地。

正好有一條小河，橫過斜坡，流向稻田裡。

小河寬約六尺餘，水聲湍急。

吉岡門徒的包圍圈時大時小，以配合武藏的進退。但來到小河邊之時，背水的吉岡門徒不覺露出破綻。

武藏沒有放棄這可乘之機。

他閃動雙劍，踢地而起，眼前立刻又有三人倒地，然後他以飛燕點水的姿態，迅速跳過水面。

從彼岸到密林間的空地，只稀疏散佈幾名吉岡門徒。

「別逃！」

「宮本武藏，你想逃嗎？」

「膽小鬼……」

武藏沒有理會在小河邊咆哮的人們，直奔進密林中。

有幾名吉岡門人在越過小河的時候，都掉進河裡，而激起水花，但大多數人都像蝗蟲一般，迅速越過小河，也朝密林奔進去。

武藏靠在樹幹上，稍稍歇息數秒鐘。

他的雙肩像風箱一般上下鼓動著。

白綾的頭巾幾乎被切斷，且被鮮血和汗水沾汚。自右頰到嘴唇的傷痕滲出血液，流入大口喘息的口中，把牙齒都染成紅色。

衣袴都已破爛不堪，裸露的肩膀顯出一個大傷口，可以見到白骨。

忘了眨眼的眼睛滿佈血絲，有如兩道噴火的火口一般。

腳掌邊也滿是鮮血。

「在這裡……」

「就在這裡！」

武藏聆聽著穿過灌木林的大批敵人所發出的喊叫聲，但身體仍寸步不移。

爲了調整零亂的呼吸，即使只是一秒鐘的剩餘時間，也具有千金的價值。

對武藏而言，一個呼吸，一個鼻息都可證明自己尚且活著。

當所有的人齊喊一聲，自左右衝刺而來的瞬間，武藏迅速繞過樹幹，跳到灌木上。

這時候，有一人朝他刺了一矛，武藏從正面將敵方砍殺，然後假裝要逃往密林深處，却突然又作個大轉身。

吉岡門人料到武藏當然的動向，所以大批人馬分成兩方，正準備包抄。

武藏看準這個空隙，以超乎尋常的速度，穿過樹林。

在坡度稍緩的平原上，只散佈著幾具屍體和傷者，並沒有看見活著的敵人。

武藏朝西方快速奔去。

他把吉岡所有門徒，誘到密林中，再朝相反方向逃脫，如此一來，可使武藏獲得較多的時間。

但是鬬志高昂，且身未負傷的敵人，仍大批自密林裡湧出，朝他迫近。

武藏穿過下松的三叉路，已經有十餘人在距他六尺遠的背後，大聲吶喊。

武藏選擇前往藥師堂的險路。

他不斷跳躍在無數的白色石塊上，大約奔馳了一百公尺後，武藏像突然醒轉似的，來個大翻身，擊出驚人的反擊。

追趕的門人再次目睹已化身爲赤紅妖怪的武藏，神速出劍快斬的功夫，被砍中的人甚至來不及發出哀號，而在強大的刺擊下仆倒在地。

武藏以左手的短劍貫穿一人的胸膛，下個刹那又以右手的長劍剁下另一人的首級——武藏的雙劍幾乎是同時揮動，而令人防不勝防。

以小刀架開刺擊而來的長劍，再以長劍橫掃對方的腰部，這種有板有眼的劍術，武藏不屑採用。

只要能砍就砍，只要能殺就殺，殺死敵人便是得勝。

武藏的劍法毫無既定的成規可循。

武藏似乎想證明這種殺法，才是眞正作戰的方法。

面對武藏的雙劍，吉岡的門人就像個個趕赴黃泉一般，瘋狂進行著有勇無謀的決鬪，不斷以自己的身體吸進武藏的刀尖，且拼命作出在道場上絕對不會出現的笨拙舉動，他們一味追隨被殺的門徒之後，趕赴冥路。

不久之前，武藏還曾在奈良城外的月瀨街上，親眼目睹神子上典膳與新免新九郎等四名浪人比武的光景，他才眞正領會到——這才是決鬪的精華所在。

當時，神子上典膳只殺新免新九郎一人，因爲他看出新免新九郎的本領高於其他三人，只要殺死新九郎，便可使其他三人喪失鬪志。

這種局面啓示武藏，這才是劍客應該有的胸襟。

假如在下松這場決鬪中，以典膳取代武藏立場的話，或許他的格鬪方式會與武藏大異其趣吧！

假如是典膳的話，絕不會傾全力對每個敵人格殺勿論，或砍頭、或劈身，以使其喪命吧！

他只會剁其眼睛、剁手砍足，使自己身心的耗損減低到最低程度，並經常保持凌厲的精氣，和清醒的頭腦。

但武藏却非如此。

一開始，他就一刀殺死年幼的發起人和年邁的監護人，接著又不斷砍殺令自己也難以計數的人命。

因爲他認爲所謂決鬪，便是置對手於死地，而且身體力行。

武藏根本不曾想過只殺傷對方，削弱其戰鬪力的戰法。

因此，雖然他身負無數刀傷、矛傷，仍勇往直前殺人如麻。

## 三

松山主水佇立在遠處——位於下松南方，用於祈雨的阿彌陀堂的屋頂。目睹這場令人酸鼻的激戰場。

——簡直像狂人一般！

他在內心如此自忖著。

雖然自己是被尊為「使用飯綱」的人，也是具有出神入化神技的劍客，但是目睹武藏戰鬥的方式，不禁令他內心感到戰慄。

雖然武藏具備稀有的天賦，也經過相當艱苦的訓練，但是和七十餘人為敵，每一劍每一擊無不滿含殺氣，然而在逐次增加的砍殺動作中，早晚會露出破綻，而使敵方有可乘之機，被吉岡門人圍勦致死，似是可以預見的悲劇收場。

但事實證明，武藏並沒有被擊敗。

或許這只能說是武藏碰上了奇蹟般的幸運吧！

庄主可以明顯地判斷出，吉岡門徒中，連毫不起眼的生手，都燃燒著惡鬼般的鬥志。

而武藏面對這種人海戰術，非但沒有減弱鬥志，反而像被血腥麻醉一般，到處厮殺。

——真令人佩服！

正當老人慨嘆之時，突然傳來一陣哀叫聲。

武藏已經停止厮殺，朝藥師堂的斜坡急速地向下滑馳。

老人又不自禁地吁了一口氣。

『受傷竟然還能跑得那麼快！』

武藏如風般的影子，消失在樹林中。

不知過了多久——

武藏躺在黑暗的地層下。

因為連接瓜生山山腰和山松的地下道，在經過藥師堂的途中也設有出入口。

武藏逃到藥師堂，便立刻鑽進地道。

他一進入地道，便筋疲力竭地仆倒下來。

他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只是不停地喘息。

雙手仍緊抓沾滿血腥的長劍和短劍不放，就算他想放手，十指也僵硬地彎曲，而無法伸直。

地面上的聲音不會傳到這裡。

在一片黑暗中，充飾著恐怖的死寂。

不久，一隻老鼠從他的胸部跑到腹部，才使武藏猛然恢復意識。

——我還活著！

武藏嚐試著說話。

但只是自言自語尚嫌不足，他還想稍稍移動身體。

沒想到，只這麼一動，逼體的疼痛就像完全甦醒一般，使他痛苦難當。

他無法起身。

——太好了，我贏了！

一股喜悅之感排除疼痛，自內心裡昇起。

他察覺遠處有脚步聲走近。想起身，却全身乏力，有幾隻老鼠聞到血腥味，便聚在武藏附近，不停地打轉。

「武藏……」老人的聲音在岩壁產生回響。

「我在這裡……」武藏答道。

老人站在他身旁說道：「打得好！」

「我還活著！」

「嗯！的確不容易！」老人把帶來的燭台點燃。「你渾身都是傷。」

「……」

「幸好沒有致命傷。」



「我是不死之身。」

「不錯……」

老人迅速地爲他裹傷。

「這個地道比一百個人幫助我還得有用。老先生，眞謝謝你。」

「是你的本領具有神力。」老人發現武藏的呼吸已完全恢復正常，使他對武藏更爲折服。

地下道的清冷空氣，似乎有助於武藏恢復體力。

# 生死之客

## 一

「松樹的聲響在暗示人們，秋天的腳步近了。」澤庵一邊啜粥，一邊說道。

幾天來，早晚都有些許涼意。

坐在對面的城之助低著頭，動筷子，問道：「師父，你想武藏還活著嗎？」

「大概吧……」

城之助抬起頭，注視著澤庵。

「大概還能活著吧！」

「師父，你眞的這麼認爲嗎？」

「後漢書上有句話說，良醫不能救無命鬼，彊梁不能與天爭。所謂彊梁是指強壯有力的人，而武藏就是彊梁。表面上看來，武藏似乎是在與天爭，他獨自一人對抗吉岡衆徒，這是平常人所無法做到的，也是缺乏運用謀略的作法。……不過，我認爲武藏是個運氣很好的人，換句話說，



武藏不是在與天爭，而是在試試自己的運氣。俗語說，只要本領高強，就是神也會讓他三分。武藏就是這種人。……就算他現在與一百人、二百人，甚而是三百人爲敵，也絕不會丟了性命。」

「……」

「但是，如果他憑恃這身本領，而老是想作這種生死之鬪的話，那麼，總有一天會有不測的。……武藏何時才會領悟出決鬪的空虛呢？我眞希望早日看到這天的到來。否則，說不定到他死了，也領悟不出這一點。……」

「難道武藏忍心殺死十一歲的發起人嗎？」

城之助對於這種行爲認爲相當不可原諒。

「武藏目前爲止，大概還不會後悔自己殺了那位十一歲的少年。」

「師父，您認爲這種舉動可以原諒嗎？」

「人在被死亡所迫時，會作出難以想像的殘酷行爲。武藏所表現的就是這種行爲。……武藏並不是因爲領悟了生死由命的道理，所以才闖進下松的決鬪場，而是武藏轉變成野獸，殺進了死地。以第三者的立場看來，這似是一種瘋狂的舉動，但野獸的行爲無所謂正常或瘋狂之分，它們的原則只是不殺死對方，自己就不能生存，如此而已。……今天武藏所作的，便是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爲求生存所進行的原始格鬪。……不論是你或我，只要是男人，都具有這種鬪爭的本能。……」

城之助看著滔滔不絕說話的澤庵，內心自忖著：若是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將會怎麼作呢？——假如是我的話，絕不會殺害一個十一歲的小孩。

城之助把餐後的剩餘飯菜收進厨房，一邊洗碗，一邊仍執著地想著這件事。

就在這時候，玄關傳來有人造訪的聲音。

城之助出去一看，原來是一位中年的武術家婦女，打扮成族人模樣。

「宮本武藏如果住在這裡的話，請爲我引見。」來者的表情十分僵硬。

「武藏不住在敝庵。」

「假如你知道他在那裡的話，請告訴我。」

「我不知道。」

「聽說貴庵的住持是大名澤庵的出家人，我想向他請教武藏的行踪，請爲我通報一聲。」

「我師父也不知道武藏的行踪。」

「只憑你這麼說，我不能苟同，還是請你通報一聲吧！」來者似乎心意已決，眼睛裡射出堅定的光芒。

城之助只得問道：「可以請問您是何方人氏嗎？」

「我是被武藏在一乘寺下松殺害的佐野又一郎的母親。」

城之助通報之後，澤庵命令他請訪者進入客廳。

佐野又一郎的母親靜重，坐在澤庵對面，愼重其事地行個禮，便問武藏的去處。

「你問這個有什麼打算嗎？」

「我要爲公公及兒子報仇。」靜重開門見山地說道。

二

澤庵頗感意外，他正視靜重的臉，說道：「武藏和七十餘位吉岡門徒決鬪，最後殺死二十二人，輕重傷有三十餘人，你可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

「既然知道，還要報仇嗎？」

「是的！」靜重點點頭。

「這如何解釋呢？……」

「宮本武藏不是鬼神，而是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殺不死！」

澤庵搖搖頭，說道：「剛剛我才跟這個孩子提起這件事，武藏現在正值氣勢最盛的時期，所以凡攻必取，凡戰必勝。是個無往不利的人，我勸你還是不要枉送性命吧！……」

「他殘忍地殺害一個年僅十一歲的孩子，我不容許他這種畜牲的行爲。……即使反被他殺死，我也死而無憾。」

「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不過，並非我在袒護武藏，其實，以你兒子爲發起人的，是他的祖父佐野又左衞門，不是嗎？」

「是的！」

「在戰爭或比武當中，都以殺死敵方大將便算得勝，雖然對方是年僅十一歲的少年，只要他是發起人，武藏當然可以取下他的首級。」

「你說的言之成理，可是，他殘殺幼小生命的殘暴行爲，是天理不容的。如果，您是一位講述三惡道（地獄道、惡鬼道、畜牲道）的高僧，那麼，一定也會認爲這是一種不可原諒的行爲吧！」靜重的柳眉深鎖，毫無血色的臉上因激動的情緒，而引起陣陣痙攣。

「武藏在面臨激戰之時，一定是化身爲野獸了。」

「師傅，不論您如何替他辯解，也不能改變我的心意。請告訴我武藏的去處。」

「武藏與吉岡傳七郎比武的前十天，就離開敝庵，此後就不曾回來。這話一點不假。……他是個慣居深山野外的浪人，我無法推測他何時會回到這裡。……愚僧惟一可以斷言的是，武藏現在已不在京都了。」

「我聽說武藏受了重傷，我想，他一定還躲在京都某處養傷才對。」

「不！武藏已經由野獸歸還爲人身，回復人身的武藏，是個處事謹慎的人。……他一定知道吉岡門人四處在尋找他，所以，他絕對不會滯留在京都，一定早就遠走高飛了。」

「如果您知道他的去處，請洩露我一點線索……」靜重毫不死心地央求著。

「你已經請了高手幫助你嗎？」

「我一個人對付他！」

澤庵無奈地搖搖頭。

「你眞是個倔強的女人……。」

「求求你！」靜重低頭行禮。

突然，澤庵的表情大變。

「佐野夫人……」

「是！」

「你以一個女流之輩，想殺武藏報仇，却又向曾經收留武藏的人探聽他的去向，從這一點看來，你已經輸給武藏了。」

靜重表情凝重地看著澤庵。

「像你這種天眞的心理，如何能殺死武藏呢？難道你不曾下過必死的決心，去追踪武藏嗎？難道你不能不依賴他人指點，靠自己的眼和手脚，去將敵人找出來嗎？就算你有這種魄力，以你這種女人的天性看來，也難保不會在最後關頭動了姑息的念頭。有了這種依賴的天性，不要說尋仇，就是花費十天的光陰，也找不到武藏。」

「我懂了！」靜重低下頭，她的臉有如死人一般地蒼白。

靜重離去之後，澤庵仍坐在座位上，眼睛凝注在半空中。

城之助看到澤庵這種凝重的表情，不敢出聲叫他。

不久，澤庵恢復原貌，叫道：「城之助。」

「是！師父有什麼吩咐？」

「你應該把自己的脚殘廢這件事，看成因禍得福。」

「……」

「假如你四肢正常的話，一定會作武藏的徒弟，成爲劍客吧！」

「殺人！被殺，與敵人周旋，落得居無定所，終其一生，都過著流浪的生活。……這簡直是荒唐！」

「……」

「城之助，從現在開始，你應該致力於學問的鑽研，著書立說，成爲一代學者。……那麼，你死後，你的著作仍會留傳百年，甚至二百年、三百年之後。」

## 三

這天下午，「昌山庵」又來了另一位客人。

他是柳生但馬守宗矩。

澤庵與宗矩是舊知。澤庵曾在數年前，前往小柳生莊，在城中滯留一個月。

在這段期間，宗矩深深仰慕澤庵的風範。

宗矩命隨行的侍從在巨椋池畔等待，隻身前往昌山庵造訪。

宗矩說起他正要回江戶，順道邀請澤庵同行。

「如何？您是否有意到江戶走走呢？」

「又右衞門大人，」澤庵說道：「你似乎一直想拉攏我澤庵，歸附德川家。哈……哈！其實作爲和尚的，所要侍奉的神佛，就多得力有未逮了……」

「不！我想向您學習的事實在太多了。」

「又右衞門大人，您已經不是劍客，而是領有一萬石的諸侯，所以，您要從我這裡學習事物，不啻是違反理了嗎？你只要在爲政之時，多加小心就可以了。」

「其實，我並沒有放棄劍客的身份，而且，我現在的身份是德川家劍術教練。」

「大將軍命令你把柳生流改編爲德川家劍術的主流，是吧？……若是這樣的話，你應該作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把柳生流編爲神秘的流派。」

「怎麼說呢？」

「我是說不要與其他流派比武，而淨化柳生流成爲修身養性之用。」

「言之有理。」

「劍不是用來殺人的，而是用來鍛鍊自己的精神，……能夠達到這種境界，才能成爲神秘的將軍家流派。」

「很有道理！」

「不過，柳生派在殺人的本事方面，會逐漸式微，最後變得一無用處。」澤庵冷冷地說道。

宗矩始終專心傾聽澤庵的話。

「據說武田家滅亡之時，織田信長焚燒寺院，甲斐惠林寺的快川和尚說了一句話：只要心正意誠，連火也是涼快的。於是他在一場大火中，從容圓寂。所以，人只要走上這條路，到頭來便會看穿空寂的道理。這也可以顯示肉身是有限之物，人必然會進入所謂虛無、無常、空寂的世界裡。這就是所謂人生的止境吧！」

「……」

「學習劍法，視劍如生命的劍客，到頭來還是棄劍。——換言之，便是無刀的境界。又右衛門大人，您以爲如何呢？」

「師父言之有理。」

「這個道理正符合了將軍家的流派，拒絕其他流派的挑戰，而唾棄殺人的本領，這才能使柳生流成爲神秘的流派。」澤庵以微帶諷刺的語氣說道。



接著，他又說道：「愚僧雖不能和你同行到江戶，不過，自從我聽說你在德川家爲官，內心便盤算著總有一天要與你會晤，所以胡亂在紙上寫了些東西，可以讓你帶在路上聊以解悶。」

澤庵從屋裡拿出一本帖子。

封面上寫著：「不動智」。

宗矩恭敬地展讀，一開始寫的是：

一、無明住地煩惱

二、諸佛不動智

接下來是一篇冗長的文章。

宗矩深深致謝。

後來，宗矩便是根據這本「不動智」，而寫成「無刀之卷」。

#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 一

——柿子成熟了。

武藏站在門口仰望，眼前有一棵結滿紅色甜美果實的柿子樹，在秋陽照射下，給單調的天空染上眩麗的色彩。

十年前，被稱爲辯之助的十一歲少年，一變而爲無三四，而離開這個久違的家。

庭院及主房的稻草屋頂，都長滿了雜草。

通過門口進入庭院，武藏凝望這一幕荒廢的景象，深深感覺到，這才符合往日瘋狂無情的無二齋的亡靈，在此閒遊流連。

只有柿子能使他稍稍喚起童年的記憶。

附近的居民，大概是畏懼無二齋的鬼靈作祟，任憑柿子爛熟掉落地上，也無人來此擷取果實。

武藏的內心興起淡淡的愁緒，繞過後院，登上梯田間的小路。

生苔的墓碑，廢寺、桑田、松樹林的佈置，都和十年前無二致。

但是穿過赤松林，却已不見棄姥小屋。

十年前，無二齋曾砍斷十數根赤松，將辯之助追趕至此。

武藏腦海裡不斷回憶起當時的光景，在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上，聳立著一塊巨大的岩石，那裡原是小屋的所在地。

這塊岩石則本是位於後方陡坡的正中央。

辯之助與無二齋決鬭時，不停地後退。然後他站在岩石上，使勁一躍而下，剎那間，岩石鬆動，滾落斜坡，壓死了一名功夫蓋世的劍客。

岩石還停留在那裡。

武藏駐足在那裡，保持長時間的靜默，眼睛則一直停留在岩石上。

突然，他舉起雙手，按在岩石上，使出渾身氣力，將岩石推動。

岩石果然移動了，頓時，發出轟然巨響，往赤松林的斜坡滾落下去。

武藏走下來，將停滯在桑田裡的岩石繼續推動。

岩石穿過廢寺的墓地，從小徑滾落而下，大約費了二分之一時辰，武藏才把岩石推到平田家的庭院。

雖然全身汗水淋漓，武藏仍繼續將岩石推到一個雜草叢生的土堆前。

這是無二齋葬身之地。

當辯之助將他的屍首埋在這裡時，曾暗自發誓：一旦我成爲一流的劍客，必會回到這裡，把這塊壓死你的巨岩，刻造成你的墓碑。

現在武藏已滅掉吉岡一門，所以，他回到此地來實踐他的誓言。

他把土堆夷平，將巨岩放在上面，然後稍稍休息一下，再以自己攜帶來的銼子，在岩石上刻字。

當太陽逐漸西沉時，武藏才刻好幾個大字：

天下第一劍客

平田無二齋之墓

「……無二齋先生……」武藏呼叫著：「假如您的靈魂還在這裡徘徊的話，從現在開始，就請你進入這塊墓碑成佛吧！」

就在這時候，從門口有人大聲吶喊，而後跑了進來。「果然被我料中了！」

武藏看到對方是個年齡與他離這裡時的年紀不相上下的少年，不禁皺起眉頭。

「我們是初次見面，我叫山野邊伊織。」

## 二

武藏不發一言，走了出去，伊織緊緊追隨他，說道：

「叔叔，我是從奈良到這裡來找您的，請你不要這樣不理不睬。」

「奈良來的？爲什麼要找我？」

「是夕姫小姐託付的。……從那時開始，我和伊賀的妻六叔叔，一直陪伴夕姫小姐，在尋找您呢！」

「……」

「這是眞的，我們一直在找您呢！」

「小姐現在在呢？」

「這……」伊織猶豫了一下，然後搔搔頭，「小姐已經在奈良的尼姑庵裡了。」

「尼姑庵？難道她當尼姑了嗎？」

「是的。」

「爲什麼要當尼姑呢？」

「……這個……」伊織張口結舌不知該怎麼說，突然下定決心似的，堅定地說道：「武藏先生，難道女人都非得守住貞操嗎？」

「對好女人來說，貞操是僅次於生命的東西。」

「小姐就是被奪去貞操了！」

「你說什麼？」

「她被伊賀谷的實戶梅軒奪去貞操。」

「眞的嗎？」武藏怒目圓睜，他回憶起梅軒所使用的鐵鍊廉刀，和他那一臉殘暴的凶相。

「小姐羞憤的想當場自殺，幸好下拓植的大猿及時阻止……從那時開始，小姐就決心出家了。」

「……」

「武藏先生，假如我可以找到您，和小姐見面的話，小姐就不會去當尼姑了。」

「……」

「就是因爲沒有見到您，所以小姐就當尼姑去了。」

「……」

「像她那麼美麗的小姐，當了尼姑實在太可惜了。……叔叔，難道您不這麼認爲嗎？」

「……」

武藏回憶起與夕姬在昌山庵的客廳共宿二夜的情景。他不曾碰夕姬一根汗毛，這種異常的耐力對武藏而言，實在比決鬪來得更艱苦。



——那時候，我是否應該將她據爲己有呢？

他的內心湧起些許悔意，但是他很快地將這種意念排除。問道：「你爲什麼會來這裡呢？」

「我聽澤庵師父提起您的故鄉。——於是我和妻六叔叔分手，前往宮本村，在那裡打聽出您是在這裡度過童年的，所以，我又到這裡來看看，沒想到，您果然在這裡。」

「爲什麼要找我呢？」

「我聽說您在一乘寺下松曾單獨對抗吉岡道場的百位門徒對敵，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所以，我想請您收我爲徒弟。」

「……」

「武藏先生，請您答應我吧！」

武藏兀自走上小路，伊織仍不斷在他背後行禮。

武藏沒有回答。

「就算您不答應，我還是要作您的徒弟。可以了吧！武藏先生？……」

伊織穿過武藏身邊，跑在他前面，然後舉起雙手，大聲叫道：「哇！從現在開始，山野邊伊織就是宮本武藏的徒弟了！」

## 三

##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 三

「阿吉……」

臥病的人出聲叫道。正在厨房做飯的阿吉立刻應聲，然後急忙將手擦乾。

阿吉——這個被賣到京都妓院，名爲「夕加茂」的少女，終於回到故鄉，寄居在新免家。因爲她得知武藏的姊姊患了胸痛的病，便決定來此照料她。

「有什麼事嗎？」

阿吉進入客廳，於幸便對她說道：「我沒有看到伊織，他到那裡去了呢？」於幸問起昨天才到這裡，並且在借宿在此的少年。

「他到武藏幼年居住的石海村平田家去了。」

「到那裡作什麼呢？……自從武藏離開後，那裡已經成了一座空屋了。」

「他說想看看武藏最初習劍的地方，所以就跑出去了。」

「那個孩子說過要當武藏的徒弟。」

「是的。」

「作個劍客，到頭來免不了死於決鬥……」於幸嘆口氣。

她的弟弟武藏向京都的吉岡道場挑戰，殺死當主清十郎，接著又殺死他弟弟傳七郎，這些風



聲早已傳到宮本村了。

假如於幸的身體還很健康的話，或許會以弟弟這些英勇事蹟爲榮，並且高興他能揚名天下。但是臥病經年的於幸，不僅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感到不安。

——萬一武藏有了不幸的話，新免家就絕後了。

——至少在我死之前，他能回來看看我。

她這種心願與日俱增，被賣到京都的阿吉回來之後，一心一意地照顧她，並且時常說些武藏的事情給她聽，令她感到頗爲欣慰。

「阿吉，你能夠回來，表示你的心還是很純潔的。」

「這一切都是武藏所賜。」阿吉答道。

「阿吉，你從小就喜歡武藏吧？」

「是的。」

「假如武藏能夠留在家鄉，娶你爲妻，過著平靜的生活，那該多好。……」

「……」

「當個揚名全國的劍客，也不一定是幸福的事。……」當於幸說到這裡，從遠處傳來口哨聲。

「啊！是伊織回來了。」

阿吉走到門口迎接，伊織在門口便大叫道：「主人回來了！」說著跳了起來。

阿吉認出伊織身後的人是武藏，心跳不禁加速跳躍著。

武藏走到門口，但他並沒有立刻看出門口的女人是阿吉。

他聽伊織說，有個女人在照顧姊姊，但他作夢也沒想到就是夕加茂。

「您回來了！」

武藏對著低頭行禮的阿吉，輕輕點個頭，便走進客廳。

「武藏回來了嗎？」於幸從裡面出聲說道。

「是的，我回來了！」武藏走進屋內，看到病懨懨的姊姊，說道：「很抱歉，不知道你病得這麼重。」

「太好了，你回來就好了！……」於幸忍不住流出眼淚。

三年來，武藏不曾回過故鄉。

武藏曾經和村民約定，他一年回鄉一次，收取租金，而租金的代價，便是讓天下人知道宮本武藏的劍名。

「你在家好好休息一陣子吧！」於幸誠心地央求道。

「不行，我今晚就要離開。」

「啊？……爲……爲什麼呢？」於幸掙扎著想要起身。

「我是因爲盤纏用光了，所以才回來。」

「可……可是，阿吉也在等你呢！」

「阿吉？」這時候，武藏才察覺到阿吉的存在，而回過頭。「你就是阿吉？……」

「是的！」阿吉深深地行禮。「由於火焰和尚的幫忙，我才能回到故鄉。」

「武藏，阿吉也在這裡，難道你就不能停留兩、三天嗎？」

武藏猶豫了一會，但他還是堅定地說道：「不！我今晚就走。」

用過晚餐之後，武藏果然毫不留戀地起身離座。

「我走了！」

他向姊姊和阿吉作個揖，便走出客廳。

於幸坐在床上，細聲地自語道：「他依然那麼冷酷無情。」

阿吉代替於幸，送武藏到門口。

武藏帶著伊織走入月光皎然的桑田中。

阿吉緊緊盯著武藏的背影，不知不覺淚水已爬滿臉頰，眼前的夜景，也變得一片朦朧。

她想出聲大喊，但卻什麼也沒說。

她預感到這次分手，恐怕再也無法相逢了。

——祝您一路平安。

阿吉深深行個禮，淚水滴落下來。

這是慶長八年九月的下旬。



# 決鬥者宮本武藏

翻印必究

譯　　者：張　豐　榮
出 版 者：博聞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2422 號
打　　字：正佳打字排版公司
總 經 銷：滿庭芳書局
地　　址：北市遼寧街 124 之 1 號
電　　話：713-2963
郵政劃撥：533319 郭林宗帳號
印 刷 者：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9-4208　305-4975
定　　價：上下冊一套 800 元


版權所有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